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傅立叶选集

第二卷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傅立叶选集

## 第二卷

赵俊欣　吴模信
徐知勉　汪文漪　译

商务印书馆
1982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傅立叶选集

## 第二卷

赵俊欣　吴模信　徐知勉　汪文漪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288

1981年2月第2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2年6月北京第5次印刷　　字数249千
印数 10,400 册　　印张10 7/8 插页5
（60克纸本）定价：1.3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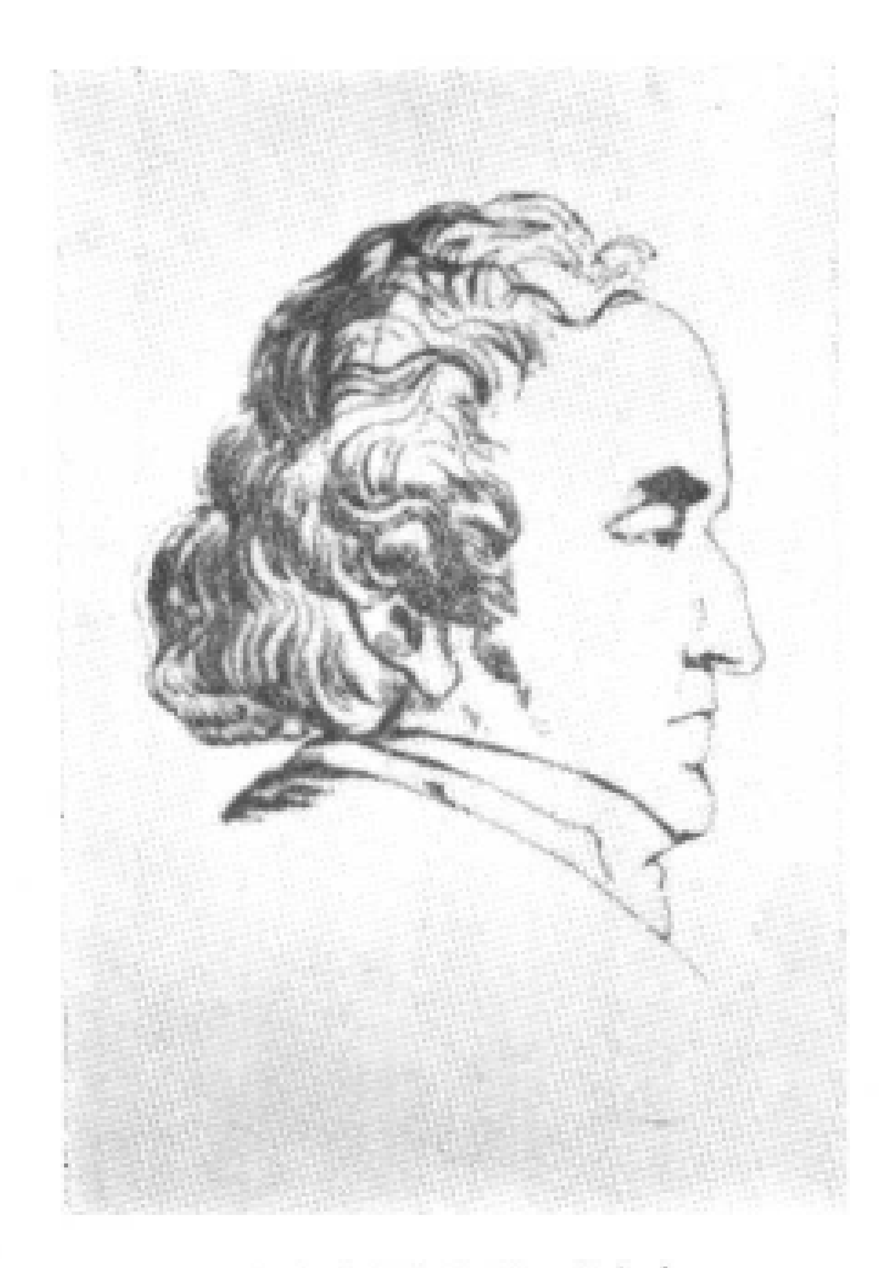
#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中年时代的沙利·傅立叶

画家维龙绘

# 目　　次

## 第三编　和谐制度下的教育


第五概述　幼年时代的教育 …… 1

第十七章　文明制度下的教育与本性和良知的抵触 …… 1

第十八章　预备教育、稚龄或婴儿时代 …… 6

第十九章　男护士和女护士所进行的幼童教育 …… 17

第二十章　由男女辅导员负责的少儿特利巴的教育 …… 28

结论 …… 42

第六概述　中级、高级和混合级童年时代的教育
本能和性别的竞赛 …… 47

第二十一章　关于儿童队 …… 49

第二十二章　关于小卫队 …… 57

第二十三章　关于和谐制度下的教学 …… 62

第二十四章　混合级童年时代的教育 …… 70

对已经阐述过的理论的扼要总结 …… 84


## 第四编　引力的结构与和谐


第七概述　劳动引力的衔接 …… 94

第二十五章　谢利叶劳动中个人引力和集体引力的创举 …… 94

第二十六章　借助计谋情欲美食学的谢利叶的衔接 …… 103

第二十七章　关于美食学或美食谢利叶的智慧 …… 109

第二十八章　关于一般纠纷的萌芽或简单的家族关系 …… 116

第八概述　分配方面自愿的协调 …… 124

小引 …… 124

第二十九章　关于由物质享受所产生的自愿协调 …… 124

第三十章　关于通过三个阶级融合的途径所实现的衷心一
致 …… 131

第三十一章　关于由结构的美妙而产生的自愿协调一致 …………138
第三十二章　关于由三种统一——物质利益、感情联系和结构力量而产生的自愿一致 …………145
关于应用的概括性结论 …………153

## 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

### 第五编　论情欲的普遍平衡

第九概述　论分配的协调 …………167
第三十三章　关于谢利叶的分类 …………167
第三十四章　关于分配问题上的直接协调，或由于贪财所获致的平衡 …………173
第三十五章　关于分配问题的反协调，或由于慷慨大方而获致的平衡 …………183
第三十六章　关于高级的协调，或十六种天然反感的结合 …………191
补遗　人口的平衡 …………208
第十概述　关于情欲力学的考察 …………215
第三十七章　性格和气质的序列 …………215
第三十八章　关于高度和谐或报偿平衡的小组 …………220
第三十九章　论真正的幸福 …………225
第四十章　研究情欲的指南；皈依上帝的意旨 …………229
摘自《福音书》的确证 …………235
近似的基层机构 …………235

### 构成反证的第六编和第七编的计划

前言 …………241

### 第六编　文明制度的剖析

第十一概述　基本的和有联系的特点 …………243
第四十一章　四个阶段连续的特点 …………243
第四十二章　这个时期的持久性的特点 …………246

第四十三章　商业分类的特点 ………………………… 249
第四十四章　商业在种的方面的特点 ………………………… 255
第十二概述　指路灯和误差的特点 ………………………… 264
第四十五章　和谐反射的特点 ………………………… 264
第四十六章　颠覆性反射的特点 ………………………… 271
第四十七章　倒退的接种运动的特点 ………………………… 277
第四十八章　第三阶段的退化的特点 ………………………… 281
关于第六编的摘要　建立科学反对派的必要性 ………………………… 288

第七编内容提要　运动的全面综合

第十三概述的内容简介　社会世界的初期 ………………………… 292
第四十九章　文明制度第四阶段及其在跨进保障制度以前的中间阶段的结构 ………………………… 292
第 五 十 章　第六时期(即保障制度)的局部结构 ………………………… 297
第五十一章　第六时期的完整结构 ………………………… 302
第五十二章　文明制度前的四个时期的结构 ………………………… 305
插曲　摆脱社会混乱的出路 ………………………… 309
第十四概述的要义　运动的先验部分 ………………………… 313
跋　论智力的白内障　学术界和政党的欺骗性 ………………………… 314
1. 投机性的候选 ………………………… 316
2. 驳斥欧文主义者 ………………………… 321
3. 关于简单化或白内障的原因 ………………………… 327
4. 关于白内障的几个大家熟悉的论证 ………………………… 330
5. 个人的候选资格 ………………………… 334

# 第三编　和谐制度下的教育

# 第五概述　幼年时代的教育

## 第十七章　文明制度下的教育与本性和良知的抵触

我在从原则问题转到实践时，必须提醒一下：协作理论遇到的一个明显的困难就在于要按三种生产能力——资本、劳动和才能来确定人人都感到满意的分配。文明制度只知道按照资本即投资的多寡来平分。那就是个算术的问题，而不是个有什么创见的问题了。协作结构的症结所在，就是要能设法按照劳动和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满足；把过去多少世纪的人吓住了，从而阻碍了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其根源就在这里。

欧文派为了逃避这个双重分配问题，便主张实行财产公有，除了股份收益外，把全部收入都交给群众。这等于承认，他们对协作社问题连碰都不敢碰。

只有在把情欲的和谐普及于三种性别时，才能够达到这种均衡的分配。在社会结构中丝毫不受我们重视的儿童，乃是协作和谐与劳动引力的主要关键。因此，必须首先研究使中性或未成年的性别的引力行动起来的动力，因为这个性别在缺少两种情欲——爱情和父子之情的情况下，便不会拥有象已经达到性成熟年龄的人组成情欲谢利叶时所需要的那许多手段。在儿童身上研究过的方法，更易于应用到能提供更多手段和更多情欲的其他两

种性别上。所以，必须从教育开始，特别是因为教育将是人们首先要加以组织的结构部门，其原因在于儿童所受到的偏见和怀疑的毒害比较小，从而就比他们父辈更能顺从引力。他们从第一个星期起就会完全醉心于这种引力，并且很快就会显示出情欲谢利叶制度的优越性。

协作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使人们把全部精力，甚至于娱乐都用在生产劳动上。

文明制度下的教育是沿着相反的道路前进的。它压制、歪曲儿童的才能。这种教育给儿童的那么一点点发展只会使儿童脱离生产活动，使儿童对它感到厌恶，并怂恿他们去破坏。它把孩子们引到与本性相反的方向去；因为本性或引力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奢侈。奢侈只能从生产活动中产生；虽然工业品——玩具、帽缨和美食——都对他们具有引诱力，但他们却对生产活动处处感到厌恶。这样看来，儿童在自己的发展中变坏了，而处于同自己作战的矛盾状态之中。我们那些所谓人类的观察家们并不曾察觉到这些结构的矛盾。我们在分析这些矛盾时，要把内部的奢侈与外部的奢侈区别开来。

内部的奢侈，体力和感觉的精确性。文明制度下的教育是违反健康的，它使儿童随着教育费用的增加，身体相应地衰弱下去。我们随便从富有阶级中挑出一百个十岁儿童，他们都有保姆和医生照顾，营养良好，但是他们的身体就远不如一百个半裸着身子、生活在风里雨里、以黑面包充饥而且也没有医生照顾的乡村儿童强壮。文明制度下的教育越是努力要使人趋向健康，就越是使人远离健康或内部的奢侈。它也使人远远离开了感觉的精确性，如果说，乡村儿童的感觉是天生迟钝的，那末，富有的儿童的感觉则是人为迟钝的了。父辈和教师们都在阻挠儿童对装饰、特别是对

美食的爱好，而这两种爱好却正是符合本性的教育或者说和谐制度的教育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文明制度下的人，甚至在乡村中，也不如那没有任何教育理论体系的野蛮人强壮——我说的是一些地区，那里的部族虽然邻近文明制度下的人，但并没有由于欺凌、烈性饮料和疾病等等的影响而蜕化变质。

不过，在文明制度的人中间，我们也常常看到长寿的例子。这些例子证明，人类在得到符合本性的教育和诱人的生产活动时，就能够度过很长的生命历程。人通常能达到象匈牙利的洛温家族那样活到一百多岁的高龄。洛温家族中最不强健的人也活了一百四十二岁，而有些则活到一百七十岁，妇女和男人一样也活到这样的高龄。

不久前（1825 年 10 月），法国洛林省伏蒙村有一位名叫蒂芒的外科医生，活了一百四十岁，而他本来是有可能活到一百八十岁的。据报载："在他死前一天，他还以极其熟练的动作和健壮有力的手为一位老妇人的癌症施行手术。他一生中既不曾放过血[①]，也不曾服过泻药或其他药剂，因为他从来就不曾生过病；但是他却没有哪一天不在晚餐时干上一杯，顿顿不漏。"很显然，他的提前死亡，只是他死的前一天为人施行手术时受了某种有害影响所致，这就是协作教育下一般人都可以获得的健康情况。

现在使我们脱离健康或内部奢侈的这种教育，在外部奢侈或财富方面也同样起着相反的作用。我刚才在谈到儿童破坏的癖性及其对有益劳动的反感时，曾经指出过这一点。但是，所有证明中最惊人的证明，就是导言中所指出的一个问题——才干的埋没。关于这一点，我曾以一个赶大车工人为例。一个赶大车的工人由

① 欧洲古代医术曾以放血法治疗某些疾病。——译注

于偶然的机缘，竟意外地熟悉了业务而成了熟练的铸工。这件事便是对一切文明制度教育体系的批判：它们没有从人的幼年起就提供识别和发挥他们的二、三十种而不是单独一种劳动才干的任何方法。恰恰相反，它们却使一切人的性格都歪曲了。塞涅卡和布尔培养过尼录①，假使在和谐制度下，尼录一定会具有很优美的性格；孔狄亚克以其形而上学的精密性，只能培养出低能儿；卢梭连教育好自己子女的勇气都没有；狄德罗和其他许多人在这类活动上也不出色。而且，文明制度分明感觉到，它在教育方面是完全处于本性要求之外的。这差不多是它相当谦虚地承认自己还有许多东西尚待发现的唯一的一点。

我要略去关于文明制度的教育与本性这种对立的极重要细节的一些篇幅。但是，文明教育制度由于方法的混乱和行动上的两面性而与良知发生对立的问题，仍需加以考察。撇开学校制度体系上的差别不谈，在家庭生活或者在社交界中还有十几种形形色色的方法，使儿童发生同样多的种种矛盾冲动；但一到青春期年龄，这些冲动即被所谓社会精神的新教育所淹没。这也是为了缩短篇幅而要略去的一章。我已经谈过这类方法中的四种，但是还有许多没有谈到的，把父辈、导师、邻居、亲戚、同伴、仆役等等所提供的方法包括在内，计算起来达十六种之多。现在我只举出其中的一种。

趋时的或吸收的方法。这个方法将稍微触及到所有其余的方法：它要排除或改变其余的方法中间所有于它不适应的东西。当儿童满了十六岁刚跨进社会时，人们便教导他嘲弄在幼年时代曾经恐吓和约束过他的那些教条，而去适应谈情说爱的社会风尚，象

① 尼录（Néron 公元 37—68 年），古罗马皇帝，暴虐无道。开始当政时在他的老师塞涅卡影响下政事清明，其后逐渐变坏。——译注

这个社会一样去嘲笑道德学说这个享乐的敌人。其后，当他从爱情方面转到追求事业的雄心的时候，便要嘲笑正直的原则了。现在的科学先是教育儿童让他们适应一套见解和规律，而一到他们长大成人，这些东西便马上要遭到他们的鄙视甚至唾弃，这是多么荒谬可笑啊！因为我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在得到通奸的好机会时，却希望象贞洁的约瑟夫那样，为了服从道德和理性的学说而拒绝美丽的查侣迦。这样的青年人，如果说真有其人的话，那便会成为大众、甚至道德家的笑柄了。年纪大的人更会嘲笑那种尽管保证他可以不受惩罚、也不敢揩油一块钱的金融家。大家会异口同声地给他起个绰号，管他叫不懂得“身在槽侧，岂能不食”这句俗话的大傻瓜和幻想家。我们的科学以及这些臻于至善的文明制度的学说是多么站不住脚啊！它们只是在不通或是在愚蠢方面才称得上完善罢了。在十六种不同的教育中，继承的教育、即父亲想把自己的一切缺点灌输给子女的意图就是如此。经纪人、商人想给自己的子女树立一个最狡猾的榜样；犹太人做父亲的夸奖最善于逢迎拍马的人；醉汉称赞那些从小就会喝酒的人；赌棍则要他的孩子养成好赌的习惯；然后，道德就向我们宣称：父亲是天然的导师！

现在我们转到符合本性的教育或和谐制度的教育，这种教育完全摆脱了这些矛盾。我把这种教育分作四个阶段和一个序曲或称之为幼年的雏型教育。

序曲，稚龄或婴儿时代——从0到2岁。

第一阶段，幼儿时代的先行教育——从2岁到$4\frac{1}{2}$岁。

第二阶段，幼儿时代中期的初步教育——从$4\frac{1}{2}$到9岁。

第三阶段，幼儿时代后期的进一步教育——从9岁到$15\frac{1}{2}$岁。

第四阶段，半儿童半青年时代的最后教育——从$15\frac{1}{2}$到20岁。

# 第十八章 预备教育、稚龄或婴儿时代

这里，我们想起了协作教育所应该加以解决的一个大问题，即如何把尼录、提比留①、路易十一的性格应用得和泰塔斯②、玛克·奥理略③、亨利第四的性格一样有益的问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从摇篮时期起就大胆地发展天赋，而现在的家庭教育则是力图压制或戕害甚至在摇篮中的儿童这种天赋。

文明制度对于这种年龄的儿童只是给以纯粹物质上的关怀；而协作教育在这方面并不如此。协作教育从六个月起就要象对体力一样，积极地影响那被我们现在从襁褓时代就戕害了的智力。

实验群体在对那些已经被文明制度教育毒害过的儿童进行培育时，很难对九岁到二十岁的儿童试行和谐制度的措施，但对两岁到九岁的儿童能发生有效的影响，而对于幼龄即从一岁到两岁的儿童则能够发生更好的影响。

（注：我要把应该在这里提出有关教育的统一和完整性的问题的各种基本原理放到以后再谈，因为这种教学理论会使读者感到厌烦。）

首先我们要指出，由于两极年龄，即三岁以下的儿童和老年人、残废人的赡养在协作制度下被看作是协作团体所必须进行的慈善事业，所以法郎吉要让未满三岁的儿童无偿地享受一切照料。全乡负担婴儿、幼儿和幼童的全部生活费用（我不把三岁到四岁半

① 提比留（Tibère 公元前42年至公元后37年），古罗马皇帝，以残暴猜忌著称。——译注

② 泰塔斯（Titus 公元41年至81年），古罗马皇帝，以贤德闻名。——译注

③ 玛克·奥理略（Marc Aurèle 公元121年至180年），古罗马皇帝，历史上誉之为开明君主的典范。——译注

的儿童计算在内，因为这种年龄的儿童已经能自谋生计了)。至于保姆和护士谢利叶，他们也象其他谢利叶一样，从总收入的红利中获得报酬。

协作教育部分的各项细节所应遵循的方针，也和整个机构中所应遵循的方针是一样的。问题始终在于，或者是按工作人员来组成谢利叶，或者是按活动种类来组成谢利叶。因此，必须组成保姆谢利叶、大厅谢利叶和儿童谢利叶，所有这三种都有类和种的差别。

未成熟的幼年时代包括婴儿或乳儿、幼儿或已断奶的小儿这两类儿童。

他们不分性别，划分为三种谢利叶，即：

婴儿和幼儿：
- 沉静的或听话的孩子，
- 倔强的或顽犟的孩子，
- 讨厌的或淘气的孩子。

为了安置这两类儿童，需要两幢谢利叶宫。每幢至少要有三个大厅，外加几间厢房。作为与吵吵嚷嚷的大厅隔开的寝室或供保育员和乳母使用，以及供每天照例不分贫富给儿童看病的医生使用。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指出，和谐制度的医务工作也和所有其他活动部门一样，是根据与文明制度的利己主义的考虑相反的精神来考虑的①。

---

① 和谐制度的医务工作。在文明制度下，医生按他所治疗的病人数目多寡来取得报酬。因此，主要在富人阶级中间，患病的人数多和患病的时间长，对医生是有利的。

在和谐制度下，情形正相反。在这里，医生是从法郎吉总收入中领取一定份额作报酬。这个份额按照比率决定，即按照整个法郎吉集体的和比较的健康情况，按万分之一、二、三、四、五、六来增长，或按同样程度而降低。法郎吉在一年内病人和死亡者

在大规模的法郎吉内，保育员和小保育员或助理员的职务仅占用文明制度下这种职务所占用的大量妇女的二十分之一或二十四分之一，而且，在这里面，最贫穷的儿童所得到的照料还会比文明制度下王子所能享受的照料好得多。现在让我们来说明这种结构。

保育员和小保育员谢利叶大概要占用文明制度下从事这一工作的妇女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只占用她们照料儿童所花费时间的六分之一，这样便使这种职务所花费的实际时间缩减到二十四分之一。让我们来研究一下。

乳儿和幼儿住的两幢谢利叶宫有六个大厅，每天要用十八个保育员，六班制，每两小时换一次班。六个女军官，执行监督和领导任务。——总计：每天二十四个值班保育员和同样数目的小保育员。这种小保育员大部分由七岁到九岁的女孩担任。有些这种年龄的女孩子对服侍幼儿非常热心。这样，担任照料幼儿工作的总人数约为四十八个妇女或女孩。

因为三天之中只有一天从事这种工作，所以保育员和小保育员谢利叶应由一百四十四人组成，每天三分之一的人值班。再加

---

愈少，发给医生的份额便愈大。他们的服务质量是根据效果以及与气候条件相同的邻近法郎吉卫生统计材料的比较来评定的。

和谐制度下医生的利益和承保人寿险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所关心的是预防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因此，他们积极注意，要使所有成员的健康丝毫不受损害，使法郎吉的老年人都健康，儿童都强壮，使法郎吉的死亡率降到最低程度。

牙科医生在颌骨方面的考虑也是一样：他们所动的手术愈少，报酬便愈多。因此，他们象护理父辈的牙齿一样来护理儿童的牙齿。

简单说来，这些公职人员的利益在于，使每个人都有好食欲、好胃口和好牙齿。如果他们象我们现在的公职人员这样，指望别人生病，那末，在他们的工作中便会产生行为的两面性，也就会象文明制度结构内那样，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形成对立。文明制度结构是个人反对大众的广泛战争，而我们的政治科学还在大言不惭地谈论什么行为的一致呢！

上六个高级女军官，总计保育员和小保育员谢利叶有一百五十个妇女。这个数目是文明制度在这件事上所用的人数的四分之一。文明制度下，在一千八百人的小镇中有九百个妇女的话，其中就有六百人要照料儿童。

在和谐制度下，保育员人数缩减到四分之一，只需占用目前妇女这项工作的时间的六分之一，因为三天中只有一天在谢利叶宫值班，而且在这一天中，二十四小时内也只有八小时在班上；而文明制度下的保育员则要做十六个小时的工作，在城市里时间往往还要长。

由此可见，照料儿童的工作缩减到只占用文明制度下所用的时间和劳动力的二十四分之一：

人数缩减到四分之一，

服务天数缩减到三分之一，

工作时数缩减到二分之一。

这三个数目相乘等于二十四分之一。

可能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说这个计算太夸大了，因为农村妇女并不是一天用十六个小时照料儿童的。当然，她们要下地，但是她们往往把夜里的时间拿来照料孩子。要是孩子不大舒服，妈妈和女儿就得通宵照料孩子，而孩子哭哭嚷嚷的声音还要打搅父亲的睡眠。这对于需要休息的农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但是，为了估计精确一些，我们还是把三项节约的总和缩小为十二分之一，而不说是二十四分之一，因为我在习惯上总是把确切的估计打一个对折。

现在我再来把两种方法比较一下。

一个保育员并不要象卫兵或富人阶级的保姆那样，非要在谢利叶宫呆上二十四小时不可：她只要准时到达就行了。

这种职务如果天天去做，便会觉得单调乏味：保育员在休息的两天中可以完全不必管儿童的事；虽然保育员更换了，但对儿童的照料并无变动，因为她们的谢利叶划分为几个竞赛小组，每个小组都按照一定体制进行工作，在应用这种体制时，只许热烈拥护者参加。

保育员由于外出旅行或其他原因不到时，可以请她的女伴代替。值夜班丝毫不会使她感到疲倦，因为在谢利叶宫的办公室内有专为保育员设置的床铺。保育员在夜间两次值班中间（比如从半夜到清晨四时）可以在那里过夜。

在文明制度下，保姆经常遭受那雇用她做这些没完没了的劳役的主人叱骂。在和谐制度下，保育员却不断受到那些到谢利叶宫来喂奶或探望孩子的妈妈们表扬，她们因看到席垫和摇篮等良好设备，惊喜交集。

保育员和小保育员谢利叶不仅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分红，而且还能获得巨大的荣誉。人们把她们当作公共的妈妈来尊敬，在庆祝宴会上，她们坐在首席。她们的职业使她们在工作上有很多上进的机会，因为这种职业需要许多女军官，至少需要全部成员的三分之一。需要把所有这些具有吸引力的因素和工作上的方便结合起来，以便组成充满热烈爱好气氛的谢利叶，并在这种本身很少有吸引力的工作中渗透探索竞赛的精神。

这些保育员对于和谐制度下的妈妈来说，是十分可贵的。因为和谐制度下的妈妈们不象我们现在的妈妈们那样抽得出空闲的时间来照料自己的孩子。在协作制度下，妈妈要参加四十个劳动小组，并且在这些小组中热烈地进行竞赛；由于分娩，她不得不离开所有这些谋划改进工作的集会达一个月之久，这件事就已经使她感到十分遗憾；因此，从产后去上班的第一天起，她就急不可待

地想跟这些小组重新会面；她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孩子，她相信，孩子在婴儿谢利叶宫里会得到极好的照料：那里日夜都有热爱这种工作的、富有经验的保育员们在守护着。

我曾说过，婴儿和幼儿都安置在六个不同的大厅中，把沉静的、倔强的和淘气的三类孩子分开安置，以免让喜欢叫嚷的、淘气的孩子吵扰安静的孩子，甚至影响到已经驯服了的倔强的孩子。

在这六项繁重职务中，保育员有选择的自由。她们可以选择对她们最富有吸引力的职务，而那些在方法上各不相同的邻近法郎吉的竞争也会激励她们。她们同样也有适应不同的儿童小组的种种办法；这将是那些各自热情地赞赏某个保育员小组方法的爸爸和妈妈们开动脑筋的一个主题。保育员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在把孩子们列入某一类，并接纳到铺有席垫的大厅之前，先要在预备厅内对他们进行一番测验。

在方法上始终**简单化**或十分简单的文明制度，只知道摇篮是乳儿的庇护所，而处处都进行有条不紊的组合的和谐制度则给予孩子两种境地：让摇篮和弹性席垫互相交替使用。席垫放得齐胸高，架起一个个小窝，这样可以把每个小孩都安排在里面，而不致妨碍邻近的别的孩子。按一定间距设置的绳网或丝网约束着小孩的行动，但仍然让他们有回旋的余地，并能够看到自己周围的东西和接近左右被网子隔开的儿童。

大厅温暖适中，好让孩子们只穿着单衣，避免因为被褓褓和裘皮衣服裹得太紧而转动困难。摇篮用机械设备推动，可以同时使二十个摇篮摇动起来。这一工作在我们目前要用二十个妇女来做，而将来只要一个儿童就办到了。

乳母要组成特殊的谢利叶，而且要按各人气质分别编组，以便使她们能与乳儿配合，特别是在换奶的时候。间接哺乳在和谐制

度下是经常使用的方法，因为它有利，而且并不累人；同时还因为比卢梭更富有判断力的和谐制度下的人认为，如果母亲本身体质衰弱，那么就让幼儿吃一个健壮的乳母的奶，这样做非常明智。这就是说，要给儿童嫁接，使他茁壮；自然界需要异种交配。一定要把孱弱的儿童硬贴在孱弱的妈妈身上就等于是为了道德上的虚荣而使母子继续衰弱下去。而且，人们将着力改进人工哺乳法，并把它与自然哺乳并行或独立加以应用。在协作制度下，母亲不论如何富有，任何时候都不会梦想在自己家里单独教养子女：儿童在家里连在幼儿或婴儿谢利叶宫所得到的关怀的四分之一也得不到。由于可以想象得到的这笔巨大开支，就不可能在家里弄到一个抱有热忱的保育员组，一个聪慧的、不断更换的、按三种儿童性格组成的保育员集体。不管花多少钱，但也没有哪一位公主会有这样设备精致的大厅、带弹性的席垫，并且还有可以互相嬉游、按照性格挑选出来的儿童作为邻居。主要在这种婴儿时代的教育上可以看出，文明制度下最有钱有势的人也提供不出和谐制度所慷慨给予最贫穷的父子的那种种机会。

在文明制度下，一切安排完全两样。婴儿成了家庭的累赘，而家庭也使儿童遭受折磨。儿童自己当然不了解这种情况，却希望得到在和谐制度的谢利叶宫内才能享受得到的那些待遇；一旦得不到，他便以啼哭来折磨父母、仆役和邻居，同时也戕害了自身的健康。

这种情形促使我们来谈一谈关于智力教育的萌芽。这种智力教育，目前即使有权有势的人家，也不能够让自己一、两岁的孩子享受得到。为了想做到这一点，他们虽然花费了很多钱，但除了使孩子的性格变坏、戕害儿童的能力和损害其健康外，毫无所获。

我要根据一个不容争辩的基本原理来说明这种欺骗行为。这

个原理就是:“对于两头的年龄即过渡年龄，应该防止产生激烈情绪而使之趋于安静,因为这种年龄的人的器官和感觉已经不再有、或者还不曾具有适应激烈情绪的能力,而激情对他们是有害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不过,他们能够承受温和的感情;因此,在教育从出生到两岁的儿童时,就要很好地利用这种温和的感情。”

我们通过适用于大多数儿童的感性培养的某些例子，来指出这种温和感情的运用。

在婴儿生下后六个月内，我们不打算给予任何训练。为了培养他们的感觉并使之更加精密起见,将采取很多预防措施,使他们养成灵巧的习惯，防止专使用某一只手而使另一只手变得永远不灵活的现象。要使儿童从摇篮时代起就养成良好的听觉，在乳儿厅内将举行三部合唱和四部合唱，让一周岁的幼儿在具有各种音部的小乐队的伴奏下游戏。同样将采取种种方法，来使听觉的发展与音乐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儿童能养成犀牛和哥萨克人那种敏锐的听觉,同样也要锻炼儿童的其他外部感官。

就五种感官中的每一种来说，都有许多完善的方法可用于培养和谐制度下的儿童。从培养体力来说，保育员们将有各种不同的、互相竞赛的办法;从而产生的结果是:协作制度下的三岁儿童将比文明制度下许多十岁的儿童更聪明,在生产劳动上更行,而在文明制度下许多儿童在这种年龄时只会对劳动和艺术感到厌恶。

文明制度的教育只能使儿童从小就产生反社会的恶习:人人都在损害儿童的感官，就这样在等待人们损害儿童智慧的年龄的到来。如果是在法国,那么父母和仆役会争着给他唱些歌曲,不但调子不对而且没有节拍;处处都使他失去利用脚趾的机会,并使他习惯于把一只手闲着不用。

在文明制度下，人们认为脚趾是没有用处的。和谐制度下的

人则将把它当作手指一样应用。例如，和谐制度下的大风琴将带有用脚趾弹的键，演奏家将跨坐在一个鞍子上，差不多象用手指一样地用脚趾来弹琴。他将用脚后跟踩动踏板，而我们现在则要用脚踩。

因而，保育员这个角色需要不少的才能，而不是仅仅象现在法国的保姆这样，乱哼小曲儿和用狼来吓唬孩子。保育员都将受如何防止儿童啼哭的专门训练。她们需要安静；她们的心计和竞争心理也正是在保持安静的办法方面发挥作用。

目前最令人讨厌的幼儿吵闹声将减少到最低程度；他们在谢利叶宫内将很平静，原因很明显，因为好吵闹的人和同类人在一起的时候将会变得比较文明。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看到，爱吵架和爱打架的人遇到与他们的性格相似的人时，便会抛弃自己暴躁的情绪而变得非常温和吗？在和谐制度谢利叶宫中受教养、并按照他们的性格分到几个大厅中去的婴儿，情况也是如此。我估计，第三类婴儿、淘气孩子或好吵闹的孩子比起现在听话的孩子来还要不那样顽皮，不那样爱哭爱闹。这种变得和婉的情况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不是按照道德的要求**改变了幼儿的情欲**呢？当然不是。在包括乳儿和幼儿的初期儿童时代两种年龄级中，按照沉静的、混合的、淘气的性格分为三种谢利叶，将使儿童的情欲获得适度的发展，将使这些情欲在他们爱好的集会上得到休憩。

要让这些淘气顽皮的孩子得到什么样的娱乐呢？这需要保育员们去开动脑筋：她们在竞相想方设法的鼓舞下，不到一个月就懂得了怎样才能使儿童安静下来，从而结束那种的震耳欲聋的闹声。我仅在原则上确定有必要把儿童们集合在一起，根据年龄和性格把他们分为几个谢利叶，正如同保育员也应该按照性格和工作方法分成几个谢利叶一样。谢利叶永远是协作制度下一切智慧的指

针；这是上帝在阳光中给我们的引路信号。离开了谢利叶制度就等于甘愿沉沦于黑暗之中。

最令人担心失败的一点是幼儿的养育问题，因为他们既不能说明自己的需要，又不能说明自己的本能；一切都要猜测。对于这点应采取什么办法呢？那还是引力为父辈所指出的那种办法，即按照作业、所在大厅、性格、年龄、方法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来组成谢利叶。

鉴于在儿童中教育必须统一和阶级必须融合，我曾经建议，并且现在还要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应为试验性法郎吉挑选出一些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特别是从下层阶级中来挑选，因为必须在工作中把这个阶级和富人们融合起来，使他们在这种融合中感到一种魅力，而这种魅力主要依靠下层阶级的有文化才能获得；正因为如此，巴黎郊区如布罗阿和都尔等地方的人，是很适合作这种试验的，当然要经过一番挑选才行。

还要检查一下上述种种结构是否合乎规律，以及与三种指导一切的原动力的情欲之要求是否适应。它们协调的作用是平衡与和谐的保障（第五和第六章）。

在教养婴儿和幼儿的那些大厅里面，运用巧思寻求改进的人是从本法郎吉和邻近的法郎吉保育员们所采用的各种竞争方法中吸取养料的。这些方法都是父母们争论的主题，各人对此都有所偏爱。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把孩子交托给某一类保育员，当然这要事先征得这一类保育员的同意；因为她们不愿接受足以败坏她们声誉的儿童。如果一个儿童因为禀赋恶劣或过于淘气而不为任何一个保育员小组所接受，那么便把他安置在中间性大厅内，同别的儿童一样加以照料。

至于年龄这样小的幼儿，他们还没有什么心机，又不会说话，

在计谋方面，除了哭闹也没有什么别的手段可使；他们就靠眼泪来使他们的父母屈服。

保育员们的组合情欲由于双重魅力而得到发展：第一，她们只限于做自己心爱业务的分内工作，没有其他工作使她们负担过重，象文明制度下的保姆那样什么都要干。和谐制度下的保育员和小保育员之间是有分工的；每一个人在值班期间，只做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工作。在谢利叶宫内总是保持十六个保育员、小保育员和女军官，这个人数对于彼此之间按照各人爱好分配任务来说是绰绰有余的；第二，保育员从那些拥护她们的方法的家长方面得到表扬，并且还受到邻乡或者热烈赞成她们这种方法的旅客们的称赞。

儿童们的组合情欲是由那些划分为毗连小间的弹性席垫供给他们的双重魅力产生的：在肉体上，他们获得了活动自由和灵便；在精神上，得到了与他们相似的孩子接触的机会，他们因看到这些孩子并跟他们接近而感到非常高兴，但如果没有丝网或麻线网隔开一个个小间，那总是危险的，而且容易引起种种麻烦。

保育员的轻松情欲可以从轮流值班制度中获得满足。这种值班三天才轮到一次，每天上八个小时班，分为四个班次。在班次之间还有空闲可以做别的事，而不致象文明制度下的母亲和保姆那样沦于没有休息的奴隶地位。

儿童的轻松情欲从摇篮与席垫的轮换使用，从各式各样感官的愉快——食品、音乐会、演出、玩具、乘车出游等等中获得满足。

这是为幼儿教育所定的规则，这个体系任何人都不可以随便加以变动。对于其他年龄儿童的教育以及父辈的一切相互关系，我遵循同样的原则，即所有三种原动力情欲永远协调地发展，因为这三种情欲应该是支配其余九种情欲的，因而，也支配分布在情欲谢利叶的整个协作结构。除了情欲谢利叶之外，要引起三种领导

情欲的协调发展是不可能的。

为了补充证明，应该把每一种措施都加以检查，看它是否有利于三种原动力情欲：凡是它们发生阻碍的一切措施都是错误的，必须加以废除，而代之以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

这里所提供的关于幼儿教育的规则只是前面第五、第六两章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实际应用，而由于这些规则将普遍地适用于一切年龄和一切关系，造物主为了照顾全面而提供了种种极其简单的方法，使实施时不致发生偏差。我们不要轻信那些用深奥莫测的秘密来吓唬我们的故意危言耸听的人的话了。福音书对他们说："探索吧，然后你们将有所发现"。可是，他们在教育领域也跟在其他领域一样，宁愿贩卖专断和高压的体系，而不愿去探索自然体系。在自然体系一旦被人们认识之后，所有这一切在文明制度下倾向于压制和改变儿童或父辈情欲的方法必将一扫而光。

## 第十九章　男护士和女护士所进行的幼童教育

我刚才叙述了物质教育时期。这个时期的任务只是训练各种感官，对各种感官进行初步加工，以及预防那种在文明制度下从幼年起就遭受的戕害。一千个法国儿童中就有九百九十九个听觉是受过损害的，其他感官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转到生产活动和劳动引力的发轫时期。如果没有这种劳动引力，一切教育都是荒谬的；因为既然人的三个目的中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追求财富或奢侈，那么，如果他从人生的第一步即从大约两岁起就不自发地热爱生产劳动这个财富的源泉，如果他象文明制度下的儿童那样，只沉溺于糟蹋、打碎、毁坏东西之类的坏事，——有些愚蠢的父母还以为是好事呢——我们可以说他的教

育是不对头的，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

如果造物主设想不出一种结构能使任何年龄的情欲和引力趋于协调的话，那么，这种幼年时期行为的两面性，这种从小就开始与引力背道而驰的本能，便是他的耻辱。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种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最早期年龄的结构。

从儿童能够走路和活动起，他们便从幼儿级过渡到幼童级了。如果他从一出生就是在谢利叶宫接受教养的话，那么从二十一个月起便能长得相当健壮，足以升到幼童级了。在这些儿童中间完全不分男女性别；在这个时期，重要的是把他们混在一起，让他们在同一种工作中发挥自己的禀赋和两性的融合共处，到了少儿特利巴内才开始划分性别。

我曾说过，自然界赋予每个儿童大量的（大约有三十种）劳动本能，其中有些是第一性的或者说是起主导作用的，它们会导向第二性的本能。

问题在于首先要发现这种第一性的本能。只要向儿童撒出钓饵，他们就会上钩。因此，一旦儿童能够行走，就应该离开幼儿谢利叶宫。受委托照料他的男护士和女护士就要赶快把他领到各种工厂去，领到不远的劳动组合去；因为他到处都可以找到小工具和小型生产活动，那里已经有不少两岁半到三岁的幼童在工作，于是他也想跟他们一道摸索、操作，两个星期之后，就可以看出什么工厂能吸引他，他在劳动方面的本能又是什么了。

由于法郎吉里的工作是多种多样的（参看第十五和十六章），只要儿童走遍这些工厂，就不会找不到能满足他某些主要本能的机会。一看到那些比他大几个月的儿童熟练地操作小工具，他的那些本能就会迸发出来。

按照文明制度下父辈和导师们的说法，**儿童都是小懒汉**。这

真是荒谬到无以复加！从两岁到三岁起，儿童就是热爱劳动的。但是，要知道，自然界开动的发条是要把他们引向情欲谢利叶内的劳动，而不是引向文明制度下的劳动。

在所有儿童中主要的爱好是：

1. 探索或操作一切，观察一切，经历一切，不断变换作业；
2. 生产劳动的嘈杂，对热闹喧嚷工作的爱好；
3. 摹拟或爱摹仿的癖性；
4. 小型生产活动，对小工厂的爱好；
5. 逐步由弱到强的训练。

还有不少别的癖好，我只是先举出文明制度下人们所熟知的这五种。现在我们来研究从幼年起就把这些癖好应用到生产劳动中去的方法。

男护士和女护士首先应该利用在两岁儿童身上占主导地位的对探索的爱好。这样年龄的儿童什么都想闯一闯，对一切看到的东西都想摸一下，翻来倒去探索一番。因此，人们不得不把他安置在一个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否则，他会把什么都打碎的。

这种什么都想摸一下的天性就是趋向劳动的天然诱饵。为了引起他对劳动的爱好，人们把他带到小工厂去；他可以看到两岁半到三岁的儿童在那里使用小工具、小锄头操作，他也想试一试他那种被称为学做鬼脸儿的摹拟癖好；于是人们给他几件工具，他很想得到允许跟二十六个月、二十七个月的会工作的儿童一道干活，可是人家不要他。

如果这种工作适合他的本能，他就会坚持下去。这时，护士或在场的家长便教给他做某一小部分工作，他很快就会在给他先试做的某些轻活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在拣豌豆这项幼儿力所能及的轻活上的效果如何。这种本来要占用我们三

十岁的劳动力的工作将交给两岁、三岁、四岁的儿童去做。大厅里放着刻有各种沟槽的斜面桌子，两个小女孩坐在上方，把豌豆从豆荚里剥出来，豌豆沿着桌子斜面向下方滚去。下方坐着二十五个月、三十个月和三十五个月的三个男女幼童，负责分拣，各人都备有专用器皿。

这里所做的事就是把大小不同的豌豆分开来：最小的豌豆做甜羹，中等的做脂油羹，大的做汤。三十五个月的小女孩先拣小豌豆，因为小豌豆最难拣；她把大的和中等的豌豆都送到第二个槽里，那里坐着一个三十个月的女孩，她把那些看来象是大一些的豌豆推到第三个槽里，把那些小的豌豆仍然送回到第一个槽里，而把中等的豌豆放进篮子里。安排在第三个槽旁边的那个二十五个月的男孩要做的事情就更少了：他只是把一些中等的豌豆送回到第二个槽，而把大的豌豆放进自己的箩筐。

才开始工作的幼童就安排在第三个位置上。他兴高采烈地把大豌豆拣进箩筐。虽然这是一种轻活，但是他会认为：他跟他的同伴们一样在干活。他热心工作，满怀竞赛的激情。等到第三个班次，他就可以代替二十五个月的幼童，把二类中等大小的豆子投入第二个槽，把很容易辨别的一类豆子拣起来。一旦他能够参加这种极轻松的工作，人们便在他的皮帽或无边的软帽上庄严地缀上一个拣豌豆小组见习员的小绒球。

把一些轻活留给幼儿去做，比如拣豆子放进箩筐之类，这是一切协作工厂采用的颇有预见性的措施。这件事本来用不着他做，而且并不要花多少时间，但是那样就会放过应该经常向到工厂来的幼童、甚至少儿或小天使们提供劳动诱饵的机会；因为儿童要不在两岁时参加劳动，就会拖到三、四岁。

到处为各种不同年龄的儿童所保留的这种诱饵，对于二十四

个月的幼童来说只是一种工作的影子，迎合孩子的自尊心，使他觉得自己也做过一点工作了，同那些已经参加了工作小组、佩戴羽毛饰物的二十六个月、二十八个月的幼童差不多一样；因为这种羽毛饰物在刚开始工作的幼童看来是非常值得珍视的。

两岁的儿童在法郎吉的小工厂内会找到文明制度所不能向他们提供的许多诱饵。这些诱饵的数目不下二十余种，现将它们列表如下：

## 表现才能的动力

1. 随着不同年龄而逐渐提高规格的各类小工具和各种小工厂的魅力。

2. 和谐的玩具或全套现代玩具，如小摇车、玩偶等应用于生产学习或生产协作的各种业务。

3. 按照不同级别佩带饰物的诱惑。我们现在的任何一种羽毛饰物已经足以使村民着迷，使他甘愿签名放弃个人自由；而上百种奖掖光荣的饰物对于引诱儿童参加欢乐的事情，参加跟自己一样的孩子们有趣的聚会，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4. 参加检阅和掌握工具的权利；可以看出这些诱饵对于儿童具有多大的支配力量。

5. 当儿童由于愉快或者爱好而工作时，儿童团体所必然具有的欢乐。

6. 对法郎吉的热烈崇拜，因为在法郎吉内儿童能享受到他的年龄所能享受的一切愉快。

7. 每天按照当时工作竞赛而变化的同桌进餐伙伴，以及适合儿童口味的各色菜肴的供应，因为儿童有他们自己的专用厨房。

8. 谢利叶美食的影响，因为谢利叶具有以美味嗜好来刺激农作物生产的发展和联结整个劳动结构的属性。

9. 完成了某种轻活后的自豪感，因为儿童把这种工作看作非常重要的事业：应当让儿童保持这种想法。

10. 在儿童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摹仿的爱好，在儿童受到比较年长的少

儿特利巴的事迹鼓舞时，便获得十倍的活动力量。

11. 选择各种工作和每样工作时间长短的完全自由。

12. 完全的独立性或摆脱对于不是根据大家的热望而选出的任何领导的从属关系。

13. 分工或在任何劳动中选择自己愿意做的那一部分工作的优越性。

14. 工作班次时间短的魅力，多种多样，经常变化，由于充满竞赛精神同时班次不多而受到欢迎，即使每天都有，但班次很少，因为只需要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协作成员轮流去做。

15. 家长、护士、辅导员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对于每个幼儿都非常钟爱；儿童们只是接受那些符合自己要求的训练。

16. 在谢利叶制度下无须向父母讨好，因为在谢利叶制度下儿童们只是由他们自己的同辈来赏罚的。

17. 物质上的和谐，或在和谐制度下的工厂里才能实现的统一动作（这在文明制度下工厂里是没有的）。在和谐制度下工厂里行动起来配合着军事和舞蹈的动作——这是一种使儿童入迷的方法。

18. 累进分配的影响，仅仅这种影响就能在儿童身上激起生产学习中所必需的兴趣和熟练技巧。

19. 集体的吸引或由于伴随受赞歌、饰物、庆祝等所激动的同伴们而产生的兴趣。

20. 在谢利叶制度下，儿童具有极其强烈、充分的整体精神。

21. 组合的各类之间、同队和同一谢利叶的各小组之间、相邻的各队和各小队之间的竞赛和竞争。

22. 定期出现的希望升到高级队和高级特利巴，或升到每个特利巴的中级类和高级类的要求。

23. 按照尊重上升阶梯的惯例，受到高级班同伴们所作出的嘉言懿行的鼓舞。

24. 邻村之间的竞争或与邻近法郎吉儿童的竞赛，以及与他们的核心队伍的比赛，这种动力在试验性法郎吉内是不会有的。

这里我没有提到在四岁以前几乎不起作用的其他动力，如：

性别竞赛和本能竞赛，

收益和大量利润收入的诱惑。

这两种动力对于幼儿还不发生任何影响，对幼童则影响极小；这两种动力只是在小天使中间才开始得到发挥。

这些诱饵结合起来不到一个月工夫便显示出效力，等到一个月终了，儿童便显示出最主要的三种或四种才能，久而久之，这些才能还会促使其他的才能也显示出来。在工作上难以胜任的才能，只有长到三十个月和三十二个月的时候才会产生。

如果遵守一般规则（第五和第六章），使三种作为原动力的情欲都动起来，那么才干就比较容易显露。因为这些情欲已经能够以萌芽形式在幼儿中间得到发展，而在幼童中间则有了更大的发展。儿童的计谋情欲、组合情欲和自在情欲，通过他们在小工厂的参观、探索和试验将完全得到满足，因为这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充满了魅力和竞赛精神。

把儿童从一个工厂带到另一个工厂的男、女护士，要懂得在适当的时期把儿童安排在某一项工作上；他们要把看来使儿童感到高兴的事记录下来；三番两次地试验看是否能引起他的爱好。如果儿童的才具还没有显示出来，就要决定是不是应该再等几个月或者不再坚持下去。大家都知道，一年中间，不管在哪一方面，儿童都可能会显示出三十多种才能。

一个护士通常同时带领三个幼童；如果只带一个，他便很少有获得成就的可能；不过，在三个幼童中有一个比较灵巧，另一个比较热情，这两个之中的一个便引导第三个去工作。护士不要带领三个同年龄的儿童，而且，他还可在工厂中改换他们的工作，他可以把某一个幼童留下来拣豌豆，而把没有接受工作的其余儿童和

已经做完工作的第三个儿童带走。

护士工作对男女两性都是适合的，并且要求两性都具有特殊的才能；但是保育员工作，除少数例外，通常只适宜由妇女担任。

对于才开始劳动的幼童，最好的动力就是要讲老实话，而这一点在爸爸妈妈那里是从来找不到的；因为爸爸妈妈在看到自己两岁的孩子笨态百出时总是一齐假意奉承他们。在协作工厂里情况恰恰相反。儿童们彼此之间毫不客气，总是无情地讥笑那些笨孩子；大家会鄙视地把他撵走，于是他到家长或护士面前去诉苦，家长或护士就教育他一番，如果他还能行，就再打发他去，并且由于总是给他安排工作量最少、最轻而易举的工作，他便很快地参加十来个小组。在这些小组里，通过纯粹引力的方法，对他的教育就迅速地完成了。只有按照引力的方法才能学习得又快又好。

所有能激发儿童从事劳动的原动力中，在文明制度下最不为人所知、最为人所曲解的就是向上心的驱使；每个儿童都具有这种倾向，喜欢摹仿岁数比他大一些的儿童，听从他们的激励，并以跟他们一道、参加他们的一小部分游戏为荣（对于和谐制度下的儿童来说，一切工作都是游戏：他们只是由于引力而行动）。

这种向上心的驱使，要是放到现在，那是有害的，因为一群放任自流的儿童游戏起来不是作恶，就是危险，不然就是极其无益；但是，这些散漫的儿童，由于上面所指出的诱饵，就只专心致志于生产工作；这里可以看出一切关于文明教育制度的创始者所陷入的基本错误。

他们认为父亲或秉承父亲意旨的家庭教师是天然的导师。可是自然界的意见完全相反，它希望把父亲排除在教养儿子的事情之外。在这个问题上，论据有三：

第一、父亲力图把自己的爱好传给儿子，并且扼杀儿子与

父亲几乎总是不同的天然志趣的蓬勃发展。但是，如果儿子继承了父亲的爱好，情欲谢利叶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

第二、父亲总是爱假意奉承和过分夸奖儿子做得好的那么一点点小事。与此相反，儿子却需要那种要求严格的小组里的同伴们的严肃批评。

第三、父亲原谅一切笨拙行为，甚至还要根据需要把笨拙当作完美的表现，就象哲学家们把他们自己的可耻的文明制度称之为理性的完善境界那样。因此，如果说批评对儿子有益的话，那么父亲便阻碍了这种经常批评所带来的任何进步。

自然界为防范父亲教育出来的这些恶习，便赋予儿子对父亲和家庭教师抱有一种反感：即儿子想指挥父亲而不愿服从父亲。他按照意愿为自己所选择的领导者永远是那些年龄比自己大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儿童，例如：

十八个月时，他尊敬两岁的儿童，并情愿选择他作为自己的领导者；

两岁时，他选择三十个月的儿童；

三岁时，他选择四岁的儿童；

八岁时，他选择十岁的儿童；

十二岁时，他选择十五岁的儿童。

如果儿童看到年长的儿童都结成团体，并且由于自己劳动和学习成绩而得到应有的尊敬时，这种向上心的驱使便会倍加有力。

因此年龄稍大一点的儿童是每种年龄的天然导师，但是，在文明制度下他们都趋向为恶，互相引诱为非作歹，所以他们之间就不可能建立起有益的互相鼓舞的等级制度；因为只有在情欲谢利叶内才有可能产生这种效果。除此以外，即使在接近协作的制度下，连符合本性的教育都无法实现。

这种教育是在试验性法郎吉内所能见到的一种最惊人的奇迹。在试验性法郎吉内，七个儿童级按照本性的愿望，由于这种只会使整个法郎吉从善的向上心的驱使来彼此进行教育和领导；因为，如果最年长的一级青年、只是一心谋求劳动、学习和道德上的得益，那么，他们就只会把受到他们鼓舞的高中生引向善的方面，高中生对初中生的影响，初中生对六翼天使的影响，六翼天使对小天使的影响，小天使对少儿的影响，少儿对幼童的影响，也都是如此。这七个一心向上的团体，虽然它们都享有充分自由，将在有益的工作和社会和谐方面互相竞赛，看谁优越、积极。在目睹这一奇迹时，人们便不再怀疑：引力只要能在情欲谢利叶内加以发展，便是上帝用来推动一切的力量；同时也不会再怀疑：在这种结构中，引力正是指引人们趋于至善境地的上帝的一只手。

这种和谐对文明制度和哲学来说实在是一声霹雳，如果忽略*在其容许的*一切部门发展引力，便会遭到失败。爱情在试验阶段是不容许的，但是，这种例外并不妨碍在劳动领域十分活跃的七个儿童级的结构。所以必须一开始就努力地组织儿童，因为儿童是这三种性别中能够一下子就达到完全和谐的唯一性别。

我们现在来结束关于护士职务的这一段叙述。护士决不奉承儿童或原谅儿童，他们的任务是使儿童在各个不同的小组中少受到拒绝，少受到屈辱，并鼓励他们用熟练的具体行动去报复自己所受到的屈辱。这个任务父亲就不能担当，因为他会认为那个反对他儿子的小组不对；他会断言这个小组是野蛮的，是敌视温柔的天性的。由此可见，为了执行男女护士的职责，甚至保育员的职责，都需要坚强善断的性格，都需要那种在本身职责上肯动脑筋想办法的人。他们根据团体的精神，热情地献身于普遍发展儿童的事业，而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儿童的怪癖任性。

在这种谢利叶内，也和在其他任何谢利叶内一样，只有依靠共同的进步才能达到高度的发展。每个护士都在与自己的竞争者进行竞赛；每个护士都可以选择适合于自己一套办法的儿童，选择那些他认为其才能无论是在完全本能下或不完全本能下即刻会显示出来的儿童；而在选择儿童时，他所依据的就是幼儿所在的谢利叶宫内幼儿保育员们提供的材料。

护士职务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他们施加影响的这段时期正是教育事业中最关键的时期。如果儿童在最初的劳动中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那么，这便是儿童整个发育过程中继续进步的保证。他既然对十个劳动部门作出了贡献，很快便会对一百个劳动部门作出贡献，而且到了十五岁时，他差不多就能够熟悉他那个法郎吉和邻近各个法郎吉内的一切农业、工业、科学和艺术部门。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效果。

有这么一个儿童，尽管是某国王的儿子，但从三岁起就显示出对修理皮鞋这一行业的爱好，并且想参加修鞋工厂的工作。在协作制度下，修鞋匠和别人一样，都是有教养的。如果人们阻止他干这一行，如果借口修鞋这件事不能登哲学大雅之堂来压制他对修鞋这一行的强烈爱好，那末他就会愤怒地对待别的行业，对于别人想引导他去做的工作和学习将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如果使他有机会从引力指导他做的这一点开始，即从修鞋开始，那么便很快地会引导他希望弄懂制鞋、制革的知识，从而引导他试图在制革的各种不同过程中研究化学，然后引导他更希望通过某种饲养方法和某一类牧场所提供的优质兽皮方面来研究农艺学了。

由于在修鞋方面开始竞赛，他逐渐会熟稔一切劳动。从哪一点开始，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使他在青年时代就对自己的法郎吉中的一切劳动作业有了一般的认识，并对于使他熟悉这些作业

的一切谢利叶怀有感情就行了。

这种教育在文明制度下是不能受到的,因为在文明制度下,各种作业彼此毫无联系。学者们告诉我们:科学构成一条锁链,这条锁链的每一环节都与整体有关,而且是互相衔接的。但是他们忘记了,我们彼此分崩离析的社会关系在所有各种生产参加者之间散布不和,因而使每个人对别人的劳动漠不关心。而在法郎吉内,每个人由于同一切谢利叶的某些成员在美食、歌剧、农业等方面的串连,所以对一切谢利叶都是关心的。由此可见,科学的联系并不足以引导人们去进行各种科学研究,还必须加上工作上的联系、个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巧思角逐的联系,而这一切在文明制度下都无法实行。

还有若干关于幼童教育方面的种种细节,都归并到我即将论述的少儿教育中去谈。

## 第二十章　由男女辅导员负责的少儿特利巴的教育

现在我们来谈谈儿童谢利叶中最有趣的一级,即从四岁起就已经能够赚很多钱的这一级:我要强调这一优点,因为在文明制度下,这一点不管是在父亲身上还是在孩子身上都是最受重视的。

我们所谈的这类儿童,即三岁到四岁半的少儿,在法郎吉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是十六个和谐特利巴中的第一个特利巴。但是由于第一特利巴和第十六特利巴代表两头的年龄或者说是过渡年龄(即中间年龄),它们在好几个方面都是脱离常规的。譬如说,它们都没有不完全性格的副特利巴,其原因我已经作过说明。

区分完全性格与不完全性格是专职人员对所负责的少儿教育方面的主要目的:我把这种专职人员称之为男辅导员和女辅导员

并不十分恰当，因为一般辅导员是扼杀个性而代之以教条的那种人。和谐制度下的辅导员则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方设法、实实在在地发展个性，以便确定它在总序列中的地位，并使这种地位到四岁半时，即当儿童应该加入男小天使和女小天使队伍时变得非常明确。

辅导员还有第二个任务，那就是确定儿童的气质，并且象对待个性一样，让这种气质在八百一十个完整品格的气质或四百零五个不完整品格的气质的序列中占有它的地位。

如果儿童前一年在幼童级时，他们的劳动爱好或美食爱好受到约束的话，他们的个性和气质便弄不清楚了。幼童时代是这两方面的初步陶冶时期。幼童已经对各种不同的劳动部门表示出爱好，这便可以看到他希望干哪一行，他的本性使他倾向于哪方面的活动。在美食方面也是如此：儿童一脱离高班幼儿时期，到了三岁便在美食方面有了明显的嗜好，也就是在对膳食、炊事、从而对菜园、果园有了选择和偏爱。这类情欲在二十六至二十八个月的小幼童身上是不会显示出来的。可是，三十六个月的幼童在达到少儿级时，就已经充分地受到了培养。

在幼童中间要避免用明显不同的服装，如用裙子和长裤来区别两性，否则就会造成在每一种活动中妨碍显示才能和搞坏相互关系的情况。虽然每个劳动部门可能特别适合某一性别，如缝纫适合于妇女，耕田适合于男子，但是，自然界却要求两性混合，有时要求男女各半，而在某些作业中则要求四分之一。它要求在任何一种活动中至少有八分之一是由另一种性别去做。举个例子，管理酒窖是专门由男子干的工作，但酒窖谢利叶要有八分之一的妇女成员。她们参加酿造白葡萄酒、多泡沫的酒、未充分发酵的酒、甜酒以及妇女喜欢饮用的其他各种美酒的工作，是很适宜的。因

为这些妇女有些象学者毕吉斯克[①]的妻子那样的妇女，喜爱男人喝的酒，必要时甚至会把书呆子的藏书都卖掉，以便悄悄地偿清酒债。

在每一种作业中，由于这种男女混合，女性便对男性形成有益的竞赛。在一种活动中（如在医学和教学方面），如果完全排斥了某一性别，便会失去这种竞赛；而阻碍两岁到三岁的儿童这些本能的发展，实际上就等于把某一性别从这类事业中排斥出去。服装的差异会成为表现这种才能的障碍；因为那样一来，女孩便会与男孩分开；而在这种年龄上还是把他们混合在一起比较合适，因为这样可以使超性别的爱好——女孩身上的男性爱好、男孩身上的女性爱好，通过在每个工厂、每项工作中两性的混合一道而毫无阻碍地表现出来。

儿童到三岁时，即在他们转到男少儿特利巴和女少儿特利巴时，这些爱好往往就已经流露出来。原来在幼童中间两性混合在一起是合理的，但到了这时候就应开始区分性别。这种混合似乎违背第十种情欲以及计谋情欲所要求的两性竞赛的一般规律。对于这一点，必须指出的是：男幼童和女幼童（两岁到三岁）属于开始参加劳动或半参加劳动级，因为他们只是稍微接触到劳动，而少儿从三岁到四岁半，便完全过渡到参加劳动了。自然界要求在构成过渡的时期或中间时期中脱离一般的运动规律，因此植物或动物每一系的两端，都有被称为两可、混合或杂种的过渡产物，如木瓜、油桃、鳗鱼、蝙蝠等构成一般规则的例外，并成为一种联系的环节。

近代人正是由于不了解例外或过渡的理论，不了解中间性的理论，所以在对于自然的研究上处处遭到失败；现在他们已经开始觉察到这种错误了。

① 毕吉斯克（Pittiscus 1561—1613 年），德国数学家。——译注

辅导员具有和其他导师同样的目的，即借助于合理的诱饵把儿童的全部才能都引向生产劳动和正当学习上。

在引向劳动的诱饵方面来说，谢利叶或三个部类永远是最重要的动力。例如问题涉及少儿、小天使或其他时，总是应该把他们按三个级别——年长的、中等的和幼小的加以区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区别或以年龄来分，或以性格来分，甚至可以应用到幼儿和小娃娃身上。组成谢利叶愈多，结构便愈容易。分作四个部类的谢利叶比分作三个部类的谢利叶并不逊色。

首先要把这种级别序列应用于导师方面，以便为幼儿组成四种谢利叶：男护士和女护士，男辅导员和女辅导员。其中任何一类导师并不是对一切性格都能发生影响的。每个导师只照管那些在明显的情欲上或在劳动爱好上与他相适合的一类儿童。每个导师都根据他自己的好感去挑选他所要领导的儿童；任何一个导师都不必象在文明制度下那样，必须负责管教一大群胡乱挑来的儿童。就儿童方面来说，他们也同样要选择与自己性情相投的导师，因为在教育中，也象在一切领域中一样，必须建立互相吸引的体制。如果在这里仍然保持文明制度下的那种混乱现象，这种体制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我不来论述辅导员为区别性格和气质所采取的方法。这个教育部门在初期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况且，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先提供全部性格的知识。

在试验性法郎吉内没有懂得这一行的负责人员。法郎吉并没有那种善于识别儿童天赋的人，能使儿童的爱好自然流露出来，它有的只是在思想上已经被道德引入歧途的人，他们只会鼓励儿童压制引力，鄙视浮财，不断与自己的情欲进行斗争等等。这种目前被称作合理学说的幻想，在必须激发儿童从两岁起就能精确地发

展情欲的制度下是不容许存在的。因为当儿童在选择工作和食物方面还没有明显的和内在的爱好时，既无法识别他的气质，也无法识别他的性格。

男护士和女护士的职责就是使少儿和幼童的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因为有许多劳动是幼儿力所不及的，在这方面就无法试一试他是否爱好。有些劳动部门，他只有到十岁才能参加；另一些劳动部门只有到十五岁才能参加。在他达到小天使的年龄（到了这个年龄，竞赛本身就能带动他）以前，就必须对他的才能采取人为的发掘方法。这个题目使得我们要来谈一谈**和谐玩具**，即在幼童和少儿学习时所采用的劳动诱导方式。现在试举一例来介绍这种玩具的运用。

尼苏和艾丽雅勒都快三岁了，他们两个都迫不及待地希望被批准参加少儿特利巴，因为少儿们穿着漂亮衣裳、戴着漂亮帽缨，而且在大检阅时即使不亲自出场也会保持他们的席位。要被批准参加少儿特利巴，必须提供熟悉各种劳动的证明文件，而且要在其中热情地工作。

这两个幼童年龄还小，参加菜园工作不够格。但是，有一天清早，护士伊拉利翁把他俩领到菜园，园子里有一大队少儿和小天使，刚收过蔬菜，正在往十二部用狗拉的小车上装菜。队伍里有尼苏和艾丽雅勒的两个朋友，他们过去都是幼童，不久前才被接受到少儿队中来。

尼苏和艾丽雅勒想跟少儿们一道动手干，可是他俩遭到了拒绝。少儿们告诉他俩，说他们什么也不会做，并让他们一个驾狗，另一个把几个小萝卜扎成小捆，这样来试试他们。他们当然完不成所交给的任务，少儿们便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撵走，因为儿童对工作的完善方面彼此要求是很严格的。他们的做法与父亲一辈的做

法相反。父辈们只晓得借口孩子年纪太小，对笨拙的儿童一味讨好。

被撵走的尼苏和艾丽雅勒十分悲伤地回到护士伊拉利翁那里。伊拉利翁答应他们，如果他们肯练习驾驶的话，三天之后，就会被接纳。随后，一队由精美的小车组成的漂亮队伍过去了：小天使和少儿们在做完工作后，系上腰带，戴上羽毛帽缨，围着旗帜唱起颂歌，就打着鼓吹着号走了。

遭到这个出色的团体所拒绝的尼苏和艾丽雅勒哭哭啼啼地登上护士的双轮带篷马车。他们一回去，伊拉利翁就领他们到和谐玩具店去，给他们一只木狗，教他们把它套在小车上，然后，又给他们拿来一筐硬纸片做的小红萝卜和葱头，教他们扎成小捆，并建议他们第二天再来上课，他鼓励他们要为他们所遭受的羞辱雪耻，并要他们对自己很快就会被接受加入少儿特利巴这一点增强信心。

伊拉利翁在同这两个幼儿值了两小时的班之后，便把他们带到另外一队，交给了另外的护士。

第二天，这两个幼儿就赶忙再去看护士伊拉利翁，跟他一道温习昨天的功课。经过三天这样的作业之后，他把他们领到收菜小组。他们在那里露了一手，表现出自己能行，并被允许加入新申请者一级。在早晨八点钟回来时，他们就荣幸地被邀请去同少儿们一道共进早餐。

由此可见，经常接触儿童集体会引导这两个幼儿努力为善，而在文明制度下，他们追随年长的儿童只是为了跟他们一起去干坏事，去打碎、破坏和糟蹋东西。

这里我们要指出对玩具卓有成效的利用。现在如果给儿童一个小车和小鼓，他当天就会把它们打成碎片，并且在任何场合下都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法郎吉将供给儿童所有这些大小不同的

玩具，但是，这些玩具都将用在学习的需要上。如果他拿起一面鼓，那是为了要争取被批准参加在舞蹈中已经露过头角的少儿鼓手队。我也同样可以证明，女性的玩具如洋娃娃等，在女孩子方面也应该象小车、小鼓在男孩子方面一样加以利用。

评论家们会说：用十二部装菜小车所作的服务，不如用一部大车拉菜服务来得经济。这一点我懂得。但是，为了为数不多的一点节约会使儿童失去从小就学会熟练地干农活（如装载、驾驶和运输）的好处，其次还会丧失通过这些小型服务来培养儿童对他们所从事的那份农活学会动脑筋的好处。这些微不足道的服务会渐渐唤起他们对整个农业的热烈爱好。如果忽视劳动引力的播种作用，忽视使才能开花结果的手段，便变成一种完全虚假的节约。这种节约和缩减工资的竞争一样，同样是具有破坏性的。缩减工资的竞争会使工人为了彼此争夺工作而在政治上互相残杀，结果落到两败俱伤的地步。

刺激力在文明制度下不可能获得什么价值，而在协作制度下却是一种决定性的东西，这就是可以促使某些儿童早熟。在所有各种类型的儿童中都有在智力和体力上发育很早的儿童。我看到过这样一个儿童，他在十八个月时无论智力和体力都已经赶上三岁的儿童了。这些早熟儿提前升级，成为他们所离开的那个团体中同年龄的儿童们羡慕和竞赛的对象。文明制度不能够象和谐制度这样，在体力和智力方面利用这种早熟来取得竞赛的手段。儿童的提前升级对于他所离开的少儿特利巴中最有能力的孩子会产生强烈的印象，——他们将加倍努力，向他看齐，早日申请升级考试；这股冲劲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会传给下面低班的孩子。教育本身也就是靠所有这些细小的动力来进行的，而文明制度却不能够对这些细小的动力加以任何利用；因为在情欲谢利叶之外，劳动

也好，学习也好，都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只有协作制度才能在所有各种劳动部门、按不同级别给儿童们提供一套对幼年儿童具有吸引力的设备，即一套适用于七个集体——幼童、少儿、小天使、六翼天使、小班生、大班生和青年——大小不同的四轮运输车、铁锹和别的工具。但是，锋利的工具，如斧子、刨子则不供给幼童和少儿使用。

主要就是通过应用这种循序上升的方法来从盲目摹拟性或在儿童身上占支配地位的强烈摹仿癖好中得到好处；并为加强这种诱饵把各种工具进一步划分成更细的序列。幼童所运用的某种工具分别适合于大班幼童、中班幼童和小班幼童这三类孩子的三种不同规格。这一点是那些主持试验性法郎吉筹备工作的人所必须注意的。

在劳动等级方面也同样要采用这种序列。劳动等级有各种不同的水平：预科生、一年级新生、中学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和各类军官。

在任何工作中，即使只是装装火柴，都要建立这种级别和识别标志的序列，使儿童能够按照功过来升降。

和谐制度下的儿童也具有和文明制度下的父辈们一样的弱点，——爱虚名，爱有荣誉的称号，爱佩带勋章等等。两三岁的大班幼童至少已经有了二十种荣誉称号和勋章，例如：

火柴小组的硕士，

剥豌豆小组的学士，

木樨草小组的一年级新生，等等，等等，

以及标志所有这些职务的饰物。

授与各种等级的仪式是通过大检阅来进行的，场面很豪华。

想取得这些荣誉称号，以及希望被允许加入每个队的小班、中

班和大班的急不可待的愿望，是对儿童的一种巨大的刺激力。因为这种年龄还很少为谋求利益而动心，也一点没有被爱情所引诱，他完全醉心于追求小小的一点虚荣：每个儿童都殷切地期望从某一个特利巴升到另一个特利巴，从某一级升到另一级。如果不是有考试和学位论文的严格限制的话，他总是急于想超过自己的年龄而升上去。任何一个特利巴都应该让那些希望作它的成员的儿童来自行选择。因为，儿童参加这个或那个劳动小组，反正都是一样的。他只要在某几个接纳他的小组中显示出自己的能力，从而证实他的技能和学识合格就行了。这种鉴定是以考试为基础的，任何袒护都不能使他通过这种鉴定，因为必须在试验性作业中显示一下身手。既然各儿童小组都很自豪，那么，任何一个小组都不会接受那些在与邻近的法郎吉竞赛时会使本小组丢脸的申请者来作自己的成员。

我举一个争取接受加入小天使队的四岁半女幼童为例。她大致要通过以下各种考试：

1. 歌剧中的音乐和舞蹈表演。

2. 在半小时内洗净一百二十个碟子，一个不许打破。

3. 在规定时间内削出五十公斤苹果，没有一片超过规定的分量。

4. 在规定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拣出一定数量的大米或其他谷粒。

5. 表演熟练而敏捷地生火和灭火技术。

此外，还要求她具有五个小组的硕士头衔、

七个小组的学士头衔、

九个小组的一年级新生头衔的证书。

当这位女申请者希望从某一队升到另一队时，必须进行她可

以自由选择的考试；对于从某一级升到另一级，例如从幼龄小天使升到中龄小天使，等等，则另有不同要求。

和谐制度下的教育不屑于利用象在文明制度下发给儿童、有时还发给父亲的那种奖金；和谐制度下的教育只利用崇高的动力，这种动力要比象在波拿巴统治下颁发十年奖金①时所看到的那种往往是基于好感而授与奖金的动力更加来得公正。这种教育在发挥荣誉和利益的作用，即迅速升级的荣誉和在几个谢利叶内获得收入利益的作用（参看第十九章，对早期儿童时代的刺激力一览表；我还要把对后期儿童时代以及其他许多刺激力加以叙述）。

九岁之前，体力方面的考查比精神方面的考查来得多。九岁之后，精神方面的考查则比体力方面的考查来得多，因为这时体力方面业已定形。

在早期儿童时代，首先力求达到身体机能的全面运用和各种器官的同时发展。如果男少儿或女少儿申请转入小天使级，那么对他们的要求是：除了进行上面指出的五种工作的考查并缴纳证明书外，还要在身体的各个部分的全面灵活性方面进行其他考查，例如下列七种练习：

1．左手和左臂；　2．右手和右臂；

3．左脚和左腿；　4．右脚和右腿；

5．双手和单臂；　6．双脚和单腿；

7．四肢之一。

然后是智力试验，根据他们年龄的特点，这种试验将只涉及上帝对社会管理的唯一能力和人类理性的无能，因为人类理性的种种规律只会产生野蛮和文明、欺骗和压迫。

① 拿破仑一世统治时代，曾对科学、技术领域中取得优异成绩的人颁发过奖金。——译注

从小天使升入六翼天使，无论在体力方面(在比以前更复杂的锻炼上)或在智力方面（在六岁年龄力所能及的课题上）都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如果说，对幼儿的要求大部分或全部都是体力方面的考试，那么，这是为了适应这种年龄的刺激力，因为这种年龄完全处在体力领域内。在和谐制度下，只力求促进引力，所关心的是如何有利于发扬个性，正如文明制度所关心的是力图如何压制这种个性一样。

因为教育工作将在男青年和女青年两队中结束，所以在他们转入男青年和女青年两队时便不再进行考试；但是，在所有各队和儿童时代所有各级中都还要按级继续进行各种考试。这种考试是激发儿童热爱学习的一种动力，因为儿童总是迫不可待地力求步步高升，而以受到任何挫折为耻。

各队和各个特利巴，甚至最年轻的队和特利巴，都完全充满了自尊心，决不收容拙劣的考生。劣者通过逐月参加考试，连遭失败。儿童在这方面都是极严格的鉴定人。被拒之门外的耻辱，对于那些已经超过了申请加入特利巴年龄的儿童来说是非常敏感的。经过六个月的延期和接连考试之后，如果仍然不够条件便被安排到不完全性格的队中去。父母既无法对他们的低能抱什么幻想，也无法象现在这样称赞痴呆的孩子可爱。只要父亲的溺爱行为没有克服掉，竞争心便从根本上被扼杀了。

被划分到不完全性格中，虽然不值得庆幸，却也并不是令人感到受了侮辱的事，因为这一类型中包括许多在感受能力方面有缺陷的人，但是他们也充满了智力上的长处。这一类人中还包括若干极有价值的中性人物，他们集两种性格于一身。

不过，要进入由完全性格的人组成的人数极其众多的集团是困难的，所以智力低下的儿童很容易被列入不完全性格之中。在

这里，一个人的真正弱点在模棱两可作用下便被掩盖住了。

况且，当儿童转到高级特利巴的不完全性格队时，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实际的进步。只要表现出必要的才干，他也可以转入这个特利巴的完全性格的队。

某些人可以在不完全性格的队中度过自己的一生，他们不会因此而不如别人幸福，也不会被人瞧不起，因为在这一类人中间，我曾说过，也有一些极有价值的人。何况，大家都知道，有的性格在青年时代表现得不好，但将来会有所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崇高品质的人。

归根到底，在不完全性格中也象在完全性格中一样，多种劳动引力的手段(参看关于对初期童年时代的这些手段)还保持其全部影响。仅仅是从预科生升到某小组一年级新生、从一年级新生升到中学毕业生的这种愿望，就足以鼓励年轻儿童去参加工厂、菜园、畜圈和其他活动。激发他去进行竞赛，这比降低他的热情，和由于他没有能力而安慰他还要容易，因为儿童为自己没有能力而深感痛苦，他是会努力加以提高的。怎么能把这些儿童跟那些被称作可爱的、到了四岁还没有别的本事、只会破坏和糟蹋东西、厌恶劳动、而且只有用鞭子和道德才能够使他们爱好劳动的、文明制度下的儿童相提并论呢?

因此，他们的命运是这样难以忍受，大家一心只想到休息——这在和谐制度下的儿童看来实在是可笑的事：因为这些儿童把跑遍各个工场、开会精心研究劳动看作消遣。在试验性法郎吉内令人赞赏的奇迹之一就是儿童们工作的场面。他们任何时候都不愿休息，总是刚做完一件工作又扑向另一件工作；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小天使队在集会场所中讨论第二天的什么工作，少儿们从这些小天使队得到鼓舞；因为他们还不参加集会场所的活动，也不领导任

何工作。

让和谐制度下的儿童享受充分的自由并不是放纵他们胡作非为；要是允许儿童去摸装上子弹的手枪那就太可笑了。和谐制度下的人不会滥用自由这一名词，他们不象文明制度下的人那样，借口自由去为商人的一切可以想象的欺诈行为作辩护。

当他们从某一队升入另一队、从某一级升入另一级的时候，才逐渐允许他们使用射击武器、小马和切削工具。这也是竞赛手段之一，使用这种手段是为了鼓励儿童去劳动、去学习，而从来不强迫他们。

在试验性法郎吉内还看不到这种全面展开的竞赛，因为试验性法郎吉还缺乏种种外部相互关系所引起的一切动力来在儿童中间激起自尊心和竞赛。这种法郎吉的儿童还缺少从十二、三岁起就具有在检阅时指挥一万名士兵的那种高尚品格的前景。但是，从他们一开始获得极其辉煌的成果，就足以使人认识到，新的制度一旦得到一切资源的保证，以及通过总的组织上升到完善的结构时，将会提供出什么样的结果。

在少儿和少女教育中还有一个部门我没有能够加以讨论——即如何确定儿童的性格和气质，这就是说在八百一十个完全性格和四百零五个混合性格和超出普通水平之上的性格这个序列中确定一个儿童属于哪一档的这种本领。这是一个超出目前认识范围之外的讨论。我不得不避而不谈，而现在提出这一点来只是为了指出受委托担任这种科学任务的男、女辅导员的作用的高度重要性。

自然界把这样重要的任务给予女辅导员，必然使她们对于在教育事业中的次要作用，即对于摇篮中的婴儿的照料发生反感，这件事难道值得奇怪吗？如果她们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给

小孩子熬稀饭、擦锅洗碗、缝补衣裳上，以求不愧为贤德之妇，那末，她们又怎么能有时间来从事发掘性格和劳动爱好、把气质分类，以及进行所有这一切工作所需要的极其细致的钻研呢？所以，被指定从事这些高尚任务的妇女必然会卑视各种家务琐事，而在文明制度下，她们找不到工作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便沉缅于娱乐、舞会、看戏和谈情说爱之中，以便填补贫乏的文明制度给富有性格的人所遗留下来的空虚，这是理所当然的。谴责她们堕落是完全不对的，这只应该归咎于文明制度。因为文明制度，在教育领域如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只是为那些喜欢委琐、奴颜婢膝、十足伪善的妇女开辟了生活的道路。装出一副母爱的样子，往往只是一种假仁假义，对于那些没有任何真正的美德和才能的妇女来说，这不过是美德的垫脚石而已。

第奥根[①]说：恋爱是懒人的事。过分的母爱也可以这样说。某些妇女照料孩子的这种美好热忱，只不过是由于无所事事、而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消磨时光而不得不做的事情而已。如果她们具有为了自身利益和荣誉而需要追求的二十种生产心计活动，那末，在保证幼儿得到良好教养的条件下，使她们摆脱照顾幼儿的事，她们一定会感到万分高兴。

和谐制度不会象我们现在一样，在医务和教育领域内排除妇女，使她们的活动仅仅局限于缝纫和烹饪琐事。和谐制度懂得，自然界平等地赋与两性从事科学和艺术的能力，只是分工有所不同。男子比较爱好科学，而女子比较爱好艺术，其大致比例是：

男子：2/3爱好科学，1/3爱好艺术。

妇女：2/3爱好艺术，1/3爱好科学。

男子：2/3爱好重农活，1/3爱好轻农活。

① 第奥根(Diogène 纪元前414—324年)，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妇女: 2/3爱好轻农活,1/3爱好重农活。

男子: 2/3爱好辅导员工作,1/3爱好护士工作。

妇女: 2/3爱好护士工作,1/3爱好辅导员工作。

那些粗暴地想从某一类工作中排除某一性别的哲学家，与安的列斯岛上的那些凶恶的殖民者倒很相似。安的列斯岛上的殖民者曾用种种苦刑使那些已经被野蛮教育弄傻了的黑人陷于畜牲状态,一面却硬说,这些黑人还未达到人类水平。哲学家们对于妇女的看法和殖民者对于黑人的见解一样不公正。

就爱好的倾向来说，和谐制度的教育在我们现在的教育尚未开始时，也就是说在儿童约四岁半时就已经完成了。从这种年龄起,儿童在转到小天使特利巴时,仅仅依靠引力和竞赛的作用就会不断上进。毫无疑义,在二十岁以前,他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但是,这时候,要求受教育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将自觉地在科学或劳动组合中从事学习。无须任何专职人员监督他们，也无须象领导少儿和幼童那样来领导他们。从五岁起，他们将会象我们现在二十五岁的人这样，只是本着自己的愿望去学习，并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这就是两种教育应当加以区别: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把科学和劳动分开的,而在协作制度下,科学和劳动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里,儿童将同时从事农业、工业、科学和艺术的活动。这种短期的、分段进行的方法，除了在情欲谢利叶之外,别处是无法推行的。

## 结 论

在就教育问题继续谈下去以前,我们必须指出:我们文明制度

的方法与自然界的要求是抵触的。自然界绝不希望妇女出于母爱一律爱好照料幼儿；它只希望八分之一的妇女做这件事，并且把这个不大的数目分到彼此各各不同的职位上，如保育员、护士和辅导员等等。这些职务彼此之间没有联系，而且每一职务还要细分为各种局部工作，不同的职司可以自由选择。

此外，自然界希望把性别和本能置于竞赛之列。上面所提出的三种集团的本能乃是极不相同的本能，但是它们在整个早期教育中共同组成两性的合作谢利叶。

一个人从幼年时代起就与简单的自然界不适应。为了培养人，甚至从最小的时候开始（人并不是为摇篮而生）就需要一大套作用极不相同、但形成序列的配备。卢梭曾反对过那种把儿童捆绑起来的监狱，不过，他却没有能根据这种方法，想出有弹性的席垫、安排得当的照料和种种必要的娱乐这套作息制度。哲学家们只会用空洞无物的高论去对抗恶，却不善于开辟通向善的途径：要知道善的途径离开简单的本性很远，只有通过复杂的方法才能产生。

我们越是进一步研究和谐制度的教育，便越是能认识到道德与本性这种矛盾。现在，在这里重述一下从儿童时代初期教育中所摘出的若干细节，我想是适宜的。

道德要求把幼儿的教育体系建筑在最小的家庭圈子上，建筑在夫妻关系上。自然界则要求把按照小组、小组谢利叶和谢利叶法郎吉这三级划分的最大的家庭团体作为这种教育的基础。除了这种广大的团体外，既不可能形成职务和公职人员这两种等级序列（它们都以竞赛方式在等级的每一级上发挥作用），也不可能使儿童的性格和气质得到满足，因为性格和气质需要这些大厅和与这两个序列有关的服务，而这种服务除了劳动谢利叶法郎吉之外，

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在家庭中，儿童竟苦闷得整日整夜地啼哭，可是，无论他本人或他的父母都猜不透他需要什么娱乐，——他所需要的娱乐只有在谢利叶幼儿宫中才能找到。

道德要求：在小家庭中，婴儿不停的啼哭吵得父亲不能安睡和工作，做父亲的还不得不引以为乐。自然界则相反，它要求无论穷人和富人都能摆脱这种折磨人的闹声，恢复自己应有的尊严，把这个祸根打发得远远的，把儿童都安置在合乎健康和愉快的条件下生活，按照协作方法，使双亲和儿童的休息都能得到保证；可是这三种人现在却备受文明制度下所谓甜蜜的小家庭的折磨。人们既没有单独的房间来安置婴儿，又没有钱来满足婴儿的需要，于是这种小家庭对他们来说，就成了真正的地狱。

道德要求母亲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这一点对占妇女总数八分之七的贫苦妇女来说，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规定：她们根本没有能力雇乳母，自己倒反而去给别人的孩子喂奶。至于谈到在数量上占八分之一的富裕的母亲们，则应禁止她们做这件事，因为她们实在是杀害儿童的凶手。她们由于无所事事，便无微不至地培养儿童千百种有害的怪癖，而这些怪癖便是慢性毒药，它们戕害大多数富家儿童。

人们常常会感到奇怪，死亡为什么老是夺去有钱人家独生儿子的生命，却饶恕茅屋中没有面包吃的穷人家的孩子。这些乡村的婴儿的健康在他们的母亲的贫苦中得到了保障，因为他们的母亲要下地工作，没有时间迁就他们的怪癖，尤其是不象高楼大厦中的阔太太们那样，培养他们这种怪癖。因此，卢梭认为要是号召母亲们具有温柔道德的温柔感情，便会产生妇女阶层的喂奶风尚，不过这些太太应该除外。因为在富有阶级中间，她们不是缺乏必要的健康，就是缺乏冷静而通情达理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对母亲

和儿童来说，乃是防止沾染邪恶的手段。

道德禁止父亲溺爱儿童。在和谐制度下，恰恰相反，这却是留给父亲的唯一工作。因为他的孩子在他所参加的小组里所受的批评和责备已经够多了，如果孩子很小，那么还会受到在幼年谢利叶宫中照料他们的保育员的批评与责备。

道德要求父亲是儿童的天然导师；可是自然界要使父亲免除这份关心，而把这份关心留给了护士和辅导员，留给了在本能和协作精神方面适宜做这种工作的人。

道德要求在儿童周围安排六、七个如祖母和姑母、姊妹和堂姊妹、女邻居和教母等人，以便培养儿童的有害健康的怪癖，并用法国音乐来损害他的听觉。自然界则要求连这套配备的二十分之一也不需要，就可以在和幼儿的一切本能完全符合的谢利叶宫中愉快而健康地培育儿童。

道德要求儿童从小就养成卑视财富和尊重商人的习惯。自然界则恰恰相反，它要求儿童从幼年起就养成重视金钱并力求通过诚实的做法来获得钱财的习惯。可是，诚实在文明制度下是不能获得财富的，它与倒行逆施的商业行为或当前的作法水火不相容。

道德要求不给儿童任何精美的东西，特别是饮食方面，要求别人给他们什么，他们就不加选择地吃什么。自然界则要求人们按照美食标准供应他们，饮食力求精美。因为在和谐制度下，这种艺术已变成号召儿童热爱农业的直接手段。

由此可见，无疑地，即使设想道德有着善良的意图，它也在起着江湖医生的作用。江湖医生只会提供有害的劝告，只会在炫耀漂亮教条的情况下违背自然界的种种意向，杀害病人。但是，要说道德及其泰斗们具有善良的意图，是否正确呢？在对这个问题发

表意见以前，我们要继续分析这种科学与自然界的矛盾。在我们充分揭露它经久不断地违反常理之后，我们再来研究它的种种堪与无知比美的狡诈行为。

# 第六概述　中级、高级和混合级童年时代的教育本能和性别的竞赛

前言　我用了相当长的篇幅阐述了第一阶段或幼儿时代的教育，因为这是试验性法郎吉的强有力的方面，是试验性法郎吉能够立即大放异彩而且很少会遇到偏见阻挠的一点：偏见还没有纠缠住三四岁、以至五岁的儿童；他们比起九岁到十五岁的儿童来，还很少被道德所侵蚀，误入歧途的程度还比较浅，还很容易自由地发挥他们的天赋和估计他们引力的正确性。从五岁起，文明制度就开始用种种"正道"塞满他们的脑子以恶化他们的性格、特别是女孩子的性格。这样一来，试验性法郎吉就很难按类来分配性格，很难区别完全性格与不完全性格。从第一年起，就肯定不能顺利完成这件事。

现在我们接下去谈谈教育的第二、第三和第四阶段：

第二阶段即中级童年时代，其中包括两个部——小天使特利巴和六翼天使特利巴，年龄从四岁半到九岁。

第三阶段即高级童年时代，其中包括两个特利巴——初中特利巴和高中特利巴，年龄从九岁到十五岁半。

第四阶段即混合童年时代，包括一个男青年特利巴和一个女青年特利巴，年龄从十五岁半到十九岁半或二十岁。

年龄的界限起点是比较低的。此外，它们对于两种性别来说并不一样。

我将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合并在一起研究，因为支配它们

的体系具有同一基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阶段应该更有效地发展体力，而在第三阶段则是更有效地发展智力。

只是在第四阶段，教育体系才应该有所改变，因为其中搀杂了爱情。所以应该把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合并起来研究，而对第四阶段则单独加以研究。

为了对这个题目好好地研究一下，需要的不是四章，而至少是二十章。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甚至无法作一概述，而只能作一般的叙述，对内容稍加概括。我将时时请读者参看有关和谐制度下的童年时代第二、第三和第四阶段教育详细情节的论文。

我们看到，道德曾忽略了属于这三个阶段的行为的一切原理，并按照自己的习惯把自然界想用来创造美德的一切动力都归入恶习之列。

为了确定产生劳动奇迹和美德奇迹的各种本能和性别的斗争，整个高级童年时代和混合童年时代——初中生、高中生、六翼天使和小天使这四个特利巴，要按照本能划分为两个集团，即：

专门从事与感官或自尊心相抵触的工作的儿童队；

专门从事集体奢华事务的小卫队。

这两个团体，由于它们的对立性，将有效地运用那曾被道德家妄图对每个性别都加以压制的种种本能——男孩子爱好肮脏，女孩子爱好打扮。

协作教育把这两种嗜好对立起来，通过不同的途径使两种性别达到同一个目的：

儿童队通过善以达到美；

小卫队通过美以达到善。

这种方法使儿童享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享有在目前制度下他们享受不到的自由。因为在目前制度下，人们总是要强制他们采

取同一种习俗体系。协作制度给他们开辟了两条明显对立的途径，这就有利于相反癖性——爱好打扮和爱好肮脏——的发展。

在儿童中间，我们发现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男孩是爱肮脏的：他们爱在泥泞中打滚，爱玩脏东西；他们还爱争吵，态度倔强，爱说下流话，惯会使用激烈口气和说粗话，爱吵吵嚷嚷，不怕冒险，不怕风狂雨暴等等，还有为了图一时快活而不惜破坏东西。

这些儿童可加入儿童队。儿童队的作业是：本着大无畏的精神把任何令人厌恶的、贬低工人阶级的工作，作为一件光荣的事业来完成。这个团体跟和谐制度下精致的文化程度比较起来，是一支半野蛮的队伍，但这只是就举止而言，而不是就感情而言，因为这个队伍具有最热烈的爱国主义。

其余三分之一爱好文雅态度和安静的作业的男孩，便加入小卫队。相反地，有三分之一的女孩具有男孩的癖性，而被称作“小男孩”的，喜欢加入禁止她们参加的男孩子的游戏。这三分之一的女孩便加入儿童队。这样一来，两个团体的成分是：

儿童队——2/3 的男孩，1/3 的女孩。

小卫队——2/3 的女孩，1/3 的男孩。

这两个团体中的每一个都将分作三类，这三类都必须加以命名。对于儿童队将采用三个具有平民精神的名称，而对于小卫队则将采用三个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名称，以便在一切方面都使这两个团体形成对照。这两个团体是劳动引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杠杆。

## 第二十一章　关于儿童队

我们首先来分析他们的职权和他们的公民美德。这些美德愈

是伟大,便使人愈有兴趣去探讨:引力究竟依靠什么动力,才能够达到这么崇高的境界。不管文明世界如何爱好道德和慈善的空谈,但是实际上,它对这一境界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儿童队在为劳动统一体服务中居于神军的地位:作为神军,不管在哪里,只要统一体处在危险的境地,他们就应该首先站在崩坍的地方;在第五编中将会看到,为了支持统一,他们必须去掌管由于其性质过分令人厌恶而势必要恢复雇佣工人和受人轻视的阶级的那些劳动部门。

他们在进行这些工作时,将分为三队:第一队专干脏活,如掏阴沟,清除垃圾,在屠宰场洗制猪下水,等等;第二队专干危险工作,如搜捕爬虫和干些需要灵巧性的作业;第三队参加上述的两类工作。必须让这个由男女初中生和高中生所组成的队伍都骑上小马。

在他们掌管的事务中,有一项是每天要对大道的路面进行维护。和谐制度将来之所以能在全球遍布比我们现在的花间小径还要豪华的、长满花草的林荫大道,正应该归功于儿童队的自尊心。

如果某一条邮路受到一点损坏,便立刻发出警报,儿童队就出发进行抢修;并且树起表示发生事故的小旗子,以免任何旅客发觉时会谴责这个法郎吉,说它的儿童队不好。如果大路附近发现成群的青虫或听到癞蛤蟆的阁阁叫声,法郎吉也同样要受到谴责。这种可耻的现象会引起人们对这个法郎吉的轻视,并且还会使它的股票跌价。

尽管儿童队的工作最苦,缺乏直接引力,在所有谢利叶中报酬却最少。如果在协作社制度下不取任何份额是荣耀的事,那他们便会分文不取。他们只领最少的份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每一个成员在其他作业中都能赚得头等份额。不过,作为一个博爱的友

好团体，他们的宗旨就是尽可能无偿地进行自我牺牲的服务。

为使这种献身精神增加光采，人们让儿童队有可能（虽然这个组织是由未成年的儿童所组成）从九岁起牺牲八分之一的财产来为上帝或统一服务——这两个词涵义相同，因为统一或和谐都是上帝的目的。因此，拥有八万法郎财产的儿童，通常只有到成年时才能处理这些财产；但是，如果他是儿童队的成员，从九岁起就有权从中提出一万法郎存入儿童队的金库，而富有的儿童，尽管他们提供很大一笔款项（这笔款项要是在文明制度下会成为被光荣接受的保证），也还是不容易获得这种优待的。

在分配收入的会议上，所有的儿童队都让人把自己的现款带来，如果某个谢利叶抱怨亏空了一、两百路易的款项，那么，儿童队领导人便拿出盛有两百路易的一个筐子，放在这个谢利叶负责人的面前，这个谢利叶就必须接受。如果拒绝接受，那便是侮辱舆论，因为舆论早有规定，神军为了支持统一，为了纠正人们由于判断而犯的错误，有权牺牲自己的财富。对那个谢利叶来说，这是一种耻辱，是一个警告，要它在下年度更好地组织，更好地把它的成员的性格和竞争安排妥当。这样一来，在分配会议上便不致引起足以使统一事业发生困难的任何争执。一个法郎吉，要是在这紧要关头，在分配的日子里意见不和，会被认作是性格序列紊乱的法郎吉而失去舆论的尊敬：它的股票会因此跌价。必须赶快摆脱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在和谐制度下面，如果在情欲方面发生纠纷，物质方面或经济上就要受到威胁，这跟物质方面不能满足，情欲方面便会受到威胁一样。

既然儿童队是一切公民美德的发源地，它们就应该把基督教所推重的忘我精神和哲学所推重的卑视财富都用来造福社会；他们应该把文明制度下所梦想和摹拟的种种美德结合起来并在实践

中加以应用。社会荣誉的保持者，应该砸烂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蛇怪的头，应该扫除田野中的害虫，同时，还应该扫除社会上比毒蛇还要恶毒的害虫；他们要靠自己的财富来制止足以破坏和谐一致的由贪婪而引起的各种冲突；他们要用自己所干的脏活来压服那种贬低劳动阶级、借以恢复等级观点、破坏共同友谊和阻碍阶级融合的傲慢心理；阶级融合是协作结构的基础之一，因为协作结构的基础就是：

劳动引力，均衡分配；

阶级融合，人口平衡。

某些人仿佛认为，为了使儿童创造美德的奇迹，必须采取超自然的手段，如同我们现在的寺院所做的那样。寺院通过极其严峻的入教考验的方法来使新入教者养成忘我精神，而儿童队则按照完全相反的方式，它只采用令人愉快的诱饵。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美德的动力。这种美德有四种，都是道德所反对的，即：爱干脏活的嗜好、自豪感、不畏讥笑的心理和爱抗命的癖性。儿童队正是沉浸于这些所谓恶习之中才实现了一切美德。我们试举一个例证来对此加以考察。

我曾经说过，引力的理论应该只利用上帝赋与我们的情欲，丝毫不容改变。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我曾指出从幼年时代的某些引力表现出来的天性是合理的，尽管这些表现在我们现在看来都是恶习，如好奇心和无恒心就是如此：它们的目的是吸引儿童参加众多的谢利叶宫，在那里施展他们的才干：爱与比他们年长的大孩子交往的癖性；在和谐制度下，他们正应该从这种人那里获得爱好劳动的动力（上升的友爱品格）；不服从父亲和导师的教导：他们都不应教育他，他的教育应该通过小组的运用心机的竞争方法来进行。由此可见，在早期的儿童时代如同在后期的儿童时代一样，只

要对情欲谢利叶加以运用，青年人的一切动力便都是很好的东西。

并不是从第一天起就要叫儿童队参加种种令人嫌恶的工作，但必须把它逐渐引向这种工作。首先要以社会地位的优越性来激发其自豪感。当局的任何代表，甚至君王们都应该首先对儿童队表示敬意。他们拥有小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骑兵队；任何一支产业大军没有儿童队都不能作战；他们在任何统一劳动中都有首开战功的特权；他们在指定开战的日子出发到军队中去；工程师编制工作计划，而儿童队则打着旗帜全线挺进，在军队的欢呼声中执行第一批勤务：他们在那里度过几天，在很多工作中都干得很出色。

他们比其余一切部队都拥有优先权，并且在任何早晨的作业中，指挥权总是落在某一个儿童队队长身上。如果军团驻扎在某个法郎吉（小室营房）中，那么，第二天早餐之后，就要准备进行检阅，也是由儿童队队长指挥。他象将军一样有自己的司令部，这是使儿童十分着迷的特权，也能参加军队：参加军队的权利只授予儿童队或从小卫队中选拔出来的人，但后者只有由儿童队保送，军队才会接受。

在寺院中，儿童队被安置在殿堂内，而在庆祝仪式上，它总是占据尊荣的席位。

这些特殊待遇，其目的在于利用他们爱干脏活的癖性。需要利用没有什么价值的小小的虚荣心来激起他们对这些工作的热爱，使他们觉得干这一行光荣；因为这个缘故，就要鼓励他们的自豪感、不畏讥笑的心理和不驯服的癖性。

他们有自己的行话或秘密语言，以及自己的小炮兵队：他们还有自己的男女祭司，即从那些保持爱干脏活的嗜好、并由于这种服务而获得很多优先权的老人中间推选出来的伙伴。

就儿童队方面来说，应该遵循的方法是：要好好利用他们爱干

脏活的热情，但不要让它消磨在累人的工作上。为了丝毫也不磨灭这种热情，要愉快地、光荣地运用它，工作时间要短。例如：

有一件极肮脏的活计，那就要邻近四、五个法郎吉的儿童队集合起来；清晨四点三刻，他们进早餐；五点钟，唱过宗教赞歌，以及对被派去工作的各小组进行检阅之后，便敲钟、擂鼓、吹号，一时犬吠牛鸣，响彻云霄，于是儿童队宣告出发了。各个儿童队在自己的队长和祭司率领下高声欢呼着奔向前去，在给他们洒水的祭司面前通过。他们精神抖擞地奔赴工作岗位，把这种工作作为虔诚的事业，作为对法郎吉的慈善行为和对上帝和统一的服务来加以完成。

工作一结束，他们便进行沐浴、更衣，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到花园和工场去游玩，一直到八点钟才回来，怀着胜利的心情吃早饭。这时候，每个儿童队都得到一个用橡树枝编成的花冠，他们把这个花冠缀在他们的旗帜上。吃过早饭，他们再骑上小马，各自回到自己所在的法郎吉去。

这些儿童队应该作为宗教团体而归入僧侣阶级。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衣服上都佩有宗教的徽章——十字架或其他标志。在推动他们从事劳动的力量中间，我们不应忽视宗教精神，这是激发儿童献身精神的一种十分强大的动力。

在他们被同伙情谊鼓舞着去从事过艰苦工作之后，培养他们在住宅、屠宰场、厨房、畜圈、洗衣房等方面干些普通脏活，便十分容易了。他们在法郎吉内就象在军队里一样，总是清晨三点钟一起床就立即投入工作。

他们掌握保护牲口的大权，他们监督屠宰场，不让一头牲畜受到折磨，而在宰杀时也尽量减少牲畜的痛苦。凡是虐待牲畜、禽鸟、鱼和昆虫的人，在工作中残忍地对待牲畜或在屠宰场折磨牲畜

的人，都将被告到儿童队的谘议会里去。不管他年龄多大，都会被作为一个在理性上低于儿童的人而受到儿童法庭的传审。因为在和谐制度下，人们认定的法则是：只有人们很好地饲弄牲口，牲口才能膘肥体壮。按照法国的习惯，凡是虐待这些不能有所反抗的生物的人，他本身比受他迫害的牲畜还要低下。

试验性法郎吉将不会拥有前面谈到过的一般关系的手段来激励自己的儿童队。但是，它可以靠某些适当的方法去接近目的，譬如说，严格区分儿童队与小卫队；举一个例，从服装方面来说，小卫队有骑士式和浪漫式的服装，以及时髦的检阅时穿的服饰，即所谓骑兵式的直线式服装；而儿童队则穿鞑靼式检阅服饰，即具有奇异装饰的曲线式服装，以及大致是一种半北非式、半匈牙利骠骑兵式短上衣和各各不同的颜色鲜艳的长裤。因此，儿童队仿佛是一丛丛五彩缤纷的郁金香：一百名骑士能展示出两百种艺术地交相辉映的色泽，——这对于美丽的法兰西来说，倒真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因为在法国这种差劲的商品中，尽管有所谓商业上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可是，从来都找不出四十种颜色，以便有系统地用互相对照的两种色泽来区别各个团队的特殊标志。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更详细的叙述。根据我所谈过的情形，已经可以预见到，具有道德对这种年龄所加以禁止的一切癖性的儿童集团，乃是一种动力，使道德家们所醉心的关于美德的一切空想变为现实：

第一、**温存的博爱**。如果肮脏使得某种劳动为人所不齿，那么，从事那种工作的谢利叶便会成为贱民阶级。这种贱民是富人不愿在工作上与之接触的下贱人。任何可能产生这种恶劣影响的作业都由于担任这种作业的儿童队而变得高尚起来，而且这样做，儿童队就是支持富有、中产和贫穷三个阶级的接近、统一或

融合。

第二、鄙视财富。儿童队并不鄙视财富，而是鄙视在使用财富上的利己主义；他们为了增加整个法郎吉的财富而牺牲自己的一部分财富；他们保持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因为财富是三个阶级普遍具有的劳动引力，它使得他们在一切工作中，甚至在留给儿童干的脏活上产生衷心的团结。富有的儿童也象贫穷的儿童一样，争着被接纳到儿童队；性格就是进行这种团体选择的决定因素。

第三、社会的善行。我们看到，儿童队在做这些好事时，便间接地带动大家在各种有利害关系的事业上都崇向美德（参看第五编）——这是一种反方向或慷慨行径的平衡分配，即富人们据以联合起来造福穷人，但在文明制度下，富人们却是勾结在一起掠夺穷人。

在以下各编中，我们将会深信，美德的一切胜利都是由于儿童队的优良组织而获得的。仅仅是他们的这种组织就能够在总的结构中形成对货币垄断的一种抗衡力量，以制伏这个世界上的暴君。货币在道德家心目中是一种可鄙的金属，但当把它用于支持经济的统一时，便变成极高尚的东西了。然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文明制度社会中，它却是实现这种统一的暗礁，因为在这一社会中，对于那些依靠财富就啥也不做的无用的人才赐之以正人君子的称号。他们这种正人君子的雅号倒也有理，因为既然在文明制度下的货币流通是以这群游手好闲者的随心所欲为基础的，那么，他们便真正是维持这种倒行逆施的流通和消费制度的正人君子了。

为了把上面关于儿童队的这一章作一总结，我们还要对推动他们的力量加以研究。关于这一点，只有在我叙述了他们的对立面或与他们对立的力量即小卫队之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我现在即将对它们加以简略说明，然后，还要阐述贞洁少女和贞洁少

年这两个团体，才能够说明童年时代各种不同的特利巴之间情欲平衡的体系。

我们不妨指出，在儿童队中间，任何一种情欲都不受压制；恰恰相反，要让他们主要的爱好(如爱干脏活便是其中一项)得到充分发扬。

如果我们的道德家研究了人的本性，他们便会承认大多数男孩子都有这种爱干脏活的癖性，便会象协作制度所做的那样，主张把这种癖性应用到有益的目的上。协作制度从这种嗜好中取得益处，以便组成戴奇乌斯[①]式的劳动团体来促进这种爱肮脏的习性。而温存的道德并不愿设法利用上帝赋予我们的这种情欲的手段，反而死命打击、压制这种习性。道德正是由于自己固执地拒绝研究本性，这才在教育问题上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动力——逐步上进心的驱使或各级团体的推动力，忽略了一切儿童所共同具有的情愿服从年龄稍长的儿童小组领导的强烈愿望。团体内的年龄次序是儿童所愿意承认的唯一导师；他高兴地接受这种督促。正因为如此，指定儿童服从这种纪律的自然界便使儿童成了抗拒父亲和教师的命令的人，因为自然界保留给父亲的教育权是以对方的主动请教为前提的。

## 第二十二章 关于小卫队

如果拿自然界大概是为儿童队安排好的这种对立物来与它对照，儿童队的活动和竞赛便会加倍有力。大多数男孩子都爱干脏活，不怕讥笑，而且行动粗鲁；与此相反，大多数女孩子则爱好打扮

① 戴奇乌斯(Décius)，古罗马人，出身平民，他和他的后裔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为了保证罗马人的胜利，都不惜作出牺牲。——译注

和文雅的风度。这就是表现得非常鲜明的竞争的萌芽；这种萌芽有待加以发展，使之应用在劳动上。

儿童队的美德及其公民献身精神愈显著，竞争集团为了在思想上和它较量而应该具有的长处也就愈多。小卫队是社会魅力的保持者——这一岗位不如儿童队作为社会协调的柱石的岗位来得荣耀，但是，照管集体的装饰和协调总体的奢华，在协作制度下是和其他劳动部门一样有价值的。小卫队参加这一类活动很有用处，他们把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装饰全乡作为自己的工作。

在和谐制度下，每个人在选择自己的服装方面是完全自由的，但在团体的会议上则必须着清一色的衣服：每个小组、每个谢利叶都可以就选择什么服装进行讨论，而且在物质上的装饰或是服装的选择和革新所进行的竞赛中，对玩偶的爱好也可加以利用，这就象我在谈到幼儿教育时所指出的利用对玩具的爱好一样。装饰玩偶和时装模特儿的任务，交给大部分女孩子所组成的小卫队去完成。她们经过品评研究之后，才对玩偶和时装模特儿进行选择。

小卫队的举止与儿童队完全不同，很讲究文雅和彬彬有礼，使男孩子都尊重女孩子。这倒是一种极其有益的习惯，因为可以使儿童对二十岁到三十岁人组成的特利巴的风流举止有个天真的想法。当儿童们看到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在由未届青春期年龄的儿童所组成的小卫队中占着支配地位，而这些小卫队成员在学校里大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时，儿童们就不会猜想这种风流举止的真正原因了。

男孩子在这里只占三分之一。小卫队里集中了对科学研究很早就显露出卓越才能的、象巴斯加尔[1]那样早熟的青年学者，以及

---

① 巴斯加尔（B.Pascal 1623—1662年），法国十七世纪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译注

从幼年起就具有温柔感情的女性型的男孩子。

他们起床时间比较迟，不如儿童队积极，要到清晨四点钟才去工厂。他们没有必要早到那里，因为他们很难得去照料大牲畜，只是专门照料难于饲养但颇易驯服的动物，如信鸽、各种飞禽、协合劳动的海狸，还有斑马等。

他们拥有保护植物的大权。凡是攀折树枝的人、不到时候就采摘花果的人、随便践踏植物的人，都要被带到小卫队的参议院去。参议院类似儿童队在保护动物方面的谘议院，它将根据刑律进行审理。

他们还担负着全乡的精神装饰和物质装饰的任务，履行法兰西学院和意大利语言改革院[1]的职责，对不合规范的语言和不正确的发音加以审查。小卫队中的每个骑士都有权象雅典女商贩那样，对西奥佛拉斯塔斯[2]用词不当加以嘲笑。小卫队的参议院甚至有权对于父辈的文字进行检查。它把每个协作社成员所犯的语法和发音上的错误都开出一张清单，然后由小卫队办公厅把这张清单交给本人，建议他改正。

他们是否受过足够的教育来进行如此艰巨的评判工作呢？当然受过。不过我现在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它属于有关教育的一章。

他们被儿童队所树立的美德和公民献身精神的伟大范例所鼓舞，心里充满在自己的职掌范围以内向他们看齐的愿望。一个有钱的女骑士在自己青年时期加入骑兵队时（九岁）要以某种装饰品作为礼物赠送给自己的分队。如果她的资财容许的话，要向整

---

① 意大利文：della crusca。

② 西奥佛拉斯塔斯（Théophraste 大约是纪元前 372—287 时人），希腊哲学家，继阿里士多德之后任书院院长。——译注

个骑兵连赠送礼物。如果人们怀疑她抱有浸透文明制度精神的利己主义,她便会受人鄙视:因为这种利己主义会引导妇女鄙视自己的性别,对自己的不幸、对自己的被奴役和被剥夺反而感到高兴;她之所以珍视某种小装饰品只是因为自己贫苦的邻居妇女没有这种装饰品而已。小卫队认为自己具有与文明制度的妇女完全相反的风尚是一种光荣,而且,她们喜爱装束只是为了使其成为普遍友爱和全县装饰的推动力量,成为鼓励人们劳动和表现集团慷慨大方的杠杆。

为了表现这种慷慨,必须在小卫队内建立集团库房。如果说儿童队必须用它们八分之一的财产来为博爱服务,那么,小卫队也完全可以动用它们十六分之一的财产,必要时还要动用由它们股票的贴水所获得的收入。儿童们通常都把这种贴水积累起来,因为他们赚到的工资永远是超过开支并有赢余。

小卫队聘请获得柯里巴神男祭司和柯里巴神女祭司称号的成年同事为自己的助手——这种柯里巴神男女祭司与儿童队的德洛伊德男女祭司正好对立。在他们游客的盟友方面,即在献身于艺术的大男游侠骑士和大女游侠骑士团方面,也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儿童队还把从事公共工程的男女猎奇者作为自己的游客的盟友。

自然界在分配性格时,安排好了强烈的或鲜艳的色彩与温柔的或和平的色彩的基本划分,——一切创造物都有这种区别:就颜色来说,由深色到浅色;就音乐来说,由低音到高音,等等。这种截然相反的对照在儿童中间很自然地形成了擅长不同作业的儿童队与小卫队的差别。

儿童队的作业产生了阶级融合的伟大奇迹,人们从小卫队方面也获得相当出色的服务。这是谢利叶从童年起加以精心安排的

结果。教育的目的也就在此。

在第五、第六两章中已经看到，如果在劳动谢利叶内缺乏紧密的联系，这个劳动谢利叶便不完备。为了使联系紧密起来，必须把爱好的多样性、精致性和细微性加以仔细区别。人们很早就让儿童养成这种区分情欲上的细微差别的习惯。小卫队的任务就是把那些酷爱在装饰方面(这是女孩子和妇女所惯于争论的)表现出精致性的儿童们集合起来；她们就象我们的文学家和画家那样，能在一般人挑不出任何缺点的地方看出刺眼的毛病来。

小卫队有能力确定趣味上的细微差异，对艺术的精致性进行分类，并通过想象的精密性以及阶梯序列，使谢利叶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属性，除了美食之外，极少为儿童队所具有。

和谐制度的教育就是这样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爱好中——爱肮脏的嗜好和爱雅致的嗜好——也就是被我们教育界的诡辩家们所谴责的两种癖性中获得自己平衡的手段。儿童队在否定的意义上发生作用，而小卫队则在肯定的意义上发生作用：一个扫除了阻挠和谐的障碍，破除了由令人嫌恶的工作所产生的等级观念；另一个则以其组织趣味的序列，以及以确定各种不同的小组间的细微差异的能力，创造了谢利叶的萌芽。由此显然可见：

儿童队通过善，通过有意不爱清洁的方法以达到美；

小卫队则通过美，通过爱装饰和发奋学习的方法以达到善。

这种截然对立的行为正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在其整个体系内，我们发现正作用和反作用、上升波动和下降波动、曲射形式和反射形式、强烈色彩和柔和色彩、离心力和向心力等的对立与平衡——到处都存在正作用与反作用，这是文明制度的教育事业所完全不懂得的原则。因为文明制度的教育事业在方法上永远是单一的、而且也是非常简单化的，总想按照唯一的模子来培养所有的

儿童：在斯巴达，它要求儿童都成为清汤白水的朋友；而在巴黎，则不顾本能的对立和竞争，要求儿童都成为商业的朋友。

另一方面，文明制度的教育不用复杂的方式而采取混乱的方式；它要儿童服从符合等级观念的各种不同的道德守则，服从适应内阁更迭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原则；今天按照布鲁突斯的意志来教育他们，明天又依照凯撒的意志来教育他们。这就是说，它缺乏体系的统一，采用了在特点上来说是千篇一律，在方法上来说是杂乱无章的措施。况且，在文明制度的教育中，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符合本性的方法的一点点痕迹，也找不到与本能和性别的对立。以后我们要在进入青春期的年龄中来研究运用这个对照问题。现在，我们先来谈一谈协作的教学体系，而这种体系的动力和方法与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和方法毫无共同之处。

关于小卫队的详细情节，我写得很少。至于谈到证明，那么，这也跟其他任何措施一样：问题要看是否已经形成了谢利叶，是否充分推动了三种原动力情欲。谢利叶在小卫队中也同在儿童队中一样，按三类组成，其中两类按完全相反的活动形式组成，一类按混合的活动形式组成。整个说来，都是按照与儿童队的作业完全对立的形式组成。如果这种规则得到很好的遵守，所有三种情欲的发展便会比在一切教育活动中最吃力不讨好的作业方面所说的发展情况更加容易。这些细节我们留待编末再谈。

## 第二十三章　关于和谐制度下的教学

直到现在，我只是部分地、一个队一个队地、一种作业一种作业地考察了协作教育。现在应该来考察青春期前年龄的所有特利巴及其竞赛动力，并把它们与文明制度的教育作一比较。在文明

制度的教育中我们发现有五种失调之处：

1.进程的颠倒。

2.行动的简单化。

3.实质的缺陷。

4.形式的缺陷。

5.缺乏物质引力。

第一，进程的颠倒。它把理论摆在实践前面。文明制度的一切体系都陷入这种错误：人们不懂得诱导儿童去从事劳动，在儿童六、七岁以前——这个时期本来应该用来使儿童成为熟练的实践家——就这样让他们虚度光阴；到了七岁，他们却要他去学习理论和各种学科，寻求他根本不感兴趣的知识。而在和谐制度下的儿童则不会不发生这种求知的兴趣，因为他们到七岁时已经做过三十种不同的行业，深切体会到研究精确科学的需要。可见，文明制度的教育在过程上是颠倒的，它把理论摆在实践前面，——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它那整个体系都是这样，教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第二，行动的简单化。儿童只限于做一种工作，这就是学习。一年有十个月到十一个月，从早到晚，都在初步知识和语法上消磨时间，他怎么能不对学习发生反感呢？这种情形甚至使那些热心好学的人都会感到厌恶。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里，儿童需要到花园、森林、草原中去工作；他们只应该在下雨天和空闲时间才从事学习，而且学习要多样化。哪里作业简单化，哪里就没有行动的统一。

这个社会已经犯了把父亲一辈子囚禁在办公室中的错误，很容易再做一件蠢事，就是把儿童关闭在某个寄宿学校中。在这种寄宿学校里，儿童既对学习感到苦恼，又对教师感到反感。如果我们的体系制造者熟悉情欲的话，我倒要问问他们：这种禁闭儿童的办法和作业的单一性怎么能够与被称作自在情欲和组合情欲的

这两种情欲相协调呢？我们的政治和道德著作家们不断地高谈本性，却片刻也不想征求一下本性的意见。请他们看看好容易才挨到了假期的儿童们吧！一到那个时候，儿童们三五成群地穿着短衫在干草堆里打滚，兴高采烈地参加收获葡萄、胡桃和水果，以及捕鸟等工作；请他们在这个时候去试一试向这些儿童提出研究初步科学的建议吧！这样就会看出，儿童的本性是否愿意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整天被禁闭在四周都是书本和学究的环境中。

有人反驳说：为了使人无愧于自由人这一堂而皇之的名字，无愧于商业和宪章，难道不应该让他们在青年时代学习吗？嘿！当他们由于引力、由于智力竞争的冲动而去学习时，他们在每次只有两小时的一百堂冬学课中所学到的东西，将远远超过硬把他们送到被称作寄宿学校的幽禁所中的三百三十天里所学到的东西。

第三，实质的缺陷在于使用强制手段。文明制度下的儿童只有在穷困、惩罚、籐条、皮规尺的威胁下，才迫不得已养成学习的习惯。被这种讨厌的体系所困扰的科学，只不过从半个世纪之前起才开始设法通过比较宽容的方法对此加以粉饰。科学力图掩盖儿童在学校中的苦闷，在学生中间创造一套类似竞赛和尊师之类的名堂，这就是说，它仿佛看到了应该怎样才是，但是却没有找到建立这种体制的任何手段。

师生之间的真诚融洽只能来自学生的主动请教，而这正是文明制度下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因为在文明制度下由于把理论置于实践以前的倒行逆施，由于简单行为或无间断的学习，整个教学就走上了斜路。

有一些儿童、最多是八分之一的儿童顺从地接受学习，而不是要求学习。于是，教师便由此得出结论说，其余八分之七的学生都不堪造就。这无异是把例外的现象作为普遍的规律——这是所有

歌颂完善境界的吹鼓手们常有的幻想。在所有各种类别中，都有构成例外的八分之一，它不遵守一般的惯例，并且能很容易地使自己服从新的习惯。但是，变化只是由于它适用于绝大多数、适用于八分之七才能奏效，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目前的体系所做不到的。我曾指出：他们只是引导学生接受学习，而不是引导学生要求学习。至于谈到构成绝大多数的八分之七的儿童，现在还是跟过去一样，对学校感到非常苦恼，只想摆脱它。我曾看到过并询问过一些从著名学校（如彼斯塔罗齐学校等）出来的人，我在他们身上发现的只是教育的平庸，以及他们对于学习和教师漠不关心。

第四，形式的缺陷。这就是说对学生所使用的方法单一化，好象所有学生的性格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曾叙述过由九种方法组成的谢利叶，——当然在这方面还可以增加许多别的方法。只要这些方法适合学生的性格就都是好的，而且让儿童从九种到十二种方法组成的谢利叶中进行自由选择，这并不算太多。

我曾经指出，当达朗贝尔[1]在研究历史时大胆地提出与编年顺序相反的反综合的时候，曾受过人们的嘲笑。他反对从过去延伸到现在的正综合相反，而主张从现在上溯到过去。有人曾经责备达朗贝尔，说他想要破坏历史的魅力，而把数学的枯燥无味引进教学法中，真是多么奇怪的诡辩！任何一种方法只要适合性格，都不会带来枯燥，而只会产生丰硕的成果。如果没有许多方法供儿童选择，那么，有许多性格便不能养成对学习的爱好。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把那本名叫《法兰西政治的欺诈行为》——这在路易十四和波拿巴这两个如此类似的朝代也很多——的真实著作跟那本题目

① 达朗贝尔（D'Alembert 1717—1783年），法国启蒙哲学家，百科全书派创始人之一。他也是一位数学家，在微积分研究方面很有造诣。——译注

为《法兰西历史懿行录》的捧场书籍对比一下，就会看到：研究欺诈比研究虚构的所谓“懿行”，更诱人十倍。

关于和谐制度下的教学，我曾写过三章，为了弄清楚试验性法郎吉内所应该遵循的步骤，可参看那几章。在试验性法郎吉内必须试行近似竞赛的各种方法，尽管开始不可能充分采用竞赛方法。

第五，缺乏物质引力上的动力。从上面可以看到，在我们现在的种种方法中既没有内心的或精神上的动力，同样也没有物质引力上的动力——歌剧和实用的美食嗜好。

歌剧使儿童养成富有节奏感的一致性。这种有节奏感的一致，对儿童来说，乃是收益的源泉和健康的保障。因此，歌剧是通向两种奢侈——外部奢侈和内部奢侈——之路，而奢侈则是引力方面的第一个目的。歌剧诱导儿童从小就参加种种体育和舞蹈的锻炼，引力强有力地推动他们进行这种锻炼；儿童们正是在这里获得情欲谢利叶各项工作中所必需的熟巧，因为在谢利叶中，一切工作都要以我们在歌剧中所看到的那种沉着稳定、有节奏感和一致性来完成。因此，歌剧在幼年实践教育的动力中居第一位。

我把一切舞蹈练习，甚至持枪和捧香炉的练习，都归于歌剧之列。协作社中的儿童在这方面大大地胜过我们。我们往往连组合的舞步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例如，每个法郎吉为了举行礼拜仪式，要由一百四十四个踏着循序渐进的步伐的舞蹈者组成一个团：

| 捧香炉者 | 持花女郎 | 步伐 |
|---|---|---|
| 男高中生，24。 | 女高中生，24。 | 短步。 |
| 男初中生，20。 | 女初中生，20。 | 半步。 |
| 男六翼天使，16。 | 女六翼天使，16。 | 全步。 |
| 男小天使，12。 | 女小天使，12。 | 双步。 |

因为十二打这个数目是很巧妙地适合机动演习的多样化的，——宗教游行在和谐制度的乡内远比在我们现在的大都市中富丽堂皇得多。在我们现在的大都市中，特别是在巴黎，这种宗教游行实在寒伧得很。

捧着香炉、携带枪支和歌剧的舞蹈动作演习是儿童们非常喜欢的。被吸收参加这种演习，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幸福。歌剧把所有这些练习结合在一起。如果不把歌剧列于幼年教育动力的首位(要知道幼年只适合参加体力锻炼)，那就是对人的本性一无所知。

协作教育把儿童的身体看作是心灵的补充和助手：它把心灵看成是一位大贵族，这位大贵族要等他的管家把道路整修好了这才进入城堡。协作教育在幼年时首先就是培养儿童的体格，使之适合和谐制度人的心灵的一切服务，这就是说养成公正和诚实、表现协调、均匀一致的品德。为了在心灵养成这些品德以前使身体习惯于这一切优点，就要运用与我们的道德方法完全相反的两种动力，即歌剧和饮食或实用的美食嗜好。

儿童必须

通过饮食来练习两种积极的感觉——味觉和嗅觉，

通过歌剧来练习两种消极的感觉——视觉和听觉，

以及在各人专长的种种活计中练习触觉。

美食和歌剧是情欲谢利叶制度下引力引导儿童的两点。歌剧和幻梦剧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幼儿。在按序列安排的法郎吉的美食中，儿童将在动植物界产品的轻巧劳动中获得技艺和知识。他们在餐桌上进行烹调的争论时以及在菜园、牲畜棚里进行农艺学的争辩时，都会对这两类产品发生兴趣：美食是这种种活动的联系环节。

歌剧是物质的和谐综合，其中含有全部音阶：

各种年龄和不同性别的舞蹈表演

1.歌唱,或有节奏的人声。

2.乐器,或有节奏的人工音调。

3.诗,或有节奏的思想和语言。

4.哑剧,或姿势表情的和谐。

5.跳舞,或有节奏的运动。

6.体操,或和谐的锻炼。

7.和谐的场面和服装。

严谨的结构,精确的演奏。

由此可见,歌剧集和谐的一切物质表现之大成,是上帝精神或均匀一致精神的真实标志。所以,如果说儿童教育应该从体育开始,那么,就应当早早地吸收儿童参加歌剧,使他熟悉物质统一表现的一切部门,这样他便会很容易地升入精神的统一。

我知道,在文明制度下,在教育事业上使用歌剧会招致多少开支和不便。这会是一种极危险的杠杆:在令人厌恶的产业制度下培养平民文明智慧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时代不同了,风尚也不同了;在和谐制度下,让平民在文化程度上与跟他们一道工作的富有阶级互相竞争是合适的。粗鲁的人会使工作失去魅力;而被称为组合情欲的第十二种情欲会因此得不到充分的发扬。

既然在我们中间,歌剧院只不过是奢侈浪费和跟女人调情的场所,那么,它被形形色色的道德家和宗教界人士看作是应受指摘的东西,便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但是,在和谐制度下,这是一种友谊的聚会,它决不会让任何危险的倾轧在这些时时刻刻都在产业谢利叶各种工作中碰头的人们之间发生。

现在花费浩大的歌剧,对和谐制度的人来说几乎不需要花多少钱。由于引力,他们从幼年时代起就都是石匠、木匠和铁匠,所

以每个人都可以在建筑、装置、绘画、合唱队、管弦乐队和跳舞方面参加工作。每个法郎吉应该有约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个艺术人材，或者登台表演，或者参加管弦乐队和从事机械装置的工作，而不必请求邻近法郎吉的核心部队和流动军团帮忙。一个最穷的乡，在歌剧方面，肯定会胜过我们现在的大都市。在全世界代表会议上所达成的语言和读音的统一，在极大程度上正应该归功于和谐制度下的人登台表演的共同习惯。

我在总结上面所谈的关于和谐制度下教学的途径和方法时，应该指出：在运用理论以前早就进行了长时间的实践。这种实践建筑在两类谢利叶上，其中每一类谢利叶包含着许多种谢利叶。

歌剧将在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提供极为广泛的谢利叶（参看上面歌剧的九个部分）。

饮食，同样具有各类谢利叶，如器皿、家具、机械设备等。在法郎吉的大厨房内，一切设备都是按谢利叶来划分的。例如，在这里计有七种大小不同的烤肉铁叉子，从烤大牲畜的铁叉子一直到烤小飞禽的小铁叉子，应有尽有。小铁叉子是让一些有经验的小孩使用的。至于烹调，我已经指出过，它可以有六十个彼此展开竞赛和经常发挥作用的谢利叶。

但是，如果不用关于饮食的烹调讨论来激发儿童，他们怎么会参加这类厨房工作呢？这种讨论之所以能够进行，只是由于人们从儿童幼年起就训练他们讲究美食，这是所有孩子们都感兴趣的。因此，只要在很好地组成所有各类谢利叶之后让儿童受到吸引就行了。引力首先引起他们对于美食的嗜好，造成不同嗜好的竞争派别。他们一旦热爱这些事物，便会参加厨房工作，并且当循序渐进的竞争心理在消费和调制上逐步发生作用时，还会扩大到动植物生产工作上去；这种工作，由于在餐桌上和厨房里已经获得了丰

富的知识和培养了很大的抱负，因此能胜任愉快。这就是各种不同作业的自然结合。

关于这个题目可以参看有关儿童在谢利叶厨房内所得到的诱导、和谐制度下儿童所从事的农业工作、对动物和谐的饲养各章，以及关于和谐制度下的教育的全部文章。

我本应该写一篇关于文明制度下的教师的论文。文明制度下的教师只有本事在这一制度下的最后一行占个位置；他们在各种桎梏中干着待遇菲薄的苦役犯式的职业。“圣职”人员也处在同样危险的境地；除了一些主教和极少数的宠臣之外，大批正、副本堂神甫都在接近赤贫的境遇和没有办法上进的状态下苟延残喘。这两类人是多么需要鼓励有人去实验协作制度啊！只有在协作制度下，他们才会过上富裕的生活。

## 第二十四章　混合级童年时代的教育

我们已接触到教育的微妙部分，恋爱的过渡时期，也就是我们一切压制方法遭到失败的这一部分；因为我们的压制方法，从一开始以至整个恋爱生活期间，只会在恋爱关系上产生普遍的伪善态度。

必须不断谴责科学的无能，当然这件事很累人。但是，在恋爱问题上还要加重这种谴责的分量，因为在这一方面，科学比在其他任何领域表现得更加无能。

对于行政、金融和诉讼的种种弊端，哲学家至少已经找到了一些解毒剂，但在爱情方面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他们应该对此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在这里只建立了普遍的虚伪和对法律的暗中的背叛；既然爱情除了欺骗就没有别的方法使自己获得满足，于是它就变

成了时时刻刻在瓦解社会和践踏社会一切规则的阴谋家。

为精简起见，在这里我不得不把这个已经在论文中作过相当长的叙述的题目只作一个概述。我曾在那篇文章中证明过，文明制度在爱情方面只有永不付诸实施的法律，到处都在保护假仁假义的行为，使它不受惩罚，并且还要因为违法者胆大妄为而加以庇护。

文明制度下的人们以强制为基础的立法产生了这些可耻现象，要不得，我们必须使和谐制度能够从初恋的充分自由中产生出：

1.吸引各种不同年龄的人都来参加劳动。

2.两性间淳良风气的竞赛。

3.对真正美德的奖励。

4.把这些美德用在社会福利上，而在文明制度下美德与社会福利是格格不入的。

吸收两个对立年龄的人——青春期前和青春期后——都参加劳动，这是为协作状态下初恋所规定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在这里，要象儿童队和小卫队那样，在男青年特利巴和女青年特利巴中组织本能和两性的竞赛。我给这两个团体以这样的名称：

供奉贞洁女神者，包括2/3贞洁女郎，1/3贞洁少年。

风流少年，包括1/3小姐，2/3公子。

贞洁少年集团在规定年龄——十八岁或十九岁以前——要遵守贞洁。风流少年集团则很早就沈溺于恋爱。各人自由选择，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加入和退出这一集团或另一集团。但是，既然加入了某一集团，就必须遵守该集团的习惯。贞洁少年的习惯是贞洁；风流少年则是忠诚。关于这一点，和谐制度的人是有充分保障的，甚至在男子的忠诚方面也是如此。要知道男子的忠诚一向比妇女的忠诚更不可靠。

青年人很少具有摹仿贞洁的约瑟夫的癖性；他们加入贞洁少年集团当然只是少数。因此，为使青年人在十八岁或十九岁以前熬得住硬性规定的贞洁，就必须让这个集团具有巨大的优越性。现在我们要把贞洁少年将来所拥有的这些利益加以阐述，并反复说明，我所叙述的这种种习惯在和谐制度的初期是不能建立起来的。这些习惯只有经过十年之后才会部分地见诸实现，并且只有经过四、五十年之后，当文明制度下所教养出来的一代人都死绝了的时候，才会全部实现。

一般说来，凡是自己选定加入贞洁少年集团并在规定时期内能坚持下去的人都具有坚强刚毅的性格；风流少年或爱情方面早熟的人，一般都具有温柔的性格。少女，从女高中生队出来之后，一般先加入贞洁少年集团，并在其中至少过几个月以学习礼仪。

屈服于诱惑的公子和小姐势必要退出儿童晨会，因为他们既要参加晚间九点到十点在恋爱宫大厅的集会，那么就无法象在冬天八点钟入寝的一般儿童和贞洁少年那样早起。由于改变信念和其他原因，风流少年集团在儿童中间享受不到尊敬，因为儿童们只尊敬贞洁少年集团。所有的青年特利巴都对贞洁少年集团中的少女抱着对在分裂之后还依然忠心耿耿的党派的那种依恋感情。儿童把公子小姐都看作叛乱的魔鬼天使，他们只护送年长的贞洁少女们的车辆。

二十岁、三十岁和四十岁的人所组成的高级特利巴，都对供奉贞洁女神和真正的贞洁抱着出于另一种动机的敬意。因此贞洁少年集团博得了儿童和成年人最大的好感。这个集团是一种对于地方经济和军队工程的成就极为可贵的动力。

参加贞洁集团的少年和少女们，由于他们对脱离这个集团和放弃这种角色的优越地位有完全的自由，因此他们的贞洁就更能

得到保证。况且，这种最多延长到十九岁或二十岁的贞洁，如果本人在军队时找到合适的配偶，便可以在十七、八岁时合法地加以结束。关于军队这一点我以后将会谈到。

贞洁集团的住处要安排得使他们在私人生活习惯方面得到充分保障：文明制度只是在表面可见的风尚方面具有保障。贞洁集团只能占有规定男女两性分别专用的两个地区。从监督的意义上来说，是不能指望依赖父母的，因为他们对于那种善于奉承他们的人是太盲目轻信了。尽管如此，参加贞洁集团的少年和少女们除了睡眠的时间之外，绝不是闭门不出。每天同所有的人交往，对贞洁少女们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她们必须参加二十个或三十个两种性别的小组中去做自己熟习的工作。

她们都有一定的恋爱时间和公认的追求者。贞洁少年同样也有自己的女追求者。得到公认追求者称号的男子可以享受在最近出征中编入军队的优先权，如果他所追求的对象是在这支军队中的话。这种称号在恋爱宫的男、女重要人物的参加下由贞洁集团授与。如果一个男子要求获得这种称号，那就要彻底考察他的品行。人们并不把思想感情容易变化看作是他的罪过，因为在和谐制度下，这也有其有用的一面；但是要考察在他和妇女的关系中，为人是否庄重和忠诚。对于那种在法国被叫作“小滑头”的人是不会给予这一称号的：这种人专以玩弄妇女而自豪，还有那些假道学的骗子手也一样，他们的伪装谦恭只不过是一种引诱妇人少女的狡猾手段罢了。这种多情善感的伪君子们往往比世俗的小滑头更坏；后者追求的只是寻欢作乐，还有的想借此发财；他们表演的只是一场以骗取富有的女继承人为目的的喜剧而已。当然，如果少女要想得到女追求者的称号，她也要接受同样的考察。因为人们不会允许她用自己的美貌作直接的商品交易，或按照文明

制度的方式作间接的商品交易；文明制度常常把贞洁和品行端正的尊称授给跟高级娼妓一样的淫妇。

聪明人会回答道："如果竟是这样故作矜持、高不可攀的话，恐怕大家都要离开你这个贞洁集体啦！"哪个男子会愿意跟那些在公开的会议上神气活现地来考察他的行动、习惯和性格的妇女小团体发生关系呢？通俗喜剧是会揭露她们这种故作庄重的犹太教徒味儿的。这就是文明制度下的人们的反对意见。但是在和谐制度下，一个男子如果对贞洁少女们的看法怀着恶意，那么，这对自己就不会有什么好处；第二天，他的名字准会被从他期待遗赠或继承额的五十个老人的遗嘱中一笔勾去（参看第五编——分散的继承）；老人们将把自己的幸福和愉快寄托在支持贞洁少女、儿童队、苦行者和互相亲密无间的小仙女这四个团体上。既然老人们不想重新陷入文明制度下老年人的悲惨处境，他们便会很好地维护他们自身幸福的这四根柱石。各种年龄的人都喜欢顶礼膜拜，而贞洁少女的光辉地位正是建筑在顶礼膜拜的需要上。

尽管罗马人对待受到诱惑的贞洁少女残暴无情，但是他们却把这些女修士当作公众崇拜的对象，当作介乎人神之间的一个阶层。和谐制度下的人同样把守护神火的职责委托给她们。这种火不是什么物质的火，不是无聊的迷信的对象，而是真正的神火，忠诚而高贵的风尚之火，劳动引力之火。

在十六岁至十八岁的少女身上，再没有比她们那无可怀疑的贞洁和对有意义的工作和学习的热忱更令人肃然起敬的了。至于谈到工作，除了脏活之类以外，贞洁少女都是儿童队的合作者。但是，当发出紧急号召时——如在暴风雨即将到来前进行抢收——首先奔赴岗位的便是贞洁少女和儿童队。

每个法郎吉都尽力培养出最出色的贞洁少女。这些少女的优

点列举如下：

1.豪华或美丽。　　2.才干。

3.仁慈或忠诚。　　4.善意。

在这些品德中间，道德家们会说，不应该赋予善意以任何意义：我们的法律只有先不重视它，最后才会做到处处都重视它。要象对待火那样去对待善意。在发生火灾时，为了使火不把一切都烧掉，就要牺牲一部分东西。和谐制度的社会甚至为善意设有专门的宝座。凡是想把它排除掉的人都是对情欲结构一无所知的人。

每月，贞洁少女要推选出一个四人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人在举行典礼时坐在车上，并在盛大节日的宴会和集会上代表群体接待宾客。当君主来到法郎吉时，应该注意不要象我们现在这样，弄几个冷冰冰的吹牛家去跟他纠缠，高谈什么商业和宪章如何美妙，胡诌什么他们对于津贴和肥缺如何喜爱之类的话。每个法郎吉应该取消这种枯燥无味的接待，而派遣自己最殷勤可爱的贞洁少女到边界去迎接客人。如果来的是女王，就派贞洁少年去迎接。

在军队集合时，要由贞洁少女们向它授与军旗，并且也象在劳动会期中一样，在庆祝会上由她们坐在首席。最著名的贞洁少女聚集一堂，是吸引青年人参加这些军队的诱饵之一。这样，在军队中，在活动的天棚下进行工作，就一点也不会使人厌倦。由于这里每天晚上都举行庄严盛大的庆祝会，对这里的青年就不必按照对待我们那些以自由人的美名而自豪的新兵那样，用锁链套在他们的脖子上拉到这里来。因为劳动军是由三分之一的祭酒神女郎、舞女、女奇术家、女游侠、女英雄、小仙女、女魔术师及其他职业妇女组成的，所以，总能找到比需要的人数更多的男青年来参加这一支军队。因此批准参军实在是一种鼓励，而贞洁集团的少女们则是应

该参军的第一个团体。凡是加入贞洁集团的少女，在第二年中都允许参军；如果法郎吉认为适当时，甚至在第一年都可以批准。

贞洁集团的服务之一是使人们都积极争取参军。选择对象，以及同追求者或各级男女君主结合的问题，就可以在这里加以解决。这些男女君主到军队来就是为了在这里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丈夫或妻子。因为在和谐制度下，君主不象在文明制度下那样当奴隶，要别人逼迫他们按照中国方式，跟他们素不相识的妇女或男子结婚。

既然贞洁集团由于自己的这许多优点而博得儿童和成年人的好感，它成了社会崇拜和半宗教崇拜的对象，这就没有什么使人觉得奇怪的了。人类喜欢为自己创造偶像。由于这种普遍需要，贞洁集团便成了整个法郎吉的偶像。而居于神圣集团或上帝代表之列。儿童队对于世界上任何权力都没有表示最高的敬意，却在被他们尊之为上帝代表的贞洁集团面前垂下自己的旗帜以示敬意，并替它担任仪仗队。

这个团体的最美妙的前程，就是按等级排列权仗和王位继承权。现在我对此作一扼要的解释。

第一，各级权力。和谐制度的社会拥有各级权力，从支配一个法郎吉的权力直到支配全世界的权力。这种为情欲平衡所必需的上升序列构成了十三级统治权力（十二种统治权力和一种中枢权力）。

如果为十三级中的每一级仅规定有一对君主，那么，这便会象在文明制度下那样激起虚荣心的猛烈爆发。为了满足这种情欲，必须就十三级中的每一级至少规定有十六对君主，甚至要有二十四对君主。

并且，要在这些对君主中规定彼此极不相同的守则，使男人不

致侵犯女人的权利,使女王、女皇、女大帝、女至尊不致象在文明制度下这样,名义上是女皇,实际上是女奴隶。在文明制度下,她们既没有支配权,也没有实际权力:她们不外乎是扮演女恳求者那种奴隶一类的角色,不外乎扮演被在真正荣誉感和真正自由精神下培养出来的和谐制度的妇女们所鄙视的那种角色。我们的议长太太什么会也不主持,我们的元帅夫人什么也不指挥。她们的地位只不过是一种荣誉的空衔头而已。和谐制度的妇女要行使她的称号所规定的种种活动:女议长要在某种会议和某个议院担任主席,女元帅要指挥某个军团。既然妇女在劳动军中占三分之一的数目,如果要招募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这里面便应该有十万个妇女——祭酒神女郎、祭神舞女、女游侠、小仙女、女魔术士,等等,她们不要男人来指挥,她们有自己的女元帅和各级女军官。

按十三级排列的十六对主权者也是如此。这些职位中有十四种是选出来的,其中之一属于贞洁集团。这样看来,任何一位贞洁少女在保持贞洁的这一短时期内就可能被选为最高级的统治全地球的女至尊或

第一级女奥古斯都,统治地球的三分之一地区;
第二级女大帝,统治地球的十二分之一地区;
第三级,女皇,统治地球约四十八分之一地区;
第四级,女哈里发[1],统治地球约一百四十四分之一地区;
第五级,女苏丹,统治地球约五百七十六分之一地区;
第六级,女王,统治地球约一千七百二十八分之一地区;
第七级,女酋长,统治地球约六千九百十二分之一地区。

这些不同的当权者待遇很好,而且使贞洁少女有机会广泛获得荣誉。第八级、第九级、第十级、第十一级和第十二级职位数目

① 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国家领袖尊号,此处借用为某一级统治者称谓。

太多，它们没有薪俸，只支付其生活费用，而这种费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虽然这些显要人物的排场很大①。

第二，君主的继承，这是由十三级中的某一级君主所挑选出来的女配偶的任务。

具有世代相传称号的君主，和我们现在的国王和领主是一样的。他们到军队去选择女配偶；如果是女君主，便去选择男配偶。虽然可以自由挑选，不过通常他们宁愿选择贞洁集团的少女和少年(参看第五编关于亲属关系的和谐表现问题，为什么他们要坚持到军队中去选择，以及这种规定的制度怎么会促进他们的情欲，使他们具有选择配偶和继承者的双重机会，使他们具有我们文明制度时期的国王们所失去的两种自由)。如果贞洁少女做了母亲的话，女配偶便可以进一步称为君夫人：我们的君主与众不同，如果

① 我们看到文明制度为了一点可怜的排场要支出巨额费用，而这样盛大的排场怎么只花费微不足道的款项呢？这是因为协作制度的排场是与劳动活动相结合的，而今天的这种排场则是与劳动彼此脱离的。例如，在任何法郎吉内，为首的贞洁少女们乘坐三套辕、十二匹白马拉的车子，车子上饰以玫瑰花，并由军乐队、骑士和彩车护送；她们用珍宝库中的贵重宝石作装饰（每个富有的协作成员在临终前都对宝库有所遗赠）。她们的侍从队，我就不详细说了，总之要比任何一位法国国王乘坐御车去参加庆功感恩礼的侍从队更加豪华。

但是法郎吉对此开支却极其有限。事情一完，这种豪华设备就仍然用在工作上：这些白马还是象黑马一样，很好地供人役使；这漂漂亮亮的一群人，这些组成侍从队的术士和骑士们，一个钟头之后都到田园、工厂里去了。就是他们方才所迎接的君主本人也在参加他自己所热爱的某一种工作；他希望熟悉他所到的这个法郎吉的工作方法，并把它们跟自己那个法郎吉的工作方法作一比较。

至于谈到仪仗、马车和服装的费用，那么，这是法郎吉的动产的一部分：漂亮的马车将连续供所有的贞洁少女们使用；不必象文明制度下这样，单独为每个人购置仪仗用具和马匹，并为他设立警卫和仆役，而实际上这些东西除了检阅时用一下，其余的时间都在那里闲着。我们现在的习惯只是培养由人民支付高昂代价的游手好闲的人，在和谐制度下，公职人员都从事生产；大家在参加过短时间的仪仗检阅之后，随即回去从事他们在计谋情欲上所热爱的有益工作。因此，不是按照我们的政治家们的想法要废除这些要人，而是要大大地培养他们，使他们的人数比在文明制度下增多二十倍。

妻子不能生育，他们就解除婚约。关于这种制度需要作很长的说明，不过这无论是试验性法郎吉，还是现在这一代人都是毋需知道的。

我们所要指出的是，贞洁少女的任务，也和所有其他任务一样，必须给与被称作计谋情欲、轻浮情欲和组合情欲的三种情欲以出路。这个任务必须用无限光辉和高度幸运的种种机会来补偿爱情问题的推迟解决。如果没有这些机会，这就不是什么热情的任务，而是令人苦恼的、压抑人的道德义务了，就象我们现在的阔家小姐们的处境一样。这些阔家小姐竟都给搞成哲学家了，她们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欲，压住内心的爱好，可是她们这种悲惨的损失得不到任何补偿。

试把文明制度下贞洁所受到的蔑视拿来与和谐制度下对贞洁所表示的尊敬比较一下，便会看得一清二楚了。在文明制度下只赏识表面的贞洁和荡妇的狡猾手段；这些浪荡婆娘久涉情场，早就学会了一套本事，专门勒索男人，叫傻瓜上当，并在那些左右舆论的骗子手当中找到吹捧自己的人。

今天，十六岁以后还保持自己贞洁的纯朴少女在我们这里得到了什么样的鼓励呢？如果她穷，那她就找不到求婚的人，因为这些人都是精明的算术家，他们很懂得在家庭生活中美德不能当饭吃。她的父母竟至于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身上，或者寄托在准备让她去卖淫的无赖之徒身上；她甚至连个中年的老实丈夫都找不到；因为她的美貌会使她丈夫放心不下，她的美德将来会受到猜疑。

如果她小有资财，她就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媒婆之间肮脏交易的对象。弄到最后，她终于嫁给某个沾染了种种恶习的男人，因为坏丈夫要比好丈夫多得多。

如果她在十年中都没有嫁掉，她便会受到社会上的讥笑。一旦到了二十五岁，人们便开始传出流言蜚语，把她的贞洁当作疑点来妄加评议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将得到种种加在老处女身上的无聊戏谑，作为对她失去了的青春的报偿——这真是无愧于文明制度的不公正啊！文明制度把它本身所要求的牺牲品丑化了。忘恩负义的文明制度竟象共和主义者那样，用各式各样令人难堪的侮辱和刻薄手段来报答少女的自我牺牲。知道了这一切以后，当你发现任何一个缺乏管教的少女只不过戴着贞洁的假面具，而一位贞洁女子到了老年却由于唯命是从，倒反而被那些要求把她美丽的青春作为偏见的牺牲品的舆论所惩罚，那还有什么可以奇怪呢？

还有什么比永久的贞操更无用的东西呢？这就等于是不拿来吃而让它腐烂的水果——这真不愧是奢求智慧和经济的文明制度的怪现象！如果纯朴的少女们也都有结婚的保障来作为对她们贞节的报偿，难道这算是褒奖吗？她可能会遇到一个粗暴的丈夫、任性的家伙、赌棍、专门吃喝玩乐的人。忠厚的少女很少有足够的机智来辨别追求她的人的伪善面目，以及他们极其巧妙的掩饰，而对于这种掩饰，稍有阅历的妇女是不会上当受骗的。更何况，即使他是个好配偶的话，也不免被某个善于媚惑情郎的女人所破坏。这样，纯朴的少女还是不免遭到失败，只博得了有名无实的尊敬，一辈子做老姑娘。

我本应在这里专门写一章关于贞洁少年的事，另外再写一章关于公子和小姐的事，但限于篇幅，只好略去许多必要的论述了。关于恋爱方面的事，是不能泛泛地谈论的：这是一个首先要触犯到偏见的论题，因此必须彻底地加以考察，以证明文明制度的种种习俗是多么下流无耻、假仁假义、伤风败俗；而和谐制度的习俗，乍一

看来似乎别扭，却能产生出文明制度梦想不到的一切美德。

我应该阐述关于和谐制度下儿童时代的生活作息守则，因为构成它的种种措施只是与体系相抵触，而很少与偏见相抵触。例如，在我谈到发掘儿童劳动才能的男女护士、男女辅导员的作业时，指出他们如何巧妙地通过健康、成绩、竞赛、良好风尚来指导儿童，同时又不要什么开支。任何一个作父亲的人读到这里肯定会大叫："这正是我为我的儿女们所希望的事啊！"但是，如果我来叙述一些跟贞洁集团的少女们不同的恋爱风习，那班好斗的道德家们就会大叫大嚷，说我有伤礼俗了。这种礼俗，无论拿什么来比，肯定都要被触犯的。例如，拿贞洁少女与文明制度的结婚比较吧，在文明制度下道德只是规定若干下流无耻的习俗：男女双方结合以前，先要举行什么叫做婚礼的猥亵仪式，招引全区那些爱说笑话的人和醉汉们前来，大吃大喝一通，胡言乱语地讲述一些戏谑新娘的下流话。

这种无耻的淫荡风气当然不适合于品行端庄的贞洁少女。她们的方式是先行结合，然后才通知爱说笑话的人和醉汉。这些人只是在第二天才知道结婚的事，可是已经没有什么供他们取笑或进行道德上的嘲弄的余地了。

贞洁少年。在和谐制度下不允许只培养贞洁少女而不培养贞洁少年的这种不彻底性。如果那样做，就无异于摹仿我们今天的习惯，命令少女们守贞节，却容忍男子跟别人通奸。这就是说，一方面号召做某件事，另一方面又禁止做这种事情——这真不愧于文明制度的两面性。

参加贞洁集团的男青年是哪一类人呢？他们是忒修斯[①]的儿

① 希腊神话：雅典的缔造者忒修斯（Thésée）之子希波吕托斯（Hippolyte），一生敬奉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他醉心狩猎，不顾爱情。——译注

子一类人，一心扑在积极的事业上而很少顾到爱情。如果说，光是打猎就足以使希波吕托斯放弃爱情，那么，在和谐制度下，每个青年都从事三十种比打猎那一类平凡的愉快更引人入胜的劳动和富有雄心壮志的角逐，事情又将如何？

对于贞洁少年还有不少别的机缘，首先是爱贞洁少女的机会。如果成为这些少女的追求者，你就会被允许跟她们一道参加伟大的军队。在和谐制度下，军队同样有十二级，而贞洁集团的每一次出征，都按双倍计算，甚至把贞洁少年的女追求者也计算在内。十二次出征都授与全世界统一的男女骑士这些军衔。

这些贞洁少年无论多么不出色，在军队中都有与女皇结合的机缘。他们可能被某个地位崇高的女统治者选作王储生父。如果有后嗣的话，他便获得女皇丈夫的称号。如果女统治者失去了女继承人，她便到军队中来挑选男配偶，对象就是这些贞洁少年。

甚至那些现在讥笑贞洁少年的妇女，将来都有一天会称赞他们的贞洁，她们对这件事将会抱有与文明制度的太太们完全不同的见解。那些文明制度的太太们由于对未来的享乐缺乏信心，所以匆忙地使用青年人。在《男奇术家》一文中可以看出，和谐制度的妇女具有给予自己乐趣的正当手段。在这种制度下，一切年龄和一切性别的情欲的发扬都有保障。

我们要记住，这些读起来象是浪漫主义的风习，在使各种各样的恋爱促进生产劳动的成就时，都是以把现有财富增加四倍、把相对财富成二十倍、四十倍增加为目标，财富将随着情欲的自由发扬而增加。一旦协作的和谐达到了必要程度，足以合理地奠定恋爱自由，保证这类自由在各种年龄上都不致被滥用，并使其在一切方面都能够促进生产，和谐制度下的老年人将比现在人们更爱财富和享乐，正是为了这个，老人们会首先要求实行这种自由。这些抗

衡力量是由建立本能和性别的竞赛的很多集团所构成的，不过在这里我无法把所有这些集团一一加以考察。

另一方面，老年人很快就会觉察到，他们都上了文明制度下的强迫规定和奸诈行为的当。文明制度的法律从来都是老年人制定的，但他们制定的东西竟完全对他们不利；我们的老人们安排了爱情和家庭关系，却使自己成了青年人憎恨、嘲笑的对象，希望他们早死早好，这一切岂非咄咄怪事！很少的几个例外更证实了这条规律：我知道，有些家庭中儿女们不希望家里老人早死；但这样的爱又是多么罕见啊！尤其是在一般平民中间。在本书内，我不能因为考虑几个有德行的人而放弃对占普遍支配地位的恶习的批判。

现在我还是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因为在爱这一方面我们有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有保证父母享受天伦之乐的问题，而在文明制度下，与他们所抱的自己骗自己的幻想相反，他们几乎完全没有这种天伦之乐。既然天伦之乐的和谐表现与爱情的和谐表现具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就必须对这两者同时加以考察，并且要首先说明家庭的和谐。这种和谐是文明制度的一切父辈们所强烈期望的，可是他们却远远没有达到。当他们深信爱情和家庭的和谐是分不开的时候，他们便会对于新型的爱情关系抱容忍的态度了。因为，不如此做，他们就无法获得他们希望用以巩固自己幸福的家庭欢乐。我介绍读者去看第五编，以便打消种种自欺欺人的幻想和愚蠢行为。再没有比这类人受害更大，更有理由来抱怨文明制度的了。

# 对已经阐述过的理论的扼要总结

题目愈是新颖、愈令人迷惑不解，就愈需要用不断的重复来帮助读者，以巩固读者对基本原理的认识，因为读者为了迁就自己一脑子的道德偏见，很容易忘掉这些基本原理。

我们已经看到，从基本原理方面来说，我的理论在任何场合都是一贯的和不变的：任何关于情欲的协调问题，我总是以同一方法加以解决的：形成自由小组谢利叶，依照三种规则——紧密相连、分段进行和上班时间短（第六章）来把它们加以扩展，以便使应该指导一切情欲谢利叶的计谋情欲、组合情欲和轻浮欲望能够充分发挥（第五章）。

这就是形成和扩展谢利叶的十分明确的规则。至于谈到它们的目的，我曾说过，它们应该到处建立性别和本能的竞赛。我曾把这种做法应用到儿童时代的各种年龄上去，并应用到照管从婴儿直到成人的儿童工作者身上。

我对诽谤者们的回答就是如此：诽谤者们曾经指责过我的理论含糊不清。他们说：所有这些谢利叶将如何发挥作用，都无法理解。规则对所有谢利叶都是一致的，而且，当我们涉及使三种资料——资本、劳动和才能——都能获得满意的分配这一最重要的问题时，我始终不渝地遵循同一方法：即运用适合上面所列举的种种规则的情欲谢利叶。

我本应把我的理论应用于儿童时代，因为儿童时代还没有体验到两种情欲——爱情和父子之情（依恋的初级感情），而这两种

感情在第一代和第二代期间较少适应和谐的能力，而只是逐渐地屈服于和谐。读者对恋爱自由反感，由此便会得出儿童血统混乱的结论。为了破除这方面的偏见，便需要一种我并不准备肤浅地涉及的普遍理论。这个理论将证明，文明制度产生了一切罪恶，而由于恋爱自由则更加令人担心。但是，在由若干情欲谢利叶组成的法郎吉内实行的这种自由却足以防止在文明制度下可能产生的一切混乱放荡情况。

我们曾看到，随着自由小组谢利叶的发展，儿童的十种别的情欲便会充分自由地达到和谐。如果爱情和父子之情这两种情欲不适用于谢利叶中这种自由发展的制度，那末，上帝的体系便会具有两面性；它便会注定让十种情欲享受自由而这两种情欲受到排除，并会有悖常理：对儿童采取自由，而对父辈和达到青春期的人则采取压制。

我曾说过，文明制度的方法会引起它希望在爱情和家庭关系上避免的种种危险。让我们把这个论点应用在四种年龄上，就每种年龄可能遇到的许多危险中仅指出其一种。

第一、未达青春期年龄。这种年龄会失去父爱。巴黎的统计向我们指出，三分之一的男子拒绝承认自己的子女并把他们遗弃；在二万七千个婴儿中就有九千多个被遗弃的私生子；而巴黎却是道德教育克臻完美的首善之区。如果到处都象巴黎这样克臻完美，那么，我们便会看到到处有三分之一的儿童遭到遗弃。

第二、青少年。文明制度使他们成为梅毒的牺牲品。这种灾祸只有在协作制度下实行四、五年普遍防疫以后才能消灭。文明制度的风气就是这样使青年人习于堕落，它把传播这种疾病作为一种游戏，而这种疾病的危险使得任何一个谨慎的人都不敢涉足情场。

第三、壮年。在爱情的忠贞方面，过去男子欺骗过妇女，这时则轮到妇女欺骗男子了：她们是在报复。如果说，我们在巴黎这个首善之区看到每年有九千个父亲遗弃了自己的儿女，那么，母亲进行报复的比例也一样多。在二万七千个婴儿中，就有九千个婴儿是做母亲的与丈夫和情人之外的人所生的。这对于儿童、父亲和母亲三者都有害。

结果是：

九千个儿童失去了父亲的护持，

九千个母亲失去了丈夫的护持，

九千个父亲失去了自己真正的后裔，而负担被别人遗弃的子女。

第四、老年。爱情已经衰退的老人把自己享受的打算都寄托在家庭温暖上，寄托在自己那些按照健康的理论培养出来的温存的子女和侄辈身上；可是他们在这种家庭温暖中只找到了欺骗和相互之间虚伪的感情。原来别人所看中的只是他们的财产，而不是他们本人。要使他们相信这一点，就应该让他们去听听情夫和情妇们在幽会时谈论他们亲属的话；这样一来，他们便会知道，情人们怎样把他们当作可笑的阿巴公[1]或讨厌的阿古斯[2]看待；他们便会听到，情人们如何期望享受财富的时刻早一点到来；因为在青年们看来，这些老年人根本不会享受。

人们会回答说，在一切值得尊敬的家庭中是听不到这些放肆的私房话的。对，这是因为那里无时无刻不管束很严；一旦父辈和阿古斯们死去或离开，甚至往往有时父辈还在世时，下辈们就马上

---

① 阿巴公(Harpagon)是法国十七世纪喜剧作家莫里哀的《悭吝人》中的主人翁，后用来称吝啬小气的人。——译注

② 希腊神话：阿古斯(Argus)是一个奉大神宙斯妻子赫拉之命去监视宙斯情人的神灵，后用来称机灵警惕的监视人。——译注

胆大妄为起来；因为青年人会叫父亲相信，他们决不会去诱骗处女，他们是宪章和道德的真正朋友；另一方面，他们会叫妈妈相信，她和她的女儿一样年轻——有时这话是对的。他们就凭借这两点理由，在家里安排起秘密的宴会来了。父亲觉察到这种诡计，正待发作；但是他的妻子却对他说，这样做是缺乏常识，于是他只好不吱一声完事。

即使父辈们能够逃避这种圈套，他们就不会陷入另外二十种灾难和道德愚蠢的绝境吗？这里，一个顺从听话的女儿，由于自然所要求的结婚需要，结果反成了疾病和死亡的牺牲品；那里一个则给人拐骗了或者把肚皮搞大了，搅乱了父母的通盘打算；此外，还有一大群套在父亲脖子上的没有妆奁的女儿。为了甩掉她们，他对他那些漂亮女儿的风流韵事，故意闭起眼睛不闻不问，免得她们再向他要钱置办新装；他把他的那些不漂亮的女儿打入终身幽禁的冷宫，并告诉她们，她们将来有福气，因为她们将与上帝交往。其后，在女儿的婚姻上又上了当，女儿和她那毁坏了的小家庭又得由父亲出钱负担。他原以为已经把女儿打发走了，结果是适得其反，还添了半打以上的外孙。

可以列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父亲以及夫妇的不幸。老是爱自我吹嘘的道德却拿某些例外情况，即少数幸福家庭作例子来证明幸福是存在的，然而，在文明制度下大多数家庭却失去了这种幸福。父辈和孩子们一样，在这里都陷入了虚幻的境地，良好的秩序只建筑在或多或少带点隐秘的强制上；这种强制也同样在戕害爱情，它只不过使这些爱恋之情维持着表面的联系而已。只有在适合本性要求的制度下，父亲才能得到真正的爱；可是，道德家们却从来不肯对爱情方面进行任何研究。请看他们忽视这种情欲的最近的一个例子吧：

许多人都曾对瑞士的伊沃尔顿寄宿中学大事吹捧，都曾期待这个学校出现奇迹，因为这是由著名的彼斯塔罗奇和他的著名助手克侣哲和布斯所主持的。他们用直观教学法来教育男女青年。结果是，这些从直观教学法得不到满足的青年，便偷偷地在这种方法中加进了感性方法；这一来就发生了可怕的混乱后果。许多处女同辅导教师或青年学生怀了孕，使这三位著名的导师大失所望。这三位名导师在他们直觉的精致性中忘记了注意爱情的直觉。哲学所想加以取消的情欲，便这样出乎意外地取消了这个可怜的哲学体系。

没有怀孕的少女们也同样受到怀疑，怀疑她们比她们的女伴更巧妙地尝试过感性方法，结果只有把这一大批迷恋自己导师的新爱洛绮思①们统统开除学籍，一旦人们想接近自由，不管在爱情方面或其他情欲方面就堕入了愚蠢的深渊，因为自由只是为情欲谢利叶制度而创造的，道德对此一无所知。确实，自由是人类的归宿，但是，在家庭生活中或在教育事业中完成对自由的某种试验以前，必须懂得那个抵制滥用自由的抗衡力量的结构。在此之前，人类精神处在黑暗中，它的革新家们都一齐陷入腹背受敌的处境；并且，革命家们的政治经验，彼斯塔罗齐②、欧文以及其他在政治自由或恋爱自由方面的蛮干家们所作的道德试验，也足够证明这一

---

① 爱洛绮思（Héloïse）是法国十二世纪的经院派哲学家比尔·阿贝拉尔的女学生，因爱上了自己的老师，最后造成了悲剧。——译注

② 1822年，当我写成这篇有时加以引证的论文时，还不知道关于这件事的结局。我当时曾看到，思想家们都受报纸上大肆吹嘘的彼斯塔罗齐的直观方法所迷惑，便认为，用直观法来安排我的前两卷著作，是按照读者的胃口来为读者服务。当然，问题在于要教给人们多种对立谢利叶的分配方法：我曾以复杂的谢利叶或均匀的谢利叶的方式安排了第一卷，而以简单的谢利叶方式安排了第二卷。读者曾被这种直观的新方法所吓倒，所以我在以下各卷中不想继续采用这种直观的新方法，我对它进行了试验，以满足读者对直观法的偏爱。

点了。如果要在雄心、爱情或其他情欲上建立真正的自由，那末，所应遵循的方法是完全不变的；我把它归结为下列规则，它规定了一般部署方面的九个条件。（我在第五编中将谈到一般力学的条件）

组成各种情欲谢利叶；

在其中发展 { A. 计谋情欲 / B. 轻浮情欲 / C. 组合情欲 } 和谐的三个原因或根本动力。（见第五章）

在其中建立各种本能和两性的竞赛；

借助于 { A. 紧密相连的次序， / B. 短班次工作， / C. 分段进行， } 三种原动力情欲的趋向和后果。（见第六章）

以达到行动统一。

这种统一之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这一部署使它所吸收参加的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的人完全获得满足；而在文明制度的一切自由中，特别是在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排除在代表机关之外的选举制度中，上述条件都遭到了破坏。

由此可见，文明制度的人对于树立雄心的自由毫无明确认识；那么他们对于恋爱、家庭以及他们从来不曾作过任何研究的其他情欲的自由怎么会有认识呢？两位哲学家、作过恋爱自由试验的欧文和彼斯塔罗齐都不懂得，在获得实现九个条件的第一个条件：即"组成恋爱谢利叶"以前，至少需要和谐制度已经存在了五、六十年，需要健康长寿、极其壮硕的妇女，以及在我们现在只是还很少见到的其他因素。

至于谈到家庭谢利叶，在把这种谢利叶圆满地组织起来以前，就需要有一百年到一百二十年的时间。只有当逐步复兴的人类恢复了自己的力量，象过去那样长寿，并普遍能看到自己的第五代的

时候，才有可能建立。

我必须写出这些细节来驳斥那些诽谤者，因为诽谤者武断地说我主张从和谐时期一开始就要在恋爱问题上确立自由，其实在我 1822 年所写的论文中就有二十多处意见与此截然相反。我的看法决不是这样，唯有我能说明为什么在和谐制度初期——这跟在文明制度下一样——不许可有这种自由。首先存在着一种物质的障碍，即必须在全球坚决加以根除的梅毒；其次是习惯的政治障碍；但是更大的阻力，则是只要让恋爱稍微享受一些自由的地方立刻就会产生秘密的集体纵欲。恋爱上的放纵与恋爱谢利叶之间的关系，正如毛虫与蝴蝶的关系一样；它会摧残情欲谢利叶的一切劳动属性和一切值得尊敬的特点。而且，欧文派对自然的平衡力量一无所知，由于自己混淆不清的自由的尝试而陷入这个罪恶的臭水沟中。——在未能在恋爱上依照年龄和活动种类形成谢利叶以前，他们只会得到这种不可避免的淫乱的后果。

根据对和谐制度初期各种爱情表现的概述已经可以看出，这种集体的放纵是不能用压制方法铲除的，而必须通过美德和荣誉心占优势的途径才能解决。对于和谐制度下一切恋爱集团也是如此。未知的科学——基本同情心和偶然的同情心的代数学——将会把这些由于具有祭酒神女郎和舞女的世俗名称、本来可能被人怀疑为生活淫乱的集团变为美德的天使。我之所以使用这些名称，是因为我如果给以其他称呼，就不免流于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在法国只有院士们才有这种特权吧。

至于谈到上帝对于这些将来的变化形式看法如何，我已经考察过这个问题了；在《摘自《新旧约全书》的证明》一文中还要谈到它。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协作复兴之后可能发生的上帝敕令不加臆断，我将依靠众所周知的事实和颠扑不破的权威，来对怀疑和反对

意见给以圆满的答复。

此外，还必须提防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上帝创造了这种最优美的情欲，是为了让立法者、道德家和总督们随意加以抑止、强制和压迫。文明制度的强制制度产生了什么结果呢？这就是爱情的秘密，而非法的结合要比合法结合广泛流行六倍，在这里我从合法的结合中排除了非爱情结合的投机性婚姻，或强迫性的婚姻。在这种制度下面非法的结合竟比合法的结合多六倍，难道这还是一种符合情理、符合本性的制度吗？而那些道德家居然选择这种制度作为智慧的途径，他们怎么敢吹嘘研究了本性、自称是本性的朋友呢？

他们是这样安排爱情的：使得爱情脱离劳动，脱离学习，只是促使青年人懒惰、轻浮、疯狂地挥霍浪费。和谐制度下的人们的初恋则是使人在文化和学习的竞赛中干劲倍增。

他们并不懂得爱情和谐与家庭和谐是分不开的，而却要我们达到家庭和谐，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关于各种平衡的一编内叙述家族关系谢利叶或家庭和谐谢利叶时答复他们。这种谢利叶应该普及于家庭服务、亦即文明制度下家庭所一直抱怨的不幸根源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些家庭距离真正的幸福是何等的遥远。

我在这篇论文中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即提醒读者在了解社会和谐的一切问题时，只有一种必须遵循的方式，这就是依照上述的条件组成谢利叶。如果我背弃了这种方法，那么，我的种种措施便会陷于武断和陷于体系的框框。请大家给我指出，我在哪些地方背弃了这种方法，并可以对我的理论提出批评指正。但是，哪一个诽谤者敢于作这类反驳的尝试呢？

这样已经可以把我的方法与他们的那些方法作一比较了：他

们只会而且只能凭强制行事，他们没有关于符合本性的途径或引力的任何观念。他们是不是想培养贞洁少女呢？他们利用的是女伴娘、道德家、牢房、古代的刽子手和现代地狱的烈火。而我们用什么手段呢？我们用的是自由、荣誉、魅力、光荣和崇高的诱饵，以及生动的、充满巧运心计的生活乐趣。

从各个生活阶段来看也是如此；我的理论只采用高尚的动力，以达到美德和真理。文明制度的哲学家们则希望、而且也只能够利用强制和小商人式的欺诈行为。他们口口声声谈论什么自由和自由主义，但是却丝毫不能加以应用，例如：

在爱情方面，文明制度下青年妇女所享受的很少的一点自由，导致了成为一切罪恶根源的秘密纵欲。

在事业问题上，自由产生了各党派的疯狂行为和商业上的欺诈；自由只是在可耻的压迫中，才能补救这种过火行为；就象这种选举金法，规定抢劫了三十万法郎的阴谋家可以获得代表资格，却把仅有十五万法郎的正直人士排斥在外，这不是可耻的压迫吗？

在家庭问题上，要不是强制性的法律硬让一些纠纷不致爆发到争讼公庭的话，——打起官司来总是最狡诈者得利——可以看到十分之九的家庭都有象阿特利得[①]家那样多的丑闻。

在朋友关系上，我们只看到蠢才和坏蛋们所玩的把戏。有这么多假朋友和这么多圈套，所以父亲们只好禁止孩子交朋友，向他们宣传利己主义：他们自己已体会到利己主义是必要的。

这就是这些哲学理论的成果——文明制度的不足之处。这是一种只能够建筑在强制和不信任上、而一旦离开强制便会产生罪

---

① 传说中迈锡尼王阿特莱的后裔。因为他的祖父丹塔尔有罪，上帝就罚其孙子阿特利得的兄弟们，使他们自相残杀，扰攘不已。——译注

恶的制度。在这以后，让人们在协作理论与诽谤协作理论的道德科学之间进行抉择吧。因为协作理论是借助于引力来发生作用的，而且除了自由和真诚以外，并不利用别的动力。而文明制度下的每一个人，如果他不是有钱有势的话，实行自由和真诚待人，必然会使他趋于灭亡。这就是文明制度下的人偶尔有时奉行正义和诚实的唯一可能的下场。

# 第四编　引力的结构与和谐

# 第七概述　劳动引力的衔接

## 第二十五章　谢利叶劳动中个人引力和集体引力的创举

我们把应该吸收参加生产劳动的几种人分作两种谢利叶，即:

三种性别——男子、妇女和儿童——的谢利叶;

三种财产状况——富人、中产者和穷人——的谢利叶。

在性别中间，弱者吸引强者。因而，必须首先引诱儿童，由他们去引诱母亲参加劳动。然后，母亲和儿童联合起来，去引诱那由于疑虑重重而比较倔犟的父亲。——深重的疑虑心理在文明制度下度过了青年时代的人们中间占着支配地位。在各阶级中间，比较富裕的人引诱境况较差的人；因此，必须尽可能地引诱富人，因为当小市民和一般平民看到当今的伟人们都热情地投入工作时，他们也会全力以赴的。我们来看看协作劳动是否一开始就能够吸引儿童和富人。

对儿童来说，第一种诱惑就是美食。为他们设有特殊饮食部，并可以随意表示爱吃什么，只要有由七个儿童组成的小组提出对某种菜肴，或对早餐、午餐、晚点、夜餐的某种烹调要求，任何癖好均可满足。要是法郎吉配备齐全的话，对三个儿童一组的不同癖好也能满足。从一开始便要培养他们对每一道菜肴有不同的品味，弄清他们对每一种烹调方法的嗜好。这种新的智慧使他们感

到非常美妙，这样一来他们都要成为法郎吉的谢伊德①了。

我们曾看到，另外的诱饵是小型的生产、小工厂、小工具、短时间的工作和舞蹈活动，等等。

富有阶级将首先动摇，他们将会逐渐地卷入某些被称为局部工作的小事中去。我们来看一看在栽种卷心菜这种普通作物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吧。

大自然赋与孟道尔经营农活菜地的爱好和能力——这种工作就是育种、专门采集、保藏种籽。孟道尔很喜欢红卷心菜，他曾在法郎吉内看到一畦一畦非常漂亮的卷心菜，并发现这种菜用于佐餐极为可口。他要求看看菜籽，他谈了这种菜蔬应该如何栽培，并向种籽专家小组提出很好的建议。这个小组跟孟道尔说了一通恭维话，这样，孟道尔的自尊心由于他对这件小事做得很出色而获得极大的满足。他便加入卷心菜种籽专家的行列，但并未参加栽培这种作物的其他小组，因为他的热情在这件事上仅属于一小部分，仅限于种籽。他与其说是加入照管红卷心菜的各个小组，还不如说是加入一般种籽业谢利叶。

在参加工作后第二天，孟道尔在清晨检阅时看到，一队由八岁到十岁的儿童所组成的军乐队向他走过来，敲着鼓宣布给他提升职称。然后，白菜谢利叶的女传令官便宣布：孟道尔由于知识渊博应解除学徒身分，并晋升为红卷心菜学士。这之后，负责授与升级证章的贞洁少女来同孟道尔拥抱，并献给他一束人工制作的卷心菜花；随后，他在儿童军乐队的欢迎乐曲声中接受首长们的祝贺(这种办法与文明制度的习俗正好相反。文明制度的习俗是在举行仪式时，要发表一通含糊不清的冗长演说，还要硬叫一个年青女

① 谢伊德(Seïde)是穆罕默德的忠实信徒。此处指盲目忠诚的信仰者。——译注

学士接受一位八十高龄的市政官员的抱吻)。

在前半个月结束时，孟道尔已经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了好些成就;他不想再离开法郎吉了，他在这里开始卷入竞争之中，而且决心参加各种不同小组的远景规划。

每个有钱人，不论男子或妇女，在参加了几天法郎吉的工作之后，忽然看到在自己身上表现出他本人过去不知道的二十种劳动引力，将会大吃一惊。但是这些劳动引力都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部的劳动引力，因为这些劳动引力绝不会应用到工作整体上，如同在一切方面违反自然本性的文明制度结构所要求的那样。

把工作分段进行，在这种方法影响下将会看到，八分之七的妇女将热情洋溢地去做她们现在非常反感的家务工作;不喜欢照料幼儿的妇女将参加缝纫部门的某一小组;讨厌在厨房里洗碗碟的妇女将热情地埋头去调制甜乳汁，并因为在这一方面才能出众而将成为这个小组的代表，尽管她对厨房其他部门的工作并不熟悉。象洗漏勺、汤锅这类工作，当不再强迫人们去做那种使文明制度家庭主妇累得喘不过气来的其他二十种工作时，也同样会找到对它发生强烈兴趣的谢利叶女成员;而使文明制度的主妇感到灰心丧气的是，除了工作繁杂之外，同时还没有足够的金钱可花，因为丈夫和道德给予主妇的忠告多而给予金钱少。妇女在家务工作中获得的只是忙碌和贫困，而男子在他所干的农事工作中则只受到欺诈和厌恶。大家都对这些自然赋与他们的工作充满反感，这还用得着奇怪吗?

虽然把工作分段进行也是劳动引力上首创精神的主要源泉，但是我们看到，劳动引力也是由许多别的诱饵产生的;——象在社会接触中企图胜过别人和热情地为家庭服务就是属于这一类。

在社会接触中企图胜过别人的这种思想会引诱某一个从来不

想工作的人来参加工作。克罗艾在几次服侍乐器制造谢利叶的成员用膳之后，在他们充满计谋情欲的会餐中，对他们热烈商谈的竞赛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使她产生了去参观这些人的工厂的想法：她在那里的木器制作或贝雕工艺方面找到了一些轻松工作。这些工作正象对她的伙伴一样，也很合她的心意，于是她就加入其中某一部分的工作。如果她在参观工厂时不是事前就与这个谢利叶的成员们有过接触，她以后就不会去参加这个工厂的工作。

乐器生产很快就引诱克罗艾去参加其他的工作。这些工作她过去并不关心，完全是由于这种接触才激发她去做的。可是在文明制度下绝不会有这样的事，因为每一行业的工人对于其他行业的工人的竞赛是漠不关心的，而且总是持讥讽的态度。

间接的家庭生活服务是情欲和谐制度最光辉的成果之一，并且是劳动引力的强大动力。现在那些为了谋生去服侍别人而经常受到主人的无理解雇和虐待的人，将一下子拥有五十个热情的服务员。这些服务员仅仅是出于衷心的爱好而为他工作，并不要他付给任何工资。

有个叫巴斯坚的贫穷青年人把自己的一件最漂亮的衣裳撕破了。第二天，女仆小组在收拾巴斯坚的房间时，便把这件衣裳拿到修补工厂去。这个工厂是由一位五十岁的有钱老太太谢兰特主持的。老太太热爱修补破烂衣服的工作，自诩在修补方面没有人可以比得上她。

谢兰特对巴斯坚颇有好感，因为她常常在各种不同的小组中遇到他。他在这些小组中是出人头地的：在禽舍中饲养谢兰特最心爱的野鸡，在小组中照料她的那种带丁香味的石竹花都是他。她很想认识他。在看到附有巴斯坚的名字标签的衣裳时，她自己就把衣裳取走，并把它修补得非常好。

就这件事情来说……巴斯坚就已经有了一位拥有百万家财的太太作她的女工，她出于热情，完全无偿地为他服务。法郎吉都是用拨给小组的股息来偿付各种服务的，任何人都不领取个人报酬，因为那是不光彩的。

我们看到，巴斯坚虽说很穷，也处处一样受人服侍。铺床叠被、掸衣服、擦皮鞋等工作，都是由妇女和儿童来做。他们组成女仆小组、掸衣小组和擦皮鞋小组时，便会由于偏爱而选择巴斯坚和别的他们所喜欢的人的什物。因为各种家务都是由某个自由小组去做，各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他所愿意服侍的人，同样也可以离去。凡是没有任何人来选择他的什物的人，都由补充小组来服侍：补充小组是依次为没有受到服役的人而工作的。

对于这个简单介绍，还需要加以证明的是：每个人，不管老年或青年，穷人或富人，都会在任何项目上找到热心的服务员，并且真正有五十个对他抱有好感的日常生活中的仆役，这些仆役往往比他富有百倍。在文明制度下，不但使仆役、而且往往连主人都感到懊恼的日常生活服务工作，在法郎吉中则变成了无数联系的泉源。

这种结合应该使人预感到他们会有一种更有价值的结合，即完全以情欲为基础的教育上方面结合。每一个穷孩子在他的青年时期将参加三十种、甚至一百种工作；他到处都会遇到热心关怀某种工作的继往开来、并以教导某个穷孩子为乐的老人。老人会把这样的穷孩子看作自己心爱的劳动的接班人；从而常常会发生这类事情：一个没有钱的小伙子竟成了一位老妇人的养子之一，因为老妇人把他认作是自己心爱的某种工作的继承者，并在遗嘱中把某些财产留给他。

正是为了把这种美妙的结合安排适当，自然界才赋予儿童种

种与父辈不同的爱好，而在文明制度下做父亲的却常常为此诉苦。可是他们马上就会由于造物主在高尚的和谐表现中的智慧而惊叹不已，因为协作状态从直系亲属的这种爱好不同产生出崇高的和谐。

与这种辉煌的和谐表现相反，分工经营在一切方面只会导致不同年龄和不同等级的龃龉不和。工资在这里成了无休止的争吵的题目，而个人命令则成了众人憎恨的对象。任何专断的命令，对服从命令的人来说都是侮辱性的。在和谐制度下，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能接受命令，除非是自愿的、集体的和大家所热烈赞同的纪律。在这一情况下，发布命令不是专断行为，而服从也不是屈辱。在文明制度的方式或各自雇人料理家务的制度，往往会产生双倍、有时甚至四倍纠纷的地方，采用了协作制度的方式就能产生双倍和四倍的魅力和形形色色的联系与协调。

我在开始转到集体引力问题时，已经计划叙述它的三种动力：

中间性情欲的运用，

军队中的恋爱关系。

母爱的序列。仅限于其中的第一序列。

为混杂的和人所鄙视的种种爱好（这在我们这里得不到任何利用）所推动的结合体，叫作中间性小组或中间性谢利叶。现在我们来证明这些所谓恶习的用处，在组合的活动中它们却颇有价值。

我假设现在要着手进行一项困难工作，譬如说：荒山有碍全乡景色之美，为了点缀或绿化荒山起见需要造林，但是目前不大可能组成一个愿意担任全部工作的谢利叶，这样一来，就必须使用中间性谢利叶作为顺序接替。

首先要使雇工队伍发挥作用，去从事初步的运土和粗活等准备工作（我说的是试验性法郎吉，因为经过三年之后就不再需要雇

工队伍了)。

随后要使发起人,使那些对一切事情都有始无终的人,使那些才做了几个班次热情就开始衰退的人行动起来。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为了开展最困难的第一步工作,他们却是有价值的。这些人的性格都是容易激动的,什么最危险的工作都吓不倒他们。他们一开始是动手大干,参加几次两个钟头一班的工作,果然不出所料,半个月之后丢下就跑了。在此期间,事情却已经粗具规模。这些发起人在雇工的支援下,已经把笨重的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并在不同的点上设置了几个植树小组。

这时候就要依靠随机应变的性格或风派人物,依靠善变的、见风转舵的、喜欢附和最后一个人的意见的人,以及只有当新事业开始博得信任时才赞同新事物的人了。当他们看到事业进行顺利时,便认为这项事业值得接受,并且来附和那得到大量雇工帮助的发起人的意见了。

此后,就要求助于赶热闹的人或异想天开的人。这种人愿意插手已经完成了一半、但需要略加变动和修改的事情,象房屋建成一半继续再造下去,不加考虑地调换职业,甚至不过是由于他们也茫然不解的某种不安情绪,竟会放弃好职位去干坏差事。当他们看到种植工作已经有所进展,他们便热情地参加。为了讨好他们,不妨同意他们作某些无关紧要的改变,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同先前留下的同事们一道参加这项工作。

继他们之后便是随大流的人或称普洛透斯[1],这是文明制度下一种为数极多的中间性人物。此种人物当看到某种事业兴旺时,便来参加。他们不想对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的事业持漠不关

[1] 希腊神话:普洛透斯(Proteus)是海神波塞冬(Poséidon)的儿子,善于变化。——译注

心的态度，所以总是不等事情结束赶忙参加进去。他们的参加将把接近结束的事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

这一下就到了吸收集大成的人物的时期了。这种人当看到事业差不多已经大功告成时，便热情地献身于这种事业。事业才开头的时候是不会得到他们的赞许的；他们叫嚷什么不可能啊，什么滑稽可笑啊，反正是满口冷嘲热讽，攻击进行改革的当局，把那些进行建设、排水、在生产中实行革新的业主统统称之为神经错乱。

但是，当事业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时，我们看到，这些阿里斯达克[①]便改变腔调，宣称自己是曾经被他们诬蔑过的事情的鼓吹者，而且就好象驿车上的苍蝇[②]一样，断然说他们对这项事业出过力；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甚至还在那些由于一开始就支持这种事业、而被他们不断加以嘲笑的人们面前吹嘘这种事业。他们觉察不出自己前后自相矛盾，只是在事业快要圆满结束时他们才热乎起来的。在法国，这种性格是一种最普遍的性格。因此，法国人对一切新事物的要求总是马后炮，在新事物初出现时总要嘲笑一番。

法国人不会不表明自己是创立和谐制度或劳动引力事业的集大成者。他们开头先诽谤这种发现以及发现它的人，继而便讥笑创业的股东，之后，当他们看到试验乡的种种措施有了进展，便改变主张；最后，等到一切安排就绪，他们便以三、四倍的价格来购买股票；并且还要证明正是他们曾经庇护过创业的人，赞美过、鼓励过他的发现。两个极端常常会碰在一起，法国人就已知的事物来说可算是最大的发起者；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象法国人这样老是有始

---

① 阿里斯达克（Aristarque 公元前三世纪），希腊语法学家和评论家，通常指吹毛求疵的评论家。——译注

② 驿车上的苍蝇指对某事毫无劳绩而喜欢居功的吹牛家，见《拉封登寓言》。——译注

无终,工作才完成了一半就改变计划。你在法国人中间,任何时候都不会看到儿子按照父亲的计划把事情做完，或者建筑师按照前人的规划把工作继续下去。法国人总是心血来潮，不能坚持某一种爱好、某一项意见，而是从一个极端一下子跳到另一极端、使对立的东西混淆起来的中间性人物。半个世纪以前，他们最鄙视商业,而现在他们则是商业的庸俗崇拜者；他们曾经以诚实自诩，而现在呢,在商业上却象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虚伪。

一句话，他们身上显然集合了我刚才叙述过的中间性的一切特点;在任何行为上都保持中间性,乃是法国人的民族性格。当和谐制度的人在叙述文明时期的历史时，按照性格序列把各个民族分一下类，那么，法国人将被列为中间性的典型,而不是忠诚性的典型。

在这里可以预见到,我们那些最受道德非议的癖好,在协作制度下都可以利用起来，使它们变成可贵的品德。文明制度时期的人却不停地互相嘲笑某种古怪的癖好。我刚才在回答这种批评时曾经描述过，一件最困难和最令人讨厌的工作就是通过所有这些中间性格的人的协作、带着热情完成的。

愈是进一步研究情欲谢利叶结构，便愈加相信我们具有很多的手段来引诱群众以及各个人参加劳动。我们的志趣、我们的本能、我们的性格，甚至最古怪的性格，只要把它们用在情欲谢利叶上,都将象上帝创造它们时那样优美。邪恶的泛滥绝不是由于情欲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文明制度而产生的。文明制度是在分散的或小家庭式的活动下运用情欲的，因此，神圣制度会产生多少善行，文明制度就会产生多少灾难。

在总结本章所论述的主要问题时，我还可以指出发动劳动引力的其他许多途径；不过，下面这四种:

分段进行，

间接的家庭生活服务，

人们接触中的运用心计，

中间性的利用，

就足以证明，社会世界当它按一家一户来分配经济活动时，是背离自然的途径的。如果使用这种方法，那么，相互关系的欺诈，工作时间过长，厂房的肮脏，工作的复杂，下属工作的吃力不讨好，主人的不公正与自私，参加工作者的粗鲁，这一切都促使劳动变成一种苦难，从而大大降低产量，使它只能及到协作制度下生产的四分之一。因此，文明制度乃是命运的对立面，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只有被哲学的白内障所蒙蔽的人，才不承认这种理性的荒谬。

## 第二十六章　借助计谋情欲美食学的谢利叶的衔接

在前面几篇和本书序言中，人们可能会嘲笑我曾多次重复一个乍一看来觉得滑稽可笑的论点，即关于在协作制度下美食嗜好是智慧、知识和社会协调问题的根源这一论点。我可以对这个古怪论点提出最确切的证明。

再没有任何一种情欲比贪食美味更被人认为恶劣的了。是否可以设想，上帝把他赋予最大支配力的这种情欲看成恶习呢？（因为再没有任何更普遍支配人民的情欲）其他情欲，如爱情、雄心，对成年人和壮年人的影响较大，但是嗜食美味对无论什么年龄的人都不会失去支配力：这是一种长久不变的情欲，是唯一的从摇篮时期直到生命终止时都占支配地位的情欲。这种情欲在有文化的阶级中间固然非常有力，它还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支配着人

民，支配着那到处被看作口腹奴隶的儿童。我们看到，兵士为了那准备让他酒醉饭饱的人而起义；对文明人极端仇视的野蛮人，为了一小瓶烧酒就会来参与文明人的经济活动；为了几大瓶烈性液体，必要时甚至能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出卖给文明人。

如果说上帝不是早就确定了这种情欲在他为我们设置的结构中具有卓越作用，难道他会为此专横地硬使人类受这种情欲控制吗？况且，如果说这种结构是劳动引力的结构，那末这种劳动引力不应该与被称作嗜食美味的美食引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吗？确确实实，正是美食嗜好应该形成劳动谢利叶的总联系，应该是劳动谢利叶竞赛性角逐的灵魂。

在文明制度条件下，美食嗜好与劳动没有联系。因为手工劳动的生产者根本就尝不到他们在农业或工业中所创造的精美食品。这样一来，这种情欲在我们中间便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人的特征。也由于这一点，这种情欲即使没有由它带来的浪费无度现象，也会是一种恶劣的情欲。

在协作制度状态下，美食嗜好则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它不再是对游手好闲的奖励，而是对劳动的奖励。因为最穷苦的农民在这里都能分享到珍贵食品。更何况在这种美食嗜好把消费的角逐与生产、调制和分配的角逐联系起来时，由于多样化，它只会起防止无节制现象和激发人们从事劳动的作用。既然生产是这四者之中最重要的一种，我们便首先要提出指导生产的基本原理，即普及美食嗜好。实际上：

如果能使全人类甚至对于象白菜、萝卜这一类极普通的菜蔬都提高到美味的程度，并使每个人都相当富裕，对质量不高、烹调不佳的食物拒绝食用，那末，便会发生这种情况：任何耕种区域，几年之后，都将充满精美产品，因为象某些地区出产的苦瓜、苦桃

子这类不良产品，便找不到任何销路；这样，那些地方就不再种这些东西了。每个乡都会固定种植其土壤能种出品质优良的作物；都会在那出产劣质产品的地方把土层深深翻过，或者把田野变成森林，变为人工的草原，或者用于生产别的优良产品，这并不是因为情欲谢利叶不消费任何普通食品和布匹，而是它们希望那怕象豌豆和粗呢绒之类一般产品的质量，都能尽善尽美，与自然界在生产引力方面所确定的规模相称。

应该作为出发点的基本原理在于，通过消费者对食品、衣着、家具和娱乐普遍的严格要求和讲究，便会使生产达到普遍完善的境界。这个原理已为道德家本身所承认。我们看到，古典作家们如何大声疾呼地反对公众的恶劣趣味，因为公众都沉溺于通俗歌剧和骇人奇闻之中不能自拔，而这些正是具有淳正意趣的人们所鄙弃的东西。

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任何其他问题上一样，道德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一方面希望我们在文学艺术方面成为趣味高尚的人，另一方面却又希望我们在社会体系供给养料的这个重要部门成为粗鲁的人。这是各种关系的一个部分，它是应该产生劳动引力，以便从这里影响其他一切部门的重要关键。于是，那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总是搞不好的道德家们曾把完善的原则或精致趣味的必要性运用在应该放到最后的对象上，即精美艺术上。而我则要把这种精美艺术放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最后一级上，因为在这里所采取的精致性会引起双重缺陷：

第一、它败坏艺术本身。由于唯利是图，艺术便愈来愈陷于华而不实，陷入浪漫式的过分夸张之中，陷入各种歧路之中；而这种败坏也传染了那些比任何时候都更醉心于体系精神和蔑视本性或引力的人们。

第二、如果说，精致性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支配着艺术领域，那末，它也是仅以这个范围为限，它丝毫不扩展到第一系列的关系，即消费和配制关系，从而也不会扩及于生产方面。由此可见，美好趣味或精致性的发展完全被道德的差错所曲解和打断了，因为道德希望在将它应用于美食嗜好以前，仅限于把它用于艺术方面，其实只要采用情欲谢利叶，这种精致性便会从这里扩展到一切方面。

为了证实这两重憾恨，我们注意到，号称艺术中心的巴黎也就是饮食恶嗜的中心。不管东西好坏，巴黎人都毫无差别地加以消费①。这是一批由八十万哲学家所组成的乌合之众，这些哲学家

---

① 这种说法在巴黎人看来，也许会认为是不公正的，我现在要用一些确切不移的事实来加以证明。

自1826年以来，巴黎的面包房和糕点铺都是把一切面食只烤到半熟程度。在这个面包和点心都应充分烘烤的时代，巴黎人在美食方面是多么无知！那种做法只是葛礼慕(Grimod,法国十九世纪美食家。——译注)、柏尔叔(Berchoux,法国十九世纪诗人。——译注)时代的事。如果说现在的做法是符合正理的话，那么，葛礼慕和柏尔叔等就要负不善烹调的罪责。要不要揭穿这种怪现象的秘密呢？秘密在于，烘制半熟程度的面食能保持大量的水分，因而分量重，在销路不好时则比较容易保存。这种烤得半熟的方法是为商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消费者的利益服务的。如果巴黎人在烹调术方面不是野蛮人的话，显然，他们绝大多数早就会起来反对这种奸商的伎俩，而要求把面包充分烤熟了。但是，有人却要他们相信，这种做法很好，是从英国人那里传来的英国方式。

1797年，有人又让他们学会了一种英国方式，即用几乎不能用的、向上弯曲的叉子来叉半生不熟的牛肉吃。正是这种英国热，使得他们养成了在早餐时取消本国精美菜肴、而代之以被称作"茶"的玩意儿。英国人是迫不得已才吃喝这些东西的，因为他们既没有好葡萄酒，又没有上等水果，除非花很多钱。他们象病人一样只喝茶，象小孩子一样只吃点奶油，因为穷苦的妈妈总是只给这样的小孩一片涂上奶油的面包。

难道可以把这种没有明显的嗜好而一味赶学时髦、再加上商人欺诈行为给他们带来的各种愚蠢思想的人称作美食家吗？对于被称作"挂面"的发霉浆糊汤百般赞美，便是此事的明证。这种浆糊汤现在已经成了巴黎流行的羹汤，因为它使食品杂货商大赚其钱，并节省了厨师的时间。巴黎人在美食方面的知识就是对想哄骗他们的各种骗子手俯首听命；因此到处都可以看到各种饮料、葡萄酒、醋、烈性酒、啤酒、牛奶、奶油、糖

们吃东西时只知道一味抑制自己的情欲和鼓励商人的狡猾，他们对一切欺骗行径，对为营利而发明的任何毒物，都是奴隶般地一味顺从忍受，给啥吃啥。

另一种坏毛病是法国所特有的，也是从巴黎发源的，这就是妇女对美食的不重视，而且这种不重视的倾向与日俱增。这将是和谐制度初期一种极大的缺点。因为如果在美食方面、即劳动引力发轫途径没有热烈嗜好，人们便不能生气勃勃地热爱农业工作，也不会热烈地竭尽全力来为农业争作贡献。道德和良好风度的说教者们竭力要使法国太太们相信，美食嗜好是恶劣的情欲。可是在和谐制度下却必须使太太们改变想法，要使她们卷入至少为文明制度的习惯所认可的十种情欲方面的角逐。德国女性的恶习比较少。德国妇女比较公开地爱好美食，甚至酒类，而法国少女则以蔑视饮酒为荣。

一切克制嗜好之举，不过是对自然的歪曲而已。自然界在食品方面(无论固体或流质)，早已为三种性别的人各各准备好一套他们所爱好的东西。此外，嗜好的组合，把八分之一的女性吸收到男性的嗜好中，而把八分之一的男性吸收到女性的嗜好中。这种组合是存在的，尽管是以隐秘的形式存在着。我认识一个九岁的

---

等等的假货；他们的肉食腐烂、发出臭味，这是因为商人要想多赶路程而逼住牲畜快跑的缘故；他们的蔬菜都带有作为郊区菜园的某些肥料臭气；不过他们还有一些好水果，因为商人无法象用颜料、苛性钾、铅赭石、酒渣、六分之三的酒精、熬好了的葡萄汁、糖栖、甘草汁、明矾水、鸢尾草以及其他奸商用毒药制成的葡萄酒(其中最坏的葡萄酒是朗格多克的圣吉尔葡萄酒)那样，可以进行伪造。此外，他们这里的农民竟外行到这种程度，以致从收获那天起就坏掉一半土豆；在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二十筐土豆中，你会发现有十筐由于生涩、发酸、发粘而不能吃。难道在美食方面还有比这更外行、更野蛮的民族吗？在和谐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五岁儿童就会在巴黎的所谓美食家的晚餐中找出五十种明显的谬误；对于他们其他方面的“英国热”，比如他们的书法，又有什么可谈的呢？什么书法，我们只不过看到一堆 u 罢了，uuuuuuuuuu…

小姑娘，她很喜欢大蒜，并且贪婪地吃大蒜头。大概，到十五岁时，她就不再大嚼蒜头了。但是，这件事证明了，按照本书第一编所提规则，妇女们不顾时尚的阻挠，都在适当的程度上具备了情欲谢利叶相互衔接所必需的一切嗜好。

因此，必须在试验性法郎吉内发展这些嗜好，唤起妇女身上往往与良好风度完全矛盾的天然癖性。如果迫切地希望达到劳动谢利叶的衔接和情欲的平衡，就必须首先唤起她们在美食方面的本性。年轻的姑娘不顾别人的嘲笑爱吃大蒜；为了双重衔接，你就应该重视这种嗜好，因为它能够实现：

一、某一谢利叶内男女的混合。因为栽种这种鳞茎类蔬菜如洋葱、蒜、分葱、韭菜、细香葱的谢利叶一般都是男性。必须通过组合的方法至少要在那个谢利叶中加入八分之一的妇女，而这八分之一的妇女必须在年轻的姑娘中找寻，因为一到十六岁，少女们就未必有爱吃大蒜的嗜好了。

二、个人工作的混合。某个年轻的姑娘爱吃大蒜，而不爱学习语法。她的父母希望她放弃大蒜而专心学习语法，这就是说，要双重地违反她的本性；我们要设法在两方面发展她的本性。先让她在餐桌上和菜园里与大蒜爱好者发生智力上的联系，随后把马赛卢斯写的大蒜颂给她读，她会赶忙读完这首诗，并会对别人讲大蒜的那些恶言恶语产生反感。她从读诗中间得益，使她初步知道了抒情诗，懂得了诗的章节和自由体诗歌的差别。也许，从此她便喜欢诗，以后对语法也爱好起来。对某一学科的研究很快地就会导致对另一学科的研究。协作制度下的教学就是这样使计谋精神与古怪癖性结合起来，以便激起儿童对学习的爱好，并且以间接方法引导他去学习那些要是没有某种计谋刺激因素来促进，他就会顽强地拒绝学习的科目。

我坚持所有这些角逐都应与美食嗜好联系起来的原则。因为美食嗜好，对儿童来说，是产业活动方面的发端和组合的天然途径。当然，还有应该加以运用的其他动力，但是，这种动力却是在儿童中间居于首位的一种动力。不承认这个原则，试验性法郎吉便会走上谬误的道路，它会象乌龟一样地慢步爬行，只要一旦犯了其他严重错误，就会陷于破灭。

## 第二十七章 关于美食学或美食谢利叶的智慧

我们的所谓美食家们，不管是著作家还是实践家，谈这个问题都不够格。他们用开玩笑的口气谈论这个问题，借此贬低它的意义。固然，在文明制度下，美食可能起着极其从属的作用，更接近于放纵，而少接近于智慧，但在和谐制度下它将被认作是情欲平衡的主要动力。

味觉是一部四轮车，这四个轮子是：

1. 美食，
2. 烹调，
3. 腌制，
4. 农作物。

在情欲谢利叶中所进行的这四种作业的结合便产生出美食学或保护卫生的哲理，即按级调整、适合人类气质序列的卫生学；文明制度的医学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文明制度依照其倒行逆施的世界的本性来说，在这方面完全是南辕北辙；它想在那个应该结束的地方开始。任何作父亲的都非常赞许他的子女在第三个和第四个——农作物和腌制——部门

中出人头地，他甚至希望年轻的女孩子到第二个部门——烹调工作中去锻炼一下：由此可见，他们只承认三个不能创造劳动引力的科学部门，而排除了第一个部门——即可以从中产生其余三个部门的情欲的美食。这种笨拙行为当然又是道德的一项功绩了，因为道德使我们跟自己的感官成了敌人，跟商业却成了朋友：商业只是一味引起纵欲而已。

另一方面，下流的作家们则在给我们的卢古鲁斯[①]们上了关于"好吃"的一课。这些穷奢极欲之徒对诗和修词一窍不通，却从他们自己的厨师那里获得了足够的知识。这种文学上的卖淫现象败坏了美食的声誉，也就象欧文派的那些胡言乱语败坏了协作社的名声一样。

美食只有当它能够保证一切人的需要时才成为一门值得尊敬的科学。事实上是：群众距离良好的饮食非常遥远，他们的营养愈来愈坏。他们甚至连有益于健康和必需的食品都缺乏。在巴黎，我们看到三、四千个讲究吃喝的朋友，营养非常好；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三、四十万个连菜汤都喝不上的平民：现在他们是用变质了的猪油、蜡烛和污水熬成一种冒充肉汤的东西来填肚子。商业精神日益猖獗，它的欺诈行径也愈来愈压迫下层阶级了。

美食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下才是值得赞美的：

1．它能直接应用于生产，与耕种和烹调食物衔接，配合，并吸收美食家参加农业和炊事；

2．它能促进工人大众的幸福，并使平民具有文明制度下的游手好闲者所擅长的讲究美食的嗜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属于味觉的各种作业衔接，使

① 卢古鲁斯(Lucullus 约公元前 199—57 年时人)，罗马将军，生活豪侈。此处泛指穷奢极欲之徒。——译注

它们与四个部门中最吸引人的部门即美食嗜好联系起来。可以肯定，这种美食嗜好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它永远有吸引力；因此，必须把美食嗜好选作建筑的基础，如果希望这一建筑经久长存的话。

我们的哲学家们在原则上认为，自然体系内一切都是有联系的，但是在我们现时的产业体系内，情欲方面则没有丝毫联系。产业活动应该借助于美食谢利叶来形成自己的联系。美食谢利叶通过情欲把餐桌上的论题引到厨房和腌制储存上，然后引到农作，最后引到按人的气质形成序列及适合每一序列的卫生制度的烹调上。因此，在和谐制度下，将力图尽早吸收每个人都参加上述四种作业，以便使他不只是起好吃美味的不光采的作用，这正是我们的阿皮齐乌斯①们可耻的地方。他们的全部能耐不外乎是用颌骨来工作，而缺乏在其他三种属于味觉的作业方面活动的能力。

没有任何一种情欲比味觉的情欲对于作业的衔接更有影响了。我在第二十六章中曾举过爱吃大蒜的例子。我在那个例子中假设，有一个人由于在维护自己的味嗜方面使用心计，并由于热爱赞扬味嗜的这一门文学而逐渐被引到诗的研究（计谋情欲和组合情欲的发扬）中来。如果要根据情欲谢利叶这样从每个儿童的美食嗜好来考虑问题，那末，只是在这一部门就会发现使儿童热爱各种学科的方法了，对父母也可以这样做；因为在和谐制度初期，必须象教育儿童一样来教育父辈。我无法更充分地提醒人们必须首先从美食上来考虑问题，把它看作是比其他任何产生引力的东西都更为有效的引力播种机，看作是一种最迅速地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是，必须按照情欲使作业结合起来，通过运用巧思而振奋

① 阿皮齐乌斯（Apicius），古罗马富翁，生活奢侈。此处指讲究精美饮食的人。——译注

热烈的刺激因素，把各种作业一个个带动起来。最后，必须建立哲学所梦想的但一个也建立不起来的一般联系，特别在教育事业中更是如此；因为长期以来哲学既不能使教育与愉快相结合，又不能使它与农业实践结合起来。

在这一方面一个恼人的缺陷是不知道把医学与愉快、特别是与味觉的愉快结合起来。每年都可以看到在医学领域内出现很多体系，除了心脏医疗体系外，其中没有一个试图越出老框框。味觉的医学、即在每一种疾病上所应该提供的愉快的解毒理论，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但对于学院来说却是成果甚少的领域。我曾看到过用果酱、葡萄、甜酸苹果和上等葡萄酒所进行的种种疗法；我也曾看到过用一小杯陈白酒就治好了寒热病。民间有许多令人愉快的治疗伤风感冒的妙法良方，比如说，把一瓶陈葡萄酒温热，加糖服下，然后睡上一觉。这种医学可以称为卫生美食学。这将是科学的一个部门，是预防疾病同时也是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因为它用各式各样的大量好食品，以及用迅速的愉快的方法换掉餐桌上的享受，以此来预防暴饮暴食。

自然界把好吃作为支配情欲赋予儿童，正是为了把我们从幼年起就引到这种饮食制度上来。有人说他们是好吃美食的小家伙，这真是荒谬之至。他们并不好吃美食，只不过是饕餮、食欲旺盛和贪吃罢了。他们连没有成熟的果子和其他粗糙的食品都贪吃。如果他们真是美食家、行家，他们早就把这些粗粝倒掉喂猪了。他们贪吃的情欲只是一种萌芽，有了这种萌芽就可以引向美食嗜好，引向那经过精心考虑和适用于味觉的其他三种作业的美食学。

到处可以看到，对饮食最有自制力的人是厨师。他们是严格的鉴赏家，最善于品评菜肴，而又不陷于贪馋无度。他们是能随意

摄取美食的人中最有节制的一种人。因此，不管是对儿童还是对父辈，防止餐桌上暴饮暴食最好是采取这样一种办法，这就是要使大家都成为烹调家和讲究美食的人，从而把美食与烹调、腌制和农业这三种活动联系起来，并且与按照人的气质序列逐级调整的保健联系起来。

由于这种美食制度在股份公司中间最可能遇到反对者，由于某一些人可能因为道德偏见，其余的人则因为对节约作了错误的理解，因而对于鼓励或容许美食嗜好的现象会表示反对，所以我必须断然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犯这种错误，而这种错误是协作制度试验时最危险的暗礁。

有人会觉得奇怪，我对利用美食竟然这样重视，以致于把它看作是试验性法郎吉成功的必要条件，而我在 1822 年所写的论文中却不曾提出过这个条件。

我的这一看法是在对十二种情欲中每一种的影响的分量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在因为大量缺少引力而遇到困难的试验乡内发扬和衔接各种产业引力。现在让我们对这些影响的分量逐一加以概述。

雄心。它将在劳动竞赛方面提供许多良好的推动力，但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提供的。例如，我曾经谈过的权杖序列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推动力，但是它只有等待和谐制度在全球建立之后才能确定下来。因而，这是一种要推延四、五年后才能加以利用的杠杆，而人们所需要的却是要从最初两个星期起就可以利用的推动力。为了实现这个紧迫任务，美食就是对一切阶级都最适用的手段。雄心在初期将提供四种极为重要有力的推动力，即：创立法郎吉有功者有希望获得奖励，从好奇的出资参观者身上能得到一笔收入，光荣的小事，以及竞赛性的斗智。但是为了一下子就能创造出劳

动引力以及运用巧思智谋把这些引力组合起来，就没有任何一种手段比得上实用美食学了。

爱情。它能对劳动提供强大而有效的推动力，在形成爱情谢利叶及恋爱自由和平衡的组织时可以看到，不到两年时间产量即增长百分之五十。我曾说过，这种产量最初将比我们现在的产量增加三倍，而在恋爱自由获得平衡的情况下，会增加五倍。但是，大家都知道，自由地享受这种情欲将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在此之前，这种享受将仍然处于犯罪的地位。这样看来，它不象美食那样是马上可以应用的东西，美食本身甚至在反对它的人的心目中也是没有任何罪过的；因为我们常看到，某个说教者在发表了一通反对好吃的漂亮说教之后，还是要水陆俱陈，饱餐一顿。虽然如此，但是当爱情这种情欲在摒除了各种无节制行为而获得平衡时，便不再是一种罪过；不但不是罪过，而且还有益于健康，因为它所提供的快感将有助于保持健康。

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在劳动引力方面得到的利用，如果不算例外情况，可能要到一个世纪之后才会开始；因为在十年后人们将看到，它的一个部门——各种形式的劳动收养部门才开始萌芽；其余的部门，比如同情收养和父爱序列，则还要延迟更长的时间。这一切距离具备适用于一切阶级的立即使用的条件还非常遥远。

友谊。从友谊中将得到巨大的帮助，但是利用美食的序列、并精益求精，才是在短时期内发展友谊的手段。再没有任何东西象对于某些菜肴或某种烹调方法的共同嗜好更能迅速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了，特别是对离奇古怪的、中间性的和被大多数人嘲笑的东西有同样嗜好时更是如此。因此，把美食利用于社会结构就足以促进友谊。如果把我以味觉为基础的劳动引力组合体系归功于友谊的话，那就会高尚一些。但是，如果我在这里把首位归于友

谊，那就等于把结果放在第一位，而把原因放在第二位了。我要防止这种错误。

让我们更正确地判断自己的感觉吧。当我们感觉的影响导致善、劳动和社会的协调时，我们便不会对它们感到羞愧。上帝在使外部感觉适合心灵时总是不愿玷污物质，而是利用物质；它为这些感觉提供先导，就象我们对先于主人而来临的仆役给予先导一样。我之以美食作为先导，正是应该这样来看。消费、烹调和栽培某一种植物的共同爱好把人们结合在一个小组里，而美食就是用作建立各个劳动小组之间的最初友谊的手段。

我不来研究三种原动力情欲对劳动作业的衔接提供什么手段：既然所有三种情欲都对其余九种情欲发生影响，那么先分析一下九种情欲中每一种的效力就行了。我曾把四种依恋情欲的影响与味觉的影响作过比较，现在我们来估量一下其余四种外部感觉在最初出现的法郎吉中的影响。

**触觉、视觉、听觉、嗅觉**：我将把它们总括起来加以论述。

这四种外部感觉的任何一种对于试验性法郎吉中人数最多的、只受过初级国民教育的农民和工人都不会发生什么显著影响。在和谐制度初期必须满足于这些由文明制度培养出来的人面兽心的人，满足于这些从来不会与诗神打交道的笨拙的里木赞人和下布列塔尼人①。他们对于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的精致细腻之处完全漠然不解，而只是强烈地渴求味觉享受和金钱利益。一大堆有肥力的粪堆，对他们来说，要比那不提供任何利益的春天的花卉更加美妙。最美丽的景色在他们心目中抵不上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们要你抛开优美的艺术，只把好菜端上桌来。

---

① 里木赞(Limousin)和下布列塔尼(Bas-Bretagne)是当时法国比较落后的两个省份。——译注

让亟待改进的文明制度所培养出来的这个粗鄙的一代死绝了吧 在一般体系中试验建立触觉、视觉、听觉、嗅觉这四种外部感觉的支配地位，再等上十五年、或者十年吧。在此之前，能够达到这类细致性的个别的人将尽可能地从这些感觉中得到益处；但是，他们实实在在只占少数，而饕餮家在所有三个阶级中却占绝大多数。这就是说，开始应该把希望建筑在适合情况的手段上，而不是建筑在未来的完善的境界上。美食之所以最值得引起创办人重视，其原因就在这里。在能够感化堕落程度较轻、不太粗鄙和适合于全面享受十二种情欲的一代以前，它将是社会协调的临时性萌芽。我们的法律只接受其中十种，而排除了自由恋爱和自由的亲属关系（因为这是两种依恋的初级情欲，而文明制度在初级的发扬方面是不健全的）。

除了在形成劳动组合方面最强有力的情欲之外，还应该指出被相反的属性所玷污了的情欲，这就是使联系破裂、并因此为道德家们所激赏的情欲：这就是家族精神或者说亲属关系，这个一切社会混乱现象的根源。在关于劳动组合的篇章中，把这种情欲的罪恶作一概述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劳动组合的主要障碍。

## 第二十八章 关于一般纠纷的萌芽或简单的家族关系

在整个第四编谈到关于协作一致的萌芽时，必须说明一般纠纷的萌芽，这一全不为人所知的东西即道德家所大事赞扬的家族关系。文明制度的世界安排得对于家族关系非常有利。为了消除这种谬误，必须把证明放在理论之前，而把基本原理置于本章之末。家庭、即可能的社会结合中最小的结合，因此也是与上帝意

图、节约和联系最背道而驰的社会结合。现在我们来看看家庭产业中最突出的缺陷。

第一、不稳定性。我们的家庭制度是极不稳定的；家长的意外死亡，他的全部事业就会一天天趋于瓦解；遗产的瓜分、父子性格的不一致、认识的分歧以及二十种别的原因，将会把父亲所创造的一切全部推翻，他垦殖的地区将被荒废、分散和破坏；他的工厂将陷于混乱，他所收藏的图书将流入旧书店，字画也将送进古董铺。在公民团体或宗教团体中情形则与此相反。在那里，一切都会保存下来，并且更加趋于完善，个人的变化或死亡丝毫不会使企业安排受到损害。

第二、后裔的不肖。任何一个有事业心的人都希望至少有一个儿子将来能接替他，继续他的事业。命运却只给了他一个婚生女儿，而他却有几个不为法律所承认的非婚生子，于是他的名字就从此堙没无闻了。他可能在自己的企业方面找到充满热忱的继承者，不过要在财产和生活条件极其悬殊的阶级中才能找到。另一些情况是，他的孩子拒绝帮助他，或者是他们没有帮助他的能力。子女过多和抚养费用过大，往往使父亲的企业陷于瘫痪：他的吃力不讨好的劳动无力抚养他们和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将来。对他辛苦了一辈子的报答是，让他看到好些孩子由于急不可待地要享受他的遗产，竟希望他早死早好。

第三、夫妻以及家庭间的不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应该讲一讲。有事业心的人将因妻子或某些子女的恶劣品行，同事的背信弃义，嫉妒者的中伤和诉讼，以及他的全部希望所系的子女的死亡而灰心丧气。我们看到，文明制度下的父母们在失去他们所钟爱的子女时竟致陷于疯狂状态：他们没有任何平衡力量来抵抗这种苦难和许多别的苦难。由此可见，这种家庭情况实在是一种

陷阱，真是一只潘朵拉的箱子[①]。怎么能设想上帝会希望把企业建筑在对领导企业的人来说、尤其是对执行的下属来说是这样一个摇摇欲坠的状态之上呢？

第四、企业的陷阱。政治和道德没有本领创造劳动引力，便依靠狡猾手段。它们称赞没有财产的婚姻的美妙，并且定下社会制度来强迫贫民娶妻，好让子女的沉重负担强迫他去工作，以赚钱养活饥饿的孩子。因此，贫苦阶级中所有当父亲的和全人口中八分之七的父亲都叫喊不迭："这下子我要苦一辈子啦！"这种陷阱就是道德家们赞美甜蜜婚姻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为了得到源源不绝的新兵，为了使半饥不饱的工人每天为挣一点点微薄报酬去给大头领的发财干活卖命，就把平民往这个陷阱里推。

第五、对劳动的积累的反感。儿童的反感已经相当强烈。如果不是慑于惩罚，他根本就不工作；并且，这种混乱现象将随着进入性成熟年龄而不断增长；恋爱一来，就使他在厌弃劳动之外，又添上爱花钱和爱结交的习惯，这正与父亲的见解和家庭的和谐完全抵触。这种在十五岁时加进来的新动力本应是可以改进经济结构的，因为对一项机构增添一个零件，乃是为了改善它的功能。在和谐制度下的人们中间，爱情将通过两条途径来加强劳动引力，这就是说青年通过在工厂、牲畜棚两性在一起工作中所发生的新的魅力，以及通过献身科学中最美妙的科学——类比学，这门科学是不给未成熟年龄的人传习的。这种极其诱人的科学将会激起成年人的学习热情；一直到二十岁以后，当他们认识到整个自然界和千千万万表现在动植矿各界产品中的情欲标志时，这种热情才会逐

① 潘朵拉的箱子（Boîte de Pandore）：根据希腊神话，上帝宙斯送给人间第一个妇女潘朵拉一只箱子，内藏一切罪恶。潘朵拉的箱子，喻意为罪恶的根源。——译注

渐减弱。但在文明制度下，恋爱关系不能成为对劳动和科学的双重推动力，却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恶习，成为父亲的苦恼。父亲一辈势必要经常进行监督，供给衣饰费用、嫁资，而且往往还要拿出钱来替青年人还债和弥补他们的其他差欠。因此，毫无疑义，对父亲一辈来说，夫妻关系乃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只有少数富有家庭例外；而在成年人中产生爱情，只是为了使他们堕落。

现在我们从这些迹象来对恶进行精确的分析。我曾注意到，夫妻关系即我们社会制度的基础，乃是可能的结合中最小的结合：不能想象比一对夫妻更小的结合了。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有理由假定，如果上帝希望创造最大的协作结合，并确定尽可能最大的自由，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恶的萌芽，即与上帝见解最相背离的状态就存在于这种规模最小的和自由最少的结合中。这就是特定的夫妻关系，从这里面便产生了仅限于唯一的血统的简单的家庭关系。这种关系和文明制度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因为它是所有社会中最不协调的社会。

恶的萌芽肯定包含在十二种情欲中的某一种情欲之内：这种萌芽只存在于那种与上帝意向截然相反的结构的情欲中。就宇宙结构来说，显然，上帝希望依照几何学正确性规律使一切东西都是自由的和协调的，而我们则采取了家庭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只有专横、虚伪、非正义、不和、压迫；每个家庭里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总是矛盾的。

家庭小组的另一根本缺点是：它绝不是自由的，而其余三种小组则是自由的。可以依照自愿调换朋友、情人、合伙者，但是在血统关系上却丝毫不能改变：它是永久性的，与自由选择相对立的。这也是人们没有想到去认识的缺点，而这个缺点却是如此严重，使得和谐制度要采用许多抵消性的平衡力量来与它对抗，比如象劳

动收养和分沾遗产的规定条例就是这种平衡力量。

这些迹象有助于我们说明恶的统治：恶从来都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今天，由于商业精神的胜利，它的统治力量甚至更加扩大；因为商业精神使文明制度下的人变得比他们开初更加卑鄙、更加虚伪了。诡辩家们根据这一理由，提出人的天性是不是恶的问题，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对此都表示肯定。这种判断无异于伊斯兰教宿命论者的那种论证方法：因为他们不想费力建立卫生检疫工作，他们就断言，瘟疫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疾病。我们的哲学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为了使自己避免去寻求防止恶的手段，他们宣布恶是不可避免的天意，但他们却发表了几千种预防体系，说是可以通过对于商业和其他幻想（这些被他们称为智慧的激流和至高无上真理的预言）的热爱，来使文明制度成为尽善尽美的制度。把某一个问题或某一件事搞乱的最可靠的手段就是掺进才华之士吧。自从法国创立了三百个农业研究所之后，某些县里的毛虫比任何时候都多得多了。

全世界运动的规律证明，恶或虚伪的制度在宇宙结构内掺入八分之一的东西，它的统治拥有八分之一的时间、地点和事物。因为自然体系内一切都是有联系的，恶依靠其中有自己根源的某种事物来与总的体系相联系，这是必然的。这个某种事物只能是家庭，这是范围最小、最有强制性的集体。难道能在其他三种小组的某一小组中看到恶的根源吗？不会的，因为其他三种小组都是趋向于自由和大规模的结合的，都是趋向可以自由变动的广泛联系的。道德本身在向我们赞美这些联系的扩张，因为它希望我们的友谊带着广泛的爱扩展到那被改造成为一个兄弟般的大家庭的一切人身上，以便让我们的雄心把我们与全球爱交往的朋友们联系起来。爱情从它本身来说，是没有界限的；一旦让它按照其天然的

倾向行事的话，那末，自由而富有的男子便会马上象聪明的所罗门那样有上千个妻子，而自由的妇女也会希望得到同样多的丈夫。这种爱情关系的众多性是如此自然，以致我们从来不曾看到过，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的君主，甚至在他年迈的时候，只以一个妻子为满足，他们都有自己的三宫六院。由此可见，爱情也和其他小组一样，也是力求达到大规模的结合的。

当人们懂得并且能够把家庭关系从简单形式提高到复杂形式，从强制方式提高到自由方式，并使每个家庭成为象波斯王纯洁的非特·阿里沙赫的家族那样多的人口时，家庭关系的进程就将是如此。在未来的世纪中，在和谐制度建立三、四个世纪之后，每个老年人，虽然只有两、三个直系的子女，在旁系亲属和收养子女中却还有三百多个儿童，其中包括自己的孙子和旁系的孙子。那时人们将享受到他们在目前情况下所无法得到的亲属关系的全部好处，特别是利益一致的好处。利益一致将使自私自利同种种高尚感情协调起来，并使继承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希望赠与者延年益寿。

光是侈谈什么平衡和均衡的文明制度的人们想必也会觉察到，他们的家庭制度实质上并没有平衡。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爱要是三倍的话，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爱就只有三分之一还不到。所有做父亲的都这样诉苦，而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那些老是想着一切都要求平衡、均等的"平衡论"者们，怎样能对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无动于衷呢？他们怎么才能使父亲得到满足，让他们收回与父爱程度相等的子爱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子爱必须来自三个源泉：

第一、来自同血统的人或直系子孙（现在的父爱就全部放在他们身上）。

第二、来自事业方面的养子或做父亲的各种不同爱好的继承者、在三十多个小组和谢利叶中的事业继承者，他们都曾是门生弟子。

第三、来自双重序列的同情者；由于性格相同和性格相反的同情者（我们关于同情方面的幻想家们不了解这种必然的双重性）。

这三类中来自第二、第三两类的人，在和谐制度下有权被收为养子和按照遗嘱接受遗产。这在文明制度下是不存在的，因为文明制度下的人绝没有爱好相同的继承者，也不会发现相同方面和相反方面的两类同情者，因为大家的性格都被扼杀它们的道德教育或市井的粗野行为所歪曲了；更何况家庭中的人是如此自私自利、如此充满嫉妒，根本不能容忍有人分享父亲的爱。父亲不得不限于爱自己的亲生子女，却往往在这些子女中发现尽是与自己性格相反的人、敌人和破坏自己事业的人。可以通过准确的计算性格序列的方法证明：如果一个人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孙子，总共六个直系后裔，我可以用两百比一跟你打赌，你在这六个人里面既找不到性格方面的同情者，也找不到企业方面的同情者或情欲方面的继承人，特别是当这种企业活动象在文明制度下那样只限于某一类活动的时候。对文明制度下的父亲们来说，这是多么悲惨的前景啊！这是父爱的多么可怕的陷阱啊！

由于家庭小组所固有的这许多缺点，协作制度将扫除它在有关收益和分配的种种问题上的任何影响，因为它只会带来不公正和掠夺行为。这种小组应加合并，使它能够适合普遍的一致。必须不断地发展和扩大用上面所说的三个系统来淹没家庭的利己主义。我将在关于结合的报导中阐明这种方法。

某些读者由于不合理的顾虑，反对这种把夫妻关系看作恶的

萌芽的学说。如果说夫妻关系是罪恶之树，其原因并不是它所产生的罪恶，而是因为它是可能的联合中最小的联合，因而它是最违反经济的、与作为最高经济主宰的上帝的意向最相背离的。上帝作为最高主宰不能把混乱和分散的现象作为制度的基础，拿三百所互相敌对的茅屋来代替一座关系协调的大厦。我们看到，冒充经济学的若干科学固执地偏袒这种所能设想到的最丑恶的结合，这不正象包马晒[1]所说的："聪明人多么傻！"吗？

但是，他们却提出了反驳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其他的结合。那末，就应该去寻求：Quærite et invenietis（探求和发现），并且应该把唯一寻求过并且已经找到了它的那个人的理论好好加以研究。

[1] 包马晒(Caron de Beaumarchais 1732—1799年)，法国十八世纪戏剧作家，著有《费嘉罗的婚礼》等。——译注

# 第八概述　分配方面自愿的协调

## 小　　引

现在我们接触到分配的问题，整个协作结构就是建立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协调削弱了，那么很快就会看到，整个建筑物即将瓦解。试验性法郎吉在它第一步行动结束时就会解体。为了保证在分配问题上达到协调一致，我们有两种足以应付裕如的手段：第一是任何时候人们都不会缺乏的贪婪心理。然而，如果能把它改造成为公平分配的保证，那就肯定会获得正义的统治了；第二种分配均衡的手段是文明制度下所难于实现的慷慨大度。文明制度的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判断，会认为在和谐制度下也同样不可能有慷慨大度；因此，必须扼要地向他们叙述这种由慷慨大度所产生的协调一致；甚至在着手分配以前，便可从中得出自愿的协调一致。这一研究可分为四个小论题，即：物质、爱恋、结构和统一诸方面的协调一致。

## 第二十九章　关于由物质享受所产生的自愿协调

在协作社中，协调一致的第一途径便是发财致富。因此，我们看到，在任何商业公司中，当企业不能提供利润时，合伙人就会发生争吵而离散。只有当每个人在这里都看到自己的财产和享受大大的增长，看到增加三倍的现金收入、增加三十倍和四十倍的相对收入时，法郎吉中才能够充满这种自愿的协调一致。我们现在来

证明在第二篇序言中已经说明过的协作制度的这一属性。在这里，我只是以现金收入与相对收入进行比较来对它加以考察。

任何一个人家居住在法国富庶省份，如图尔、昂儒，在生活方面来说，都比它要是住在伦敦富裕十倍。它在邻近图尔城和索缪尔的乡下，只要用相当于伦敦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买到同样好的水果和葡萄酒。因此，我们看到有许多英国家庭迁到图尔地区来，为的是在这里可以节约，生活还可以过得富裕一些。由此可见，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即使不增加实际财产也能够使财富在某些部门增长十倍；如果再把增长四倍的实际收入加在这些财产上，那便会使财富相对地增加四十倍，因为这里只要有四倍的财力就可以得到十倍的舒适生活。

在协作结构下，相对的财富在不同的部门中能够提高到无数级，在把这种财富与增加四倍的实际收入结合起来，财富甚至能够提高一百倍。下面就是从最豪华的和微不足道的奢侈品中信手拈来的两个例子。

行。现在，任何一个想要乘车外出的家庭，只有三种马车可乘，一是城市用的马车，二是郊区旅行用的马车，三是带篷的双轮马车，外加雇一个仆人的费用和马匹、车辆维修费，在巴黎这项交通费就非六千法郎不可。而在和谐制度下，这个家庭每年有六百法郎就可以包乘所有等级的马车、甚至仪仗马车，或者骑马也行。

如果算上可以自由选择各式马车的好处，算上可以免得跟招摇撞骗的生意人和工人发生争执，算上可以免掉一批侍从仆役，免掉他们盗窃、搞鬼、刺探情况和其他窥伺的烦恼，——这就使人有充分理由说，仆役是贵人们的灾难——那么，这种增加十倍的财富便会变成增加二十倍了。

就行的问题来说，马车和马匹并不是唯一的值得羡慕的享受；

四轮马车往往不过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差劲的东西而已，不过因为没有更好的工具可使，就只好采用它罢了。比如在巴黎和伦敦，乘那里的四轮马车简直完全不是一种乐事，它只是一种避免泥泞、恶劣天气和长途跋涉的工具；其次，巴黎郊区的情况也令人不快。在这里，富有阶级由于道路不好和马路两边筑着两道讨厌的土墙，情愿呆在自己的庄园里不出来。巴黎周围的道路简直是游客和打猎人的灾难：在冬天七个月里，它们是肮脏的臭水沟，在五个天气晴和的月份，有时从三月起（象1825年那样），则是一片遮天蔽日的灰尘。

在协作制度下情况则与此相反。协作制度能够为行准备好各种道路：有供载重货车走的马路，有供轻便马车走的道路，有人行道，有马和斑骓走的便道，有林荫大道，有经常洒水的小路，等等。就行的问题这第三个部分来说，也和上面两个部分一样，舒适程度至少比我们现在增加十倍。这样一来，在行的方面我们的享受相对的说已经增加了三十倍。

第四个美妙部分是：所有住宅区、牲畜圈、商店和工厂的内部走廊上方都有天棚，在上工、去教堂、访友、参加表演会和舞会时，使人不感到冷或热；跳完舞出来时，经过温暖的走廊回到自己家里，不致伤风感冒。如果从一法里远的地方回来，可以在暖洋洋的门廊里上马车。在这方面，牲畜也分享到人的舒适。我不会说，在这类享受上，和谐制度下的人的舒适将大过我们现在十倍，因为对我们来说，这种舒适享受根本就不存在。动一动几乎总是非常不便，往往还挺危险，甚至对国王来说也是这样。因为法国国王没有带天棚的、温暖的门廊，他也只有冒着风雪严寒登上御车。我们常常看到，妇女们在从舞厅出来时感染肺炎；任何人在哪天早晨出门会客和办事时，都不得不换二十次车，不断地在楼梯上爬上爬下。

只有把这些与带天棚的走廊的美妙比较一下，人们才能估计到生活上的这种种困难，并且会相信，在建筑方面，跟其他一切方面一样，文明制度结构也是一个颠倒世界。

把这种增加二十倍的舒适与上面所列举的增加三十倍的舒适加在一起，我们便会发现，享受的总和在行的方面已达到五十倍。既然为了享受这种舒适，人们的收入将增加四倍，在拿四倍的实际收入乘五十倍的相对可能性时，便会达到二百倍。这就是说，在和谐制度下，舒适的增长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就物质方面继续往下谈；现在我要转到种种细微的情节上。

国王虽然有一批专管膳食的侍从，却不能吃到象和谐制度下一般平民所吃的那种精美菜肴。他们不可能随意挑选带有天然香味或某种蔬菜香气的各种肉汤：他们吃的肉汤被某种卤汁和浓汁的气味所压倒。他们的厨师既没有手艺，也没有耐心为他们调制一套精肉菜羹。这些宫廷厨师在烹调他们认为有损自己体面的菜肴方面，更是一窍不通。同时，国王的胃口也跟小市民的一样，需要多样化。精美的菜肴，也和普通菜一样，往往引不起食欲。不久前，有一位大公爵夫人在旅行途中，地方官和市长精心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她，她一看就对他们说："这些都好极了，不过，我想吃点土豆。"她在巴黎很不容易吃到土豆，因为巴黎不会栽培和收集这种蔬菜。况且，她的厨师难道懂得保存这种食品香味的方法，就是要放在炭火中烘烤这一最难而又为宫廷厨师所不屑一顾的手艺吗？难道她的厨师会去打听蔬菜是在哪一种土壤中用什么方法栽培出来的吗？文明制度时期的国王自己无法得到这些品质优良的东西，但对和谐制度下最贫穷的人来说却都是有保证的。即使他只吃炒鸡蛋和青菜，他也会这样想："我吃得比文明制度的国王还要好。"实际上，我们不知道用不同方法养出来的鸡味道竟

是多么不同：国王也只好以买到平常的鸡蛋而心满意足了，但其中有些鸡蛋是表面漂亮，里面却带着一股恶臭。

在计算情欲结构时，依照规则我们要在同一系列的两极对比上找到证据。我已经在享受方面进行过比较，引述过一件最豪华的事情——关于车马随从和仪仗马车的事；现在对于那些不习惯于两极对比规则、并且认为这些规则不登哲学大雅之堂的风雅之士们，对不起，我要谈一谈最庸俗的东西了，尽管这些先生们认为哲学会鄙弃庸俗的比较，鄙弃斯卡隆[①]滑稽可笑的遗嘱中的题材。斯卡隆在遗嘱上说：

"留给莫里哀一顶绿帽子，
留给胖子圣·阿曼一片干奶酪。"

如果说干奶酪可以入诗，甚至写入抒情诗（参看勒布伦[②]关于我们本地风物的礼赞，其中包括对出自加拉戴之手的旺物[③]奶酪的颂歌），那末这种乡村美味就更可以放在我粗俗的散文中了。当一片干酪在我们面前揭穿文明制度伟大业绩的渺小时，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上升到了最崇高的哲学顶峰。

坦率地说，这种情况具有这样一种意义：任何一个国王，即使使用他的全部宝藏，也不能叫人端出一份让一桌人都感到心满意足的干酪来。可是在和谐制度下作奶酪供应时，则分三种序列：第一是诸式品种，第二是每一品种的异味，第三是存放年限不同的各式异味。按三种序列的差别，甚至在只有象巴黎所最常吃的硬干酪、半硬干酪和软干酪这三种干酪端上桌来，就需要有近五十片不同

---

① 斯卡隆（Paul Scarron 1610—1660年），法国十七世纪喜剧作家。——译注

② 勒布伦（Ecouchard Lebrun 1729—1807年），法国十八世纪抒情诗人，以颂歌闻名。时人比之为古希腊诗人班达。——译注

③ 旺物（Vanves），塞纳区一小镇，当时盛产奶酪。——译注

品种新切的干奶酪。在巴黎可以看到，最好的饮食，毫无疑义，包括国王的饮食在内，也只有三种干酪。无论从品种来说，从质量来说，或是从存放年限来说，都毫无序列可言。和谐制度下最贫穷的人将享受到我们的国王所享受不到的丰富多采的食品。因为，各式干酪或有益于健康，或对健康极为有害，这主要要看各人的消化能力，所以同桌有十二个人就需要十二种不同品质的干酪。吃的人只有在用各种玻璃罩罩着包括三种序列——品种、质量和存放年限——的一套几十种干酪的柜台中才可以找到它们。这些是和谐制度下一般人每天所能享受的，而现在连国王都享受不到。

重要的是，就在象干酪这样的小事上，可以看到和谐制度下的平民在各式各样的享受方面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达官贵人和王公。难道有什么人敢在国王的餐桌上说："这三种干酪不是我所需要的，我要的干酪是很咸的、中间有孔的、饱含大量水珠的、没有弹性而质地坚实、表皮略呈面包壳褐红色的那一种"吗？这种人会被称作乡巴佬：如果你想得到肥缺，在国王的餐桌上必须说什么都好吃。文明制度下的人处处这样受客套约束，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欲。不需要约束任何情欲，可以随意要哪种表皮哪种心子的干酪，这件事对和谐制度下的人来说便是一种魅力。他们将在三种系列中找到他所需要的品种，对所有其他菜肴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便得出关于这种自愿协调一致的结论。自愿的一致是由物质方面的享乐而产生的，而物质方面的享乐就是按照每时每刻都能提供一切美妙事物的序列来调整的。因为物质生活的美妙就在于：在任何时候都有在种种小事上使自己最微小的古怪嗜好获得满足的机会。只有在情欲谢利叶中才能获得这种幸福，连国王都比不上；任何国王在参观过试验性法郎吉之后总是怀着极大的蔑视心情来看待自己的宫殿、宫廷和礼仪，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之一。

可以看出，在谈到实际财富增加四倍和享受增加四十倍时，我的估计低于实际情况。因为在许多部门，如交通和运输方面是增加一百倍以上。我所说的二十倍和四十倍这类话，乃是为了冲淡这个光辉真理的一种谦虚说法。

同样可以看出，协作结构是确切地遵循两个极端接触和各个部分互相联系的这一规律的：它所提供的享受普及于一切阶级和最小的部分。

除了这些感官上的愉快之外，还应加上父母可以免除物质的忧虑；父亲因摆脱了家务、教养和陪嫁方面的开支而感到愉快；妇女因免除了穷困和繁重地操持家务而感到愉快；儿童在美食方面得到了引力、激起了他们在高尚娱乐中所感到的愉快；最后，加上富人由于财产的增加，以及由于摆脱文明制度下富户遭遇的各式各样的危险和陷阱而感到的愉快——这一切便很容易预感到：试验性法郎吉从第一个月起除了怎样来维持这个极良好的制度外，便不需要操什么别的心了。而且，当试验性法郎吉认识到，维持这种制度将完全以分配问题上的协调一致为转移时，它便开始注意去实现这种协调的手段了。在第一次行动中人们是会怀疑这种协调一致的；因为由于分配只是在总结算之后，即在一月或二月中才进行的，在开始时人们还看不到这种协调一致。

因此，人们将看到，谢利叶、小组、各个人之间如何为这种一致互相进行协商，如何竞相采取最宽宏大度的决定，如何承担金钱牺牲的义务（不过这种牺牲将是完全不必要的）。每个人都将本着自愿的忠诚，本着大公无私的决心进行奋斗。每个人一想起将会倒退到文明制度下的状态时，就象想起掉到地狱的火海里一样害怕，每个人都会声明他同意，如果需要的话就把自己的利润收入放弃

一半。从这个时候起，统一的愿望和保持统一的自愿一致便达到了最高峰。现在我们来看看物质以外各个方面的同样效果。

## 第三十章　关于通过三个阶级融合的途径所实现的衷心一致

现在我们从感官的愉快转到心灵的愉快，转到慷慨大度的鼓舞；由于这种鼓舞便产生并形成在分配问题上的衷心一致的愿望。

达到这个目的第一个途径，在于消灭阶级之间的反感。儿童队在担任起受人鄙视的工作时，便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说，消除了妨碍阶级融合和分配收益上协调的意图的主要障碍。

为使人们能够看到这种阶级融合的轻而易举，我们要从某一种实际出发。我们看到，最高贵的人——象亨利第四——一旦遇到值得优待的下属，就最喜欢跟他们接近，不管是仆役还是其他的人。路易十六对待自己的属下也很平易近人，比如，他在亲自锻造时铜匠都过来帮助他。他拿坐垫扔到自己的侍从克莱利头上闹着玩，克莱利也照样回敬他。

这些例子说明，富人们如果有一些能够在一定关系上融洽相处、相当诚实、相当无私的属下，他们将会觉得幸福。在文明制度下，情况则与此相反，家庭仆役在达官贵人们眼中都是讨厌的和值得怀疑的随从，因而这些达官贵人们不得不在这些危险的仆役中间保持森严的规矩。

我已经叙述过充满热情的日常生活服务所提供的魅力；我还要运用某些详细情节，把这种情形强调一下。

达蒙是一个爱好花卉的人。当他住在巴黎时，就为布置自己的花坛费了很多钱。卖花的不但不支持他，还要骗他；园丁或仆役

们则偷他的花。这样,他对养花感到厌烦,不再爱花了。

达蒙在试验性法郎吉安家落户之后，却又更加爱侍弄起花儿来了，因为热心的同事们都帮助他。这些热心人不会引起他的不信任,而且不管他要什么，他们都主动去做；甚至不要他吩咐就很熟练地完成了他自己不想担当的一切工作。他同他们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因为一切开支都是由法郎吉负担的。由于他拥有在他们看来是很宝贵的知识,因此,他受到他们的爱戴和尊敬。他们把他看作集体的中坚分子,设宴欢迎他;他对于小组中的每一个人都抱有好感，特别是那些在可能要下大雨时赶来替他在花坛上搭起帐篷的儿童们。他把这个花卉爱好者的团体看作自己的第二家庭。他在里面选择了一些劳动上的养子养女。

例如:贫穷的小姑娘阿曼特是谢利叶最能干的成员之一,她对达蒙热情洋溢。她忘了他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把他看作自己所心爱的花卉栽培工作的支持者。她想向他表示，既然她是侍女小组的成员或女侍从，她就要负责收拾达蒙的房间，照管他的衣柜(至于打扫等工作由儿童队负责)。这样，阿曼特便自愿地成了达蒙的女管家。达蒙并不付给阿曼特工钱，她认为要工资是丢人的事。她也跟别人一样,在侍女小组中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因为她不只服侍达蒙一个人,不过达蒙却是她怀着特殊的好感来服侍的人。她对莳花的喜爱扩大到达蒙身上，而达蒙则由于自己的知识和财富,成了这项活动的台柱。

达蒙在这里获得了双重魅力，即两种充满热情的服务：一方面是在花坛上有阿曼特和别的同事们服务，他们都对他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是在他的住处,有美丽的阿曼特负责收拾他的房间,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由此并不能就得出结论,认为阿曼特会成为达蒙的情人:她的

服务是超出爱情关系的范围的。当然很可能达蒙会爱上阿曼特；不过不管在这方面有什么插曲，他有魅力能得到她双重的热情服务，一是在花坛上，一是在住处：这都是她最开心的事。这样，能同一个身任文明制度下两种家庭仆役工作的人——园丁和侍女——交往密切，他当然感到幸福；他不会忘掉把她当作自己的劳动养女，这种关系便保证了她将来在达蒙的遗产中获得一份。

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只是使友谊关系、生产协作关系发生作用，而这种友谊关系在儿童中间更加深厚，因为友谊正是在儿童中间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扬。在这里，它既不会遇到自私自利的障碍，也不会遇到爱情的干扰，也不会碰上家庭利害关系的阻拦。如果父亲们不加干预，不使自己的子女养成骄傲习惯，那末，在幼年期间，友谊便会把各种地位的人都融合在一起。

在青年时代产生的爱情必然把各种地位的人融合在一起，把帝王之尊降到他所追求的牧羊女一样的水平面上。由此可见，即使在目前的制度下，也还存在着各个地位悬殊的阶级融合的萌芽，甚至在雄心中间也会发现这种萌芽：各个地位悬殊阶级的融合使上等阶级在党派事务上、在竞选活动中习惯于跟下等阶级亲近交往。我们曾看到，西庇阿家族的人和伽图[1]家的人亲自走到老百姓跟前握手言欢，以便获得他们的选票。英国的公爵们为了得到某个小市镇的统治权，曾付出昂贵的代价，向多少人低声下气！

因此，在目前状态下，我们也还有不少养成阶级融合的萌芽，不过都是通过卑劣行为和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途径来实现罢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卑劣手段正在引起互相敌视的各个阶级的人们接近的迹象。当人们依靠高尚手段、依靠真正爱的关系就象我刚才所谈的达蒙与阿曼特之间的这种关系来发挥作用时，这些彼

① 西庇阿(Scipion)和迦图(Caton)是古罗马贵族的两个名门大族。——译注

此之间的接近便会容易二十倍。

达蒙除了在莳花方面所形成的这些关系外，还将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基础上形成二十种其他的关系，因为在每一项工作中他都要与大多数谢利叶成员发生关系。在这里，他便养成了对集团的爱恋;在和谐制度下面，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同志方面博得衷心的赞美，这种关系便更加有活力，因为每人都只限于在某一工作部门工作，而且是分段进行，这样就能把每个谢利叶成员都用在他最能发挥其所长的那个部门中工作。

经常的赞美或每天的表扬，是和谐制度下吸引富人们的主要魅力之一。这种表扬来源于两个方面:他对各部分工作的干练(每个人在对他有吸引力的工作上都是很出色的)，以及他对自己的谢利叶和自己的小组在生产上所作的贡献。达蒙是个有钱的人，他肯花钱从远地买到管理处不会出钱去买的多种名贵花卉;为此，所有谢利叶成员都很器重他，把他选为检阅时的首长，花卉爱好者大谢利叶的上校。他们每个人都是达蒙所买来的这些名贵花卉的热心保护者，——要是在文明制度下，这些花卉早就让仆役们偷光或糟蹋完了。于是，达蒙便由于自己的赠献而获得双重衷心联系的报偿——自己对热心而聪明的同事们的感激和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尊敬，以及跟他竞赛的邻人的好评:他博得大家赞美，别的谢利叶也同样称赞他。在这些谢利叶中，他由于对一定工作的熟练而成为第一流的协作社成员。这样一来，那个所谓恶习，被道德诅咒为

> “可憎的谄媚者啊，上天的怒气
> 把你这个祸害当作礼物送给了人间”。

跟我们一切的所谓恶习一样，便变成了对劳动的鼓励，变成了协作和谐的源泉。连工作很好的贫民在他们小组里也会受人赞美。但

是在文明制度下，只有对富人才奉承，而且奉承富人也只是为了哄骗他或者促使他去作恶。

如果说有这么多的原因使富人对穷人发生好感，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原因使穷人也对富人发生好感；原因就是下面这些：

协作所有制的精神、分享收入，
富人对穷人的间接服务，
贫苦儿童由收养他的富人教养，
劳动收养和分享遗产，
由富人为法郎吉出钱而获得的果实，
半价出售的一级餐肴，
富人出资举办的团体宴会，
富人的使用心计的赞美，
让贫苦儿童分享一部分收入。

这么多新的联系很快就会使目前相互之间只有憎恨、掠夺和欺诈的两个阶级达到团结一致。

在协作结构中最令富人神往的事，就是他能够忘记一切尔虞我诈，而对周围的一切充分信任。但是在文明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就不可能避免这些欺骗行为，这些常常令人发指。在法郎吉内，富人在对人表示充分信任时，任何时候都不必担心上当受骗，也不会遇到什么纠缠不休的请求：自有儿童队给他们必要的帮助。不过这种事是极其罕见的，因为具有充分的最基本的生活保证的和谐制度下的人，不需要在物质利益上有求于人，因为他们都有保证地能够在每一个引人入胜的劳动部门中获得与他们的劳动、才能和资本（如果他们有的话）相称的报酬。不需要任何袒护。可以相信：任何袒护对他们的竞争者也跟对他们一样，都是无益的，相信不管有什么计谋活动，报酬和上进都会达到公正的分配。

这对他们来说乃是一种享受。在第九和第十概述中可以看到这种结构。

因此,在贫富悬殊的人们之间建立起联系,在和谐制度下是很容易做到的。在这里,由于下等阶级的愉快、适意、礼貌和正直,由于劳动环境的豪华和协作社成员间的团结一致,这些结合非常引人入胜。最贫穷的人将会为自己新的地位和他们的法郎吉行将改变世界面貌的高尚使命而感到自豪。他们将非常重视那有别于文明制度下的人的正直和公正,因为正直和公正将是谋求利益的唯一途径。他们在短时期中便具有了突然间从茅屋迁进高楼大厦中那些人的气魄和风度。如果第一个法郎吉所选定的地区内的人民,都象图尔和巴黎近郊那样有文化,这种良好风气在这个法郎吉的贫穷阶级中是很容易建立起来的。

富人们多多少少有点憎恨文明制度下的平民,可是这种心情马上就会被他们对法郎吉平民的热爱所代替:他们将会把法郎吉的平民看作是另外一种人,并且由于对文明制度的虚伪和粗野加倍的恐惧而愿意同这些人亲近。他们同和谐制度的平民在一起,便很容易忘掉自己的身分,就象现在他们接近文雅大方的巴黎女工时一刹那间便忘了自己的身分一样。这些女工虽然出身平民,但都很具有良好的风度。

因此,我认为从第二个月起,这种阶级融合的萌芽就会显示出来。富有阶级首先就会对文明制度政治的下列基本论点表示愤慨:为了几个富人,就必须有许多穷人。这个论点很快就会被下面的这一论点所代替:为了使富人幸福,就必须让穷人们享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幸福。

我们要提醒注意的是,儿童在符合本性的教育下所取得的成就,或者不需要父亲或教师的任何督促而自愿参加劳动和学习,这

将是实现这种阶级融合的主要手段之一。正是这一奇迹在鼓舞富有家庭的家长，并使他们对阶级融合表示好感。

即使从第一年起不曾有效地实现阶级融合，分配上的协调一致也不会遭到失败。在第九概述中可以看到，还有一个不依所有这三个阶级的融合为转移的手段来达到这种一致。如果试验性法郎吉是由粗鲁的平民所组成的话，这种融合便不能很快地实现。

不过，即便是依靠选择有文化的平民，要实现这种融合，还缺少两种动力，因为在文明制度下教养出来的平民毕竟还缺乏高尚教养；另一方面，过渡到协作结构的富有家庭并不是从幼年时代起就与平民建立联系的。

尽管有这两种障碍，但由于普遍的热忱，融合已经是可能的。很快地，富人们除了在公众典礼和庆祝集会之外，并不希望有什么地位上的差别。在所有别的场合，集体的友谊将会占上风，并产生出一种文明制度的人所不理解的情欲——联合情欲。关于这种情欲我将在第三十二章中作若干扼要的说明。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是一切纠纷的根源。那么这是因为它们到处都是为了少数人的享乐而压迫大多数人。一百个人在跳舞厅里寻欢作乐，而一百个马夫和仆役却跟留在风雪中的马匹一样在院子里挨冻；厨师和仆役们在备办筵席却对自己的工作兴趣索然，只感到非常苦恼。可是在情欲谢利叶内，或者由于烹调上的竞赛，或者由于房屋的分配，特别是由于间接的日常生活服务制度，这些乏味的普通工作便会变成诱人的事情。因为在各种不同的作业中，间接的日常生活服务制度把富人变成热情为穷人服务的人。

因为这些协调一致的表现对富人和穷人都产生同样程度的魅

力，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将看到同样的热忱，都将看到解决分配问题的同样慷慨大度的竞赛，而良好的协作制度即依靠这个来维持。但是，当共同工作的人都认识到，为了在这种分配上达到协调一致和公正，除了贪婪、爱钱或追求更多收入的愿望之外，并没有可以产生功效的其他动力时，他们将会如何惊讶啊！在第五编中将看到对这种奇怪的哑谜的解答。这个奇怪的哑谜将以几何学方法来说明爱财是情欲谢利叶中通向正义和美德的之路，这样说并没有嘲弄道德的意思。

## 第三十一章 关于由结构的美妙而产生的自愿协调一致

我们已接触到协作关系的美妙方面之一：现在所要讲的不只是奇迹，而是双倍的奇迹。我们渊博的学者们在为上帝创造奇迹的能力进行争辩，可是人们马上就会从协作世界中看到更惊人的能力——创造双倍奇迹的能力，在相互关系的每一部门中同时实现两种奇迹、而不是一种奇迹的能力。

自然界使我们具有爱好仙境的癖性，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浪漫主义的幻想正是协作制度下人们的本性，不过这与那些只向我们提供简单奇迹的浪漫主义者所采取的具有完全相反的意义。就这方面来说，浪漫主义者还不如一般平民有洞察力，因为一般平民很好地观察到并阐明了人的命运——幸福或不幸是复杂的，从来都不是简单的。

这个基本论点可以用两句流行的民间谚语来表达，一句适用于财富，另一句适用于贫困：

财富：石子尽奔大堆，金银总属老财。

贫困：讨饭袋，归乞丐。Abyssus Abyssum invocat.①

确实如此，如果这个人有钱，那么，就会有薪俸优厚而清闲的美差落在他头上：波拿巴曾给予有钱的银行家们以二万五千法郎年金的参议员薪俸。如果一个人贫穷，那就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他的诚实会使人怀疑；他的赤贫多招一层羞辱：对于一个社会的人来说，善和恶永远不是简单的，人的命运无论幸与不幸永远是双重的，方式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

我们的政治科学。道德科学和形而上学科学由于不了解这个基本论点，都曾犯过简单化的错误。这种错误在于，把社会运动和人的本性都看作是简单方式，认为人或者是为了简单的幸福而生，或者是为了简单的不幸而生：我所称作简单化的这个荒谬论点曾把他们从谬误引向谬误，一直引到最可耻的谬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是两种简单化的见解，它们把自然界只归结于某一种要素，即物质；而陷入这个荒诞不经的谬误的世纪竟敢吹嘘自己的高度飞跃！现在我想再回到本题上来：我们首先要破除关于命运是简单的这一偏见。我们要用关于财富、健康和节约的三种例子来证明，当人恢复了自己的本性，恢复了协作结构时，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劳动的关系中，大家将都具有复杂的幸福和双重的魅力。

一、财富方面双重的奇迹。文明制度下的人经过几年茹苦含辛之后，得到了富裕的生活作为自己的劳动果实，他便认为是幸福了。其中八分之七的人在整个青春时代忍受极端的穷困，到了晚年还是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因此，在青年时代用艰苦劳动的代价，而在中年时代即在四十岁时，也就是在能够享受生活乐趣的时期获得了富裕或小康生活的那个阶级，便可以称作是处于顺境

① 拉丁文：地狱的还是回到地狱去。

的阶级了。鉴于必须克服的种种困难，这种成就是一种半奇迹；要是人们最初毫无资本，从四十岁起通过劳动而获得了巨大的财产，那就是十足的奇迹了。可是，如果除了纵情欢乐之外，既不投资，也不作别的努力，很早就获得了巨大的财富，那末魅力便会是双重的。在这里会有这样一种奇迹，奇迹就是在于没有辛勤的播种就会得到巨大的收获；也还有另一种奇迹，就是在于通过享受欢乐的方法来获得财富；而在文明制度下，享受欢乐却往往使那些拥有财富的人失去财富。

在和谐制度下，每个人都看到创造这种双重的奇迹是如何对自己有利。的确，因为工作在这里已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诱人的快乐，每个人通过享受欢乐的方法就能获得财富。在这里，早年的时候，即在二十岁、十岁、甚至五岁就获得财富，因为和谐制度下的人在享受着我们所羡慕的一切幸福，比如四轮马车、马、猎狗、美食、不间断的演出和宴会。所有这一切欢乐都是和谐制度下最贫穷的人份内的享受；他有最起码的四轮马车、猎狗和马。他的生活跟有三万法郎收入却享受不到可以任意挑选的全套东西的巴黎人的生活方式不相上下。

因为欢乐在这种利用欢乐的社会制度下是有报酬的，所以热爱打猎和音乐的小组，也跟那些从事农业（这时已经成了很诱人的工作）的小组一样，得到收入作为报酬，于是便发生了这种情况：

第一、和谐制度下的人从青年时代起，不要播种就可以得到收获，他心里只想到娱乐。

第二、他在享受这许多欢乐时，便发财致富了。假如是在现在，这些欢乐不要多久就会使他破产。

由此可见，这是对他有利的双重奇迹，在致富事业中这是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魅力。现在我们再来谈一谈其他复杂的妙不可言

的现象。

二、健康方面的双重奇迹。依我们看来，有一个非常明智的规则，这就是，为了保重身体，要有节制地享受欢乐；欢乐无度的人竟能保持住健康的那种稀有的范例只能看成是奇迹。尼禄享乐无度十八年之后，竟能保持充沛的精力，这曾使古代人感到惊异。

如果这种享乐无度成了获得健康的途径，如果那一味醉心于欢乐的人竟变成了最强健的人，那末，这种效果便会成为双重的奇迹，这在文明制度的生活条件下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在文明制度下，每一种欢乐通常都使人不知节制以致损害健康。而在情欲谢利叶内，到处都存在着以各种各样的享乐为基础的平衡力量，每个人将按照他参加各种娱乐活动而赢得强健的体格。

我们现在来证明这一点。在一天之内享受三十种娱乐的人，对每一种娱乐只能留连半小时左右；那个只进行十五种娱乐的人，在时间上便可以增加一倍，大概一小时一场；如果他只享受八种娱乐，便是两小时一场。显然，对每一种娱乐只享受半小时的第一类人，比每场要呆两小时的第三类人，就较少放纵一些，较少沉溺于娱乐一些。四个人在参加盛大的长时间的宴会之后，第二天都抱怨消化不良。可以断言，如果宴会时间缩短一半，其中三个人是不会引起消化不良的。亚历山大麾下的将军们曾经设过一次通宵狂欢的宴会，结果参加者当中有四十二个人第二天便一命呜呼了。如果这次宴会只有两、三个小时，那就一个人也不会死，因为他们都避免了通常在席终时和场次太长时才会产生的过度疲劳现象。

按照这一原则，娱乐次数愈频繁、花样愈多，则沉溺于娱乐的危险便愈少，因为娱乐也和工作一样，在有节制的享受它们的时候，便成了健康的保证。宴会应限于一小时之内，要以生动活泼的谈话使它丰富多彩，防止过快；防止暴饮暴食，这样的宴会必然带

有节制性，足以帮助恢复长时间在餐桌上过度消耗的体力，比如文明制度下的盛大宴会、选举人、互济会、行会举行的会餐，以及其他为了庆祝亲密友谊而在餐桌上一坐半天的会餐都是这样。文明制度下这些长时间的联欢会，这些没完没了的酒会和舞会只不过是贫乏、缺乏消遣和缺乏手段的一种表现而已。

和谐制度使人们，特别是使富人，时时刻刻、甚至每隔十五分钟就可以另换一种娱乐，它用娱乐的丰富多样来预防一切过度的现象。娱乐的不断交替将是节制和健康的保证。从这时起，每个人将随着娱乐增多而变得身强力壮——这与文明制度结构所获得的效果恰恰相反。在文明制度结构下，愈是欢乐无度的阶级，其中没有一个不是身体最衰弱的。这不应归咎于娱乐，而只应该归咎于娱乐种类过少，从而产生无节制的现象。这种娱乐无度似乎使道德家们有权来责备伊壁鸠鲁式[1]的生活，于是他们大事宣传相反的节制或抵制娱乐的诱惑；他们不懂得正面节制的生活制度，或让自己获得多种多样的娱乐，以便使这些娱乐能够彼此平衡，以其多样性和组合性来防止无节制的现象。

这种结构专为情欲谢利叶而设，在文明制度下根本不能建立。我们现在的全部智慧是截然相反的，特别是在医学领域，我们实行的是节制和空谈减省，而不采用美食学或美食嗜好，用同时满足味觉、想象和胃口的多样化来达到平衡；而胃就消化能力来说，当它获得适应体质的一系列各类食品营养时，会变得强健得多。

由此可见，健身制度将会从众多的娱乐中产生，而现在的娱乐却由于稀少而引起的无节制行为倒成了极其有害的事。健身制度

① 伊壁鸠鲁(Épicure 公元前 341—270 年)，希腊哲学家，主张人生应享有纯真的幸福，不为命运或外物干扰自苦。他以身作则，自奉甚俭；但后世道德家歪曲其原意，称之为"享乐主义"。——译注

这样一种结果将是双重的奇迹或复杂的魅力。就健康方面来说:

第一、这种制度将使在目前结构下成为消耗健康和财富之路的伊壁鸠鲁式生活变成增进身体健康的保证。

第二、它慷慨地给与富人这种经常变换的娱乐时,便使现在只能把身体搞坏的财富变成增进健康的途径了。他们之所以把身体搞坏,是因为豪富阶级的人从来就最容易生病:关节性痛风,风湿病、以及其他许多病症专找主教和部长们、却从来不进农民的茅屋,便是一个证明。但在农民的茅屋中,则另有其他疾病,如寒热病,但这只是由于劳动过度、而不是娱乐过度才发生的。

三、节约方面的双重奇迹。我曾经谈过这一点:依照怪癖嗜好的多样性和精致性的表现来增进节约,这是情欲谢利叶的特性。任何一个法郎吉都能生产二十四种面包而开支比只生产一种面包还要来得少,因为只生产独一无二的品种,便会产生一种缺点,即绝不能激发起充满心计的竞争,这样就不能把兴趣普及到工作上,就不能使劳动引力这一经济杠杆发生作用。

当你听到向餐桌供应五十种蔬菜会比只供应一种蔬菜来得便宜,提供五十种轻便马车比只提供一种轻便马车来得便宜时,最初你一定会感到吃惊,我必须写几行文字来打消这种怀疑。

法郎吉栽种好多种蔬菜,每天并依照以前说过的规定从邻近的法郎吉获得其他蔬菜。因此,它在供应一千六百人时(幼儿除外)能够提供七种蔬菜。这七种蔬菜按照七、八种方法来烹调,以满足各种口味,这样便构成在品质和烹调方面各不相同的五十种蔬菜。假如法郎吉从节约的幻想出发,想把自己的需要缩减到三种而不是五十种,劳动引力的全部结构便会被推翻:再不会有关于品质、关于不同烹调方法的充满心计的争论了;再不会有按照不同方式来栽培蔬菜并使蔬菜口味多样化的个别部门的联盟了;再

不会有与邻近法郎吉展开卓有成效的竞赛了。竞赛没有了，蔬菜法郎吉也不再有推动力了。它的产品逐渐退化，它的工作被人忽视，而这些工作只有通过履行义务者才能得到维持；而且，这样一来，得到的是质量不好的生菜，但比可以自由选购的品质上好、烹调精美的五十种菜蔬价钱还要贵。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四轮马车和所有别的东西上。

我们已经把以不超过普通生活条件的费用来过豪华生活的艺术看作是节约的奇迹了。对于以大大低于勤俭度日的费用来过极其阔绰生活的艺术，自然更不消说了。这种成就就是双重的或复杂的奇迹。因为它一方面把生活的费用压得比过单调、艰苦生活的费用还要低，而另一方面却增加二十倍或一百倍的享乐。

协作结构的奇迹(在这里我只提到复杂的或双重的一类)在各种不同的部门中则达到超复杂的或三倍的，以及双重复杂的或四倍的奇迹。这些不可理解的但为看到过法郎吉的人所证实的惊人现象，将在地球上使人们大吃一惊，使一切富人都想前往旅行，以便亲眼看一看这种不可思议的后果：一旦试验性法郎吉采取措施大规模地实行，并在它初步所能具有的一切部门中显示情欲和谐，这便保证试验性法郎吉能从每天付一百法郎的好奇的参观者身上获取四千万法郎的收益。

在看到这种协作制的魔术般的场面、这些一致的表现、这些奇迹、这个只由一种引力或神圣动机所产生的种种极大乐趣的海洋，人们将会对上帝、对这种美妙制度的创造者感到欢欣鼓舞，而有待改进的可耻的文明制度则会受到普遍的咒骂。它的政治的和道德的藏书将在爆发愤怒的第一瞬间被人们唾弃、撕毁，将被当作最低级的东西来利用，直至附上批判性说明加以重印，永远成为人们的笑柄。

在这里，我们要对哲学科学的基本错误——简单化——提出批评。这些哲学科学总是用简单的方式去考察人类的本性和命运；他们固执地掩盖社会的不幸，把它只是看作一种灾难或简单的贫困，其实这种贫困通常是双倍的、四倍的、十倍的。至于他们用来哄骗我们的道德幸福或政治幸福的前景，也永远只能是简单的和欺骗性的幸福，如爱美德的幸福只是为了美德本身，而没有任何与实践这种美德相联系的收入、光荣和崇敬。这样一种卑劣行为是与人格格不入的。人的命运，无论幸与不幸，本质上都是复杂的。

同某种压在文明制度下的人身上的种种复杂不幸加以对立或对比，也列入这一情况之中，这将是适宜的。不过，如果想在每一章中只谈一下最必要的东西，那就会永远也谈不完了，因为这种情况的简单轮廓就包含着二十四种压在文明制度下的穷人身上的苦难。把现有的这许多苦难，把破坏性结构这许多必然结果的数目翻上一番，可能是轻而易举的。这种破坏性结构在各方面都产生与协作制度的善行截然相反的东西。

根据情欲谢利叶结构所引起的赞美，便可以看出获得果实的协作社成员们的决心：他们甘愿作任何牺牲，只要这种牺牲为保证分配所必需。关于这种自愿的一致，我想补充最后一章。不过，我重复一遍，这种自愿的一致人们并不需要；因为，当劳动谢利叶组织得很合理时，贪婪心理本身就足以建立起真实的公正。

## 第三十二章　关于由三种统一——物质利益、感情联系和结构力量而产生的自愿一致

统一是被学术界糟蹋得最厉害的一个名词。学术界深信它应

该是社会结构的目的，但人们不懂得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只是梦想在社会协调一致问题上达到统一；而这种统一，从三种权力的统一直到家庭的统一，都是非常虚伪的：这三种权力中的一种权力并吞其余两种较弱的权力，在家庭中则是某一性别压迫其余两种较弱的性别。

好奇者从地球上各个角落来到试验性法郎吉时，使他感到惊讶的奇迹之一，就是行动的统一和享有充分自由的情欲一致。

在有密探阻挠争论的地方，暴力压制状态决不是情欲的一致：我们能够用监狱和绞刑架的威胁使一个小镇上四百个家族停止互相残杀，但是，他们不会因此便变得友好、亲热、团结起来；在家庭里情况也是一样，父亲靠皮鞭和道德来建立安宁的秩序，而这种安宁绝不是感情的融洽一致。

因此，在一个由一千八百人组成的法郎吉内，要让每个人都热爱所有其余的人，甚至在必要时情愿掏出自己的腰包来帮助别人。

有人会说，热爱所有的协作社成员，具体地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任何一种性格来说，都有它所不喜欢的性格。我们把这个问题再重复一下，任何现行的一般性的论断都包含着八分之一的例外：年龄在四岁以上的一千六百个协作社成员中间，**爱所有的人**，这就是说，其中有一千四百人是出于直接依恋而爱，而其他二百人则是因为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服务，由于间接依恋而喜爱。只要直接依恋达到了八分之七，便可以说具备统一的融洽一致了。我们先对它加以叙述，然后再来研究它的特性。

百万富翁多利孟住在高楼大厦里，对于邻近的某一个工人家庭要在今天肯定是会漠不关心的。这个工人是细木匠。如果多利孟请这个细木匠干活，他就给木匠工资，事情这就算完了。当然，

他们之间绝对谈不上什么友谊关系。

在法郎吉内会发生这种情况，所有这些人都为多利孟作了弥足珍贵的服务：细木匠负责指导多利孟长子的一部分劳动教育，因为多利孟的孩子在六岁时想从小天使升到六翼天使。摆在这个孩子面前的是，要显示出七种不同活动的能力。由于他对细木工有极明显的爱好，他便把这种工作选作自己七种考试项目之一，而细木匠雅克给了他很好的指导。这样，他立即便被接受到这个劳动部门中。

他在其他六个部门中，也同样得到六个人的指导。多利孟对这些人都深表感激，因为这些服务是绝对无法直接报偿的。儿童和教师由于互相适应、由于引力和好感而意气相投。既然多利孟的长子从六岁起在生产和美术方面就有三十多种喜爱的东西，那么多利孟要感激的就不是三十位导师，而是一百位导师，他们出自纯粹的爱心来帮助孩子进行学习；因为一个和谐制度下的儿童，在他所学习的每一部门中通常都有三、四位热心的导师。

多利孟另外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由于对他们的辛勤培育，参加保育员、护士、辅导员等谢利叶的另外两百人将成为多利孟表示感激的对象。他将看到，他的孩子比文明制度下的儿童进步要快十倍。他对孩子们的进步感到非常高兴，便喜爱所有那些由于喜欢他的孩子们而帮助他的孩子们进步的人。

这样一来，仅就一个部门来说，仅仅就他的孩子们的教育方面来说，多利孟便与住在法郎吉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形成三百种联系。我也把儿童列入这些人里面，因为在导师中间有很多儿童，这些儿童出于友谊将把他们先一年所学到的东西教给年龄小的儿童。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多利孟本人就是许多儿童的导师，他发掘

儿童们对他所喜爱的那些劳动部门的天赋和才能。要知道，教育那些你把他们看作是劳动继承者的聪明而诚恳的年轻学生，对任何人来说，确是一大快事。他对这些儿童的培育，使他从儿童的父母方面得到象他对他的孩子的导师们所抱的那种热爱之情。这样，教育本身就为多利孟建立了扩展到法郎吉四分之一人员身上的大量友谊关系。如果多利孟是一位老年人，他可能有了第二代和第三代，那末，他由于感激别人教育他的后代而和别人建立的友谊联系，为数将会更多。

如果我们再把多利孟能够形成感情联系的其他有关部门（如美食学、科学和艺术、农业、爱情关系，等等）加以考察，那末，便会看到，由于集团的爱，他与自己所在的法郎吉的八分之七的成员都有感情联系，而对其中少数人，他虽然没有直接和他们建立联系，但他们由于间接的服务仍然受到他的器重。他不爱吉隆特，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恶感。但是，却发生这种情形：吉隆特是一位有经验的培植天门冬的谢利叶成员，而多利孟很喜欢天门冬。由于这个原故，他爱护吉隆特的工作，并且尊敬他，他与吉隆特有一种间接的亲近关系，他同吉隆特就可能发生友谊。

这种联系的众多性，这种与一切协作社成员的感情的结合，是以利用第六章所指出的三种手段——短班次，多样性的工作，分段进行和紧密衔接——为基础的。这三种手段，换句话说，不过是三种主导情欲的结果而已，因为劳动引力的体系在一切细节上都是与这三种手段协调的。

如果没有短班次工作和分段进行，怎么能够使各个人与三十个谢利叶和一百个小组和分组、从而与整个法郎吉所有的人发生关系呢？

协作社成员的一般联系也正是建筑在这种相互关系的众多性

上，特别是建筑在与农业的竞争相结合的美食学的竞争上。如果他们之中每个人，象在文明制度下那样，只是单干，而没有人数很多的同事，他们彼此之间便会互不关心。

哲学家对我们说，自然体系内的一切都是有联系的，而且应该是有联系的。既然这样，那就应该首先在最低一级的相互关系范围内，即日常生活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范围内建立起联系来。我们甚至不能够在六个人的小家庭中建立起相互的联系；——如果没有法律或皮鞭和道德的干预，一家人就会四分五裂。必须不依靠上述这三种力量在形成协作结合最低级的日常生活制度的一千八百人中间建立起情欲的联系。如果这件事获得成功的话，很显然，在拥有三百万人的一千八百个法郎吉中间，或者在一万八千个法郎吉或一百八十万个法郎吉彼此之间，都能够建立同样的协调一致关系。因为无论是一个法郎吉，或者是全地球所有的法郎吉，其结构总是一样的。当全球人口达到五十亿时，法郎吉的数目将增加到三百万个。

当第一个法郎吉的情况证明，它在日常生活上和经济上达到统一，在性格的相互关系上和涉及物质利益或有关收入份额的分配关系上达到情欲的一致时，便可以得出结论，在全地球的一切关系中都将达到统一。这里只须列举统一的几种用途，就足以使人们判断出这种希望所激起的无限兴奋之情。这种统一将支配着：

一、语言、印刷符号和交际手段；

二、保健措施、防疫和人类的集体检疫；

三、消灭有敌意的或有害的动物或某些植物、沼泽等；

四、恢复某几种动物和植物或以珍贵品种代替劣种；

五、综合地恢复气候水土；

六、物质方面，货币、度量衡、子午线等等，直至音域；

七、生产方面，军队的公共工程和有关科学和艺术事业；

八、商业方面和国库方面，关于全球协调供应的措施，以及适应不同阶级的各种最低限度生活的保障；

九、情欲的普遍一致方面，把情欲联系起来并同心协力使其在全球得到发展的艺术。

如果只谈这些一致表现的第一种，即语言、印刷符号和其他交际手段方面的一致，那末，文明制度世界，甚至在交际手段方面还没有获得和谐的最低效力时，怎么能够侈谈统一，夸耀它的完善境界和高度飞跃呢？两个文明制度下的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德国人，他们都冒称由于康德或孔狄亚克[1]的形而上学而获得了臻于完善的能力，可是他们甚至彼此不能了解，不能交谈。就这方面来说，他们连低级动物都比不上，因为任何一种动物首先能在它的同类之间建立起它们所能够达到的一切交际关系。

同时，语言和文字的统一是接近其他一切人的途径。在文明制度下，这种统一在物质上是可能的，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看到它的美妙的萌芽。意大利语是所有地中海沿岸地区、甚至是葡萄牙、摩洛哥和黑海沿岸地区的统一语言。英语则是所有北方沿海地区、以至英吉利海峡以北地区的统一语言。音乐符号和意大利语音乐词汇在所有文明国家都是统一的，虽然在印刷字体上有所不同。

因此，如果文明制度在最迫切需要达到统一的方面，在它已具有一切萌芽的交际手段的统一问题上，遭到了失败，那末，在它真正会遇到障碍的方面，比如在卫生检疫，以及在消灭从和谐制度时期第五年起即将在全球加以根绝的一切疫病，如疥疮、天花、梅毒、

① 康德（Emmanuel Kante 1724—1804年）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1714－1780年）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主张唯感觉论。——译注

家畜流行病等方面，又怎么能够达到统一呢？

我们在摆脱非人类所固有的物质灾难，如消灭狼和各种野兽、蝗虫、老鼠、毛虫、毒虫、沼泽爬虫之类的害虫及其他有害的生物方面，显得更加落后，而这些害虫从和谐制度时期的第一代起很快地就会绝迹。

关于统一的表现可以参看有关的论文，特别是关于法国人所规定或试行的那一套谬误的计量单位制度的注释。法国人选定了"十"这个荒谬的数字为基数，以代替"十二"这个数字。而且，他们按照文明制度的习惯，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去寻求那唾手可得的东西——巴黎王家尺度检定所偶然提供的天然尺度单位。

为了详细说明统一制度下的行为方式优于文明制度下的行为方式，我曾证明过，在目前制度下，任何一种选举都要使每个选民在旅行、出谋划策、选前宴会、投票等等上花费五、六天时间，而在和谐制度下，甚至是关系到全球三亿男子，或三亿妇女、三亿儿童参加的世界性的选举，不要一分钟就行了。

关于科学方面的统一可以参看某些细节，根据这些就足以判断学者们的愚蠢。他们不要这种无限的财富，却宁愿担当那种下贱角色，去奉承手持戒尺对他们象小学生一样严加管束的文明制度，去奉承把他们叫作"文丐"——每月只要付给五十法郎阁楼租金就行——的投机商界。立法团称他们为每月挣一千二百法郎的阁楼作家。这就完全不通了，因为当你每月赚到一千二百法郎时，你也不会再住阁楼了。

在所有这些陈词滥调中，表现得最清楚的，就是学术界被那用大量的蔑视来酬谢它们的大量知识的其他阶级所嘲弄。这些学者们如此狂热地拥护这种把他们拖入泥坑的文明制度，显示出他们是何等的奴性十足啊！他们怎么还不抓住机会去摆脱文明制度呢？

一旦他们起来建立协作制度，他们就会立即得到巨大的财富，因为这种制度由于需要他们的才能，不得不经常依靠慷慨大度的方法来争取他们，并且除了这项财源以外，还得加上另外三种财源：新科学的研究、数以百万计的统一的奖金（文明制度下只发一些有名无实的奖章），以及发表对文明制度和哲学科学的批判性著作，——这将在二十多年间成为有经验的作家们得到无数收益的丰富论题。

我已在这四章中证明了，自愿的一致贯穿在这四种关系部门，即：

物质的、或涉及利益方面；

精神的、或情感联系方面；

内部的、或日常生活制度方面；

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外部行动一致的倾向即这个全人类魅力与巨大收益的源泉方面。

当集体一致的愿望成了普遍的愿望时，便很容易达到分配问题上的一致，只要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并适合于情欲的要求。关于这些方法是否能符合这个条件，我将在下编中加以探讨。

# 关于应用的概括性结论

为了叙述和谐制度的种种关系，为了应用第一编和第二编中所叙述过的基本原理，我加写了三编。

第三编是论述只限于十种情欲，对于爱情和父子关系还一无所知的青春期前年龄的种种关系。

第四编是论述有了十二种情欲的青春期年龄的种种关系，其中有两种情欲，即自由恋爱和自由的父子关系，在和谐制度初期则将受到压制。

第五编将论述收益的分配和社会反感的结合这两者所共有的情欲平衡的种种关系。

我应该首先叙述青春期前年龄，这种年龄的人，由于没有在我们目前生活条件下有罪的、而在和谐制度最初几代中必须加以抑制的那两种情欲，因此最能接受充分和谐的制度。

我在谈青春期年龄时(第四编)，受到极大限制。无论关于自由恋爱也好，或是关于自由的父子关系也好，都没有机会谈到。这两种情欲在半个世纪内将遭到压制，而对它们横加阻挠将造成和谐制度结构的巨大缺陷。

我把达到青春期年龄的各种关系跟结构方面的两大问题结合起来，这就是：

各种劳动引力的衔接(参看第七概述)；

分配的有意一致(参看第八概述)。

现在将这两编最重要的论题，即与我们现在的习惯距离最远

的效果，再扼要复述如下：

在教育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制度在任何方面都有缺陷。人们甚至不知道应该达到什么目的，也不敢考虑这种目的，即如何教育儿童去实现其劳动的使命。如果说，一个人必须靠农业和工业劳动生活，那么，在使他成为学者之前，就必须先使他成为农民和工匠。和谐制度下的教育步骤就是如此。在和谐制度下，儿童，即使他是世界王位的继承者，只要他一会走路，就应该到某个法郎吉的菜园、禽舍、工厂和厨房中去受教育；在学习研究以前，他要先在那里成为农民和工业生产者；他只是逐渐地从事研究工作，并且最初是把这种研究作为对他从两岁到四岁逐步参加的生产工作的一种辅助。随后，他将要求学习，以便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他渴望加以改进的那些工作中去，并且获得用各种各样方法所提供的完整的教育。他可以在这些方法中自由进行选择，而不受某个诡辩家的体系的约束。

在这种教育下，它的过程是直接的，儿童直接追求的目的就是劳动。儿童需要学习是为了在劳动上应用，为了有利于他引以为乐的工作。如果没有这种应用，学习对儿童来说，就永远是一种苦恼，不管出于什么形式；我们现在的方法很不合适，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提出学习。在我们最好的学校里学生都厌倦学习，并且只是抱着反感去学习；教师也同样苦恼地进行儿童所不想接受的那种教育。工资是教师们唯一的动力，他们完全不懂得相互引力——对他们本人和对教育对象即师生之间的双重亲近关系。

现在每个教师和每个寄宿学校都想发明出种种新的方法。可是，肯定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接近象我刚才所阐述的这一目的，即把这些方法应用在劳动上并使其成为相互之间的引力。

在现代教育中，我们几乎只看到一种新的思想——互教互学，

这是和谐制度的一种极重要的方法。在和谐制度下，由于引力而工作的教师，不会担负那种要细心照顾成百个学生的工作；他的力量仅容许他对七个、八个或九个学生进行个别教育，这其中有一些学生再把知识传授给同样数目的学生，并这样依次类推传授下去。

有人说：这种方法是从希腊人那里拿来翻了个新花样，人们把很多希腊人的思想作为新的东西向我们复述。（参看杜登斯[①]《归功于现代人的种种发现的来源考证》。因为这一著作中充满了对骄傲的剽窃不利的真理，所以销路不好。这本著作证明，现代天才就其各个细节来说，都使人想起希腊学派的最初的设想。希腊学派缺乏足够的资料来使科学深刻化，可是却有本领发现科学的一切萌芽，例如牛顿关于引力的理论就是毕达哥拉斯[②]所预见到的。）

既然文明制度下学校的学生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热情地爱好科学并有志于科学，相互教学只是作为一个试验草案在这里应用，因为不可能把一大群学生按照每个人对研究科学或传授科学的热爱程度加以有序列的安排。

这种新方法的反对者们把它说成是从毕达哥拉斯学派中剽窃而来的。即使假定这种新方法是现代人的创作，这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种可耻的事；他们为了理解自然界最微小的秘密——即自然界对于任何一个学生人数过多的教师所提示的一种方式——就需要三千年之久；而且这种方法一拿出来公诸于世，便招来了四倍的诋毁之词：

它被诬蔑为无用而危险的方法；

① 杜登斯(Dutens 1730—1812年)，法国学者。他写过一本书《归功于现代人的种种发现的来源考证》，以证明今天的这一切发现在古代早已有过。——译注

② 毕达哥拉斯(Pythagore 约生于公元580或500年)，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译注

它被贬低为古代事物的旧样翻新。

它变成了派性的杠杆；

它变成了从兰卡斯特学派① 剽窃来的东西。

文明制度时期的学者们多坏啊！他们的发明多么迟慢，他们的发明应用得多么不成体统啊！在这种自夸为向尽善尽美境界前进的惯于吹牛的社会中，真是又无能又邪恶，一塌糊涂！如果这个社会认识了社会运动的规律，它就会懂得，在教育事业中，也和在一切事业中一样，必须首先引导人们达到引力的第一个目的，即达到内部奢侈和外部奢侈（健康和财富）；然而受教育最多的阶级却是最敌视农业和工业生产领域有效劳动的阶级，而这个阶级的人身体也是最不强健的。因此，它缺乏达到两种奢侈——即内部财富或健康，和只有生产劳动才能产生的外部财富——的方法。文明制度时期的种种教育体系，都同样是虚伪的。某些细微的差别并不能使它们都能避免我刚才所列举的严重错误。

考察了四种自愿一致的第八篇概述，提供了和谐制度结构与文明制度结构的令人惊奇的对照。后者为了使它所产生的意见分歧受到牵制，非常需要多种自愿一致的手段，可是它却产生不出这种手段的任何一种；而和谐制度则大量地创造出这些一致的手段，虽然它对这些手段并没有任何需要，因为它具有足以使雄心抱负获得协调的其他手段。

在这里，自然界乍一看来好象自相矛盾：它使一个社会失去了它所需要的某些力量，而却把这些力量浪费在并不需要这些力量的社会中。这种分配是不是有缺点呢？没有，依照复合的或双重

① 指英国教育家约瑟夫·兰卡斯特（Joseph Lancaster 1778—1838年）创立的学派。他主张在教师指导下，从学生中挑选出成绩优异者带动别的学生学习，或互教互学。——译注

的运动规律，这种分配是十分公正的(参看第三十一章，我们在那里看到，人是为了双重的幸福或为了双重的不幸而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为了简单的幸福或不幸而创造出来的)。哲学家们信仰无神论，部分是因为对这一规律的无知；当人们不懂得这种复合运动规律的原因时，便倾向于怀疑上帝了。其原因如下：

既然上帝为比那些混乱的社会的寿命要长七倍的协作制度创造了种种情欲，既然它曾赋予协作制度以双重幸福的属性、双倍的奇迹(参看第三十一章)，那末，情欲在文明制度下必然倒行逆施，起破坏作用；因为动力(十二种欲望)无论在哪一种制度下都是一样的，它们必然在善的或恶的方面都起着双重作用。如果文明制度的人的不幸只能是简单的话，那么可以说，和谐制度的人的幸福也就只会是简单的；而上帝如果为了照顾不幸时期，居然以幸福时期的幸福作为抵偿——这种幸福时期将延长七倍多的时间——那就未免太令人遗憾了。

虽然如此，我们在文明制度下所积累的不幸愈多，则让人们想到关于它的谬误和激励人们寻求逃出迷宫的出路的智慧也就愈高。如果不幸和非正义在这种制度下只是平凡的和简单的，人们便可以相信，这种文明制度确实是能够臻于完善的，就象诡辩家们所相信的，这样他们就不必费力去发现更好的制度了。我们要警惕自己不要重蹈覆辙，而且为了使我们注意到这种错误，让复合的不幸或双重的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哲学改革的经常结果，是有益的。

在读第二十九章时，应该抛开文明制度的人反对中间类型的偏见，因为中间类型在情欲和性格中，也和在所有各界产物中一样，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人们从来对它抱着蔑视态度，从来不曾编订过一种中间类型一览表，而不久以前有一位作家从某一极端跳

到另一极端，他希望在生命分解的名称下使中间性的东西成为单独的一界；这是一种错误。中间性的东西不是单独的一界，而是所有各界的联系，正如“转”，并不是一篇文章中的专门段落，而是文中各个段落的联系一样。

学者们所犯的另一错误，除贬低中间类之外，还贬低了平庸类，并且希望在运动中排除平庸部分，指责它不登哲学大雅之堂。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哲学绝未达到运动的高度，它不懂得两极衔接的规律。依照这个规律，在情欲力学上，凡是一种验证性的体系都必须从最卓越的作用过渡到最平庸的作用。

在运动理论中所要求的，不是学院式的华丽外表，而是数学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然而，一个证明只有在它适用于两极、因而也适用于中间阶梯的时候，才是完备的和完整的。排除平庸的东西，就无异于一个外科医生不愿对身体的某些部分动手术，因为他认为那些部分是平庸的；又无异于一个化学家拒绝分析平庸的物质。必须防止巴黎批评家们的这一谬误。他们曾非难我把中间类和平庸类依照两极衔接的规律在必需时搬上了舞台，公诸于众。如果我从我的研究中排除这两类，我就既不会确定贞洁少女集团，也不会确定儿童队了；这两种集团是符合本性的教育事业中两个最强大的动力，虽然它们的作业是接近中间类和平庸类的。

文明制度的作家们在有关运动问题的一切方面都表现得不够明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坚定的原则，也没有任何合理论证的方向。《福音书》极精辟地谈到了这一点说，这是瞎子领瞎子（参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如果有人对此还有怀疑，单就他们在学说上无定见这一点来说，便足以令人深信他们确实不行，他们那些学说以前一直都是宣传要鄙视财富，现在却鼓励我们去热爱商业。

有一家报纸（《法兰西日报》）曾颇有道理地揭穿了道德的堕落。它在谈起道德时说："它十足地人道主义化了！变得温柔而讨人欢喜了！它再也不教我们去进行斗争，而要我们退让。"当然，这将是希望我们向引力让步的自然界的要求，只要这种幸福普及于每个人身上，而且发生在每个人都有从事引力活动的能力、一切都相互联系的社会制度之下；依照哲学家所教导的原则，在自然体系内一切都是有联系的，那末，在社会体系内也同样应该是有联系的。

为了建立这种联系，必须使人民都能分享幸福，使幸福不为富有阶级所独占。然而，人民希望的是什么呢？他们首先重视营养和精美的饮食。我曾证明，如果人民没有良好的营养，连国王也不会得到精美饮食的供应。因此必须发明一种能够保证一切阶级按照它们的资产多少来享受这种幸福的新经济制度（情欲谢利叶）；这种制度将建立哲学所推荐的联系，并将这种联系首先应用在人民的生活资料上，从而将它普及于全球总的供应制度上，在这里组织符合人的本性的联系体系和复合的生活方式（第三十一章）。

我们的道德家们不提出这些巨大任务，却一味宣扬鄙视人民，宣传对人民的穷困和对以人民为牺牲品的商业的欺诈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一心只想钻进金融巨头们的客厅：金牛把整个学术界拴牢在自己的战车上了。我们的哲学家们厌恶斯巴达人所吃的合乎道德的清水汤、库里乌斯·丹塔特斯①的清水煮萝卜和福基翁②家的白水炖肉；而现在却习惯于大吃官宦人家的蘑菇炖鸡、炖鸭，他们忘记了人民的疾苦，忘记了使人民有机会分享幸福，

① 库里乌斯·丹塔特斯（Curius Dentatus 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杰出统帅，以生活简朴著称。——译注

② 福基翁（Focion 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军事家、演说家，其家庭生活严谨。——译注

忘记了必须建立一种一切都有联系、并把幸福普及于人民中最低阶级的制度。

我遵守第三编和第四编所叙述过的种种关系中的这种普遍联系的规律，在这几编中我总是首先提出美和善——这两者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在那里，我并不曾为了土豆而轻视鲜花，正象1793年那些好日子里，人们出于教育意义的考虑、因而在杜伊勒里宫花园中栽种土豆那样；在那里，我也不曾为了鲜花而轻视土豆，就象我们现在的一些"完人"们所做的那样，他们希望在升入哲学大雅之堂的借口下，排除某些他们认为是庸俗的作业。然而要没有这些作业，高尚的作业就注定归于失败。因此，我们看到，巴黎人不论在美的方面，还是在善的方面，都是同样无知的：他们那长满了象树丛一样的蒲公英的花坛，也象他们的菜园一样管理得不好。他们在栽培花卉上是野蛮人。在秋季，当花卉还可以继续开一个月的时候(特别是大金盏花)，便把它拔掉了。在管理哲学界认为有失自己身分的土豆上，他们也同样是野蛮人。一切都是有联系的；如果你在美的方面遭到失败，在善的方面也就会遭到失败，这就是情欲谢利叶之外的一块不可避免的暗礁。

因此，必须既在美的方面、同时又在善的方面来改革教育。道德要求妇女们只管炖牛肉，而我们应该让她们习惯于鉴赏她们全不认识的花卉；她们只知道重视玫瑰花，而她们的丈夫则只爱卷心菜。由此可见，为了以和谐制度的精神来教育参加第一个法郎吉的父母们，必须把花圃与被提升到美食学制度的美食联合起来加以利用。现在让我们来论证这一方面的优点。

什么是试验性法郎吉所能据以发挥作用的农业部门呢？它们共计有九种：

大农业，五谷， 葡萄，

花卉和温室，　　牲畜，
果树栽培，　　禽舍，
花园，　　鱼池和打猎，
森林，
炊事和腌制储存。

这些部门的大部分，最初将很少产生劳动的智力竞赛，或者完全不产生：还不能从事造林。如果不是预算表中所指出的那种移植的话，果园将没有收益。对于业务不熟、但必须迅速创造有效的智力竞赛动力的试验性法郎吉来说，大牲畜要占用过多的时间；大农业工作——五谷和葡萄——同样有它不合适的一面；鱼池大概将会缩小；花卉和温室将会提供某一些诱饵，但是最强的引力将只是属于菜园和禽舍这两种与炊事和腌制生产有密切联系的业务。所有三个部门的结合将以美食为转移。因此，只有通过采取美食方面的竞赛，它们才能够活泼而迅速地贯彻竞赛精神。

我在写1822年的那篇论文时，不曾这样深入地论述这个题目。由于对世俗偏见的让步，我对美食这个初期最有效的动力的必要性坚持得非常不够。我担心这个理论部门会让人觉得不严肃。我给这一理论所提供的、都是以非常严格的计算为根据的论证，正如在有关论文中所提供的那些论据一样。

现在，经过六年观察之后，理论已更加趋于成熟，我坚持必须把期望主要寄托在应用于烹调和农业工作的美食上：这是在短时期内发掘劳动引力的最可靠的手段。

特别是必须使妇女们觉醒过来，因为妇女都具有反对这种情欲的偏见。必须借助相互轮流的集团聚餐和多种多样的癖好的聚餐，异性共同在一起，再加上殷勤的服务人员，这样来培养她们爱好美食的习惯。十个到十二个男子集会时，如果有两三个漂亮姑

娘服侍午餐，他们便会产生愉快的心情；如果遇上两三个一本正经的女子来给他们端菜，聚餐的愉快将会大大减色。

在试验性法郎吉内，也必须同样善于培养漂亮的青年来服侍妇女们进餐：这将是以性别促进美食的精致性的另一手段。我将谈到餐桌上的言谈，这是一种极有力的手段(参看第九概述)。而且，由于通过每天在会场商谈，依照情欲选择进餐时的伙伴，这种聚餐必将为妇女们所喜爱。妇女们将不再因为男人们在餐桌上专谈那些关于宪章、预算、三厘利息、选举、商业及其他使她们乏味得要命的枯燥话题而感到苦恼了。至于男子和儿童，那就不难使他们很快地陶醉于佳肴美味。

还有许多有力地影响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引力的动力。在农业方面，有为了生产香料和种籽而在活动天棚下进行栽培的花圃；在工厂里，出于好感、同情心和彬彬有礼的工作机会，这最适宜于激起妇女们的热情，就象谢兰特为巴斯坚所做的工作那样。保证每个妇女都有为某个青年工作的机会，促使大多数妇女热爱各种如果没有这种诱饵她们就会感到厌恶的作业，因为爱情使她们对这些作业产生了爱好，主动精神则推动她们迈出最难的第一步。

从第三编和第四编内所包含的叙述中应该得出的结论是，男性让其余两性——妇女和儿童——所享受的自由愈多，他便愈富有，愈幸福。我们看到，在和谐制度下，父亲摆脱了被称为家务的沉重负担，摆脱了对妻子儿女的赡养、对教育和安顿的费用，以及赠送陪嫁，等等。所有的人都在法郎吉中得到妥善的安排，从事农业、工业、科学和艺术活动。大家由此中得到许多好处：做父亲的除了祝贺自己的儿女外，再没有别的责任，他们也不必为儿女花一个钱了。其收入按现在的佑计是：

$$\left.\begin{array}{ll}\text{儿童} & 1\\ \text{母亲} & 1\\ \text{父亲} & 5\end{array}\right\}\text{变成}\left\{\begin{array}{ll}\text{儿童} & 7\\ \text{母亲} & 9\\ \text{父亲} & 12\end{array}\right\}\text{差额为 7 到 28。}$$

这就是以发扬引力为基础的真正自由的果实。就财富和幸福的意义来说，经过五十年后能够建立起自由恋爱和自由的父子关系时，这些结果将会更加辉煌。

协作制度在这两种情欲方面将会受到限制，而在雄心方面丝毫不会受到限制。因为雄心在我们看来，是一切情欲中最难驯服的情欲。在第五编中将看到，它是一种最富有弹性的情欲，再没有比使得凯撒和庞培①、拿破仑和路易十八和解更容易的事了。这是一个对于我们准备转入的第五编也应该引起兴趣的问题，而且它将教给我们那种名利心愈旺，也就愈能建立公正与社会和谐的艺术。这个问题，在哲学家们的心目中可能是艰巨的，但对于了解情欲谢利叶结构理论的人来，只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曾略去了一项极有用的前提，本该把它放在分配方式的前面：这就是情欲结合的计算学或十六种社会反感的协调一致。我在研究基于情欲的家庭服务时，已说明了这种结合中的一个。我曾对其他一些问题也作了一个开场白。因此，可以把这个论题完全放在第九篇概述中去谈。现在我马上要转到已经使读者等得不耐烦的分配结构方面去。

① 庞培(Pompée 公元前 106—48 年)，古罗马的统帅、政治活动家。——译注



# 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

# 第五编　论情欲的普遍平衡

# 第九概述　论分配的协调

## 第三十三章　关于谢利叶的分类

再没有比按照资本进行分配更容易的事了，这是大家十分熟悉的纯算术的演算。然而，对于劳动和才能的报酬，以及在这两方面使人人都感到满意的本领，人们却一无所知，以致文明制度下所有的人都在抱怨不公正，抱怨在这种或那种义务方面遇到了难以忍受的徇情枉法的勾当。要是必须使每人得到他所参加的三十个谢利叶和一百个小组的劳动的直接产品，那就会无法满足这两项要求。要是不得不各自出售每一种产品，把每畦包心菜的总收入分配给几个分片侍弄这些包心菜的小组（例如，某组负责耕地，另一组负责栽培和播种；这一组负责浇灌，那一组负责照料种籽），那便会出现错杂纷纭的紊乱局面。因此，必须采用一种简便快速的方法，这种方法正如代数和算术相比一样。

要阐明这个简化的分配结构，首先就要学会按照各个谢利叶的重要程度，及其对于大小不等的红利所享有的权利的程度，把它们加以分类。既然每个谢利叶都是它那个法郎吉的参加者，而不是法郎吉的佃户，它便不是从自己特有的劳动产品中获得红利，而是从所有谢利叶的劳动产品中获得自己的一份收益。同时，它的报酬符合它在业务表中所占的地位。这种业务分为三类，即必需类、有益类和愉快类。

例如，某个生产五谷的谢利叶既不是获得它所生产的粮食收入的半数，也不是其中的三分之一，也不是其中的四分之一，而是应该把这些粮食纳入必须出售或消费的收入总额中。要是生产粮食的谢利叶被承认在企业经营方面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那它便获得其所属的分类中的第一级收入。生产粮食的谢利叶显然是属于称为必需类的第一类。但是在这一类中又可以将谢利叶区分为五级左右，生产小麦、裸麦、大麦、燕麦、玉米等等粮食的谢利叶也许至多是属于必需类序列中的第三级。因为耕地的劳动和储运粮食的劳动并不是令人厌恶的劳动，而应该排在必需类五级中的令人厌恶的第一级劳动之后。

儿童队的劳动是所有劳动中第一级的劳动；其次是屠宰场的劳动，儿童队常来这里参加有恶臭气味的工作，或是洗肠、洗肚的作业。保姆、辅导员和助理护士的业务，都是令人厌恶的业务，便应该排在耕地业务的前面。外科医生和医疗业务以及种种劳役也是一样：这些业务包括属于必需类第一级的好几个谢利叶。

我再说一遍，不是依照产品价值来定级，而是依照某种劳动在引力与和谐结构中的作用来定级的。文明制度下所有的人都会把这一点弄错。养花谢利叶和果树谢利叶这两种谢利叶究竟哪一种应该排在前面呢？每个人都将回答说，水果的价值远远超过花卉，这是不容置疑的。因而，负责种植果园和路旁的树木的大谢利叶，不仅应该排在养花谢利叶的前面，而且果树谢利叶还应该列入有益类劳动，而养花谢利叶则应列入报酬较少的愉快类劳动。文明制度下的人将会说，他们既不需要劳动引力，也不需要和谐，因此就不重视它们的动力。

这是一种糟糕透顶的看法，将会陷入双重矛盾的境地。果园谢利叶即果树谢利叶，虽然具有无限的生产能力，却是属于愉快

类；而养花谢利叶虽然所生产的东西未必抵得上它的成本，却被列入有益类劳动：我们且来说明这种由于引力作用所导致的分类的理由吧。

在和谐制度下，果园乃是十分宜人的快乐场所；照料果园是一切劳动中最惬意的劳动。同邻近大队的会晤，以及我不曾谈及的风流韵事，都将列入成千上百种的魅力之中。任何一个果园内都布满花坛，并以灌木林带围绕起来。在这里劳动几乎用不着活动天棚，因为树木代替了这种天棚。再加上这种劳动的特有的魅力、争先恐后的竞赛、两性的聚会，以及下班时宫殿中兴高彩烈的会餐，凡此种种，都会令人想到，在一千人中就一定会吸引九百九十个人去照料果园，至少是去参与其中某一部门的劳动。这将象养鸡谢利叶一样，是一种无限小的或具有普遍引力的谢利叶。

因此，果树分支体要是撇开它的产品不谈，就其享有收益的权利来说，是属于最末的一级。因为，它在引力方面来说，乃是最强有力的。别的分支体为要在引力方面有所增强，将非求助于种种的手段不可。而这个分支体却要设法减少诱惑力和延缓人们加入这个分支体的普遍急切的心情。

至于养花分支体，在文明制度下根本没人赏识。要是说它的产品具有魅力，那它的劳动却未必如此。为了得到一时的乐趣，它需要辛勤的劳动，需要知识和细心的照料。但是，它对于培养儿童和妇女使之符合农业，业务学习以及农艺的精巧技术的要求则是大有价值的。正是为了使之成为一所农业学校，自然界才赋予妇女和儿童这种对花卉的爱好。何况，果园中的劳动，就各方面来说，不是儿童力所能及的。而种植花卉，甚至种植高大花卉的劳动，对于儿童也是完全适合的。基于这些理由，养花谢利叶将被列入第二类，即有益类劳动。

依据果木和花卉的对比，便可以判断出，在评价劳动的问题上，和谐制度的人所凭恃的根据，与文明制度的人所凭恃的大不相同。产品的数量或实际价值，在我们现在乃是评定劳动的独一无二的标准，而在协作制度下，事情将迥然不同。

协作制度将把果木生产放在最末位，而这种果木生产也许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和谐制度下的两种人——妇女和儿童——都靠水果为生。他们吃的是生水果，或者是糖煮水果，或者是果酱，其数量远远超过所食的五谷。我们可举印度半岛的土人种植的廉价的糖源作物来作为这件事情的例证。与糖相结合的水果是和谐制度下的人的主要食品。面包作为普通的营养食品是文明制度的人和粗人的菜肴，而它在一般平民那里，则被当作主食，用的是普通面粉做成。

另一方面，象歌剧之类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多余的业务，在和谐制度下，则属于必需类劳动的第二级，仅次于令人厌恶的业务。文明制度的人却说："然而，人们没有歌剧可以活得下去，而没有面包匠和磨粉工人却不行。"这种不同的见解，对文明制度来说是正确的，因为文明制度对于劳动引力感觉迟钝。但是，在论及教育的章节中，人们已经看到，歌剧乃是培养儿童的劳动灵巧性和团结精神的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就这方面来说，歌剧乃是第一需要的事业，而它的报酬也应当属于第一级。

归根结底，谢利叶的分类是依照大家方便而定，而不是依照产品而定。让我们确定一个更加精确的基本原理：它们的优先地位要依据下列诸根据的复合比例来予以评定：

1. 与它们促进团结关系、促进社会结构机能的作用成正比。

2. 与令人厌恶的种种障碍成混合比。

3. 与每一种劳动所能提供的引力和衔接组合的能量成反比。

I. 正面的资格：促进团结。其目的在于支持那据以获得这么多财富和幸福的协作联系。因此，最有价值的谢利叶，就是最有效地促进协作联系趋于巩固的生产的或非生产的谢利叶。儿童队谢利叶就是如此，没有儿童队谢利叶，三个阶级的融合和着意谋求的和谐之整个结构便难于实现。因而，这种谢利叶就其直接优点而言，就其直接促进团结的联系而言，是第一等的谢利叶，而就混合优点而言，它同样也是第一等的谢利叶。

II. 混合的资格：令人厌恶的种种障碍。矿工、助理护士和教养员的劳动就是如此。纯生产性的障碍往往是一种娱乐的题材，各种不同的壮士会拿这种障碍作为游戏。但是，要使那清理阴沟、下矿井之类的令人厌恶的、使人五官倦怠的劳动成为游戏，则是办不到的。可以借助荣誉的标志和宗教精神的力量来克服这种反感，如儿童队和助理护士们所做的那样。这种令人厌恶的劳动对感官的损害虽然并不见减少，而单纯的、没引起反感的劳累，象攀登胡桃树和樱桃树的工人所感受的疲劳那样，可以成为一种消遣或者一种真正的乐事。由此可知，协作制度只是对令人厌恶的、累人的劳动作出评价，并把它们置于分类的优先地位。

III. 反面的资格：引力的程度。某种工作对引力的激发越大，其所具有的货币价值便越少。因此，歌剧和照料果园应当列入第三类或愉快类的两种谢利叶中。因为在乡村中再没有比照料果木更加诱人的事，而在城市中则没有比粉墨登场和幕后竞逐更诱人的事。所有的富人都想混迹其间，即使身为股东要冒丧失巨额款子的风险。

果园谢利叶要退居第三类，即愉快类，因为它只是在反面的资格方面，即在引力方面具有优点。它并不如其他农业劳动那样促进团结。至于歌剧谢利叶，它是以特殊的服务形式，以其使儿童习

于种种物质和谐的性能来促进团结的。因而，这种谢利叶具有双重的价值——正面的资格和反面的资格。它应该置于第一类，即必需类中。

把上述三种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便可准确地确定每个谢利叶在付给劳动红利的货币份额方面的等级。此外，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错误，对试验性法郎吉来说，并不会带来重大的损失。由于着意谋求的和谐(参看第八概述)所表现的力量，由于改变世界面貌并目睹社会贤达从世界各地赶来称赞这种世界大同的萌芽而感到的自豪，因而就补偿了这种方法上的缺陷。我们要指出，这种好奇人士的大集会，要是入场费包括每人每天自理的膳食费在内，以一百法郎计算，那便会使试验性法郎吉获得总数达四千万到五千万法郎的收入。

我应当再说一遍，谢利叶在分类方面的差错丝毫不会给集体的协调带来什么损害，因为这些次要的争执将被普遍的联合欲望（参看第三十二章）所抵消。这种情欲是文明制度的人所没有的，而和谐制度的人从孩提时代起就会产生这种情欲。我们那些自以为深知一切情欲的哲学家们简直与十来岁的孩子不相上下。这些孩子被自己的大理石球迷住了，以为到二十岁也不会有更引人入胜的消遣了。依据文明制度时期的情欲来判断和谐制度时期的情欲，无异于要一个足不出户的农夫来判断天下大事。他自以为他那个村子里的钟楼就是世上最漂亮的钟楼，他的牧师就是世上最有学问的牧师。当这个农夫一旦见了世面，游历过一些大都市以后，他便会对钟楼和学者大打折扣了。

未来的情欲，尤其是自由主义，情形也将一样。现在人们把自由主义的名称庸俗化了，而对其实质则茫然无知。在这些应该产生的情欲中间，最主要的当推联合情欲或真正的博爱，而这种

博爱则是以十足的幸福为基础的，同时也是以将令人销魂的魅力普及于自己周围事物的要求为基础的。我们在那些使万民欢腾的大事中看到过这种情欲的迹象。特洛伊被围十年，当它终于从围城者的魔爪下解放出来的时候，特洛伊人便成群结队地跑出来，Panduntur portoe, juvat ire（大门打开了，人们纷纷出来）。他们如醉似狂，以致各种社会地位不同的人都混杂在一起，互相祝贺，互相诉说围城时的详情细节。这儿是阿希勒和帖萨里人，那儿是多罗贝族人。这可真是道德学家们梦寐以求的博爱的时刻，这是联合情欲、阶级融合和十足幸福的迹象。这种幸福将不断地存在于和谐制度的人们中间，它将排除一切使有关分配问题难于取得一致意见的障碍。此外，我们还将深信，只要人人有贪财之心——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就足以在分配问题上达到和谐。

## 第三十四章　关于分配问题上的直接协调，或由于贪财所获致的平衡

最后，我们要谈到一个主要问题，即达到在分配收入上的极度公正、和充分和谐以及使每个人都能按照他的三种手段——劳动、资本和才能而获得满意的报酬。这种奇迹要将贪财心理从简单方式上升到复杂的方式。

这是受道德学家们百般毁谤的贪财心理的胜利。上帝要不是预见到贪财心理在普遍平衡中的好处，它便不会赋予我们这种情欲。我已经证明过，同样为哲学家所唾弃的贪食心理，却成为情欲谢利叶的智慧和劳动协调的途径。我们即将看到，贪财心理在这里也产生同样的效果，它成为分配公正的途径。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情欲时，把他所能做到的事都做得尽善尽美。

既然文明制度的人只有在抢劫和掠夺中才能得到自己的利益，那末，只要他除了当哲学家或听从塞涅卡和第奥根的教导之外便得不到别的正当动力时，就必然会沉溺于这些恶习而不能自拔，而哲学家之流却抵消不了那种贪财心理。谁都知道，世间只尊重那由 per fas et nefas① 所获得的财富。要是你主持公道，便只会招致嘲笑和欺骗。于是，文明制度的人提防公道就象提防陷阱一样。因此，要使他主持公道，就需要有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人都在公正的分配中得到他个人的利益，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才会主持公道。和谐制度的人在分配问题上将是公正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公正将意味着利益、荣誉和愉快；其次，它将让那些目前在各方面都深受个别人贪得无餍的奢望之害的群众获得同样的好处。因此，我们的贪财心理是**简单的**、**利己主义的**、与我们的左邻右舍的利益格格不入的。当这种心理为我们的利益同时也为他人的利益服务时，它便成为复杂的贪财心理。我们现在试就这一点作一探讨：

要是和谐制度的每个人，也和文明制度的人一样，只从事某一种职业，要是他只是一个泥水匠，只是一个木匠，只是一个园丁，那末，他作为一个泥水匠，他就会在分配会议上提出使他那一行业得到优惠条件并规定泥水匠应获得收入的主要一份的方案。要是他是个木匠，他就会提出使他那一行业得到优惠条件并规定木匠从收入中获得主要一份的方案，等等。文明制度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表示这样的意见。但是在和谐制度下，每个人——男人、妇女或儿童——都是四十种谢利叶的参加者，他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艺术和科学，谁都不会处心积虑地来使某一种职业得到过多的优惠条件。每个人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其所作的考虑势必与文明制度

① 正当或不正当（拉丁语）。——译注

的人相反，而会对一切问题都主持公道。我们首先来叙述这种结构的实践问题，然后再来阐明它的理论。

我把导致和谐制度的每个人都主持公道的动力分作普遍的和特殊的两种。

第一，普遍的动力，适用于三种手段——资本、劳动和才能。阿尔西浦是有钱的股东之一。他在文明制度下赖以取得百分之三——四收益（大地产收入）的那笔款项，在法郎吉内如能在分配上达成协议的话，按照财产清单一览表，将使他获得百分之十二——十五的收益。因此，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主持分配上的公正，而反对侵犯三种手段中某一种手段的任何措施。要是他作为一个大资本家，他就要叫人们将产品的一半拨给资本，例如使资本获得十二分之六，劳动获得十二分之四，才能获得十二分之二。这样一来，两个只是按照其余两种手段——劳动和才能——获得收入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将会感到不满。于是引力遭受阻滞，产品和协调开始缩减，而且从第三年度起协作的联系即行破裂。阿尔西浦看到，即使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也必须使分配确定如下：资本占十二分之四，劳动占十二分之五，才能占十二分之三。分配按照这样计算时，还将使阿尔西浦的收入相当于文明制度下的四倍，另外，还将保证使两个没有什么财产的阶级都感到满意，而协作的联系也得以维持。使阿尔西浦更加倾向于这种公正的是，他自己将在各种不同的谢利叶中由于资本和才能而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因为象狩猎、捕鱼、音乐、戏剧艺术、照料花卉和家禽之类令人愉快的工作，也象在田间和葡萄园中劳动一样获得报酬。此外，他与非资本家阶级建立了许多友谊关系，他维护这个阶级，并愿公正对待这个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促使他主张资本应获得半数收入的贪财心理，

将因两种正当的动力而获得平衡。这两种动力是，他对于他所经常参加的谢利叶中各种不同的协作社成员的依恋之情，以及他在这些谢利叶中将获得劳动和才能的份额；其次是，他深信在集体的利益中，在整个法郎吉皆大欢喜的情况下，在劳动引力、即未来财富的源泉的发展中，才会得到自己的利益。

于是，强烈的动力，那目前使人贪得无餍的贪财心理的动力，在这里便遇到了两种平衡的力量。这两种力量使它恰如其分，使它纳入使所有三种手段和各种不同的人都感到满意的平衡和公正的途径。情欲的这种美妙无比的协调可以按数学级数的基本属性表述如下：两极之和与中项的二倍相等（在2,4,6,级数中4的二倍与2+6相等）。

我们再来分析分析贫苦阶级的动力中同样的平衡力量，以及同样的均衡。

让诺没有一点资本，也没有一点股份，他的主张是否只有利于劳动手段而有损于资本或才能呢？他是否会主张按劳动占十二分之七、资本占十二分之三、才能占十二分之二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呢？

在这里占支配地位的动力是有利于劳动而有损于其他两种手段——资本和才能的。文明制度中任何一个穷人都会表示这样的意见。农民说：这全是我生产的。他认为有权占有从地主那里盗取来的一切，而在地主方面则自认为有权掠夺农民的一切。这就是在文明制度下情欲的平衡，亦即被称之为完善境界的掠夺行为和诈取行为的搏斗。

在和谐制度下，贫民让诺的想法将迥然不同。他的最强烈的动力是有利于劳动，因为他丝毫不敢奢望获得分给资本的那一份红利。但是有两种另外的动力抵消这种贪财心理的抬头：让诺有

希望获得分给才能的那一份收入。他在自己胜任的各项工作的某些部分中干得很出色，为此他愿意保持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了解资本家在法郎吉内的意义，了解贫民从他们的全部开支中所取得的利益，如观看免费的演出，乘坐车马，饱尝聚餐及筵席之后的点心。此外，他的儿女还可由富人加以劳动收养。甚至在他未能估价所有这些获益机会的结果的情况下，他也会在他经常参加的四十个小组组成的协作社中认识到这一点：这些集体在有关他们本身利益的问题上是不会出什么岔子的。

这两种动力促使让诺对才能和资本采取慎重的态度，而把自己劳动收入的份额从十二分之七缩减到十二分之五。由于权衡轻重，这种缩减便对他有利。因为他只有支持法郎吉和引力，才能够获得幸福，而一旦资本和才能所得的报酬过于微薄，法郎吉和引力便会陷于危险的境地。

在这里，简单的贪财心理，即在我们中间会吞没一切的支配情欲，便由于两种平衡力量，由于两种有利于资本和才能，即让诺无所指望的两种手段而获得了平衡。正如阿尔西浦的情形一样，这是两极力量的影响抵消了中间力量的双重影响。和谐制度三个阶级的人——富有的、中产的或贫穷的——出于排斥不顾利害的贪婪的两种集体利益的动机，会始终如一地倾向于这种公正的观点。而在文明制度下，这种不顾利害的贪婪却不会遇到任何的对抗，不会遇到以维持共同利益和分配上的公正为基础的获利机会。

在下面的两章中，我将坚持和谐制度下任何一个穷人都会支持富有阶级和资本应得份额的这种倾向。关于这种动力，我将提供一些颠扑不破的证据。我们暂且指出，在和谐制度下，穷人有很多发财致富的机会，他们绝不会象我们那些无法上升到主人地位的雇佣劳动者那样垂头丧气；他们有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女由于知

识、才能、美丽，由于与国王结婚，从而使自己成为身居高位的人；他们拥有不多的财产，但他们将攒下的钱一个个埃古地存入储蓄金库而使财产不断增加；他们没有其他开支，因为吃得好，穿得好，一切都由法郎吉出钱。他们全部的工作服和三个季节的三套检阅时穿的礼服都由法郎吉供给。他们并不象我们现在的工人那样只想光顾小饭店和小酒馆，因为他们一天五餐吃的都是佳肴珍馐，喝的是上等的葡萄酒，并且有情投意合的伙伴同桌共餐。因此，他们进行积蓄，把他们开支后所剩余的全部收入都变成股票。他们是小财主，他们具有私有制精神，在各种不同会议中拥有表决权，对一切选举都拥有选举权。因此，他们不会对与自己经常往来的富人发生反感，反而会不断地有理由对富人感到满意，他们还希望成为与富人平起平坐的人。要是没有这种获得财富的希望，生活对人来说便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第二，特殊的动力。现在我们来详细地分析贪财心理的平衡。菲兰特是三十六个谢利叶的成员，他把这三十六种谢利叶区分为A.B.C.三类。在A类的十二个谢利叶内，他是个富有经验的、居首要地位（就重要性和收入而言）之一的老谢利叶成员；在C类的十二个谢利叶内，他是个缺乏经验、只能希望获得微薄收入的谢利叶成员；而在B类的十二个谢利叶内，就年资、才能和权利来说，他都处于中间地位。这是互相对抗的三类利害关系。这种互相对抗的利害关系促使菲兰特趋于三个方向，并且由于贪财心理和自尊心的缘故，使他不得不抉择严格的公正。

实际上，要是对每个谢利叶的实际功绩作了不正确的评价，菲兰特将首先在他所见长的而且有权享有最大份额的十二个谢利叶中所领得的红利上就要吃亏。另外，眼看他们的劳动和他自己的劳动得到坏评，他将为此感到痛心。固然，这种不公正可能有利于

C 类的十二个谢利叶。但是，因为他在那里仅居于获得微薄收入的次要地位，而他在自己获得高额收入的A类十二个谢利叶中所减少的收入不会得到补偿；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希望他人贬低C类谢利叶，他出于爱好，不久前才加入这些谢利叶；他尊重并维护这些谢利叶的生产，他出于计谋情欲的友谊和自尊心而支持这些谢利叶。至于B类的十二个谢利叶，他在其中处于中等地位，获得中等份额，就他的利害关系来说，最好使这些谢利叶得到它们所应得的东西，而又不致侵犯A类和C类的利益。

他在一切方面都势必要求严格的公正；严格的公正是使他的物质利益、自尊心和情感同时获得满足的唯一手段。我们再补充一个详细的例证。

要是他果真让他获得巨额红利的A类十二个谢利叶占了上风，那他就是个傻瓜，因为在组织完善的协作制度下，谁不公正，谁就会身受其害。我且来证明这一点。

A类十二个谢利叶包括三个等级；大致有四个是必需级，四个是有益级，四个是愉快级(第三十三章)。要是菲兰特能够使优惠起了主宰作用，他却不能把这种优惠普及于所有这三级，即必需类、有益类和愉快类，而只能施予这三级中的某一级，那末，在这A类十二个谢利叶中如有四个占了便宜，他便会在相反一级的四个谢利叶中受到相应的损失，而在四个中级谢利叶中也不会占到任何的便宜。他在这十二个谢利叶的总和中，不会得到任何实际的益处，而只会因这种不公正而博得耻辱和普遍的不信任，并且在选举为数极多的各种有利可图的职务时将丧尽选票。舆论的反感对于和谐制度下的人是极其不利的，而对于文明制度的人来说，却无关紧要。因为有利可图的职位不是依靠选举得来的，即使这种职位靠选举得来，但在文明制度下，正直的人士也不会得到这种职

位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广大的选民始终是阴谋倾轧的傀儡。

因而，如同在分配整体上一样，在局部的分配上也需要公正。情欲谢利叶制度乃是这样一种结构：它产生公正，并把被称为黄金欲的恶习改变成公正欲。我们的欲望如果都按上帝为它们预定的谢利叶方式加以发展，便全都变成善良的欲望。但是，这种发展必须与衔接、组合的规则相符。如果恪守这些规则，那便会出现这种情况：每个个人都将被吸引到在各方面按必需类、有益类、愉快类分级的大批谢利叶中；他将在其中的级别序列中担任职务，在第一类中他是个老手，在第二类中是个新手，在第三类中是个中间人物。一旦处于如此这般的衔接组合中，不论在局部方面还是在整体方面，他将会始终感受到按三种手段（资本、劳动、才能）公正分配的动力。

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创办人应该大力关注情欲衔接组合的手段。要是严格遵照我的指示办事，要是同意对引力播种时期的开支、对使作业经常多样化和参加多数谢利叶的办法不予斤斤计较的话，我的指示将是完全够用的。应该让每个人都顺序地经过各种谢利叶，离开一个谢利叶再进入另一个谢利叶，而始终不失为离去的谢利叶中的一个有功社员和副手。

某一谢利叶的小组间和某一小组各成员间的分配方法，与各类各级谢利叶间的分配方法是相同的。因为按照谢林的想法，运动是自身在各方面的反映，是普遍的类似。

才能的应得份额虽限于十二分之三，或许只限于十二分之二，但还是很丰厚的，因为在每一劳动部门中都有一大批无权享有才能份额的谢利叶的新手。他们的数目至少占每一作业的三分之一，通常是占到半数，这就保证那只获得才能报酬的另一半数分到巨大的份额。劳动的应得份额则没有提供这种机会，因为某一小

组的任何一个谢利叶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做些工作，都享有某一份权利。因此，劳动的收入至少应占利润的十二分之五，而且还可考虑把它的份额提高一些，即按这样的比例：劳动占六分之三，资本占六分之二，才能占六分之一。

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我们的情欲乃是充满数学精确性的一套机械结构。我不曾求助于一套克服分配问题上的困难的办法，我仅仅限于把力学和算术的基本法则——平衡和级数——应用于情欲的作用上，而平衡和级数本来就是一回事。因为平衡和级数一样，是抵消双倍中间力量的两极力量的协调。要是称盘的每个盘可承受一百公斤，那末，就必须使称杆能够承受两百公斤。

诽谤者们硬说我的理论是建立在离奇古怪、晦涩难懂的思想基础上的。还有什么比基本的数学定理更普通的东西呢？情欲力学的计算，在一切方面都是以这类证明作为支柱的。情欲引力的新科学在所有细节上都是与数学相吻合的。当人们按照谢利叶来分配情欲时，情欲便是运用中的数学。例如：被称为圆锥截面的四种基本曲线的属性，恰恰就是依照高级方式和低级方式划分的四种小组的属性的原型：

高级方式 { 友谊——圆形<br>雄心——双曲线　　低级方式 { 爱情——椭圆形<br>父子关系——抛物线

因此，我的理论并没陷入分类学的刻板性，恰恰相反，乃是避免了这个缺点，而使情欲的研究和取自自然界的种种原则结合起来的第一和唯一的理论。它终于开辟了那些哲学曾徒劳地梦寐以求的通向平衡的途径，因为在上述的分配结构中已看出这个特性：

**将各人的贪财心理并入每个谢利叶和整个法郎吉的集体利益中，将每个谢利叶由于每个谢利叶成员的个人利益而形成的集体奢望并入许多别的谢利叶中。**

可以把公正的这种辉煌效果归结于两种动力，其中之一是同各人所参加的谢利叶的数目成正比例地起着积极作用；另一种力量则同每一个谢利叶工作时间的长度成反比例地起着积极作用。

1. 与所参加的谢利叶数目成正比。这种数目越多，则各个人越发注意决不为某一个谢利叶而牺牲全体，而是支持他所珍惜的四十个团体的权利，反对其中每一个团体的奢望。

2. 与工作时间长度成反比。工作时间越短越少，各个人参加数目众多的谢利叶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其中某一个谢利叶因集合时间过长和过于频繁，而全部占用了其谢利叶成员的时间，吸引了他们的关注，并使他们只热中于某个谢利叶，则各个谢利叶的影响便不再能获得平衡。

在谢利叶结构平衡中，我们注意到罗盘是单一的；这就是要始终严格尊重三种主导情欲的要求，而三种主导情欲则是为彼此获得满足而发展的：轻浮情欲是借助于引人入胜的作业最大可能的多样化；计谋情欲则是通过谢利叶的争研斗智而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分类，是通过它们那井然有序的对比和按照种种细微差别而构成的种和变种的阶梯；组合情欲是借助于双重的魅力和加倍的奇迹，从而产生复合的幸福。

我在这第三十四章中仅仅叙述了正面的平衡。这种平衡在第一年可能有些不足之处：经验的缺乏和引力的欠缺将产生若干谬误，但是着意谋求的协调力量将广泛地补充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两年之后，人们便会在有关分配协调的一切细节上得到确凿的实验数据。我们刚才所叙述的关系直接协调的种种手段，还需要两种依据。这两种依据在下面两章中就可以看到。在下两章中，我要探讨间接的平衡以及反感的结合。

七

# 第三十五章　关于分配问题的反协调，或由于慷慨大方而获致的平衡

我们要将两种协调——正协调和反协调加以区别。由于贪财心理而获致的协调是正协调，因为它是由于在分配收入时支配人的第一种情欲而产生的；它是由于思想家们称为“我”的利己主义的动力而产生的。这些思想家就是把自己的体系建筑在这个“我”上。这个“我”、这个利己主义，在文明制度下是非常可憎的，因为在文明制度下，它一味唆使人们去从事掠夺或干不公正的勾当。

我们的形而上学科学曾使这种利己主义的“我”享有盛誉，而不是力求以公正的“我”来取而代之。而这些思想家们的习惯就是如此：为了免于寻求补救的办法，便赞美每个占支配地位的恶习。当他们颂扬商业的和骗人的无政府状态时，完全有可能以整个体系来赞颂利己主义。

现在来谈谈分配问题上的间接协调。自然界在平衡的现象中从来都不只限于一种单一的动力；那提供第二种动力的慷慨大方将造成一种与天然动力相反的协调。这种天然的动力促使我们希冀更高的一份收入，或者至少希冀得到该付给我们的劳动部门的那一份收入。

我且探讨一下慷慨大方的情操。这种情感基于这一事实：劳动的集会都是享乐的“会期”，这使得富有的社员拒绝接受因他参与这些劳动会期所应得的报酬。我们将看到，由于这种动力，便产生高尚的、以几何方式安排的协调，如同我以前面叙述过的那种协调一样。这是关于同质量成正比和同距离平方成反比的牛顿这一著名的宇宙平衡公理的应用。

我来描述一下由A、B、C、D、E、F、G、H、J、L十个人所组成的一个小组中的这种协调。我假定他们是从事培植花卉的工作；他们的劳动报酬是二百一十六法郎，下述诸项应得的份额仅仅是来自劳动，而不是来自那构成两种额外收入的资本和才能：

| | | | |
|---|---|---|---|
| A. 豪富者 | 28法郎 | F. 拮据者 | 36法郎 |
| B. 富有者 | 32法郎 | G. 贫穷者 | 40法郎 |
| C. 宽裕者 | 24法郎 | H. 穷孩子 | 12法郎 |
| D. 中产者 | 20法郎 | J. 儿童新手 | 8法郎 |
| E. 勉可度日者 | 16法郎 | L. 候补者 | 0法郎 |

A和B虽然都是富豪，却获得丰厚的份额；这决非出于偏袒，最富的人往往是工作得最多和功劳最大的人。因为不论干什么都是出于情欲，作为衡量劳动的尺度的，并不是贫困。

A和B是拥有财产的人，他们声称，他们满足于他们一份资本的收入，而并不想得到为了享乐而做的那种工作的报酬。这项工作是他们和那些照料他们心爱的花草的朋友们在一起干的。他们只接受**最低限度的报酬**或他们应得份额的八分之一，因为依照通例，是不允许放弃全部报酬的。这个最低限度是四法郎，于是从这两个份额中余下供分配的是二十四加二十八等于五十二法郎。

C和D也表示同样的意见。不过，他们并不很富有，他们只要接受一半。这两笔款子中余下供分配的是十二加八等于二十，再加上五十二，总计为七十二法郎。这七十二法郎照投票表决，将用来照顾贫穷的社员，其比例如下：E——二十四法郎，F——十八法郎，H——十二法郎，J——九法郎，L——九法郎。

由于这种慷慨大方便产生这样的情况：当穷人们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获得高额收入时，他们都要提出把这些收入拨给富人，因为这些钱将以间接方式仍回到穷人们和他们的儿女手中。我们看到，

我所假定为贫苦儿童的H和J将在这里得到两笔补充的收入，即富人所放弃的份额中的十二法郎和九法郎。候补者L同样地从中得到他可能需要的一小份。假定一个穷孩子在三十个小组中都获得这笔大约十二个法郎的补贴，那末，在他本来的收入之外，他将获得三百六十个法郎的补贴。于是，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就有三十种理由对富人抱有好感。

最主要的一份付给了G，付给这个在生产中仅占中等地位的谢利叶成员。这是一份优待的份额，是和谐制度的惯例。在这个制度下，人们不顾道德而要听任情欲的支配：小组或谢利叶总是有自己的宠儿。假定G是个著名的贞洁少女和本地区的瑰宝，富人A和B很乐意吸收她参加他们自己所喜爱的劳动，穷人们也同样喜爱她；所有的小组都争取她。也许她本来只应收入二十四法郎，人家却要给她四十法郎的份额。而富人A和B则以这种礼遇为乐事，更愿放弃自己已被穷人从中拿去了七十二法郎的份额，以补偿给贞洁少女加拉黛的十六法郎。偏爱现在是不公正的源泉，而在和谐制度下则成为最丰饶的协调源泉之一。因此，要规定所有各级男女宠儿的权力，从只包括一个法郎吉或一个乡的最低级的权力起，直至全球至尊的最高级或第十三级的权力止。

在第四卷第496页的那篇论文中可以看到对这种间接分配的更全面的阐述及其在三十人小组中的应用。这种小组将提供更加多种多样的、逐级安排得更好的协调。不过，为了分析分配上的间接结构，有十个人这一小小数目就够了。

现在我们且来考察这种平衡的几何学部分。要是最富有的社员只要获得尽可能少的份额，要是他们不要求按照他们的财产获得最大的份额，那他们就会放弃分给他们的超过最低限度的那一部分。其结果是，他们是按和资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例地谋求财

富和利益的，因为他们拥有股份资本的最大部分。要是他们只要接受极少一部分利润作为才能的收入，那末，他们从才能和劳动这两点上，便是按照和资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例地谋求财富：这是分配上间接平衡的两个条件之一。

另一个条件是按和资本量成正比例地谋求财富。在分配给资本的十二分之四的总数中，富有的股东的股份越多，他们的收入也就越多，而中产者和穷人在分配这一应得份额时，则只能争取微乎其微的一份。就这一点来说，富人是按和数量成正比例地来谋求财富：他们越富，收益便越多。这第二个条件构成和第一个条件的对抗，而它们两者结合起来便构成分配上的间接平衡，这种平衡是和星球的平衡相符合的。

在自然界的整个体系内，平衡状态是由物理学上称为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这两种相反力量的竞争所造成的。分配上的平衡同样具有其向心的动力即贪财心理的动力，及其离心的动力即慷慨大方的动力。

在文明制度的整个结构中，我们看到了相反的结果，因为在这里没有形成对立的动力。富人按照和资本量以及和资本之间的距离成正比例地追求利润并获得利润。因为在富人同时以自己的资本和自己的劳动所参与的任何企业中，如商店和公共银行管理处中，最后，在任何股份公司中，凡是以积极主持业务和投资这两种方式来参与其事的人，不仅希望得到与他的股份数量相称的红利——这是极公正的，——并且还希望取得一份比别的职员更高的薪金或收益。这些职员虽没有资本，但富人却让他们担负着最繁重的工作。

由此可见，他是按照和资本量以及和资本之间的距离成正比例地来谋求利润。这样便缺乏一种对抗，使慷慨大方所造成的间

接平衡的原则遭到破坏。这个缺点所造成的结果是：文明制度的结构在拥有若干巨大的财富的同时，只能生产种种骇人听闻的事件和无数的赤贫者。因此，我们看到的只是贫困、欺诈、利己主义和两面派行为，也就耻于空谈什么平衡、均衡、保障之类了。

刚才我所描述的协调，也即促使富人放弃自己劳动和才能收入的八分之七而中产者则放弃其应得份额的半数的慷慨大方行为，要是照现时的习俗来判断的话，那我敢说，这种协调将被看作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我对这些疑问的答复是：我还没有让人们认识这种慷慨大方的种种动力。我事先驳斥了关于浪漫主义的不同意见，谈到在和谐制度的第一代、甚至在第二代，直接的协调——即由贪财心理所形成的协调——将是绰绰有余的（参看前一章）。但是，我仍然应该描述一下由慷慨大方所形成的协调或间接的协调，以便充分地阐明协作社结构。只有当人类过渡到自由恋爱和自由联宗的和谐制度、并从这个制度中产生逐级增长的和适当的谢利叶时，才能够建立起第二种的协调。我们现在来说明“逐级增长的和适当的”这几个词。

在数学中，大家都知道有两种级数：数学级数：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几何级数：二，四，八，十六，三二，六四，一二八，二五六。第二种级数是逐级增长的级数，因为它有由那作为与第一项相乘的项所构成的；在另一级数中，各项则只是与第一项相加。因而，第二种级数具有高级的性质。那些使低级的协调（由自由恋爱和自由联宗所形成的协调）与高级的协调（由未届青春期年龄的友谊和雄心所形成的协调）结合起来的谢利叶，也将是如此。

当人们能将高级协调与低级协调结合起来，并使它们相互间的竞赛配合起来的时候，当人们能使它们在分配中越来越多地进行干预的时候，它们将在各方面提供本章中所描述的间接和谐。就

现时的习俗来说，它们是浪漫主义的，而在达到充分和谐的一代代人那里，便变成必需的、令人醉心的体面事儿。

我在这个概述中未加探讨的适度的谢利叶，也和逐级增长的谢利叶一样，只有当它在低级协调与高级协调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到发展时，才能够建立起来。

对于这种间接协调有人可能会提出若干反对意见，其中就会有显然是缺乏数学的类比学知识的反对意见。他们会说，在这里，平衡是与距离成反比，而不是与距离平方成反比。我在自己的论文中曾证明过，这种表面的反常现象符合创造物序列的正常现象。

还要谈一谈关于指定给与才能的那份特殊的份额；这是给予那些没有什么财产的老年人的莫大的好处。他们在各种不同的部门中是富有经验的，在领导种种工作中是有价值的，因为在这里年轻的谢利叶成员不能获得卓越的知识。应该在资本和劳动的收入之间起平衡作用的才能，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只不过是块不公正的跳板。因为每个上司，都把他从自己的镀金者、从没有财产的下属那里窃取来的知识据为己有。

这第二种分配方式、即由慷慨大方所形成的协调或间接协调，乃是建立富人与穷人阶级内部亲密关系的最有效的动力。这种亲密关系达到如此程度，以致在和谐制度下，要是有人向国王建议要他设立卫队，国王便会因怜悯而微笑。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忠心耿耿的不取任何报酬的卫士，在他主持什么仪式时，他们都伴随着他。因此，他无须破费，而凭借纯粹的爱就能得到文明制度的国王们用任何代价所无法获得的东西——人身的安全。我们文明制度的国王们在自己的臣民中间是不会觉得保险的。他们由外籍雇佣兵簇拥着，但还是经常遭到谋杀。

正是由于财产的极端悬殊才达到由慷慨大方所形成的美妙的

协调。财产平等或接近的任何迹象都足以阻挠这种协调。任何一个具有中等财富的人，都不会有放弃超过**最低限度**的那一份收入的动机。为了做出这种善举，就需要有对借助股份得到的巨额收入深感满意的那种社员。尽管巨大财富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但是财产不平等现象最为悬殊、逐级安排得最好的法郎吉，却是达到双重和谐——由贪财心理和慷慨大方所形成的和谐——的法郎吉。可怜的道德对于分配的和谐，犹如对于所有以它为基础的其他和谐一样，是无法理解自然界的这种奥妙的！

由于协作和谐的主要问题得到这样的解决，我有理由起而反对那些硬说我的理论离奇古怪、不可理解的诽谤者。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它丝毫没有武断之处，并且符合几何定理。这些定理在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是信得过他们的话。不过，这也不足为奇，那些作家们在他们的全部社会概念中，光是用空想来代替规律，用美其名曰规律的强制手段来代替动力，因此，在他们心目中，我的理论就显得离奇古怪了。

究竟哪一个是自然界的假设的解释者呢？究竟哪一个值得信任和经得住试验呢？是他们的靠合法的暴力来起作用、并且只会产生贫困和谬误的科学呢？还是我的借助于自由和引力发生作用、而且只限于以一平方法里大的一个乡作试验的科学理论呢？可是，这些诡辩家们却总想把这种试验推广到整个国家，致使它带来的不是那骗人的幸福，而往往是把整个国家淹没在血泊之中。在我这里，就不必怕受骗上当，因为借助下面这些崭新的方法的配合使用，如短暂的工作会期，分片的操作，计谋情欲的序列以及由这三种配合使用的动力所产生的劳动引力、力学的扩张、两性的恰如其份的使用，以及这种新制度数不胜数的种种节约及其对各种产品所保证的完善，等等，情欲谢利叶的试验的最坏结果也会使产

品翻一番。

哲学家们，你们彼此之间尽力求得意见一致吧！牛顿仅仅在一个部门内创造了引力的计算学，你们就推崇牛顿是近代的第一个天才，你们为什么对继承这种计算学、而且把它从物质方面推广到情欲方面、推广到比牛顿所研究的别有妙用的部门的人却大肆诽谤呢？

你们的百科全书派赞美谢利叶，并以下面这句话作为座右铭：tantum series juncturaque pollet①。他们还宣布自己是谢利叶和把级数应用于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他们引用我所提供的科学，引用建立社会结构各部门的系列(谢利叶)和联系的手段。

你们把类比作为正确的准则备加赞扬；而我就是遵从这个准则的唯一的人，我的理论就是根据自然界的不变规律、根据数学的和谐来进行研究的唯一理论；没有一条数学定理是不能应用于情欲引力的，没有一个类比部门是我的理论不曾作出答案的。

然而，你们却担心这种新科学会损害哲学体系的交易；请你们放心吧：交易的目的无非是赚钱，那末，只要你们大家都能暴富起来，你们又何必在乎兜售的是什么体系呢？另外，请你们等着看一看我在跋里再度加以阐述的说明，以便能头脑清醒地判断一下涉及你们自己的金钱利益的事。这个说明将使你们相信，你们现在经营的事业乃是一片荆棘丛生的田野。你们吹捧协作精神。既然你们有写作的技巧而无发明的本领，那末，对于那些有发明本领，供给你们题材，并向你们揭示比已知的科学为数多得多的未经开采的科学矿脉的人，你们就要善于赞同他们的意见。

① 这句话引自贺拉斯的《致皮苏的信》。意为：系列(谢利叶)和联系都具有这种意义。——译注

# 第三十六章　关于高级的协调，或十六种天然反感的结合

在探讨分配的间接协调（由慷慨大方所导致的协调）时，我曾宣告过种种威力无穷而又无人知晓的手段。这些手段在分配的间接协调中是大有帮助的。现在我来作一个极不充分的、扼要的概述。

造物主是如此热中于建立情欲的和谐，他巧妙地给我们准备好极其丰富多样的获致协调的手段，以便使社会和谐臻于热情沸腾的境界。

在文明制度下所有的无人知晓的协调中，最丰富的部门当推结合的部门。结合是一种使彼此极端反感的阶级达到融洽的艺术，例如：

富人和穷人在友谊方面；

青年和老人在爱情方面。

在协作制度下，仅仅借助于数目和适合于从十六人到一千八百人的情欲谢利叶的影响，就可达到这一切结合。

文明制度实行某种结合则是一种例外现象。例如，在爱情方面我们看到，达官贵人由于同小市民女儿结合而变成合乎人情的人。问题在于要在一切方面促使这两个极端悬殊的阶级接近起来，达到亲密无间，尽管它们彼此有反感，尽管它们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十分悬殊。

我曾指出过，达到这一点的办法非常简便，因为它只要依靠对为数极多的群众施加影响，只要把他们组织在情欲谢利叶内就行了。

友谊。这是我曾在那几篇论情欲的家庭服役的文章中探讨过的问题。在那些文章中我曾证明，在目前情况下成为憎恨根源的私人服役，甚至在悬殊的人物和最悬殊的年龄之间，都可以成为友谊的萌芽。

爱情。这一组，也和其他三组一样，有四种反感。如果我把它的种类分为：

简单的正的类，

简单的反的类，

复杂的正的类，

复杂的反的类，

那末，这种有系统的结构即足以使读者感到惊讶。我现在仅描述这四种结合中的一种，但并不确定它是属于哪一类。

瓦列里二十岁，乌尔海拉八十岁了。要是她爱上瓦列里，那便会发现他对爱情关系有天然的反感。我们来看一看种种情况的联系将怎样克服这种反感。同这种反感对抗的有四种真的联系：两种友谊联系(A)和两种联盟的联系(F)。

A. 第一。瓦列里是四十个小组的谢利叶成员，他在许多小组内与乌尔海拉有极密切的关系。他从五岁起就参加了天蓝色风信子小组工作。他在小组里出类拔萃，而他的才能应归功于小组女组长乌尔海拉：乌尔海拉培养他的热烈的爱好，她曾教会他精于这种技术。

A. 第二。瓦列里在雕刻艺术方面具有野心，他在这一行业中博得人们的赞美，而他的这种成就仍然应归功于乌尔海拉。乌尔海拉作为这个小组的组长，在教导这从小就被公认为具有难能可贵的素质的儿童时，本身也得而满足。

F. 第三。瓦列里对人们在文明制度下一无所知的科学——

爱情代数学、或爱情问题上突然同情的计算学具有一种爱好：这是一种依照情欲来选择从未有过一面之缘的大批男子和大批妇女的艺术。这种艺术使得一百个男子中的每一个男子能在一百个妇女中立刻挑出那个在感情和性格上完全同他吻合因而对她产生复杂爱情的妇女。这种科学需要与理论相结合的长时期的实践。乌尔海拉在教导瓦列里方面，是当地最有经验的有心人。瓦列里正就是把自己企求在这种科学上取得成就，以及在协作制度下取得荣誉与财富的期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

F. 第四。瓦列里希望获准参加第九级劳动军（约三十万人，其中有十万个妇女）。劳动军准备出征莱茵河。在一年中的温暖的季节里，他们将在那里建筑桥梁和堤坝，并且每天晚上都举行丰富多采的庆祝会。为了达到被接受参加这支劳动军的目的，瓦列里必须完成八次出征，而他却总共只完成过两次。除非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他是不会被允许参加第九级的劳动军的。

乌尔海拉任莱茵军的高尚主妇或最高仙女的职务，为给予三十万个男子和妇女意外的同情而服务。她声称，瓦列里在这个工作部门中对她是有用的。这是有利于瓦列里的一件意外的事。他将被允许参加这支美妙的军队。但他还不够资格，因而以高尚主妇办公处的属员的身份随军出发。

这就是瓦列里与乌尔海拉之间的四种力求淹没天然反感的结合的联系：两种关于过去服务的友谊的联系（A）和两种关于未来服务的联盟的联系（F）。结果，瓦列里的冲动不是出于对乌尔海拉直接的爱的情欲，而是出于感激、出于间接的精神上的亲和力，出于那代替爱情而趋于同一目的的中和性联系所产生的爱慕。乌尔海拉由于纯粹的依恋而力求得到瓦列里。乌尔海拉已经八十岁，对从小就惯于和她相处的瓦列里来说，绝不是一个障碍。当青年

人具有足够的冲动力时，他在爱情上是会勇敢无畏的。而且，瓦列里首先向乌尔海拉声明，要是能够全部表白他对她的感激，他将自认为是一个幸福的人。他不是她的一个普通的情人，但是她将具有博得他的欢心的若干部分。这对乌尔海拉来说是一个收获，不过这种收获是与自私的利益和卑鄙龌龊的动机无关的，而且是与现在一个八十岁的妇女所能够得到的那种收获完全不同的。现在一位八十岁的妇女只有依靠金钱的力量才能得到一个青年人的爱，却不能保证自己得到任何复杂的爱情，以及使心灵和感情都获得满足的联系。

注意。我要指出，在这种结合中，我是把希望寄托在和谐制度下人的长寿上的。在和谐制度下将看到，象尼侬这种妇女，在八十岁以后还会讨别人的欢心，而老汉则象瓦里斯人苏莫尔玛泰那样富有青春的活力。苏莫尔玛泰在百岁高龄结婚，还生了孩子。我们看到，某些哲学家已预察到这些未来的和谐现象：道德家、即所谓自然哲学的作者土里尔·萨德尔在七十七岁时曾娶了个十七岁的少女。年龄的差别总共只有六十岁——我们那些摆脱了情欲的真正的圣贤们、理性预言家们、不断完善的能力的复兴者们也是这样！

在乌尔海拉与瓦列里这种爱情的联系中可以看出四种结合手段，这四种结合方法淹没了天然的反感，而将其改造成为极有效的同情心。这种结合不是代替四种吸收剂，而只要其中两种吸收剂，就已经足够创造出复杂的魅力了。

现在的一代还未具有充分和谐的动力，足以拿这样的四种吸收剂来对抗每一种天然的反感，但是却能够运用两种吸收剂，或多或少地接近这个目的。这已经是极其辉煌的成就了；这将足以使人预见到未来和谐的奇迹，并从现在的一代起规划出达到均衡的、用种种协调来淹没集体竞争的表现和每一类反感的正确结合的体系。而这种种协调则是由散布在各种不同的小组中的属于这一类

的个别人所形成的。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小组中，作为基于情欲的共同工作者，他们都有自己对之抱有反感的人——直接的，如瓦列里和乌尔海拉，或者是间接的，如赫龙特。

还有两种联合——由于雄心的结合和由于联宗关系的结合——尚待叙述：我现在把它们列入比二十岁与八十岁之间的爱情反感更加强烈的反感中。

雄心。我们首先来谈谈雄心及其满怀憎恨的特点。在文明制度下，不算奴隶阶级在内，就存在着十六个阶级。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阶级中间充斥着集团的憎恨。文明制度高谈阔论关于社会交往和道德的温情脉脉的兄弟情谊，却只会产生错综复杂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可以

按照憎恨的上升序列。

按照鄙视的下降序列。

现在来考察一下称为宫廷、贵族、资产阶级、人民和平民的这五个阶级中间的这种序列。这五个等级互相憎恨。它们当中的每一等级又都分为三级，如高等贵族、中等贵族、低等贵族；高等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低等资产阶级，等等。高等等级鄙视中等等级，而中等等级则鄙视低等等级；反之，低等等级憎恨中等等级，中等等级则憎恨高等等级。

让我们来更加详细地研究一下上升序列的憎恨和下降序列的鄙视的反射作用。在朝的贵族鄙视在野的贵族；佩剑贵族鄙视长袍贵族；拥有钟楼的领主鄙视低等贵族，而后者则鄙视那些暴发的新贵，而这些暴发户则鄙视市民等级。在资产阶级中间你会看到类似的鄙视序列：受贵族鄙视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以鄙视大商人和大所有主而感到自慰；后者则以自己有被选权而自豪，鄙视只有选举别人的资格的小商人和小所有主。但是，他们作为这种选民

则鄙视学者和其他不大富裕的等级；其次，低等资产阶级则鄙视三个人民等级，并以摒弃了他们的习俗而自吹自擂。最后，在人民和平民中间，也有多少象共济社社员和自由社社员[①] 这一类令人可恨的划分！

这就是社会交往和道德的温情脉脉的兄弟情谊，这就是我们的博爱科学的本领：高等鄙视低等的反射作用，以及低等憎恨高等的反射作用。

在文明制度下虽然看到等级之间有着隐隐约约的结合，如在那不勒斯，贵族在庇护拉萨罗尼[②]；在西班牙，富有的僧侣阶级在庇护乞丐，不过，这两个处于极端的阶级的联系只是罪恶的根源罢了。因为文明制度无论在爱情方面或者是在雄心方面，只能造成破坏性的、有害的结合。在爱情方面，达官贵人与平民妇女之间的接近，由于非婚生子的诞生，或由于给家庭带来不和的门第悬殊的婚姻，只会是产生紊乱的萌芽而已；在雄心方面，富有阶级与人民相接近无非是为了策划危害社会安宁的阴谋，制造党派之争以及为进行压迫而勾结。

问题在于要为了幸福而使所有不同的等级都联合起来，特别是由于雄心而发生争执时，更要使它们联合起来。基于这种理由，我要确定一个崭新的原理，即文明制度的人，甚至是对于权力、侵略和财富最贪得无厌的人，也只拥有和谐制度下所必需的四分之一的雄心。

在波拿巴垮台以后，有人曾举拿破仑命人在莫斯科铸造一枚

---

① 这是法国两个由手工业工人组成的互相竞争的团体，成立于中世纪，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纪初期。——译注

② 那不勒斯和意大利南部其他城市的背叛原来阶级的城市贫民的名称。统治的贵族曾在十八世纪末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译注

纪念章一事作为狂妄行为的例子。这枚纪念章上刻的题铭是:“天上有上帝，地上有拿破仑。”可见,他要把天国留给上帝,而他自己则掌握地上的统治权。这对于那些不敢垂涎离他们的首都仅七站路的法国一省(列日[①]就语言和区域来说是属于法国的)的法国人来说,当然是非常可怕的野心。

由这枚纪念章所显示出来的建立全球帝国的野心，在波拿巴心目中是最合乎情理的东西,和谐制度下的每个人,不论妇女或男子,从孩提时代起,都将被培养成雄心勃勃、企图称霸全球的人。人们将把那些一心只想以法兰西王位之类从属的统治权为满足的人看作可怜虫,看作政治太监。

这个论点乍看起来似乎荒诞不经。但加以仔细研究，就将有助于阐明雄心所导致的一种美妙的结合。我在谈到“没有什么比使凯撒和庞培和解更容易的事情”时,曾宣告过这种结合。这种结合将由于多样的和大量的权力而实现，因为这些权力将为每个人开辟与其才能相适应的职业生涯。凯撒和庞培两人也许会在同一地方进行统治，只不过职务不同，等级不同而已。关于帝王的职称,请参看注释[②]。

---

① 比利时的一个省,省府也叫列日。——译注

② 在和谐制度下,权力标志将有十六种,或者说十六种称号,它们形成由同样多的王位而区分的十六种职位:世袭的称号、沿袭的称号、宠幸的称号、供奉贞洁女神的少女的称号、预言家或教育家的称号、小国国王或幼君的称号,等等,等等。

这些职位或称号中的每一项又分为十三级，这些级都由一个君主级领衔。君主级中的最高级君主统治全世界，最低级君主只统治一个法郎吉。而十一种中间等级都拥有对面积逐级扩大的辖区的统治权，从一个法郎吉起直至全球为止。因此，在仅限于管辖一个法郎吉的第一级，在和谐制度初期将拥有五十万对获得这种称号的夫妇，因为将有五十万个法郎吉。而且每一种权力标志都将给妇女指定独特的职责，而不象现在这样使她们只有一种有名无实的最高权力。

在这种职位序列和职位等级中，很容易使如同凯撒和庞培这样的竞争者趋于和解,因为一个可能被选为宠儿,另一个可能被选为艺术家等等,等等:他们才能迥异，因

这些权力就一切称号和一切等级来说，对于任何男人或妇女机会都是均等的，也不排斥象文明制度下国王称号那样的世袭称号和沿袭的称号，后一种称号我们现在的君主们是没法使用的。因而他们常常为此感到莫大的不幸，这也是他们暮年的痛苦。

有世袭称号的君主和女皇都必须在他们领地的每一地区选择男生产者或女生产者，所以和谐制度的每个人都能指望这种选择会轮到他的头上。要是他上了年纪了，便有可能落在他的某个儿子或某个孙子头上。另一方面，因为任何世袭的君主都能自行选择继承他的最高权力的某些部分的局部继承者。因此每个和谐制度的人还能够指望获得这种沿袭的高位。借助这个高位，无论国王也好，无论公民也好，都不会象在文明制度下那样遭受损害。因为在文明制度下，公民是不能奢望靠联姻而得到王位的，而君主也不能够把自己的权力或自己一部分的君主职能转让给他所喜欢的人。

但是，从哪儿取得支付给这么多君王的财宝呢？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说过，除了驻节地的开支外，无需付钱给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五级称号。只有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级和轴心级才有薪俸。而这些等级的薪俸，由于他们人数很少，支出的钱很有限，因为第六级约管辖五百个法郎吉，人数仅占第一级的五百分之一。从第七级起则越来越节省。第七级约管辖一千

---

此不可能从事相同的职业生涯。最后，其中一个可能以选举的称号进行统治，另一个则可能以世袭的称号进行统治。他们两人（要是有四个竞争者，那末就是四个人）都能够在罗马进行统治。

或者是以同一称号而处于不同的等级上——第一、第二、第三级等等。

或者是等级相同而称号不同。

要说明这个问题，至少需要有一打表格来表示那些等级、称号、称号变种、它们的增加情况以及其他能满足一切性格或一切野心的机会。但是要在这篇短文中作那么详细的阐述，是不妥当的。

七百个法郎吉，第八级约管辖七千个法郎吉，第九级则管辖二万个法郎吉，第十级则管辖八万三千个法郎吉，第十一级约管辖二十五万个法郎吉。最初将完全没有第十二级的君主，因为这一级约管辖一百万个法郎吉，而法郎吉则将只有五十万个。因此将仅仅建立一对十一级，三对十级，十二对九级的君主，而十六种称号中的每一种都依此类推。日长月久，当全球人口达到五十亿满额时，这些级的序列便将上升到第十二级和⋉级即轴心级。

君主的薪俸来自分配前的结算时期从所有法郎吉征收来的款项，而不要那十分重视这种捐税的人民有所破费。在这里，人民几乎无须下赌注，却经常有中彩发财的机会，因为这种捐税是按资本和才能的收入多少来征收的。在资本方面，人民仅拥有很少一部分，而在才能方面的收入则是老年人的“特权”，他们比青年人有钱。

由于这些最高权力地位的前景，差不多一切有成为被选人资格的人，不管是青年男子或年青姑娘，都有希望成为全球的君主即第一级的当选者(全球的主宰者)。作父亲的可随意地设想，他的孩子们将获得具有某种称号和某一级的这种头衔，纵使不是获得全球至尊的头衔，至少是获得统治地球三分之一的第二级的头衔或统治地球十二分之一的第三级的头衔。何况，可以获得的权力的种类和等级是这样多，抱有这种希望乃是通情达理的。某个年轻的女孩子从十二岁起就能够作为小女皇而拥有权力，到十六、十七、十八岁时就能够拥有供奉贞洁女神的少女的权力。之后，到二十——二十五岁时就能够拥有女奇术家的权力。然后拥有军队、高尚女侠及高等仙女的权力。此外，还能够拥有科学和艺术方面称号的权力。甚至还有自然界所赋予的某一种称号，即性格的称号。这种称号必然落在自然界赋予独特的性格等级的那些人的头

上。因此，每个人可以深信，他或他的儿女将获得某一种最高的王冠，这并不是想入非非。那没有才能成为卓越的诗人或卓越的画家的人，可以希望他的儿子将做到这一点，并获得与这种角色有关的王位，获得那只是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所授予的权力标志，这样就能把这些权力相继地授予一切应得的人。

在这种制度下，既然每人每时每刻都能指望这些愉快的机缘，如看到他的孩子，他的朋友登上至尊的宝座，那么希求许多东西，觊觎统治世界的权力，而不是追求象法兰西王位这类中等的王位，也就未尝不可了。我们会嘲笑那极力追求成为一名普通诗人或普通画家的人。当所有各级的不同王冠作为对科学和艺术的奖赏时，艺术家现在和将来都会力求成为第一名角，从而力求获得世界的王位。由此便得出结论，凡是觊觎过世界霸权的人，如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之辈，便都是最接近于天然的人。应该加以批判的不是我们的情欲，而是那不给我们的情欲开辟任何活动的天地、尤其是不给雄心方面开辟活动天地的文明制度。现在，一个人就不能升到可以随时更换的部长以上的地位。并且我们还看到，有一百个人失败才会有一个人成功。留给雄心勃勃的人的机会可真是微乎其微啊！

人民的雄心中另一个受到不恰当的批判的部门，就是靠抽彩或一些传奇性事件获得幸运的部门。人民注定享有诸如此类的乐事。一贫如洗的贱民每天不是本人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儿女或朋友有可能获得某种显赫的高位、某种意料不到的好运。这是一种绝对的只赢不输的抽彩，在这里，每个人都会周期性地遭际意外的幸福。例如：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被任命为拥有三、四个象法国这么大的国土的某个帝国的儿童队元帅，这种任命尤其令人尊敬的是，因为它是由大约二千万个儿童投票表决所产生的，而大多

数的儿童不是任何阴谋诡计所能诱骗的。对她来说，这乃是达到全球崇高的女皇地位的途径，在下一年中她可能由于某种辉煌的壮举而登上这种地位。薪俸虽然微薄，但对这位小姑娘来说，已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要是她在十二岁上，从她担任一年女元帅的二万个法郎吉中获得三法郎的报酬，那就是六万法郎；要是她在十三岁上被任命为有半法郎薪俸的崇高的小女皇，那末就会得到全球五十万个法郎吉所提供的二十五万法郎的薪俸。这对于一个穷苦的小姑娘来说，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人民醉心于这些想望，醉心于这些能为他本人或亲人获得高位的抽彩。这一切幸运在和谐制度下乃是给予真正丰功伟绩的奖赏，它们将促使父母激励自己的儿女爱好科学、爱好艺术、爱好光荣的劳动和各种高尚的事业。低等阶级将高兴地看到一笔占利润五十分之一的小小税款，充作许多最高权力机关、内阁、将军团（男将军团、女将军团和儿童将军团）的薪俸。各种年龄的儿童们象父辈一样，都能尝到这种显要职位的妙处。一个小姑娘从十二岁起，就晋升到了崇高的职位，她和她的父亲便从而断定，十二年之后，她就可能成为全球的宠儿①。因为宠儿的选举只是以盲目的偏爱为基础的，因此，必须善于博取地区、帝国、大帝国以及全世界（它是以五十个帝国伟大军队和代表会议为其代表）的欢心。一个能使五十支军队拜倒在脚下的青年妇女，才能被选为全球的女宠儿。所有一切天真无邪的手段——才能、美丽和殷勤，对她来说都是许可的。为了求得评判人的支持并使自己获胜，她甚至还

① 有人会说，君主们是否可能同意设立这样多的新的权力标志呢？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和谐制度的任何措施都是与君主和人民的个人愿望及集体愿望相符合的。应该使每一种最高权力或崇高职位对于世袭的君主都是愉快的，就象今天的部长和元帅的职位对他们是愉快的一样。他们不会比大姆指嫉妒其余小手指那样更嫉妒部长和元帅。大姆指并不愿意强令削去其余小手指以保证自己的优越地位。

可以依照桑奇士[①]的决定，发挥这位诡辩家所容许的透明披肩的作用。尤其当事关争取军队和登上世界王位的时候，他就更会许可这样做。

如同对于以智慧或才能见长的男人一样，对于那些在文明制度下权力极受限制的可爱的女人来说，这是多么广阔的活动天地啊！这是使人民同伟人与崇高地位实行结合的一种多么强有力的手段啊！而目前人民却是与这些伟人及种种崇高地位为敌的，因为他们不能分享这些崇高地位！这种种权力和崇高职位的前景将会消弭人民对最高等级的一切仇恨。这种前景将导致有关雄心的最美妙的结合之一。现在我来引证第四种结合，亦即一切结合中最困难的一种结合。

父子关系，即父子之爱。这是一个不可能简略地加以正确说明的论题。在叫人家参阅那篇就这个问题来说仍然是极其概括的论文时，我只能指出这一点。

我们在确定基本原理以前，先来叙述一些事实。必须把希望寄托在一百四十岁到一百五十岁的人身上：和谐制度下十二分之一的人将会成为这样的人。就是从现在起也可以看到这种人。不久前《不列颠评论》[②]上曾列举过五十个一百四十岁或一百八十岁的人，都生活在距我们相当近的时期中。

伊都利叶尔是一百五十岁才死的，他曾看到了自己的第七代。他在遗嘱中所提到的后裔，总共有一百二十个。在第一代中，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发了财。伊都利叶尔把大部分财产给了第六和第七代后裔。要是他在遗嘱中吩咐把全部财产传给自己的第一

① 桑奇士(1550—1610年)，西班牙的基督教神学者。——译注

② 《不列颠评论》是1825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旨在向法国读者介绍英国的生活及文学。——译注

代，那便会促使后面的六代都巴望第一代死掉。他把包括其财产半数的约一百二十份遗产的序列给予第七代后裔，其余的四分之二则分给一百名当其在世时已授与养子称号的劳动养子和一百名朋友及旁系的亲属，包括他的妻妾，但他的妻妾是富有的，并不需要大量的遗产。

这样分配的遗产将间接地分给整个法郎吉，因为这种遗产要落在三百多人身上，其中每个人或是作为亲属，或是作为被收养人，在法郎吉内又拥有五、六个继承人，这些人都是在伊都利叶尔的三百继承人以外的。借助于这种反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遗产将来要分给所有一千八百个协作社成员。而且，甚至当其中的八分之一被排除于这种分配之外时，直接的遗产仍然会被统一分配，因为分配会通过间接的途径普及于八分之七，而八分之七在运动的过程中是被看作一个整体的。另外，这个被排除在外的八分之一也将分享某些别的富人的遗产。由此可见，要是法郎吉在自己的成员中有四十个富人，任何一个穷人就把他们全体看作是自己的赠与者，因为他可以指望从其中三十五个人那里直接或间接地获得一部分遗产。并且，当他可以认为自己是四十个富人中的三十五个的遗产分享者时，便变成富人的拥护者。这就是为建立家庭情感的平衡，使其成为地位悬殊的人之间的结合途径所应达到的一点。情欲上的平衡，要看它的发展能否集体地和个别地满足广大居民群众而定。但是，为使家庭关系达到这一点，必须把这种只有经过七、八代之久才会逐渐出现的长寿现象同谢利叶制度结合起来，在此以前只能接近这种结构而已。

道德责成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看作是一个兄弟般的大家庭，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空话。要是极其贫苦的青年拉萨尔从富有的族长伊都利叶尔的巨量财富中得不到遗产或别的赠与形式的任何

一份财产，难道他会把这位族长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吗？在和谐制度下，拉萨尔是可以指望得到这些好处的。也许他是伊都利叶尔的直接后裔或被收养的继承人之一，或者是旁系亲属或间接继承人之一。而在这之前拉萨尔却在各个不同的小组中都同伊都利叶尔见面，他们在这些小组里是同事。伊都利叶尔在这些小组里是出人头地的，并且他很乐于谈论这个部门。当他以老前辈、以劳动部门的老战士身分设宴款待他的小组成员时，他们也可会会面。

现在从这位富人的餐桌上得不到一点点残羹剩饭的拉萨尔，在和谐制度下，则成了他的财产的分享者了。拉萨尔将对这位富人怀有兄弟之情，而且对法郎吉中他对之抱有类似希望的大亨们也将怀有同样的兄弟之情。至于现在，拉萨尔对于那些无论现在或将来丝毫都不能从他们那里指望什么的利己主义者，难道会有什么兄弟之爱吗？哲学家们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好制度下，一切都应当是密切关联的。唉！在他们那浸透仇恨和利己主义的文明制度下，他们能看到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以父子关系为基础的结合中所应该得到的结果之一是，继承人的真诚的爱和对于赠与者延年益寿的衷心愿望。在文明制度下，未必再有比受遗赠者对待其恩人的内心情感更可恶的了。目前的情况使情感和利益发生冲突，很显然，十分之九的继承人将只倾听利益的呼声，并且巴不得他期待从他那里得到遗产的那个人快点死才好。另一方面，文明制度使每个作父亲的都习惯于为了使自己的直接后裔发财致富而忘却了任何博爱和慈善的感情，只把自己的一群儿女看作社会世界，而且往往只把长子一人看作社会世界，而牺牲自己的小儿子们和女儿们。在父辈不受法律约束的任何国家里，他们遗弃和出卖自己的儿女，他们用自己的儿女作赌注，他们为了拿自己的儿女作买卖，靠阉割的方法使他们的儿女终

身残废。

家庭的结合应该成为补救父辈和儿女这种双重堕落的手段。问题在于：要在立遗嘱人与血亲的或收养的受遗赠者之间建立相当强烈的感情，来使继承人希望立遗嘱人延年益寿。而现在继承人却迫不及待地想把让与人送进坟墓。

关于这个问题，其解决办法也和上述结合问题的解决办法一样，即获得意外的好收益，获得定期的遗产。在文明制度下这种极少有的继承遗产的乐趣，在和谐制度下，则变得象一年四季的交替一样的频繁。的确，无论和谐制度下的人如何长寿，每年总会有些人死亡，尽管只有百分之一，即一千八百人中的十八个，其中将有：

有大量财产者三人，

有中等财产者四人，

有少许财产者五人，

赤贫者六人。

如果象我所说的那样，直接遗产的分配占八分之一，间接分配占八分之六的话，那末，每个人在一年当中至少将得到一、二种直接遗产和四种间接遗产。这种定期获得遗产乃是使一切愉快达到永无止境的事物秩序所必不可少的。

借助于我刚才所描述的那种播撒，便会完全消除对于遗产的渴望。这种播撒使青年人习惯于定期获得作为后裔应得份额或收养应得份额的意外之财。这种频繁的收获将使他变得不大贪婪，因为他在和谐制度下简直不需要什么东西。在这里，他不用花钱就能得到适合自己年龄的、而且大部分有利可图的种种乐趣。他习惯于把遗产看作是人们耐心等待的、并且会相继而来的果实。当你在享受樱桃和草莓时，你未必会想吃葡萄。但是，要是在一年中只有一种水果，而且只能延续一个星期，那末便会有五十个如饥似

渴的星期。文明制度下继承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许许多多毫无遗产可指望的人的情况就更糟。

在文明制度下，受遗赠者竟至于巴望财产持有者早死，而和谐制度的青年决没有这种卑鄙的、贪得无厌的性格。一个和谐制度的人每年都获得依照遗嘱所遗赠的某种财物或一部分遗产，他对于迟迟来到的遗产继承泰然自若地耐心等待，并把这种迟迟来到的机会看作是可靠的储备，看作是为求善价而延迟采伐的树林。这样的和谐制度的继承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他总是希望那不断增加财富的立遗嘱人长命百岁。而且，当遗产落在他头上的时候，他会说出一番由衷之言：我可真希望这笔遗产迟点来才好，这样我就会同这个朋友结交得久一些，而财富也会多得到一些，因为这个朋友会保存并增加我应得的那一份额，况且我目前根本不需要这一份财产。

注意。在和谐制度下，由于存在着许多崇高的职务和公共的职务，将使现在这样切望正式任职者早死的所有觊觎者产生同样的慷慨大方。当你拥有二十来个崇高职称时，你便不会如此贪婪，想以朋友或值得尊敬的上司的死亡为代价来取得第二十一个崇高的职称了。

现在来把关于家庭结合，即所有父辈的心愿作一个总结吧。其主题如下：协作社制度使每一种情欲都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在各种程度上的发展，这就使协作社制度在互相憎恶的各个阶级——富有阶级和贫苦阶级，立遗嘱者与继承人，等等——之间的全面协调和结合得到保证。

但是，要把这个基本原理应用在家庭关系上，那得创造多少条件啊！而大多数条件的创造则需要一个多世纪：例如只有在和谐制度时期的第八代才能获得长寿和拥有众多的后裔，——这是个有待说明的事实——就是如此。

在法郎吉的一千八百人中，家长伊都利叶尔是大多数人的亲戚：他的活着的后裔人数多达一百二十人，他收养的后裔亦达到同样的数目，总共是二百四十人，构成全乡人数的八分之一强。再加上应该四倍于这个数字的直接后裔的旁系亲属，便有一千二百人，也即法郎吉人数的三分之二都是伊都利叶尔的亲属：他的后裔居大多数。出于家庭观念，他势必希望社会幸福，希望整个法郎吉幸福，而法郎吉中与他没有亲属关系的三分之一的人，不论男女，都是他家的老朋友和老朋友的儿女。在这里，家族的利益是与社会的利益一致的，而在文明制度下，它始终是与社会的利益格格不入的。

可见这第四种结合，这种家族和国家的融合，在力求打消家庭观念，并使之湮灭在其分枝的巨大的总体之中。这一点证实了一个基本原理：让基本情欲获得它所能达到的最广泛的发展时，各种反感的任何结合都可以建立起来。

我承认这一理论应用在家庭集团内是极其枯燥无味的。如果把它应用在爱情方面，它就会非常动人。当爱情发展的表现扩及于大多数人、至少扩及于上千个当事人时，这种表现将提供存在于情欲作用中的最优美、最有趣的结合。可惜的是，这一理论的最动人的部分无法展示给文明制度的读者：我们的社会政治过于渺小，而偏见又太重，以致无法从这部新魔法书中得到启蒙。

虽然关于父子关系的结合是一种艰涩的理论，但却应该让它和读者见面，并向读者保证，计算学的任何一部分都未被忽视。我之所以比强调其他协调更准确地强调这种协调，因为家庭集团是文明制度结构的中枢。在这里，它在十二种情欲中间起着犹大在十二个圣徒中间所起的同样的作用：根本的罪恶——分散性和虚伪性——正是从这个集团中产生的。因此，应该依靠能把家庭影

响完全消灭在大众利益之中的协作社制度，给予这个集团以沉重的打击。

我只是肤浅地介绍了结合的理论。在结束这个结合理论的梗概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情欲唤起的一切现象中，这种协调最适宜于消除那些难以捉摸的、蒙着青铜面罩的偏见。因为它证明了，只要敢于越出哲学的常轨，不寄希望于最小的家庭结合上，而是寄托在尽可能大的结合上，便足以揭去这个面罩。而且，还要采用哲学家们本身所推荐的安排方式——tantum series jincturaque pollet 系列（谢利叶和联系），谢利叶是上帝在分配各界造物时所采用的方式，当它应用于一千八百个协作社成员群众中时，便产生最高尚的联系、反感的结合、劳动热情和竞赛完善化的动力。

## 补遗　人口的平衡

在近代政治上的不彻底性和轻率的种种表现中，再没有比忽略作出关于人口平衡、关于消费者人数与生产力的比例的决定更可恶的了。要是人类不得不象现在这样迅速地、大量地繁殖，要是人口总是越来越密集，超过了为在不同阶级中间保持按级调整的富裕生活所必须稳定下来的数目二、三倍的话，纵然发现了使产量达到四倍、甚至达到一百倍的办法，也是枉然。

人口的平衡，从来是文明制度政治的暗礁或暗礁之一。古代的人尽管在自己周围拥有那么多可供移民的未开垦地区，但他们除了容忍弃婴或杀害婴儿，象勇悍的斯巴达人那样杀害过剩的奴隶，或者是为了取悦以自由人美名自豪、但距正直人的角色十万八千里的罗马公民而驱使奴隶们在水战中死亡外，就已经找不到别的防止人口过多的办法。

在离我们较近的时代，我们曾看到，近代的政治家们已承认自己在人口平衡问题上的失败。我曾引证过斯图亚特、华莱斯和马尔萨斯的话，他们是仅有的几位在这个问题上值得重视的作家，因为他们都承认科学的无能。他们关于人口问题无法解决的明智见解却被那些撇开这个问题以及别的许多问题的杂技演员似的经济学家们所抹煞。斯图亚特更正直一些，他曾在关于一个孤岛的假想中精辟地谈到这个问题。这个孤岛如果很好地加以耕种，就能绰绰有余地养活一千个财产悬殊的居民。但是，他说道，要是这里的居民增加到三、四千人，增加到一、两万人的话，那又怎么来养活他们呢？

人们回答说，应该从事殖民，成批地遣送居民，这等于在这个问题上玩花招。因为要是地球上都住满了人，达到了满额的话，那又能把一批批的移民往哪里遣送呢？

诡辩家们回答说，地球并未住满人，而且也不会这么快就住满人。这是欧文派的一种诡辩。欧文派在大谈人类的幸福时，回避人口平衡的问题，并且说，至少需要三百年，全球才会有人满之患。他们搞错了，其实只需要一百五十年。不管怎样，要把问题的解决推迟三百年，而且并没有保证到那时会提供什么解决办法，这就是逃避问题。况且，纵然整个地球住满人需要三百年的时间，而关于幸福或所谓的幸福的理论总还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理论。因为三百年之后，由于社会政治的缺点和人口过剩，这种幸福或所谓的幸福也就化为乌有了。

既然，在协作制度将要提供的普遍和平和普遍富裕的情况下，这种灾祸无疑不会迟达三百年而是经过一百五十年就会出现，那就必须使这种新制度的理论提供种种极有效的手段，以防止人口过剩，使地球上居民数目减缩到大约五十亿，使其适应生活资料和

需求之间的正确比例，而不致让人口增长到六十亿、七十亿、八十亿、一百亿、一百二十亿，以致达到过剩的危险。但是在整个地球上都组织起文明制度的情况下，这种人口的过剩则会是不可避免的。

我之所以相信五十亿富裕而幸福的居民乃是以假设气温的恢复为前提的。因为气温的恢复将使北极从冰天雪地中解放出来。少了北极，地球便不能够供养三十亿以上的居民过富裕生活。用什么办法来解放北极并使其土壤肥沃起来呢？这些方法，我要保留到人们要认真地了解这件事的时候才加以说明（我曾提供过这一问题的绪论）。我们且不研讨这一问题的细节，而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即在保持高度富裕、保持财富逐渐增长和保证居民大众最低限度生活的状况下，预防那个成为文明制度暗礁之一的人口过剩问题。

因为这种手段是部分地建筑在自由恋爱的风习上的，而自由恋爱的风习只有在六十年后，在文明人的种族全部死绝后，当人们认识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才会开始确立起来。何况，只有经过百年之后，当地球上接近人满之患时，人们才会开始感到有此必要。暂时必须证明的是，协作的理论无论在这个问题上或任何别的问题上都无懈可击，而且不应该把它与一开始就回避人口平衡以及适当的**最低限度生活**等等最重要问题的那些理论混为一谈。

在协作制度下，自然界是用四种障碍来抵制人口过剩的，即：

1. 妇女身体强健；
2. 美食制度；
3. 爱色的习俗；
4. 全面的锻炼。

第一、身体强健。我们在城市妇女中间已经看到它的作用：在四个不怀孕的妇女中就有三个是身体强健的，而身体娇弱的妇女则有过高的和令人讨厌的生殖力。那些被认为最能生育的妇女通常都是不怀孕的。有人会反驳说，在乡村中，身体强健的妇女绝不是不怀孕的。我知道这一类，这是对自然方法的进一步的证明。自然的方法应该借助于把联合应用的四种手段组合起来起作用的，而不是借助于个别地应用四种手段中的某一种手段起作用的。

第二、美食的制度。在生殖力的差别上，强健农妇总处于有利地位，其原因何在呢？这是俭朴的生活和只吃植物性的粗劣食品的结果。城市妇女有精美的食品：这便是导致不怀孕的手段。在和谐制度下，这种手段变得更加强有力，因为在和谐制度下，每个人都是精而又精的美食家。因此，和谐制度的妇女极其强健的身体与她们将享受的精美膳食相结合时，便已经具备两种导致不怀孕的手段。我只是简略地提一提这些反对的意见，因为要研究这些反对意见需要写一篇比本文还要长的文章，必须记住，这里只不过是一篇短文。

第三、爱色的习俗。自由恋爱和情人众多，不言而喻，这是对生殖力的一种障碍。我们在现在的高等妓女那里看到对这件事的证明，她们是极少怀孕的，她们中生育小孩的未必有十分之一，而忠贞的少女或妇女则很容易怀孕。和谐制度的人（只是在一百年之后）将有许多妇女由于对社会有益的协作美德而委身于许多的男子。祭酒女郎、舞女、女魔术家和其他负有为军队和商旅服务使命的妇女团体，将由于需要而爱色——从她们方面来看，这是一件自我牺牲的事情，而国家却将由此获得巨大的益处。这种习俗，由于普及于三分之二的妇女，将成为第三种强有力的不怀孕的

手段。

第四、全面的锻炼。它借助于短暂的工作时间和作业的交替而遍及于全部躯体机能。人们从来不曾注意到身体锻炼的差异对性成熟和生殖力所产生的效果。这方面的鲜明对照是令人惊讶的：我们看到，乡村居民的性成熟要比城市居民或富有的乡下人的子女晚得多。生殖力同样要以这种体育锻炼的影响为转移。如果身体的锻炼是全面的，并且交替地和均匀地扩及于身体所有部分，那末，生殖部分的发育就会晚一些。我们看到王孙公子们十四岁就结婚，而年轻的农村姑娘往往到了十六岁在生理上也还没有达到适宜于结婚的年龄，这就是对这件事的一个证明。这种性成熟的延迟是由于这两个阶级截然相反地进行的身体锻炼和精神锻炼的差异所造成的（不能把王孙公子们这种早熟的婚龄归诸营养，因为给他们的吃食是非常有节制的）。

因为出身高贵的儿童耽于精神的锻炼，而缺乏身体的锻炼。结果是，他们受到遏制的物质的和生命的机能很早就在性器官部分勃发起来，并过早地引起性成熟。在和谐制度下，人们将看到相反的效果：和谐制度的人的性成熟要比文明制度的农民晚些，因为他们四肢连续不断的和交替的锻炼，将长期地吸收生命之精液，延缓了由于生命精液过多和没有吸收而促使青春期早于自然界所要求的时期到来的那个时刻。和谐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儿童，男孩的性成熟不会早于十六岁，女孩的性成熟不会早于十五岁，而在三百年之后，将使青春期推迟到十七岁和十八岁，甚至在热带也是如此。

全面体育锻炼对于生殖力将发生同样的影响，体育锻炼将大大地阻碍生殖力，以致和谐制度的妇女们为了生儿育女，就必须遵守三个月的宁静而讲究营养的生活制度以作准备，以便少使生命

的精液被全面锻炼和身体各部分的生产性活动所消耗，而投入性的部分。目前在有钱的城市居民阶级中间，性的部分强烈地吸收着这种精液。在这些人身上，因为身体的其他各部分没有在劳动中得到交替作用，性的部分也就不会受到这种干预的牵制。

当人们善于把上面所阐述的四种手段结合起来应用时，生殖的可能性和不怀孕的可能性将向着与现有方式相反的方向转化，就是说，不是担心人口过剩，而只是担心人口不足。那时，人们将想方设法来鼓励这种现在为任何谨慎的人所畏惧的生殖力。明智的人只要少数儿女，以便保证他们有财富，因为没有财富就没有幸福，而不明智的和沉溺于肉欲的人则生育上打的儿女。对于这一点，他们象波斯王菲特—阿里那样辩解说，"孩子是上帝派遣来的，正直的人永远都不会过多的。"其实，恰恰相反，上帝希望把人的数目限制到与衣食生计相称。当社会的人生出象蚁群一样多的孩子，而孩子们由于数目过多竟至于互相吞食（他们将不是象昆虫、鱼类、野兽那样在肉体上互相吞食，而是通过盗窃、战争和臻于完善境界的文明制度的种种背信弃义行为在政治上互相吞食），这时社会的人便把自己降低到昆虫的水平上了。

当证实文明制度无论人口怎样稠密，都永远不能做到使自己的领土得到耕种时，那又何必要这种人口过剩呢？在法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是荒地；在中国，距离北京四法里的地方就是一片辽阔的荒原。并且，我敢打赌，在欧洲最平民化的国度爱尔兰（我不是说的人口稠密。佛兰德尔是人口稠密的，而爱尔兰是平民化的国家），你也会找到许多荒原。

当一些好心人——如瑞典人赫兰什万德，起来反对双重的灾难，即人丁兴旺和贫困的时候，当他们断言在政治上错过了一切改善的途径的时候，他们的呼声被压下去了，他们曾被人指责为狂

妄。他们猛烈的抨击演说有一个弱点，就是他们在未发现补救办法之前就揭发了恶。挂着哲学家招牌的那些蒙昧主义者回答说，对于那些与臻于完善境界的文明制度分不开的丑恶现象，应该取浑浑噩噩的态度。因此，甚至在英国，虽然工业非常发达，而且每年有两亿捐税用来赈济贫民，而贫困的现象还是有增无减。对这些结果感到困惑的哲学，便提出一个令人憎恨的论点给自己打掩护：为了有几个富人，就需要有许多穷人。在说明协作制度的结构时，我们曾看到这种意见也和所有我们的政治箴言一样，究竟具有什么价值。人们不久就会为这些政治箴言、特别是为它们在未能保证平民以适当的最低限度生活以前就鼓励繁殖蚁群般的平民一事感到脸红的。

在这第九概述中，我已驱散了把情欲平衡看作幻想的种种偏见。我曾证明过，这种平衡应该是以广泛的发展为基础，而不是以阻滞为基础的。目前广泛被人视为罪恶的种种欲念，如追求称霸世界、中彩或暴富的欲念，贪图直接遗产以及其他许多在现在只会把人们推入一切罪恶深渊的欲念，在协作制度下都将变成美德的源泉。这一点就足以使那些睿智之士困惑不解了，因为他们断言，运动和情欲是偶然的结果，上帝为了学会创造世界以及把情欲导向和谐，还曾需要向柏拉图和塞涅克学习呢！

# 第十概述　关于情欲力学的考察

## 第三十七章　性格和气质的序列

为了扼要地答复人们必将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应该在这最后的一篇概述中指出我的理论大大地受到概述范围的限制并弄得支离破碎。情欲的计算学是一门非常广泛的科学。凡是希望用概述来阐明科学的人，一定会预料到在各个方面的发挥是不会充分的，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责备这门科学晦涩难解。我担保在其他各卷中将提供人们可能期望得到的一切说明，但不是关于种种没有意义的事情的说明，例如弄清理论的某一点是否与伊壁鸠鲁或芝诺、米拉勃[①]或柏拉图的观点吻合之类。既然哲学曾在几千个论题上犹豫彷徨，它很可能曾模模糊糊地幻想过引力制度的某些效用，而却绝不会想到它的整体，也就是不会想到依靠哲学家们茫然无知的一种动力——劳动谢利叶，真正的美德终于会成功地与那十二种情欲的自由运用相结合。

在这里，一个明显的空白点就是性格的分类。为使情欲谢利叶便于发挥作用，这种认识是非常必要的。我现在就性格的序列或整个键盘作一概述。这个概述就家庭生活秩序来说，是由八百一十个完全性格和四百零五个混合性格所组成的。我要指出他们的占支配地位的情欲的数目和类别。每个人都拥有十二种情欲，但正是由于某几种情欲占支配地位，性格便有所区别。

---

① 米拉勃(1749—1791 年)，伯爵，法国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译注

家庭生活和谐的八百一十种性格

| | | |
|---|---|---|
| UT 单主音 | 576 | 任何一种属音， |
| d, b 混合主音 | 80 | 一种心灵属音，一种感官属音， |
| RE 双主音 | 96 | 二种心灵属音， |
| d, b 两种混合主音 | 16 | 一种心灵属音，二种感官属音， |
| MI 三主音 | 24 | 三种心灵属音， |
| FA 四主音 | 8 | 二种心灵属音，三种感官属音， |
| d, b 三种混合主音 | 8 | 四种心灵属音， |
| SOL 五种主音 | 2 | 五种心灵属音。 |

字母 d, b 系表示升高半音符号和降低半音符号，也即音乐音阶和情欲音阶的中间音键。

本应在这张表上再加上一张关于四百零五个中间性格的表；我们在这里只说明完全的性格。在第一行中，我们看到有五百七十六个单主音，即仅具有某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情欲的人。就十二种情欲而言，他们的数目不等。如每一种情欲都是四十八个人，他们是以递增的方式进行分配的。我们将发现具有雄心、爱情或美食嗜好这种属音的单主音，比具有听觉能力、爱听音乐的情欲的属音的单主音多得多。然而，我们发现有些只为音乐而生的具有听觉能力的人或爱好音乐的人，他们只是以音乐来教养自己的儿女，并且决不会选择那不是音乐家的人来作女婿的。

简言之，单主音的人具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一切都以此为依属的情欲。他们的趣味很少变化，他们拥有从事长时间工作的能力。在性格的序列中，他们好比是一个团里的普通士兵。相反地，有两个五主音的男人和女人，就相当于两位团长；他们两个人应该积极主动地参与法郎吉的所有谢利叶。要是有四百个谢利叶，那就必须使每一个有五主音的人经常参加其中大约二百个谢利叶。

因此，对有五主音的人来说，就需要有象伏尔泰、莱布尼茨、福克斯[1]等那样活跃、敏锐和极其广博的智慧。凯撒是属于更高一级的人，是具有七种属音的七种主音的人；波拿巴和腓特烈则是两位具有六种属音的六种主音的人。

法郎吉并不特别需要六种主音的人即第六级的人、七种主音的人即第七级的人、八种主音的人即第八级的人，它达到五种主音就够了。在性格上更高的各级(就自然权利和普遍的适合性而言)可管理三、四个法郎吉、十二个法郎吉、四十个法郎吉，依此类推。他们虽然居住在某一个法郎吉内，却都是外部和谐制度的活动分子。

在继 SOL 之后，就外部能力来说，计有：

d, b 四种混合音，二种心灵属音，四种感官属音，

LA 六种主音，六种心灵属音，

d, b 五种混合音，二种心灵属音，五种感官属音，

Si 七种主音，六种心灵属音，一种感官属音，

UT 八种主音，七种心灵属音。

这种序列还可以源源不断地推演下去。这性格的整个第二序列都是为了供外部使用的，但它出现在某一个法郎吉中也是大有裨益的。

我不曾谈到应该列入第一序列的四百零五种中间性格，也不曾谈到一套情欲在不同序列中所经受的各种变化。那将是不胜繁琐的细节。我只想在这方面就它们的排列作一些肤浅的研究，而这种排列是与我们的偏见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们首先注意到，道德把人们的一切最卓越的性格、高尚的称号和主要的军官宣布为罪恶。在国王或有权势的人们中间，道德

① 这里可能是指约克·福克斯(1624—1690年)，教友派的创始人。——译注

容忍这种种性格，但在公民大众中间，却只要具有单一情欲的单主音的人。但是，自然界并未在大人物中间安排伟大的性格，它是偶然地散布这些性格的。作为这两种序列中最高序列的全主音的性格，可能在一个牧童身上发现。赋有伟大性格的那些人在政治上为教育所压制，他们对现有的风俗习惯感到气愤，因而往往被称作坏人，被称作道德的敌人。

在协作制度下，他们当中的每个人，不论男人或妇女，都有自己的地位，并经大家的同意而各就各位。因为凡是自然界使其成为单主音的人，丝毫不觊觎法郎吉内性格的主席职位，即羡慕那会迫使他从事多种多样工作的职位，他在其中不会找到自己的幸福。况且，人们始终不愿越出自己性格的界限。因而，当看到两个就其出身来说是全乡最贫穷的人处于法郎吉内性格方面的主席职位时，看到他们居于情欲国王和情欲女王的职位时，任何人都不会嫉妒他们。尽管他们出身低微，他们却一帆风顺地高升到自然界所指定给他们的职位，高升到十三级之一的性格的主席职位，从一个法郎吉内的主席职位，也即最低级的主席职位起，直到至尊的君主或全球主席的职位止。这对于穷苦的阶级来说，又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中彩。一个怀孕的妇女会暗自思量："我将来也许就是全球性格方面最高女统治者的母亲。"她日后只要听从自己性格的支配，就可以毫不费劲地获得世界的王座或主要的权力之一。

教育的任务是要发展这些性格，除此之外，也发展气质。气质和性格属于同一序列，但又不是互相配套的。居于性格的第五级的五种主音的人，不一定是拥有第五级气质的人。他有时具有与其在情欲方面的角色完全相反的气质。

我们的科学把气质归结为四种，但是给二十个易怒的人所用的补救办法将以不同的形式发生作用。要将气质分门别类，就必

须从幼年起主要是通过食物的途径来发展气质。我们看到有些儿童满身都是恶劣的嗜好，如爱吃墙壁灰泥之类。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某些食品所致，他们天生感到需要这些食品，而又不会明确地说明这些食品。缺乏这些食品便引起一种本能的反应，促使儿童用有害之物代替自然界指定给他们的东西。

为了按照儿童对食品的本能来区别他们属于哪一等级起见，便要给与儿童多种多样的食品。按照他们爱吃的食品易于消化的程度便可判断出这一点。继类和种的第一序列之后，将力求按多样性和精微性序列来分类，而我们所将采用的手段之一就是**美食学**的前奏。我将用这个名称来说明那种为了在半小时之后激起强烈食欲而选定的小吃或进餐的先声。我们看到文明制度的人借助一杯苦艾酒预先来作这种试验，但这还不是正规的美食学前奏。这种前奏应当用硬的和软的食物组成，并按照种种口味而有多种多样的做法。每个人，无论男人或妇女，为了进餐时吃得津津有味，并使食物易于消化起见，将练习善于鉴赏自己的美食学前奏。和谐制度将生产出许许多多的食品，以致必须让人类习惯于去消费比在文明制度下多三倍的东西。

人们在按性格和气质进行分类的艺术上越进步，便越易使谢利叶井然有序地进行互相竞争（正如在下一章中所叙述的小组那样）。另外，必须指出，如果性格遭到压制，它们便会出现畸形，并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目前的教育，给它们上了一层道德的釉彩，会使它们变得异常恶劣，而不是使它们保持美好的本色。塞涅卡和布尔并不曾改变而是歪曲了尼禄的性格。这是一个具有四种完全不同的属音——计谋情欲、组合情欲、雄心和爱情的四种主音的人。亨利第四和尼禄一样，也是一个有四种主音的人，但他却不曾被道德教育所败坏。

在文明制度下，一旦作为属音的起杠杆作用的情欲的数目大于依恋情欲的数目，性格就会变坏。具有爱情、计谋情欲和轻浮欲望的三种属音的三主音的妇女，一般都变得异常恶劣。

再没有比性格的理论更能够使某些睿智之士狼狈不堪的了。因为他们认为，情欲都是偶然造成的，上帝为了使情欲达到和谐，需要借重道德家。在家庭生活结构内，情欲是一支有一千六百二十种乐器的管弦乐队。我们的哲学家们要指挥乐器演奏时，就好象一群加入歌剧乐队中的儿童一样，他们会争夺乐器，并弹奏出乱七八糟的音乐。难道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音乐是人类的敌人，而必须让提琴、低音乐器以及笛子都哑然无声吗？不，应该把这些小笨蛋撵走，把乐器交还给内行的音乐家。这样看来，情欲和乐器一样，也不是人类的敌人。只有那些对自然界为人类创造的情欲结构一窍不通而偏要支配情欲的哲学家，才是人类的敌人。当人类将来有了经验时，人们将会承认，象阿巴公的性格那样最受奚落的性格，在这里却是大有益处的。

## 第三十八章 关于高度和谐或报偿平衡的小组

乐观主义者总在提出种种不可能实现的报偿问题。要是相信他们那一套的话，那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穷人便会在极端贫困中获得象富人在自己的高楼大厦中所得到的那种幸福。

直至目前为止，穷人恐怕很难同意这种意见，而富人更难同意这种意见。因为人们从未见过，有哪一位大富翁会与穷人易境而处。由此可见，报偿只存在于道德的幻想之中。道德硬说[德利尔[1]正是这样说的]，自然界就是援助和恩惠的延续不断的交替。

[1] 德利尔(1738—1813年)，法国诗人。——译注

人们看不到它曾把什么善行普及于爱尔兰饥寒交迫的平民和听任刽子手宰割的民族，如伊布拉希姆[1] 统治下的希腊人或法国殖民者刀剑下的马提尼克[2] 人身上。

某些富人为了掩盖自己的利己主义，乐于相信人民是幸福的，相信他们的贫困会得到报偿。人们怀着这种幻想支持国王。这种幻想比一个富人需要有十个穷人的论点要体面一些。任何一个诡辩家只要设想这种在文明制度下连影子都没有的报偿时，便会受到欢迎。真正的报偿应当是非强制的、真诚的和得到公认的，就象我那篇论文中所叙述的小组中的那种报偿一样。这种小组的关系能成为报偿方面的通用的程式。我很遗憾，不能在这里插入一篇相当长的论文，来就报偿问题，即被诡辩主义弄得最模糊不清的论题之一提出肯定的理论。我将仅仅从中抄录几行，来对这个论题提供一个肤浅的概念。

阿比西如斯、梅谢纳和维尔希勒参加十人一桌的宴席。阿比西如斯热中于佳肴，很少参与谈话；维尔希勒恰恰相反，对饭菜漫不经心，却表现出许多机智之处。他容光焕发，使同桌的宾客为之倾倒，他的自尊心得到大大的满足；梅谢纳则分享两种快乐，即谈话的快乐和佳肴的快乐。其快乐的份量成如下的比例：

阿比西如斯——谈话 1，　佳肴 3=4；
梅谢纳——谈话 2，　佳肴 2=4；
维尔希勒——谈话 3，　佳肴 1=4。

在这里，三个人全都得到充分的报偿，虽然每人都在极不相等的程度上体味到两种快乐。但是，每个人都有对两者进行选择的

① 伊布拉希姆(1789—1848 年)，埃及总督，曾镇压过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译注

② 马提尼克是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译注

自由，并从中取得了他所要得到的一份。可以假定有九个同桌吃饭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些份量是按照规则的序列循序渐进的，并且他们都将因得到报偿而心满意足，一个在佳肴方面得到的满足多一些，而在谈话方面得到少一些，另一个则是在谈话方面得到多一些，而在佳肴方面得到少一些。

正规的小组都应该如此。它们至少应该使两种快乐结合起来，每个人都能够从这两种快乐中取得适合于他的份量。这个基本原理应该应用于一切生活状况。人们所以通过报偿的均衡以获得幸福，只是因为在取得联合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快乐方面具有选择的自由。情欲的平衡既不许嗜好的平均化和一律化，也不许动力的简单化。

如果假定，上述的结合仅限于一种快乐，即仅仅限于谈话或仅仅限于机智，那末，阿比西如斯在这里便会觉得厌烦，梅谢纳将会得到平平常常的满足，只有维尔希勒在这里得到莫大的快乐。道德正是把我们置于这种境地中。它从来不给人关于报偿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它只给我们一种单一的满足即喜爱节制。真正的节制就需要有平衡，象在前面那位曾适度地、等量地体味到两种快乐的梅谢纳身上所见到的那样。要是他只体味到一种快乐，那节制便会使他厌烦。正是两种快乐彼此相抵，他才享受到象他的同桌人阿比西如斯和维尔希勒一样的快乐，而阿比西如斯和维尔希勒只尽情地领略了两种快乐之一，而另一种快乐则领略得很少。

但是，是否梅谢纳真的克制了自己呢？不是的，因为他达到份量总数为4的快乐，他享受到和另外两个人同样多的快乐，虽然比例不同，但份量是均衡的。因此，所有被称为有节制并因而成就辉煌的人，不是幻想家，就是招摇撞骗者。这是一些喜欢以同等份量去体味两种快乐的性格。有人告诉您说："我是道德的楷模，我克

制自己的情欲，我躲避娱乐而只爱做生意。”他所以爱做生意，是因为他在欺骗那些购买他的细布的顾客时，从中赚到了上百万或者希望赚到上百万的钱。他以节制为幌子，满脑子都是哄骗顾客的种种欺诈狡猾的勾当。这就是一些被称为有德行的人，被称为酷爱商业和宪章的高风亮节的人，这就是一些谎话连篇的人，这就是一些在严格考察的情况下毫不克制其情欲的人。因为他以一种情欲来压倒另一种情欲，如同上面维尔希勒和阿比西如斯所作的那样，或者是使两种情欲得到均衡，使它们在同等的均衡的程度上得到满足，如同梅谢纳所作的那样。梅谢纳并不比他的两个同餐人更有节制，因为他和他们一样，在享乐方面也达到总数为四；这个总数无论是由 3+1 构成或由 2+2 构成，它总是 4。

为了消除在情欲活动中有关节制和报偿、平衡和均衡、对立和保障方面盛行的偏见，就必须就这个题目写上好几章，以代替一篇短文。我不得不略去所有的细节，而只强调说明以下基本论点：节制是一种幻想，我们的情欲容许均衡的享乐，而不容许剥夺。看来象是有节制的人，往往就是最讲究自己享乐的人，我们的道德平衡和道德报偿的理论，只不过是无稽之谈而已。当人们知道了使情欲平衡的精确方法时，将会因听信过这种无稽之谈而感到脸红。

人们甚至不了解，父亲一辈创造法律并希望创造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却没有找到任何一种方法去建立他们梦寐以求的平衡，即父与子这两种感情的平衡。而这两种感情则是处于令人发指的不相称状态。儿子的依恋感情通常仅达到父亲的依恋感情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由于这种不相称，两者的平衡就必须通过间接的途径产生，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已看到了究竟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父辈须从四种来源来取得依恋的感情：从至少是四、五代直接后裔方面取得；从具有相同性格或相反性格的养子方

面取得；从劳动的收养者或情欲继承者方面取得；从直接后裔或旁系亲属的继承者方面取得。当父亲从这四方面各按四分之一取得感情时，情欲便达到平衡。在此以前，再没有比偶尔只从直接后裔方面取得四分之一报偿的父爱更失去平衡的东西。哲学家们要是看不到这种混乱局面，或不能对此有所补救的话，那末他们的科学如何能够获致它连见都不曾见过的其他那么多种的平衡呢？在几个地带的物产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食品方面的平衡，就是这种平衡之一例。

报偿构成平衡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如何来理解没有自由选择的报偿呢？道德向我们说道：你的全部动产只有一只木碗，你也得感到幸福呀！第奥根肯定地说，这就够了。好吧，让第奥根仅仅提供自由选择银碗的机会吧，我们将会相信那些在充分自由的情况下不愿选择银碗而宁愿选择木碗的人是幸福的。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中，阿比西如斯、梅谢纳和维尔希勒这三个人每人对两种快乐都具有自由选择的机会。由此看得很清楚，他们中间每一个人不管享受两种快乐的份量如何，都是得到了报偿的。这种自由选择，应该扩大到一切生活境况中，扩大到所有三种性别的情欲方面。但是，道德给了他们什么样的自由选择呢？对于被禁闭的和处于鞭子威胁下的儿童来说，对于衣食无着、尤其是丧失了生活乐趣的老太婆来说，对于关在济贫院里受尽虐待的贫民大众来说，哪里有什么报偿呢？哲学在报偿理论上，也和在任何运动问题上一样，显得多么外行啊！什么是没有提供自由选择机会的报偿呢？您赐予人民在宪章的庇护下生活，热爱宪章或欣赏宪章的美妙的幸福，作为对他们受苦受难的报酬。但是，要是他们不会读书写字，或者没有两个铜板来购买宪章，尤其是当他们正在挨饿的时候，那他们又怎么能来欣赏宪章的美妙呢？报偿为了酬谢我们的苦难，给予我

们一种想象的快乐，而不去自由选择实际快乐，既然如此，那末，关于报偿的这种无稽之谈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无非就是要人们学会不求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这是格斯高涅的狐狸的本领[①]。人们用这些废话编成了一种名为道德的科学！人们为了兜售书籍而竟想出多少花招啊！可是，当人们传授真理的时候，书籍将比现在多销一百倍。

## 第三十九章　论真正的幸福

我只看见过文明制度的一位作家稍微接近关于真正幸福的定义。此人就是要求真实而不要幻想的边沁。其他所有的人距离目标十万八千里，以致都不值得批判。在罗马，在发禄时代曾有过二百七十八种关于真正幸福的互相矛盾的见解；在巴黎还会发现更多的这一类互相矛盾的见解，特别是从我们的论战家们遵循两条截然相反的途径的时候起，情况就更是如此。一些人鼓吹轻视财富，而喜爱住在茅屋所体验到的那种快乐；另一些人则鼓励毫无节制的贪财欲望。道德家们主张维护庄严的真理；经济学家们则主张维护商业和谎言。

我们要用寥寥数语来澄清关于幸福的由来已久的争论，这也就是黑暗哲学的巴贝摩天塔之一。上帝赋予了我们十二种情欲，我们只有使这十二种情欲都获得满足，才能够成为幸福的人。如果其中有一种情欲受到阻碍，肉体或灵魂便会感到痛苦。但是，我们的人民每天是无法使所有十二种情欲都获得满足的，相反的，倒不如说他们将遭受十二种灾难，因为有二十四种威胁着他们和不

① 这是法国作家拉封登的著名寓言《狐狸和葡萄》中的那只狐狸。——译注

断地追逐着他们的灾难。毫无疑问，得天独厚的富人们距离幸福就更为遥远，他们几乎连一天的幸福也得不到。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提供过真正幸福的一天的详细情况，从中可以看到，甚至连叫富人们带着愉快的心情起床都办不到。他们是在快乐和烦恼的搏斗中间开始自己的一天的。在夏天的美好的清晨，每个人都愿意黎明即起，但是穿衣和离床的苦恼却把每个人留在床上，因为在床上是一种简单的快乐。这就是一天的不愉快的开端，这就是简单的快乐和一时的苦恼的前景。所有文明制度的人都缺乏那种用复杂的快乐来诱使他们起床的热烈情欲，而复杂的快乐才足以使人们鄙视睡懒觉的快乐。

既然三种起杠杆作用的情欲的发挥需要短暂的会期，那末就必须把一天至少分为十四个会期，即八个会期的复杂快乐和五个会期的简单快乐。这些简单快乐可作为复杂快乐后的休息。再加上一个或两个历程、即文明制度的人所全然不知的一种享乐。我应该在此加以说明。

历程乃是在一个短暂时间内相继体验到的多种快乐的混合体。这些快乐巧妙地贯串起来，彼此互相衬托，一个紧跟一个，时间是如此紧凑，以致人们享受的每一种快乐都是转瞬即逝。在一小时之间可以体验到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却又互相联系的快乐，有时还是汇集在同一个地方的种种快乐，例如：

列昂德刚才在他所追求的女人身上得到了成功。这是一种感官和心灵上的复杂的快乐。过了一会儿，这个女人就把自己为列昂德弄到的一张收入丰厚的职务的证书交给他，这是第二种快乐。过了一刻钟，这个女人把列昂德领到客厅里。在这里他发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乐事，他遇到了一个他以为已经亡故的朋友，这是第三种快乐。不久进来了一位知名人士，他是列昂德早就想结识的

毕丰① 或高乃依②，他是来吃午饭的，这是第四种快乐。随后是一顿精美的菜肴，这是第五种快乐。列昂德在这里与一位权威人士并肩而坐，而这位权威人士能够以自己的声望来帮他的忙，并且保证会这样做，这是第六种快乐。在进餐时，送来了一份打赢官司的通知书，这是第七种快乐。

所有这些出现在一小时之内的种种快乐构成了历程。它应当是围绕着贯穿在一整个会期内的基本快乐而旋转的。列昂德借助于与新情人的结伴和在进餐时显著的成功而达到了目的。这是一种冠于一切之上的中心快乐，它连续不断地介入其他七种快乐的全过程。这种称为历程的快乐在文明制度下是人们不知道的，甚至连国王也不能获得这种快乐的历程，也就是在和谐制度下司空见惯的魅力。在和谐制度下，富人们可以得到保证，每天至少会遇上两次快乐的历程，还不算由两种享乐所构成的复杂快乐、由三种享乐所构成的超复杂快乐以及由在同一时间兼而有之的四种享乐所构成的双重复杂快乐的会期。由这一点让人们去判断文明制度的人在幸福方面的匮乏吧！（请参看关于真正幸福的有条不紊的定义。）

具有七个变种的多种历程是为和谐制度最高阶段所保留的享乐。最初至多仅有四个变种的历程——这对于摆脱文明制度但还没有得到一天真正幸福的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奇迹了。为了替文明制度的人安排一个这样的日子，我必须假设这样一种集享乐之大成的情况。这种种乐事的数量要超过文明制度所能容纳的数量，而且彼此更加紧凑。我在借重这个假设时，未免犯了两种错误：一是在这里面加入了被文明制度的法律视为犯罪行为的爱情；

① 毕丰（1707—1788年），法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译注

② 高乃依（1606—1684年），法国悲剧的创始人。——译注

另一是在这一天的安排中容许有和谐制度的人所体验不到的情欲平衡的九种缺陷和九种危害。我之所以容纳它们，是因为文明制度在快乐方面是如此有限，以致我在文明制度所提供的各种无力的手段中竟找不出任何一种手段，来填满十足幸福的一天的框框，犹如和谐制度下最穷的人每天所过的日子那样。文明制度的人的享乐是如此贫乏，以致当他们遇上一件稍稍动人的事儿和一个平淡无奇的节日时，便要唠叨整整一个星期，而这些节日尚且只不过是对真正快乐、对情欲平衡的讽刺而已。而和谐制度却在自己所有的工作、宴席和节日中处处都有这种情欲平衡和真正快乐。根据我对九种缺陷的说明，便可以相信这一点。这些缺陷是我在谈到被卑劣的文明制度种种条件所限制的那幸福一天的运用时不得不列举出来的。

文明制度除了缺少快乐这一弊端外，还完全不懂得安排快乐的艺术。某一种享乐过了两个星期也就索然无味了。要是把这种享乐谨慎地、花样翻新地加以安排的话，它就会延续几个月之久。但是，文明制度在享乐问题上是迫不及待的。由于缺乏变化，无所更替，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把一种乐趣耗尽了。因此，文明制度的富人们都被这种放纵无度而引起的病症所拖垮。在和谐制度下，安排享乐是良好社会政治的计划，是当局的主要职责。在这里，任何一种享乐都不会索然无味，因为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只要某一种娱乐月月都是诱人的，那末，在这个期间便会出现上千种别的娱乐，以便通过巧妙的安排使幸福的色彩多样化。从某一会期到另一会期，从某一顿饭到另一顿饭，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季复一季，年复一年，从某一年代到另一年代等等，直到一个人的一百四十四岁的整个生涯终结时为止。而和谐制度的富人们借助使享乐变化无穷的方法，比穷人更容易活到一百四十四岁的高

龄。因为享乐的多样化是防止纵欲的最可靠的保证。

哲学界要把幸福纳入文明制度内，并象天生的瞎子判断颜色那样，言之有理地来论证情欲的平衡，对于这样一个哲学界来说，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深思的课题啊！

为了把这个课题加以补充，必须谈一谈文明制度下很多人的悲惨命运。这些人虽然有健康的体魄、有财产和获得幸福的种种手段，但却遭到极度的不幸。各种各样的意外事故和灾难，象扑向穷人一样，有时也扑到富人身上：圈套、陷阱、儿女的死亡、妻子的不贞行为、疾病、雄心受挫和党派的变节，都来戕害那些标榜为处在极乐境界的人的生命。只要有一个创始人来进行这种摆脱文明制度和达到幸福命运的试验，那些贫苦不堪的人的处境就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重重的灾难和人人尽情享受的无限欢乐，将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啊！

## 第四十章　研究情欲的指南；皈依上帝的意旨

大众随时都会陷入的圈套之一，就是使之相信上帝的意旨是难以捉摸的，人甚至不该力求理解上帝。理智所要求的，则完全与此相反，它要我们首先研究上帝，这是所有的研究中最轻而易举的事。

在古代，当神话歪曲了创世主，把他同那三千五百名一个比一个更可笑的假神混为一谈时，当然是难于研究上帝的意图，难于在这种天国的化装舞会中辨明上帝的意图的。所以，苏格拉底和西塞罗仅仅摈弃了当时的愚蠢的做法和崇拜一个不可知的上帝，而并未把他们的探索进行下去，因为这会与时代精神相抵触，苏格拉底就已成了这件事的牺牲品。

现在，这些迷信已一扫而空，基督教已使我们具有健全的思想，使我们信仰唯一的上帝，我们已有了一个固定的指南针供我们着手来研究自然界了。如果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即任何的光明都应该来自上帝，理性只有符合创世主的精神才能够走上光明大道，那末，有待去做的事情便只是断定上帝的主要特点、他的职权、他在世界和谐方面的意图和方法。世界和谐的某些已知规则能够引导我们去理解未知的东西。

在这种研究中应该循序渐进，首先要分析上帝的极少数的特点，并致力于下述这一类最显而易见的特点上：

1. 对运动的全面指导，
2. 动力的节约，
3. 分配的公正性，
4. 天意的普遍性，
5. 体系的统一。

第一，对运动的全面指导。要是上帝是领导运动的一种最高力量，要是他是宇宙的唯一主宰、唯一的创世主和分配者，那末，就该由他来主宰宇宙的一切部分。其中最高尚的部分就是社会关系的部分。因此，人类社会的立法应该是上帝的事情，而不是人的事情。为了把我们的社会引向幸福，就必须去寻求上帝想必已为我们的社会制定的社会法典。

这是一个与哲学界发生争辩的大题目；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哲学不应该创造规律，而应该寻求上帝所制定的社会法典。在这种场合，上帝居第一位，而人类的理性则居第二位。哲学却不是这样安排它的位置的。他要让上帝居第二位，让人类的理性居第一位。因而就排除了上帝的立法大权，而把这种权利转交给它的哲学家们——第奥根和米拉勃。

第二，动力的节约。要是社会结构是由上帝来调整的，那末从中就可看到动力的节约大放异彩，我们应把这种节约归功于上帝，并称它为最高的总务长。节约要求上帝在最大的协作社的联合组织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在我们称之为家庭、称之为夫妻的一家一户的最小单位中发挥作用。节约特别要求上帝把情欲引力选作原动力，因为情欲引力的应用保证它具有在强迫制度下所没有的十二种节约，即：

一、永久性的启示的指南针。因为引力随时随地都在用种种固定不变的动力刺激我们，而理性的动力却经常发生变化。

二、解释和冲动的综合能力、能够同时显示和刺激的动力。

三、造物主和创造物的真诚一致，或由于快乐而顺从的人的意志自由与支配快乐的上帝两者之间的协调。

四、由于引力在生产劳动中起中介作用而使利益与诱惑力达到的结合。

五、免除强制的方法——绞刑架、密探、法院和道德家。因为当引力导引人们从事作为良好秩序的根源的劳动时，这一切都毫无用处了。

六、人达到自由动物的幸福境界，这些动物无忧无虑地生活，只是出于快乐而从事“劳动”，有时并享受我们的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却未得到的那种大大的丰足。

七、自由动物所缺少的那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保证。而由于协作制度依靠使人口平衡的方法所提供的丰富产品，就获得这种保证。

八、在上帝的智慧不如我们的智慧的情况下，也保证给予人类的那种幸福。因为上帝的规律由于引力而实现，因而保证了我们幸福的生活，以代替哲学家的宪法所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那种束缚。

九、由于揭示了社会幸福的途径而达到的天佑的完整性，而这种揭示是附加于救世主和《新约全书》所提出的关于解救灵魂之道的启示的。

十、保障上帝的自由决断，使它能够借助于引力、即无愧于它的智慧和

宽宏大量的唯一动力来支配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

十一、用诱人的制度的魅力来报偿驯顺的世界，用始终不懈的引力的锋芒来惩罚叛乱的世界。

十二、由于实行公正和诚实——理性的意愿，使理性和自然结合起来，保证财富降临——自然界的意愿。

Y、内部的统一，内战的结束，促使每个人的情欲或引力去和智慧和规律进行斗争，而且无法和解。

λ、外部的统一，或是在引力的动力支配下所达到的幸福。这种引力的动力是上帝唯一使用在明显可见的宇宙和谐之中的。

这就是应当据以断定人类理性在立法上的无能的纲目。

引力的这些美妙特性已足以证明，上帝即动力的主宰不可能抉择强制手段，抉择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立法者们所采取的途径；同时还证明在引力的研究中，应该探索上帝的社会法典和经济法典。

第三，分配的公正性。在文明制度的立法中看不到这种公正的影子，随着产业的发展，文明制度的立法只会增加人民的贫困。公正的第一标志应该是保障人民随着社会进步而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我们看到在唯利是图精神的影响下的相反结果，这种精神力图使热带布满从其本国夺取来的黑奴，并借助工业的牢房而使温带布满白奴。这种工业的牢房在英国已蔚然成风，唯利是图的贪财心理则逐渐把这种风习移植于世界各国。此外，在工业的进步甚至不能保障贫民找到工作的情况下，难道看得到什么公正吗？

第四，天意的普遍性。它应该普及于一切民族，象普及于文明制度的一样，也普及于野蛮人。任何一种为野蛮人和真正的自由人所摒弃的产业制度都是与上帝的意旨对立的。我们现在向他们推

荐的产业制度——分割成小块的农业和家庭——不是上天的意愿，因为这种制度丝毫不能满足上天赐予最接近天然的人的种种冲动。建筑在暴力之上的任何制度也是如此，直接遭受暴力压迫的阶级如奴隶，或间接遭受暴力压迫的阶级如雇佣劳动者，都得不到天意的支持。因为天意除了引力之外，在这个地球上不曾保留其他代理人。于是，仅仅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乃是与上帝的意旨相对立的。要是天意是普遍的这句话果真不错，那便应该有另一种适用于一切等级和一切民族的制度。

第五，体系的统一。它包含引力的应用。引力是人所共知的上帝的代理人，是宇宙中社会和谐——从天体的和谐起，直到昆虫界的和谐为止——的动力。因此，在引力的研究中应该探求上帝的社会法典。某些优秀的才智之士曾以进行这种探求而自吹自擂，如伏尔泰曾在一次祈祷中以下述诗句向上帝祷告：

> 要是我错了，那是因为
> 我正在探求你的规律。

再没有比这句话更虚假的了。伏尔泰从来不曾探求过上帝的社会规律，因为他从来不曾对情欲引力作过任何研究，虽然他也是最有能力从事这种工作的人中的一员。

其他一些学者，如卢梭，则叫喊什么神秘莫测呀，什么理性的不足呀。这又是一番弄虚作假。当理性要站在它本来的地位即站在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时，当它要探求上帝的社会法典而不是自行创立法典时，它将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它不去履行这个任务，反而象吹嘘自己所不愿进行的探索的伏尔泰一样，用吹牛来酬谢我们，或者是象谴责理性无能的卢梭那样，用蒙昧主义来报答我们。在那个时候，理性是又懒惰又傲慢的，它忽视了情欲引力的研究和计算，同时，卢梭还诬蔑情欲引力是一种罪恶，以此来开脱自

己既不对它进行分析，又不进行综合的过错。

在这里最好再简略地说一说，要是上帝忽视了为人的生产关系创造一部社会法典的话，他就会干出的那无数蠢事。关于这一点，我所谈过的已足以证明，良好的研究途径就是皈依上帝，即注意以舆论所公认的上帝的意旨和特点作为自己的指导。不过，因为这种方法从一切方面都将导致引力的研究，这就无怪乎要保持自己的规律的哲学嘲笑这个将导致发现上帝的社会规律的研究部门，并否定这一基本论点：**任何精神的光辉都应该来源于上帝**，正如物质的光辉来源于太阳一样。太阳是上帝的象征，是宇宙之父的可以感触得到的形象。

在我们的研究中，皈依上帝还会导致一种哲学家们连听都不愿听的公正行为，也即导致把自由决断让予上帝。这种自由决断也是我们为自己所要求的。要是我们承认上帝享有这种自由，那末，他就有权自由选择强制手段或是作为社会运动的动力之引力。要是他选择了强制手段，他便可能创造出比我们的斗士强大得多的斗士，它们是一种有鳞甲的、坚不可摧的、并熟谙军事艺术的一百英尺高的庞大两栖动物。它们会突然间从汪洋大海的中央出来，会毁坏和焚烧我们的港口、我们的分舰队、我们的军队，并且会在转瞬之间迫使我们那些不顺从的帝国抛弃哲学，归附于协作引力的神圣规律。要是上帝忽视创造这些象鲸鱼那样易于创造的庞然大物，那末，我们就应该由此得出结论，他只是寄希望于引力。引力应该成为在探索自然和命运问题上愿意归附于上帝的世纪的第一种科学。

无论如何，关于人类理性向上帝争夺自由裁决的这个问题却不失为一个非常新颖的、值得长期研究的问题。遗憾的是必须以寥寥数语来探讨这个有关研究上帝的最光辉的论题之一。

人们往往把上帝及其活动描绘成难以捉摸的神秘的事物，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从本章中已可以看到，对上帝及其活动的认识是最容易、最初步的科学，也可以说是儿童的科学，因为它只需要具备在十岁儿童身上很容易看到的那种常识就够了。可是在那些统统被哲学弄得晕头转向的父辈身上却看不到这种常识。为了使他们返回常识的正道，就象孔狄亚克的绝妙说法：**必须使他们改造自己的悟性，并把他们从哲学的科学那里学来的一切东西统统忘掉。**

## 摘自《福音书》的确证

是瞎子在给瞎子领路。

（《圣·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我用比喻同他们谈，因为照伊扎依[1]的说法：他们将洗耳恭听，却什么都不懂；他们将张目而望，却什么都看不见。

（同上……，第八章）

## 近似的基层机构

我曾答应写一篇论近似协作社结构的详尽的论文：资财微薄的协作团体可望创办小型的协作社结构。草拟规划、摸索，这是法国人特别喜爱的做法。大多数人都主张把试验缩小到一半，即缩小到九百人，或缩小到三分之一，即缩小到六百人。

我要向他们指出的是，在缩小结构时，要是不把所有的部分都

[1] 伊扎依，公元前8世纪以色列王的顾问，当时的四大先知者之一。——译注

加以保留，便会歪曲这个体系。我们会把巨大的塔钟缩小成一个小匣子或直径一英寸的怀表，但这块表要包含巨大机构的全部零件，甚至包括报时的响铃在内。于是，虽然缩小了，而其体系却丝毫未变。

情欲力学则不然：要把它象大教堂的塔钟缩小成怀表那样大小，就得有半英尺高的矮人，以及同样大小的动物和植物，这样就会不难组成一个小型的法郎吉。它拥有一千八百个侏儒，居住在小城堡中，并且只耕种一百法尺平方的土地。这种法郎吉在结构方面将会完备无缺，并具有一整套小型的性格，它的一举一动也会和我们这种身材的人一样。

但是，要是必须削减人数，即从一千八百人缩减到九百人或六百人，那便会丧失被称为性格的动力，并歪曲了劳动引力和情欲平衡的结构。于是，这部机器的运转便会复杂化，并且会依照动力减少的复合比例而缓慢下来。

如果三个法郎吉各由一千八百人、九百人、六百人组成，那末，滋养情欲谢利叶的原动力或劳动引力的份量在比例上将不是

18， 9， 6，

而大致是 18， 6， 3，

因此，补充引力空白点的雇佣队伍势必由 100， 150， 200人组成，并且最好由 100， 200， 300人组成。因为这批人将担负起不能激发劳动引力的全部工作。而他们在小法郎吉内的人数将远比在大法郎吉内的人数为多。只有六百个人的小法郎吉，其谢利叶的衔接组合很差，动力又很微弱，几乎创造不出三分之二的工作上的引力。这个空白点将需要有三百人左右的雇佣队伍来填补，由他们来担负其余三分之一的工作。

法郎吉小，就越应致力于找大批儿童干活，即使要供给他们全

部膳宿。因为儿童在三种性别中最真诚地献身于引力，并且最迅速地热中于劳动谢利叶制度。

一个无法筹集创办大型机构所必需的大量资金的协作社，仍可照样经营，就象从第二年起一定会找到这笔资金似的。因为要是它所作的种种安排是为了草创大型法郎吉，而不是为了创办缩小了的法郎吉，它将是确实能获得这笔资金的。

按照这个计划，它应该建筑的不是一套正规的建筑物，而是我曾在前面勾画过那种大型建筑物的三分之一，即仅仅是一个侧翼而已，并以此作为其余二个部分——中央建筑和第二侧翼——的初探。我不妨假定，它先建造从 o 延伸到 a 的一部分，之后再建造 X 和 Z 这两个建筑物。

既然小型法郎吉只建筑大型共同生活体的三分之一，而不是建筑小的共同生活体，所以它的地段似乎应该朝同一方向来作安排：在一平方法里的三分之一的小面积上开始建筑时，它应该设法使毗连的土地有整整一法里，以备下年度使用。如果它不预作准备，则那些同它竞争的协作社很快便会后来居上。这些协作社将证明它毫无先见之明，不敢正视事业，而只是一个由胆小怕事的头目和羸弱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协作社。这些指责将发生效力，并会使一个缩小了的法郎吉丧失创业奖金。另外，它还会失去从好奇的参观者那里所获得的大量收入，因为这些好奇的付钱参观者都会奔赴那具有完整结构的法郎吉那儿去。当小型的试验法郎吉注意到这一点，并证明情欲谢利叶和劳动引力结构是最轻而易举的事情时，人们都会赶快去创办这种法郎吉的。

小型法郎吉在编制这种扩充计划时，将有更多的机会找到新的股东，因为可以由此判断出大型法郎吉将要实现的节约。例如，就雇用各类工匠师傅和小学教师来说，显而易见，为六百人所雇用

的师傅，将同样地为一千八百人服务，只有在逐步转为互教的方式这一点上才有所不同而已。

小型法郎吉越是由于人数不足，它便越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大量的引力上，越应该考虑到要善于播种以求得收获。因此，它应该致力于美食学，即引力的主要播种上。这将是一个能很快地形成情欲谢利叶并从最初几个月起就可评定其作用的部门。在缩小为大型法郎吉的三分之一的农业、畜牧业及养禽业中，是没有这种优越性的。法郎吉的发挥在这里将受到妨碍，分段作业在这里将大受限制。在由三十个谢利叶成员组成的小组中，很容易组成五、六个分组，每个分组有五、六个谢利叶成员。但是，如果小组仅由十个人组成，那便很难在这里组成对增加劳动引力强度有重大价值的分组和分段作业。

为使大批的谢利叶有可能适应这种组织情况，是否可考虑限制作业的数目呢？这无异于道德家式的议论。道德家认为可以随意地处理引力。自然界在家庭劳动中是按一千六百二十人来分配引力的。要是把这个数目缩减到三分之一，那就不可能使引力增加两倍。象照料鸽子这项劳动，在一千六百二十个法郎吉中会找到六十个热爱这种劳动的谢利叶成员。要是你把谢利叶成员——其中一定可以有一个养鸽分支体——缩减到三分之一，将只会有二十个喜欢养鸽的人了。要是使它达到四十人，以便有利于工作分段作业，那末，其中便会有一半人不热中此道，谢利叶将具有许多缺点，就不会争研斗智，而会缺乏热情，缺乏熟练的技能，并且缺乏一致的行动。

另一方面，要是谢利叶数目过少，要是为了在谢利叶成员人数上来加强谢利叶，只限定很少的作业，那末，许多人便会无法使自己的引力发生作用，而且将脱离正轨。何况谢利叶数量很少的法

郎吉,在实行分配时将会在协调方面遭到失败,因为这些谢利叶本身不会把组合充分地衔接起来。贪财心理的动力不会循序渐进以达到均衡,并在推理上趋于公正。

不需要补充的是,法郎吉人数越少,它便越应该避免从事不能在短期内获得产品的大规模种植和期限长的作业。禾本科植物就属于这种作业,而葡萄更是如此。动力单薄的协作社需要很快收获产品,以维持和培养争研斗智的兴趣。饲养繁殖极快的鸽子,生产短时间内就能制成的糖果点心,都是属于最合适的工作。一切小型蔬菜业也具有这种优点。

对于在小型法郎吉内令人担心的种种障碍的考察研究,我本可以大事扩充,但为了指导这部机器,必须严防采用道德和经济的方法,只要指出这一点也就够了。需要有一位彻底研究理论但不妄图指挥和支配引力的机械师,而妄图指挥和支配引力则是任何一个哲学家都可能犯的毛病。

必须学会按照谢利叶成员的一套性格和趣味来识别可以让什么样的空白点存在。这是决定小型法郎吉成败的一项最细致的工作。只要我不知道法郎吉应该设在什么地方,它在每一类中的方法的准确分寸是什么,那末,我便会在考察和权衡可能遇到的大量错误上浪费过多的时间。

我只指出两种对小型法郎吉来说最重要、最可靠的手段:儿童的增援和美食学。让未届青春期的儿童人数多得足以表演需要七十二个角色的舞蹈;让人民从最初几天起就对谢利叶中的佳肴喜爱若狂(这是诱惑他们的最快捷的手段);让人民自信搬入了天堂(这是人民给自己过着丰衣足食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住所所起的名称);最后,让领导者都熟知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一点我已说过多次了。问题不在于多生产一些或少生产一些包心菜,产品收成

的数量意义很少，尤其是只要谢利叶组织完善，它们便会一直提供比文明制度产品多得多的产品。

然而，第一仗应该创造的奇迹就是情欲的平衡和劳动引力。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很好地衔接组合的谢利叶，并在生产、消费、准备等种种工作之间建立主动的联系才能达到。要是使大批衔接组合得很好的谢利叶所提供的高度协作能展示出来，那末，甚至在达到结局或在分配协调以前，事业就会获得成功。在和谐制度的这种萌芽中，一旦有可能赞赏逐级排列的情欲对立的协调，彼此怀有恶意的人们的间接协调，意见分歧的有益利用，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情欲的有效应用，吸收儿童从幼年起即参加生产活动，使诚实和公正成为发财致富的途径，最后，赞赏社会的真正幸福，和每个谢利叶成员由其欢欣鼓舞的表现所证实了的满足心情，那末，富有好奇心的人将会成群结队地前来观看那奇迹中的奇迹即情欲力学，并将低声下气地承认，自己过去信任那些科学是一件蠢事，因为那些科学曾教导说：上帝是偶然地创造了种种情欲的，他并不曾给这些情欲指定一种足堪与他的智慧相称的结构。

# 构成反证的第六编和 第七编的计划

## 前　言

对于这个与情欲引力和协作结构的理论一样新颖的论题，读者有权要求非常充分的证明。我想按照数学方法，对这个理论补充一种反证。现代人天真地期望文明制度达到完善境界，而对文明制度的特点、特性进程和终极目的却一无所知，同时，他们对于沿着社会阶梯逐级上升到第六时期即保障时期所应遵循的途径也一无所知，而我的反证就正是从这种种无知中提取出来的。

现代人对完善境界的奢望，乃是一种谋求摆脱文明制度而进入保障时期的倾向。他们曾幻想过保障时期的某些片断，却又不会将其付诸实现。因为在他们的保障中只有那些偶然出现的东西，如货币制度和种种保险，而这些东西都应归功于本能，却不应归功于科学。另一方面，我们世纪所采用的种种虚伪方法，尤其是无政府状态的经营和个人竞争和欺骗性竞争的制度，及其把股份经营看成为协作社的错误，几乎把我们推入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即与社会保障制度完全背道而驰的状态。

为了弄清楚这种政治的混乱局面，就需要（这一点我已经谈到过）对文明制度作一详细剖析，把这第五时期的特点拿来与两个相连时期即称为和谐的保障制度的第六时期和称为野蛮制度的第四时期的特点作一对照。这将是一项极其浩繁的工作，象现在这种开本的一卷书都未必能容纳得下。我曾打算就这个题目写成两

编、但两编还可能不够。这是一个应该予以单独探讨的题目，而我只是提出一个梗概而已。依据这个梗概，就可以判断出这个研究部门的重要性和我们的世纪的轻率，因为它竟忘记对文明制度进行剖析，并且还以为在这个制度急转直下时可予以改善。我们将这个社会的特点分为八类，每一类都将在八篇短文中加以阐述。我本打算写成洋洋万言的几大章，现在却必须以几篇扼要的概述来取代它们了。

# 第六编　文明制度的剖析

# 第十一概述　基本的和有联系的特点

## 第四十一章　四个阶段连续的特点

社会和人体一样，有四个各具特点的不同时期。这些特点是一个接着一个交替出现的。只要我们未曾清晰地确定标志某种社会的一些特点时，便无法判断其发展或衰落。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在涉及按类区分无用的植物时，对于这种区别是如此的精细。那么政治家们为什么不遵循这种方法，来为自己心爱的文明制度确定四个阶段中的每一阶段相应的特点呢？这是辨认这个阶段是前进还是倒退的唯一手段。

文明制度循序渐进的特点

上升的波动

童年时期或第一阶段

简单的萌芽：排他性的婚姻或一夫一妻制。
复杂的萌芽：宗法的或贵族的封建制度。
轴心：妻子的公民权。
对抗：联盟的诸侯。
色调：骑士的幻想。

青少年时期或第二阶段

简单的萌芽：公社的特权。
复杂的萌芽：科学和艺术的教育。
轴心：产业劳动者的解放。
对抗：代议制。
色调：对自由的幻想。

顶点或全盛时期

萌芽：航海术、实验化学。

特点：砍光树木、国债。

下降的波动

壮年时期或第三阶段

简单的萌芽：唯利是图精神和税务精神。

复杂的萌芽：股份公司。

轴心：海上垄断。

对抗：无政府状态的商业。

色调：经济的幻想。

衰老时期或第四阶段

简单的萌芽：城市的典当业。

复杂的萌芽：定员的行会。

轴心：产业封建制。

对抗：封建垄断的佃户。

色调：对协作社的幻想。

向第六时期的过渡：正规的，十二种保障。非正规的，三十二种出路。

注释：这里没提到在整个四个阶段期间始终占统治地位的持久性的特点，而只是提到那构成某个阶段的特点及其与其他阶段相混合的特点。例如，雅典的文明制度曾是不完备的第二阶段的制度，它之所以衰败是由于它缺少轴心的特点——劳动者的自由。这是一种以野蛮制度的特点作为轴心的折衷的、被歪曲的第二阶段。当人们懂得这部我即将要叙述其中八类的社会结构的特点的魔法书时，便很容易消除关于社会进步方面的幻想。

法国和英国目前的文明制度正处在第三阶段或衰落阶段。它早已显示出第三阶段的一些特点。它大大地倾向于第四阶段，它具有第四阶段的两种萌芽，却不晓得对待这两种萌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以便进入第四阶段。因为第四阶段是进展异常缓慢、其进步的可能性小得不能再小的阶段，而现有状态的本身就是一

种叫人难堪的停滞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才华仿佛被禁锢起来，因一事无成而弄得萎靡不振，想努力创造某种新思想，却往往劳而无功。这是一种因过于长久停顿在第三阶段而耗尽社会体的元气的状态。

在缺乏发明才能的情况下，谋求增加国库收入的本能会迅速地发现组织第四阶段的手段。第四阶段固然是个进展，但并不是朝好的方面走。只有建立介乎文明制度和保障制度的中间制度时，人们才会走上幸福的道路。这是一种应该与自由主义、与停滞精神相对立的行动。因为自由主义即停滞精神，是丝毫不能前进的。它醉心于第二阶段的特点，醉心于代议制。它是适合于象斯巴达或雅典这样的小共和国的一种环形小糕点，而对于象法国这种幅员广大和富庶的国家来说则是道道地地的空中楼阁。

我曾指出过，反自由主义派的谬误并不亚于自由主义派。而前者力图以退回到第一阶段的方法来反对自由主义的幻想，这简直笨拙不堪，这是一种特别糟糕的手段，因为国债的增长不可避免地把我们拖进第四阶段或衰落时期。

仔细考察一下本章内所指出的持久性特点的一览表，就足以消除我们对突飞猛进的幻想，并且证明我们在社会发展阶梯方面的飞跃是虾式的飞跃。因为倾向于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即倾向于邪恶不堪时期的衰落阶段，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进步，但却是走向衰落的进步，是一种与六十岁时头发发白的妇女的进步相媲美的进步。要是她说，她的头发正日益完美，她的头发即将与晶莹的白石相媲美；要是她大喊大叫："我的头发向着日益完美的境界突飞猛进啊！"那末，每个人都会出于怜悯而莞尔一笑：肉体在不断衰老时，它可不是日趋完美哟。

这就是我们迅速走向衰落时期的老朽的文明制度引以为自豪

的关于进步的幻想。各种社会也和个人一样，当他债台高筑并且屈服于高利贷者的时候，他很快就会走向灭亡。我们这个世纪的情况就是如此：它只是从借债走向借债而已。

“壶已经灌满，布已经折皱。”发行国债就象皱折一样，已经习以为常了。每个新内阁都发行新国债。谚语说得好：“既在槽边站，哪能不吃食。”不管是哪个政党当权，当权的金融界决不会倒退到节约的路上。这种国库的痈疽，这种在一切国家中有增无已的债务和借款的浓疮，将会落到什么下场呢？这种下场我将在论述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的那一章中加以说明。事物的力量正把我们拖入这个阶段，而我们的领导、经济学家们却看不到社会世界所奔向的那个无底深渊。

我们可以拿它比作是好开玩笑的人嘲弄那种拙劣骑手所说的话：有时不是骑手驾驭马，而是马在驾驭他。我们的政治天才就是如此。不是他们在驾驭文明制度的政府，而是文明制度的政府在驾驭他们。要是他们愿意越出常轨，摆脱农业的分散性和商业的无政府状态，或个人的尔虞我诈的竞争的种种偏见，他们本来是很容易把我们带到真正进步的道路上去的。

## 第四十二章　这个时期的持久性的特点

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题目，至少需要用十二大章加以阐述。因为我已把十二打、即一百四十四种在所有四个阶段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持久性特点编成一张表；要是我把它们分成十二类，每一类分成十种、十二种和十五种，那末，用十二大章来叙述它们并不是太多的——请你们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为了全面剖析文明制度所需要的篇幅吧。有些特点的定义会占用一大章，第 189 页中所阐述的特

点，即两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立性和财富分配问题上的简单序列就是如此。

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常识，就足以看到这些持久性特点中的某些特点，例如大强盗勾结起来抓小强盗之类。应该把这上百种的特点汇编成类和部类的一览表——这是文明制度的起点（持久性的特点部门)。人们不去对它进行剖析，反而去嘲笑它们的真正可笑的后果，难道这种嘲笑阻止得了从事分类汇编吗?

有时候人们一味高谈阔论，来反对最恶劣的特点，如受嘲弄、被侮辱和受迫害的美德这个特点。毫无疑义，这种结果是应该引起愤慨的。但是，既然文明制度就是集这些悲惨或可笑的后果之大成，那末就要有条不紊地把它们加以分类，以便能一目了然地看出这个可憎的社会的本质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后果。

各种各样的作家都曾认为这些特点不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是与文明制度分不开的，这就是把它们编制成一个题名叫做持久性特点部类一览表的另一个缘由，以便形成和第四十一章中所阐述过的连续的特点不同的部类。例如，舆论的连贯性甚至在哲学家的王国中也是非常持久的特点，因为哲学家们不愿意人民知道自己的首要权利并要求这种权利。最低限度生活的权利就是其中的一项。因为除了劳动引力制度外，这种生活的保障是行不通的。

虽然人们喋喋不休地反对我们的恶习，可是，这些恶习中间尚有不少未被觉察到的并且在自由的口实下作为特权而被肯定了的恶习。反对大众的个人所有制的暴政就是如此。所有主敢于提出一百种使大众难于忍受的措施：他甚至建筑那些会造成儿童死亡的不合乎卫生的、拥挤不堪的建筑物。这一切都作为自由而被确认了，因为文明制度不懂得这些社会保障，而承认个人的种种肆意妄为是公正的事情。这就是人们所没有觉察到的种种特点。

另外有些特点被人们忽略，也没有被指出，因为它们之间互相联系，而且形成一条链条。贫民间接放弃司法权的特点就是如此。人们并不直接地把他排斥于司法之外，他完全有诉诸法庭的自由，但是他没钱作为诉讼的费用。如果他开始提出最公正的上诉，那末他很快就会被有钱的狡猾的掠夺者弄得倾家荡产，他们将拖他去上诉，再上诉，他负担不起这样的开支，他就要被迫让步。有人为弑父者找了个免费的辩护人，对于想上诉的穷人，本来也应当作这样的辩护。但是，据说，这样一来诉讼案件就太多了。文明制度下有的是被不公正地剥夺得一无所有的穷人，其次，是那些借口贫穷而要靠国家出钱打官司的讼棍，这无异是越搞越糟，从间接放弃司法权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诚然，文明制度的全部机构只是恶性循环而已。因此，恶性循环也是这个社会的最主要特点之一，正如间接放弃司法权是其主要特点一样。人们并不曾把它们作为这样的特点而引起注意，因为它们是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这就是把它们列入持久性特点中的另一个理由。

的确，人们根据比较肤浅的理由，就这样完全忽视了对持久性特点的研究，这样的忽略尤其有害的是，这项工作本是所有剖析工作中最轻而易举的，最能迅速地达到目的，而且会引导人们开始对下面将要指出的其余各类特点进行研究。人们将会在有关文明制度的问题上逐渐醒悟过来，因为对文明制度的剖析会激起普遍的憎恶。

我要略去一百四十四种持久性特点的一览表，因为它们全部或差不多全部需要写一篇文章来加以解释，例如：

1. 少数武装的奴隶约束大多数手无寸铁的奴隶。

2. 迫于群众缺乏团结精神而采取的利己主义。

3. 行动和社会成分的两重性。

4. 人的内心的自我斗争。

5. 作为基本原则提出的不合理性。

6. 以政治上的例外作为规则。

7. 干瘪、虚假、怯懦的才智。

8. 迫不得已而为非作歹。

9. 在感化措施下的堕落。

10. 绝大多数人的复杂的苦难。

11. 缺乏科学上的反对派。

12. 气候的不断恶化。

这些特点中的每一项都需要冗长而详尽的说明。在缺乏详细说明的情况下，概念可能显得不对头，第十二条气候的不断恶化就是如此。毫无疑义，文明制度初期曾使气候得到改善。但是，经过几个世纪之后，没有计划的经营管理破坏了森林，使水源干涸，引起了风暴和各种反常的气候。因此，法国的气候显著地变坏了：橄榄树正在退化。半世纪以前，在蒙太利马尔有过橄榄树，现在只有杜朗斯河下游才找得到这种树了。橙子树在伊也尔差不多已经绝迹。一切作物都濒于绝灭，因为阿尔卑斯山脉、赛文山脉及其他山脉的树木都被砍光了。我没有篇幅来说明这十二种特点，因此，列出有关一百四十四种的一览表也是徒劳无益。根据以上的点滴说明，就足以使人们看出，对文明制度进行确切的剖析是一门崭新的科学，不可能在它刚刚出现的时候就给以简单扼要的说明。就商业部门来说，人们将会相信这一点，因为人们曾对商业部门发表过许许多多的议论，却从来不曾对它作过任何的分析。

## 第四十三章　商业分类的特点

商业阶层引起社会其余所有阶级暗地里的痛恨，它所以受到

现代人尊敬的原因何在呢？对被耶稣基督鞭挞过的商人的这种愚蠢的迷恋是从哪里来的呢？原因就在于商人们赚了很多钱，在于一个岛国[①]对整个经济世界实现了奸商垄断的暴政。

这些掠夺，这种暴政，不就是由于现代政治所铸成的错误而产生的吗？这种卑躬屈膝的科学不敢对商业及其应该按种类加以区分的种种特点进行研究。因此，社会上并不知道商业是什么东西。一些吹捧证券投机的人把商人们描绘成一群半人半神的人。相反的，每个人都承认，商人乃是一群骗子。但是不管对与不对，他们已经占有了权势。所有的哲学家都拥护他们，甚至连内阁和宫廷都拜倒在掠夺成性的商人之前。一切都追随被称为**经济主义**的科学所提供的动力。因此，整个社会都屈服于商人的掠夺行为，正如被蛇所蛊惑的小鸟一样，一直向那吸住它的毒蛇的嘴里奔去。

廉洁的政治本应悬赏征求抵制的办法，并应该查究授与非生产的、骗人的和有害的阶级以经济界的权力的种种错误。

人们在研究商业的问题上是如此外行，以致每个人都把商业与工业生产混为一谈，而商业却是阻挠工业生产和掠夺工业生产的。被称作原料商的富商巨贾，一味从事掠夺工业主和消费者，搜集关于每种商品缺货的情报，以便囤积居奇抬高其价格，从而对工厂主和公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

被称作经济主义的科学认定这些囤积居奇者和证券投机者是有深谋远虑的人，其实这些人不过是些拆烂污之徒、赌棍和被纵容的坏蛋而已。在1826年，我们曾看到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最最确凿的证据。在十年平静无事之后，正当天下太平的时候，萧条和货物滞销的现象突然降临，这是万万预料不到的事，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报纸都正在因两个美洲的解放为商业提供了新机会而欣喜若狂。

① 傅立叶这里是指当时的英国而言的。——译注

这种为人们认识得很不足的危机的原因何在呢？它是由于商业的两种特点——

物资过剩的压力，

破产的反作用

的复杂作用而产生的。

压力实际上是商人盲目的贪婪心理的周期性的结果。当他们有了销路时，首先便往那里发送比消费量多三倍的商品。两个美洲几乎不到四千万居民，如果除去野蛮人、黑人和几乎赤身裸体的热带的西班牙平民，剩下的需要穿衣服的人就不到二千万人。要是往那里供应一亿人用的布匹，那结果就会产生货物滞销和充斥的现象。这就是 1825 年我们的和英国的短裤商人所干的事。他们曾用自己的劣货充斥美洲市场，其数量之多足够美洲消费三、四年，结果就是亏本出售、市场萧条、布匹跌价和商人破产。这些都是由于经营不慎而经常引起的物资过剩的必然后果。因为商人们总是对可能的消费限度抱有幻想。互相嫉妒、利令智昏的商人对出口方面所应该确定的限度怎么能判断得出来呢？

一旦同时再加上另一个使情况进一步恶化的特点，这种愚蠢举动就足以引起市场和工厂的破产和混乱。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查理斯顿等地囤积居奇的投机商人同他们在利物浦、伦敦、阿姆斯特丹、勒阿弗尔和巴黎的同谋者狼狈为奸，曾妄想操纵全部棉花的储备。但是，由于埃及和其他市场供应了大批的棉花，这次囤积居奇的阴谋破产了，他们哄抬物价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美洲的掠夺者们也和他们欧洲的同伙们一样破产了。由物资过剩的压力所造成的危机导致亏本出售，亏本出售又必然使工厂停工，使棉花囤积居奇者破产。他们本来指望高价出售，而现在却连削价推销都卖不出去。在美洲遭到挫败的阴谋诡计，在欧洲也由于破产

的反作用而遇到了同样的命运。

总之，人们曾经费尽心机要加以防止的这种危机乃是

物资过剩的压力，

破产的反作用

这两种同时发生的特点所造成的。

谈论这件事的报纸和著作都曾犯了同一的错误。他们都曾把那合并发生作用的两种原因所产生的混乱现象归结于唯一的一个原因（这一原因往往被说得含糊不清）。而作家们从来没有坦白承认过其中任何一种原因。他们只求力图开脱那玩弄两种互相矛盾的阴谋而招致恶果的两个阶级的罪责。一种阴谋是以大量过剩商品充斥市场，另一种是使这些市场失去必需的储备。一方面是疯狂的大量的供应，另一方面则是讨厌的削减。各种各样的无节制和结构的紊乱，这就是商业，这就是笨蛋们所膜拜的偶像！

人们常常发现三、四种在商业阴谋中紧密配合起来发生作用的特点。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可决不想分析这些动力的复杂性，而一味以自己的才智来替它们涂脂抹粉和加以掩饰，在这种时候，他们又怎么能达到治好痼疾的目的呢？

我刚才根据不久前发生的事件，说明了称为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商业的两种特点，因为在进行这一类研究时，必须力图以众所周知的事实加以证明。

在严格剖析目前的商业制度时，可以列举出多少其他有害的特点啊！我有一张七十二种有害特点的一览表，其中有三十六种已在一篇论文中阐述过了。

其中每一种特点，即使作非常简短扼要的阐述，也要占用一大章，总共要占用七十二章的篇幅，才能举出从众所周知的事实中所提取的各种各样的例子，象我刚才所援引的例子那样。

此外，某些特点如证券投机、宣告破产之类，要是把它们的种和变种都加以说明的话，每一种就得占用十来章。

况且，商业毕竟只是文明制度结构的一个部门。即使把培根曾经要人编制详细统计表的每种行业的欺诈行为的详细情节一概略去，现在这样的两卷书也不够分析商业的种种特点。目前可以编制这种统计表的事情是不会少的：它会构成一部比百科全书篇幅还要巨大的著作，因为商业的完善化已使欺诈行为变得如此巧妙，如此繁多。我在这里只提供一张关于特点的一览表，只提供一个对主要动力的分析。我试图只从中列举出一打最突出的特点，以便使人们都看到科学的背信弃义行为，因为科学对产生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的制度保持缄默和赞许。这些丑恶的现象是：

| | |
|---|---|
| 证券投机 | 工资跌落 |
| 囤积居奇 | 人为饥荒 |
| 宣告破产 | 危害健康 |
| 高利贷 | 任意评价 |
| 寄生 | 合法化的弄虚作假 |
| 缺乏团结精神 | 个人的货币 |

这十二种特点中有些特点在加以说明以前似乎有点费解，但其中至少有六种将是明白易懂的。关于这六个特点每个人可能都会说：所谓经济主义的科学是探讨商业的，居然不提供一章的篇幅来分析这些特点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特点，这是怎么搞的？

在这里，如同在第四十二章中一样，我们要指出互为因果的衔接组合的特点。这就是：

资本的转移，

引起萧条的富足。

我们看到，资本流向非生产阶级：银行家和商人们常常诉苦，

不知道用自己的资金去做什么;他们用三厘利息就可以借到资金，而庄稼人用六厘利息也借不到资金，因此不得不去同生意人打交道。这些人所放的款，名义上是五厘利息，而实际上，由于加上附带的和间接的负担，却要收取一分六厘至一分七厘的利息。全部金钱都集中在商业阶层即吸血鬼的手里。这些吸血鬼从产业界吸取血液，使生产阶级屈服于高利贷者。因此，对农业来说，丰年变成了灾难。饥荒开始使农民负债累累，象在1816年所看到的那样。1817年的丰收造成农民的破产，迫使农民在意想不到的、低于实际价值的情况下出卖谷物，以便满足自己的债权人。这样一来，这个使一切资本都集中于商业阶层手中的结构，也就因此而使得农业在既不能出售、也不能消费的食品储备过多的绝境中呻吟。既然消费是倒行逆施的消费，生产阶级也就没有消费的份儿了。因此，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竟至希望发生灾害——冰雹和冰冻。在1828年6月间，当农民们担心丰收和引起萧条的富足的时候，我们曾看到所有种植葡萄的地区却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这些畸形的政治现象还不足以证明现在的商业制度正如整个文明制度的结构一样，是一个倒行逆施的世界吗？但是，只要人们不想去剖析这些特点，他们又怎么能在这座迷宫中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呢？我们有的是商业制度的缔造者，他们的才干在于膜拜商业七头蛇的一切罪恶。当人们看到对欺骗性的商业制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时，发现自己被这种混乱现象骗了这么久，将会因此大吃一惊。这种混乱现象是被本能悄悄地揭露出来的，因为商业阶层引起了所有其他阶层的憎恨。

登峰造极的欺骗行为就足以打开人们的眼睛。欺诈、全部商品变质之类的恶劣行为，竟达到了使人们都希望建立一种普遍的垄断制度，来作为一种对抗商业的防范性手段。公共的管理会大

大减少欺骗性，它至少会向那些愿意出应有价格的人供应真正的食品。而现在却绝不可能从商人那里得到道地的食品。在巴黎就找不到一杯纯牛奶，也找不到一杯纯白酒。混乱和捣蛋已达到极点。由于盗空国库和受到社会的追诉，商业不久就要遭到万劫不复的惩罚。防范性的垄断制度将很快取代欺诈的无政府状态，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它是波拿巴暗中曾想采取，而人们因找不到能真正纠正现状的办法也会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此外，不堪商人掠夺之苦的全体人民，都会对于惩罚那些叫做商人的吸血鬼们而额手称庆。商人一垮台，就会使社会进入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进入产业封建制。

## 第四十四章 商业在种的方面的特点

类的特点中的每一特点，例如证券投机、宣告破产等等，都可以构成一个应该加以剖析和划分的种和变种的巨大序列。可是，人们不这样做，而是拿十分可笑的变种中的某些变种来开玩笑，例如拿把别人交给他修理的一双皮鞋只退还一只的皮鞋匠的破产来开玩笑。这种百分之五十的破产，是舞台上的引人发噱的破产。但是，难道没有使人痛哭流涕的破产吗？一个银行家卷走了二十个穷仆人的存款，而他们中的每个人为了攒下一点积蓄曾忍受了二十年的穷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宣告破产究竟是可笑的玩意儿呢，还是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呢？

哲学界有多少堕落现象啊！文学也无非是一个力图使我们习惯于罪恶的荡妇，它用有趣的色彩把罪恶描绘一番，为的是让戏院大大地卖座。道德则象个不得人心的唠叨女人，它就不敢谴责宣告破产这类逍遥法外的罪恶，反在各种各类的盗匪和骗子面前卑

躬屈膝，为的是叫这些盗匪和骗子来赞美自己，以便于推销自己的书籍。至于什么也发现不了的经济主义，它只力图原谅自己的宠儿——商业的罪恶。由此可见，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打算履行自己的义务，剖析文明制度的罪恶和寻求补救的办法。

只有一种防止宣告破产、证券投机和商业阴谋的手段(除协作制度外)，这就是互相负责制。不过，这是一种长期的措施，它要用六年的时间，况且还必须发明一种绝非是直接担保的方法。谁都不愿签署这种担保，来作为别的商人的保证人，因为任何一个富商巨贾都可能溜之大吉：恰恰相反，倒是不得不开除所有提不出保证的穷人，遣送他们去搞生产劳动，务农做工。以后，还可以利用另一些新方式，把富有的商人吸引到互相负责制中来。

但是商业中这种新方式、即诚实和支付能力的保障，要求有所发明创造。而刚刚需要发明创造的时候，我们的哲学科学却一致不战而退。为了使自己免却寻求消除罪恶的政治解毒剂的责任，对宣告破产之类占统治地位的罪恶阿谀奉承是最方便和再有利不过的了。他们反驳说："我们并没对这种罪恶阿谀奉承，我们在自己所有的著作中都予以痛斥。"这些软弱无力的空谈又有什么用呢？仅只痛斥这种罪恶，无异是对它加以支持。当商人手里拥有财富，并看到道德家们本身都急于钻进他的沙龙中时，他是会讥笑文艺批评的。不是批评罪恶，而是需要发明解毒剂。

为了寻求对抗罪恶的手段，首先必须说明它们，并把它们加以分门别类。我曾就宣告破产的等级提出一个包括三级、九类和三十六种宣告破产的一览表。把这一览表扩大两倍或三倍是很容易的，因为每天都有它的新的种类出现。这个行业已经大大地臻于完善，尤其是在国库宣告破产方面。在这里，法国刚刚用加倍欺骗、双重欺骗的手段进行革新，以便于以各种不同方式将本国掠

夺一空。

既然我们的世纪要求在抨击罪恶上采用戏谑的语调即 castigat ridendo（通过嘲笑来改正习俗——拉丁语），要求避免上世纪道德家们令人厌恶的格调，那末，在谴责罪恶时，满足这一点是很容易的。因为在上面引证的宣告破产的一览表中，我曾从令人发笑的角度提供了九类、三十六种罪恶中的每一种罪恶，例如：

第五类——战术家类，包括五种宣告破产：

第十七种——循序渐进式

第十八种——连续发射式

第十九种——密集队形式

第二十种——纵深队形式

第二十一种——散兵游勇式

这五种宣告破产构成谢利叶的中心类中的一类，它们与军事行动极其相似。所以我给了这一类和上述一类以**战术家**和**策略家**的名称。

由此可见，在紧密结合真理并对罪恶进行大胆的研究时，遵守用戏谑的形式——castigat ridendo 进行富有趣味的谴责性的宣讲，是极其容易的。我可以按照新闻记者的做法，在这里提供一张种种宣告破产的目录表，以便引起人们津津有味地去阅读关于宣告破产的各章。每个人都会好奇地阅读下列破产的名目：

多情善感的宣告破产，幼稚的宣告破产，富有的宣告破产，国际性的宣告破产，殷勤的宣告破产，恬静的宣告破产，无原则的宣告破产，和睦的宣告破产，得体的宣告破产，优惠的宣告破产，大赌注的宣告破产，小规模的宣告破产，鲁莽的宣告破产，悄悄的宣告破产，合乎阿提拉精神的宣告破产，残废者的宣告破产，骗子的宣告破产，恶棍的宣告破产，傻瓜的宣告破产，幻想家的宣

告破产，死后的宣告破产，家庭范围内的宣告破产，增加数倍的宣告破产，游戏式的宣告破产。

详细叙述这种种的宣告破产可以写上几章有趣的文章，更何况我是个在商人的工场里生长和教养出来的球儿[①]。我曾目睹商业的种种丑恶，我不是象我们的道德家那样根据道听途说来叙述它们的。我们的道德家只是在证券投机者的沙龙里看到商业，并且只在宣告破产中看到上流社会所允许的一面。在他们的笔下，所有宣告破产，特别是证券经纪人和银行家的宣告破产，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债权人本身还要对破产者有所报答，因为破产者在他的高尚的投机活动中依法确立还债顺序。这些给债权人增添了光荣。公证人通知债权人，把宣告破产的事件说成是一种恶运，说成是由于我们时代的不幸、危急的情况和悲惨的波折等等所引起的预见不到的灾难（这是关于宣布破产通知书的开场白的千篇一律的格式）。

按照这些预先在暗中领取全部报酬的公证人和共谋犯们的说法，这些破产者竟是如此可敬，如此值得推崇！！！他们是牺牲自己来照顾孩子的好妈妈！是教育孩子们一心爱护宪章的有德行的父亲！以泪洗脸的整个家庭是应该获得较好的幸运，是应该受到自己每一个债权人的最真挚的爱的鼓舞！的确，不帮助这样的家庭恢复元气，那可真是罪大恶极；这是任何一个正人君子的天职。

于是，某些受了贿赂的道德界骗子便出面干预，并且还标榜什么优美的情操。他们对不幸者给予应有的尊重。他们还得到了那些漂亮的女申请者的支持，因为这些女人对于抚慰和平息最固执的债权人是大有用处的。中了这些阴谋诡计而产生动摇的四分之

① "球儿"在法语中是指教人踢球者的儿子，转义为继承父业的人。傅立叶在这里告诉读者，他自己原是一个商人的儿子。——译注

三的债权人，便去参加吵吵嚷嚷的、把人弄得晕头转向的会议。公证人建议他们要损失百分之七十的金钱，并把这种折扣说成是一种对于为履行神圣的光荣义务而牺牲自己的、贡献出自己血汗的有德行的家庭的报偿。他们竭力授意债权人，要他们凭良心行事，不应该只同意损失百分之七十，而是同意损失百分之八十，以此来向如此可敬的、如此热烈维护自己债权人利益的家庭的高尚品质表示敬意。

要是某些蛮不讲理的人竟敢反抗，那末遍布大厅的受宣告破产者委托的人都来 a parte（详细地——拉丁语）证明，这些反对者都是没有德行的人，证明这个是不大到教堂做礼拜的人，那个又是养了个情妇的人，这个是有名的吝啬鬼、高利贷者，那个又是已经宣告破过产的人；这些人都是铁石心肠，对陷于不幸的伙伴十分苛刻。最后，大多数的债权人都表示同意，并签订了契约。之后，公证人便宣布，这件事对于债权人极其有利，因为它防止了会侵吞全部金钱的法庭从中干涉，同时又由于帮助有德行的家庭而做了一件好事。每个人（至少是构成大多数的这些笨蛋中的每个人）走出会场时，都对德行和优美的情操赞叹不已，而这些值得尊敬的家庭正好就是德行和优美情操的楷模。

多情善感的宣告破产就是这样进行和完成的。在这种破产中至少要抢走别人的存款的三分之二，因为如果宣告破产者仅仅吞下百分之五十的现款，仅仅满足于这种司空见惯的对折的比率，宣告破产者仅以这个适度的比率为满足，而不需要使用艺术的力量的话，那末这种宣告破产便是正直的破产，而不是多情善感的破产了。当他们只希望侵吞百分之五十的金钱时，除非宣告破产者实在太低能，否则这乃是十拿九稳的事。

要是出版一部叙述一百种宣告破产的著作，它所提供的细节

比我对多情善感的宣告破产所提供的还要多的话，那末这本书便会让读者知道商业的许多可爱之处当中的一种，也即它的许多特点中的一种。若干有关商业的其他特点，如证券投机、囤积居奇等等的著作，将会打开人们的眼界，使他们对于被称为自由竞争的商业机构，也即自古以来最乌七八糟的和最不正常的制度发生怀疑。

学术界、特别是道德家们不曾对寻求防止宣告破产的自然手段展开竞赛，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耻的事情。正是根据他们对于这种最可恶的堕落现象所持的有意识的缄默态度，可以判断出这门科学的秘密的意图。它只希望推销书籍，并且只想为这种恶行而编写书籍，因为这是一种比抨击恶行更有销路的做法。

只有一个人曾精辟地评判过这个商业的罪恶渊薮，这个人就是波拿巴。他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说过：商业中的一切都不可知。他曾渴望控制商业，却不知道如何加以控制。他已经间接地控制了一个重要的部门，也就是控制了殖民地的商品部门。他曾借助于进口许可证把殖民地商品加以垄断；他曾图谋侵占别的部门，如控制运输业等等。增加国库收入的精神就是这样强烈地促使他去控制商业，他还要做的事只是了解应该采用什么方法，以便不打草惊蛇地攫取猎获物，并且使人民大为高兴。在法国，政府在变革商业制度上会赚得两亿法郎，而在农业上则会赚得十亿法郎。

使波拿巴大为震惊的商业特点之一，就是反射作用，这也就是商业所固有的把政府方面使它遭受的任何损失转嫁于劳动大众的能力。一旦商业受到威胁，它就要收缩资本，散布不信任心理，阻碍商品流通。它活象一只刺猬，狗从哪一方面都抓不住它。这就是使一切政府暗暗感到苦恼而又迫使它们屈服于这只金牛犊面前的原因。有一次瓦里斯[①]部长想在维也纳反击交易所的阴谋，

① 瓦里斯(1768—1818年)，伯爵，奥地利国务活动家。——译注

在那里使用警察去反对证券投机，但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不得不可耻地让步了。为了反对商业这个九头怪，就得富有创见，因为它是一个把猜不透它的谜的人统统吃掉的狮身人首怪物。虽然如此，却再没有比进攻这个欺骗的巨人更容易的事了。一旦人们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炮队时，这个欺骗的巨人甚至不敢进行抵抗的尝试。

切勿把工业企业和商业混为一谈，但是，工业企业目前正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欺骗、囤积居奇、宣告破产等等的能力方面与商业有所接近。这些企业应该加以改造，以便服从旨在取缔欺骗行为和宣告破产行为，以及克服不顾工人死活的态度的双重互相负责制。有一个工厂主开头一文不名，后来竟赚到了两千万法郎的大财。如果有互相负责制的措施，他便只会赚到五百万法郎，其余五百万法郎被指定作为保障互相负责制之用；另一千万法郎则缴纳国库。这就是会产生良好秩序的分配制度。但是，只要科学还在阿谀奉承这种让两千万法郎落在单独一个工厂主腰包里的骇人听闻的制度，只要政府还不曾对这种无政府状态发生怀疑，还不曾发现任何纠正的措施，人民和政府将是这个日益壮大的商业巨人的玩物。这个巨人的日益增长的势力，便是引起那些最高等级内心惊恐不安的缘由。

在法国，曾创立了三百所农学院。它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什么呢？那就是研究使资金回到乡村的手段，展开探讨这个问题的竞赛。可是任何一所农学院都不曾想到这一点。只要农业无法取得与商业一样利率的资本，它的产量又怎么能够不断提高呢？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的农业团体，照《福音书》的说法，难道不就是带领三千万瞎子的三百个瞎子吗？

在关于改革商业的这些问题上，迷信和偏见是如此严重，竟至

使人无法揭露商业的罪恶。有一天，著名的批评家若甫鲁瓦[1]想在自己的杂文中冒一下风险，对商业提出一些非常公正的嘲讽，但是其他报纸立刻群起而攻之。于是他软化了，并且认为自己被打垮了。对的正是他，而他却投降了。一位已故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所说的“商业中一切都不可知”这句话是多么对呀！

哲学是不愿意让人们获得关于这一方面的确切的知识的。它很懂得应该遵循的途径，它不断地告诉我们，要获得知识必须通过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因此，在研究商业方面，它应该依照我刚才所制定的，以及在我以前人人都能制定的计划，从分析特点的部类、类和种开始。这一步工作一完成，人们便会获得过渡到诚实方式或保障制度的综合的手段。

但是，在商业方面，正如在文明制度体系的其他部门一样，哲学确定了一些研究的良好的原则，却从来不想把其中任何一条原则付诸实践。现代人类的智慧已经变得紊乱而贫乏，运动停滞不前，而且尽管有那些高度飞跃的自我吹嘘，实际情况却往往是在倒退，没有本领使人民的命运得到任何的改善，而实际上只需要作一些很容易的发现就能达到目的，对于这一切该不该感到惊讶呢？

社会被自己卓越的思想家们出卖了，当我写完这篇揭穿他们拒绝进行研究、却与黑暗势力勾结的论文时，我所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此。如果说，他们欺骗了世人，那末，他们在利用卑鄙的投机行为和赞美这种文明制度的方法来追求财富的时候，是加倍地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这种文明制度乃是他们内心鄙视的对象，这种文明制度不让他们发财致富，而使他们备受奴役之苦。他们自愿地对这个封住他们嘴巴的老泼妇焚香顶礼，这是多么可耻啊！其实只要揭穿文明制度，对它加以尖刻的嘲弄，他们就会成为人类的解放

① 若甫鲁瓦(1743—1814年)，法国文艺批评家。——译注

者，立刻就会登上财富和荣誉的顶峰，他们的思想将得到他们在文明制度下从来不曾得到过的那种自由的发扬。

我已经说明了文明制度特点中的两个基本的部类，即连续性的和持久性的部类，以及两个联系或中介的部类。现在我们转而来阐述一下补充这篇专论的其他四个部类。

# 第十二概述　指路灯和误差的特点

## 第四十五章　和谐反射的特点

用暴力抑制情欲并不难，哲学一笔就把情欲全数勾销了。监狱和大刀都来支持温柔敦厚的道德，但自然界却对这样的判决提出上诉，它不声不响地恢复了自己的权利。情欲在一处受到压抑，恰如被堤坝阻挡的洪水一般，又在另一处突破缺口。好比那过早收口的痈疽中的脓液一样在内部回旋冲击。

Naturam expellas furcâ tamen usque recurret. ①由于情欲自己的目的、奢华、组合、结构和统一等的再现或复归，因而产生可以同物理学上称作绕射或色彩在黑色和不透明物体表层上的反射相类似的作用。从形象上看，文明制度便是个不透明的物体，是欺诈和罪行交织的漆黑一团，可是仍然具有一些和谐的反光。下面的描绘就是要解释这种作用，告诉人们如何辨别一系列十分可贵但完全陌生的性格特点。

我从赌博和文雅两个方面举两个例子。这是反射情欲的两种作用，是计谋情欲和统一情欲的两种再现。

由于受到称作计谋情欲的第十种情欲的刺激，人们就听从心计癖的指使，而赌博恰好为心计癖提供人为的养料。缺乏智慧的人，比如农民，很喜欢赌博。在这些人身上，赌博发展了计谋情欲，因为在茅屋中计谋情欲是很难找到养料的。头脑安静不下来的

---

① 贺拉斯诗句："用叉子把本性赶走，它又会回来的"，即"本性难移"。——译注

人，在缺乏充分的心计活动时，也同样喜欢赌博。赌博适合于讲究礼节的上流社会，因为在这种社会中，真诚受到礼仪的排斥，情欲无法流露出来，一切都是冷冰冰的。于是在这种集会中，必须利用纸牌来创造人为的心计活动。但是对那些正在真正使用心计的人就不能叫他们玩纸牌，例如为了第二天在交易所能一网打尽、大捞一把而暗中聚会、布置圈套的证券投机者；又如父母一不在场，就私奔幽会纵情欢乐的情侣；还有彼此协议何时下毒手的阴谋家们，这些人都会带着蔑视的态度来对待玩纸牌的建议。只要心计在实际上有用武之地，就不需要象赌博、小说、戏剧等等人为的心计活动。因此，在和谐制度下，只是那些不能积极参加产业上心计活动的体弱多病的人才玩纸牌，因为产业心计活动已经够使人烦神的了，以致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会想到玩纸牌。对健康的人来说，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从事每天为数达三十种之多的真正心计活动（姑且以每个劳动会期或其它会期有两种心计活动计算）了。

文雅——这是统一欲得不到发扬因而反射出来的一种效果。在文明制度下，文雅只能导致好逸恶劳，诱使人们沉溺于游手好闲，沉溺于那些压迫劳动人民的“正派人”的生活方式之中。可是文雅毕竟还有它极其美好的一面，那就是情欲在风俗习惯上的统一。正是由于文雅所起的卓越作用，才使欧洲整个上流社会采用统一的语言，如在谈话中使用法语，在音乐中使用意大利语。就这一点来说，文雅乃是协作和谐制度的倒影，因为在协作和谐制度下，风俗将靠人民的一致同意才能盛行无阻，不需要道德和法律的干预，更不需要利用惩罚。但是，在和谐制度下的人当中，文雅将把人带进生产劳动，引导一切阶级和一切情欲走向这个目标。而现在，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文雅只会使人懒散，使人沉溺于危险的风俗之中。因此，它是那导致产业活动的统一欲的倒影，而不是

正影。

第十种情欲、即前述计谋情欲，也是如此。在和谐制度下，计谋情欲的活动只能有利于产业经济。而在目前，它通过赌博和其它放荡行为只能在一切方面都产生罪恶。赌博和其它放荡行为是和谐制度下产业心计活动的反映，不过，它们是些产生罪恶的倒影。

刚才所指出的两种反射之间，存在着属性上的很大差别。文雅会产生卓越的，而且往往是非常有益的结果。其唯一的缺点在于不会导致产业活动。赌博则产生丑恶的结果，如家庭破产、犯罪行为、自杀。因此，必须在反射的或再现的情欲之中分辨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类别：和谐类和颠覆类。凡是导致协调的反射欲，例如文雅，均属于有价值的一类，我称之为和谐类或向原目的的间接回归类。凡是导致纠纷和犯罪行为的反射欲，均属于有害的一类，我称之为颠覆类或向原目的的反面回归类。这两类都具有极光辉的共同属性，即以颠倒形式反映和谐制度的形象，并且在多种反射欲的活动上来描绘和谐制度形象的细节（反射情欲的正确名称是绕射情欲，不过人们不爱用学术用语）。

让我们好好明确这个词——倒置式的形象——的含义。反射情欲并不是引导社会第一走向奢华，第二走向组合谢利叶，第三走向机构化，第四走向统一，而是把社会导向贫穷、解体、混乱和行动上的两面性。反射情欲象镜子那样颠倒物象，但正确地再现着物体。的确，赌徒在赌博场中的激情往往达到在和谐制度下使用产业心计时所达到的那种狂热的程度，要知道这种产业心计将比我们文明制度的节日更具有刺激性。就所谓文雅的风格来说，宫廷集会上的彬彬有礼、融融洽洽也正是如此。尽管有些连带的约束，但这种相互谦让的风度，也正是和谐制度下的人在产业关系的合

理分配上团结一致的形象。这种产业关系十分有益，而虚伪的礼节倒是多余的。

在分析或称作反射的或再现的(贺拉斯给它们的名称)这些特点方面,最有趣的细节在于辨别它们的衔接性,辨别它们是从哪个社会时期借用来的。

如果说，照哲学家们的说法，在宇宙体系内一切都是有联系的,那末,在“前言”中所讲到的九个社会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都要通过从几个高级时期或低级时期借用来的某些特点和其它社会相联系，因此就把本身的制度和其它时期挂上了钩。雅典虽然是文明制度的社会,却是通过劳动者的奴隶地位,以及对劳动者所实行的暴政而与野蛮社会挂上钩的。我们则是通过军事法典，也就是通过这种虽然有必要但十分野蛮的习惯而同野蛮制度挂上钩的。每一个时期,由于需要或出自本能,都不得不向邻近的时期借用一些东西：例如同自由竞争完全对立的货币制度便是向第六时期——保障制度——借来的。在保障制度下，人们能够建立真正的社会保障,而文明制度空谈自由,对于这种真正的社会保障却一无所知。

野蛮制度下的人本身也实行这种特点上的衔接，并越过文明制度时期向第六时期——保障制度——借用我们称之为货币制度的性格特点，而货币制度只不过是真正的竞争或均衡的国家专营的一个分枝而已。文明制度即第五时期,同样越过保障制度(第六时期),而向第七时期(协作制度)简单产业谢利叶借用极其巧妙的习惯，即驿站邮运的习惯。驿站邮运的习惯是一种真正简单的产业谢利叶,在活动时,第一,会期短;第二,分段进行;第三，有紧密连接的序列。这是产业谢利叶所必需的三个条件（参阅第五和第六章)。

人们会不会抗辩，说驿站邮运是精益求精的文明制度的一种惯例，因而也就是文明制度的性格特点和不可分离的部分呢？事实并不如此：驿站邮运是借用的特点，是同高级时期衔接的特点。政府由于需要而想到这种办法，本能也很容易导致这项发明。虽然如此，这种发明仍然是文明制度以外的特点，并且象货币制度一样，证明在文明制度下我们所有的一切好东西都不是这个社会结构本身的东西，都是来自衔接，或是从较高级社会借用来的性格特点。在文明制度下，乘坐由同一些马匹牵引的马车，从巴黎到里昂，至少需要二百小时，而乘坐邮车只需四十三个小时。这就是说，在时间上得到四倍的好处。如果说乘邮车的费用较贵，那末，这是由于文明制度的产业缺陷所造成的。在和谐制度下，邮车的费用将比由同一些马匹牵引的车辆的费用便宜得多。可是，从现在起，驿站邮运已给我们在时间上节约了四分之三。这就是说产业谢利叶的总的属性，不管在哪一方面同文明制度下的产业活动比较起来，都赢得四倍的利益。

古人所不知道的驿站邮运这一发明，是同情欲的哪一部门有联系呢？这项发明同雄心和触觉是分不开的。它之导源于雄心，是由于人们在企业或交际中迫切需要行动迅速的缘故；它同样也导源于触觉，这是因为在马车上的长途颠簸所引起的不愉快的急躁。于是，正如我在上面谈过，在某一点上受到阻碍的情欲势头，又在另一点上显露出来。这是和谐类的反射或再现，因为它产生“善”。但在某几点上，这种反射又是颠覆性的。例如，在法国，习惯上总是使邮车的马匹驮载过重，赶车人任性挥鞭直至牲口倒毙为止。而在和谐制度下，人们将爱惜邮车的马匹，胜过现在爱惜年轻的情妇。

单就驿站邮运这一反射特点，如果我愿意加以全面分析的话，就足够写成一大章。如果去分析我已经搜集到的一百种反射特点

的话，情形又将怎样呢？请据此来判断研究文明制度所需要付出的巨大劳动吧。这里仅仅是一个部类的特点，就要占用一百章的篇幅。

如果不是象这样拣选特点，如果不把属于每个时期的东西进行分类的话，便不能评判社会的进步和衰落的种种现象。正是由于缺乏这种选择，哲学家们才纷纷陷入他们有关社会结构的种种意见里面而不能自拔：现在的社会在序列上是第五级，当它还保存着它本应力求摆脱的第二级——蒙昧制度、第三级——宗法制度、第四级——野蛮制度的种种特点时，难道它会前进吗？

它决不会前进。我们的文明制度，说是精益求精，但它否认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抛弃老年人和穷人，这就顽固地与蒙昧制度衔接起来。对蒙昧人来说，以上这些罪恶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在饥馑的部落中，确实没有什么东西来供养不从事渔猎的人。但是在文明制度下，是否可以说食品不够呢？文明制度，除保有蒙昧制度的特点以外，还加上从宗法制度时期和野蛮制度时期借用来的其它种种特点。在未辨清这种鱼龙混杂的局面以前，是不可能看清名为文明制度的迷宫的。

在将近五十种和谐反射的特点的目录中，几乎没有一种不会由于其所激起的意外困惑而令人发生浓厚的兴趣的。这些特点证明，文明制度的东西只有从较高时期剽窃来的才是好的。例如，下面的特点同样都是剽窃物，或者可以说是借用物，即与第六时期的保障结构相衔接的东西：

1. 科学的统一或学术界的一致，尽管有战争和民族对抗的存在；
2. 混合战或在战斗时间以外的交战双方部队之间的友谊关系；
3. 在戏院中充当配角或合唱队员的艺术工人（意大利和图卢兹①

① 图卢兹是在巴黎以南的古城，距巴黎 713 公里。——译注

的习惯)；

4. 卫生检疫隔离所；
5. 背签人连带负责的票据；
6. 个人或互助保险；
7. 指定辩护人；
8. 储蓄银行，小合作金库；
9. 预扣的养老费；
10. 分期清偿银行；
11. 调解人和仲裁者；
12. 作为产业保障的保证金；
13. 尺度统一体系的雏型。

哲学家竟把这些在文明制度以外的特点说成是哲学本身完美化的表现，并且把它们列入精益求精的文明制度的领域之内。其实不然。这些特点是向高级时期的跨越或衔接。它们的发明同驿站邮运的发明一样，应归之于本能或需要，而不应归之于科学。因为科学甚至还没有能实现度量衡统一这个特点，虽然它也想过办法引进尺度统一，可是它完全不懂得这方面的自然体系。

哲学家会回答说："按照上述一览表，如果说，或者出自本能，或者由于科学才智，我们已经采用了高级时期的十二种有价值的特点，即采用了属于保障制度的种种特点，那末，我们就同这个时期一样了，想把它与文明制度区别开来是不对的！"错了，你们决没有达到这个时期，甚至根本不想向这个时期移步。你们已陷入文明制度的车辙之中。只有放弃某一个时期的中枢特点，才能跳越出这个时期，而你们无论如何不想丢开文明制度的枢纽，如农业和家庭经济的分散性，以及我在第四十二章中没有列表说明的其它一般中枢特点。你们甚至不想放弃第四十一章中所列举的局部枢纽或阶段枢纽，因为你们抓住第三阶段的特点不放，例如岛国垄

断，就是由于你们笨拙的斗争方式，反而得到加强了。你们还把第二阶段的某些特点死死抓住，例如对代议制的幻想，而代议制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引向倒退的。因此，你们是在倒退，而不是在前进。可以作为证据的，是人们不知道从两种已经过时的种子，即当铺和行会师傅制中吸取教益，而当铺和行会师傅制的合理改变就会使文明制度从第三阶段上升到第四阶段。

总之，我们远远没有向保障制，向第六时期前进，甚至在文明制度的历程中，我们也停滞不前，不知道如何组织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此外，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件事证明我们的普遍无知，就是欧洲歌颂过埃及飞快地向文明制度挺进，而当时埃及所做的只不过是今天土耳其所做的事，即从野蛮制度的第三阶段过渡到第四阶段而已。这种进展并没有走向文明制度，恰如在目前状态下的文明制度没有走向保障制度一样。由于商业精神作祟，文明制度笨拙地离开保障制度越来越远。

让我们中断对这个问题的谈论吧，因为只有同那些对各个时期的阶段和特点了如指掌的读者们才能谈论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停止向读者介绍文明制度的各种特点，以便向他们说明文明制度这种社会结构，作为政治上的真正破坏利器，它是怎样经常地阻挠社会天才的发展，却又时时刻刻以能激励社会才智的突飞猛进、臻于至善而沾沾自喜。

## 第四十六章　颠覆性反射的特点

在第四十五章中我已对这些特点作过解释。现在要提供几个例子。已经提到过的赌博，是对个别人发生作用的一个特点。应该从那些对大众发生作用的特点之中举个例子，我于是选择了政治

近卫军。

我认为这个名词是指染指权力、主宰政府、攫夺主要职务并在全国范围内使自己的代理人分居要职、一如奥托曼帝国近卫军的所作所为而言：这些近卫军把大臣们的头颅当作皮球来踢，并迫使苏丹把他们所消灭的显要人物的头颅放在银盆子里献给他们。

雅各宾党人曾起过重大的近卫军作用。他们拥有不少后继者，他们的策略被传给了自己的敌人。雅各宾党人象爱里[1]一样传下了自己的法衣。而我现在看到的也只不过是打着各种不同旗号的雅各宾党人或政治近卫军，即象雅各宾党人一样蓄意主宰一切、侵占一切的多种附属性联盟。Uno arulso, non deficitalter[2].

这是文明制度所固有的特点。这个特点在1788年还不很显著，因为挂着贵族头衔的近卫军为数较多，不过，恰如奥托曼帝国的近卫军一样，也想要霸占一切。因为在路易十六时代，他们曾做到把第三等级从军职和大部分职务中排挤出去。

这种近卫军灾难乃是反射情欲的后果。雄心力图按照等级高低来组成谢利叶。在协作状态下，为了适应生产性产业的需要，等级谢利叶是会形成的。可是，由于产业活动在我们的社会里丝毫不具有吸引力，于是雄心便反射到权力上来。雄心染指权力，而在和谐制度下，人们是不会想到串通起来染指权力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在商业中也看到次要的近卫军。富有阶级组织联合的染

① 爱里是犹太人的先知。圣经记载，爱里曾把一件法衣传给自己的门徒爱里，以便行使法术。——译注

② 摘自拉丁诗人维琪尔长诗《爱奈伊德》中的一句："撕去一页，并不损害其它页数。"——译注

指活动，他们打着协作精神的幌子追求这个目标。一俟他们懂得了扩大产业染指活动的方法（他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这种方法），便会继侵占商业职能以后侵入行政职能。这些政治近卫军的派系总是想办法取得政权的。他们日益狡猾，这就是现代文明制度的不幸的未来，因为这种文明制度只会产生新的罪恶特点或者加深旧的罪恶特点。

个人情欲方面的赌博，

集体情欲方面的近卫军活动，

它们给了只能产生恶的反射情欲以非常确切的定义。这是颠覆类的两种再现。哲学家们认为这是一些偶然性的邪恶。不，它们都是根本性的，是任何缺乏有益的心计活动的社会时期所固有的。因此，蒙昧人热烈地爱好赌博，还更爱好建立侵占性的联盟。

在再现性情欲或反射性情欲的任何作用中，永远要注意到和谐制度习惯的倒影：要在颠覆性反射的第三个特点中注意这个倒影，这是一种浮光掠影式的或摸索性的垄断，人们在每一个文明制度的国家里看到这种垄断在冒出嫩芽。在法国是对烟草的垄断，在俄国是对烧酒的垄断．在西班牙是对鳕鱼的垄断；在波斯是对饮水的垄断。到处都看到垄断的倾向，毫无疑义，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习惯，这是和谐制度的倒影。因为在和谐制度下，政府将管理全部商业，所有法郎吉将不能容忍任何人为自己的私利而从事商业。但是，和谐制度的政府所实行的普遍垄断给受管辖的人的多种保障比现时货币制度的保障还更完善，而货币制度，虽然也是垄断，但它是人民的心愿，因为除了弄虚作假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愿意货币投入自由竞争的范围，也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一国之内，为了商业自由的荣誉，有几千种成色不纯的货币流通市面，而这种商业自由，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是加在身上的锁链。

因此，垄断如果能象货币垄断那样组成均衡的国库管理形式，那都会是有益的。在这种情况下，倾向普遍垄断是件好事，条件是要发现一种含有多种平衡的制度。自然界应该给所有政府以这种意向，因为这是所有政府的使命，是在和谐制度下留给它们的主要职能。这种意向，通过象烟草垄断那样的垄断的浮光掠影中显示出来。这些部分的、失去平衡的垄断当然是令人不快的，因而也是和谐制度的倒影，因为和谐制度将会为了共同福利而使用现在用来欺凌个人的那种手法。

正象我就性格特点的各个类别所做的一样，现在，关于颠覆性再现的特点，我补充一张含有十二种未确定的特点的一览表。提出内容更广泛的目录表是无益的，因为每一种特点都需要一节或一章的篇幅才能给它下个定义：

1. 纵情欢乐，
2. 人民定期的放荡行为，
3. 休息、节日和假期，
4. 见机行事的行乞活动，
5. 秘密的多妻制，
6. 公开的或秘密的卖淫，
7. 容忍后宫的地方所存在的后宫，
8. 受到容忍的卖儿卖女，
9. 邪恶的摸彩和垄断，
10. 无缘无故的搏斗、“大食客”和“贪吃鬼”①，
11. 被上等阶级所动摇了的成见桎梏，
12. 因替皇室服役而受封为贵族，

⋈贵族的懈怠。

如果不加说明，便不会了解其中每个特点在哪一种意义上属

① “大食客”和“贪吃鬼”是共济社社员和自由社社员的绰号。——译注

于称作颠覆性再现的一类。我现在对其中三种特点予以简单的说明。

一、纵情欢乐。人民在娱乐中那种引起破坏，沉溺于狂乱行为的癖性究竟从哪里来的呢？特别是儿童在高兴的时候很容易受到这种破坏狂的支配。富有阶级中的少年人也同样沉溺于这种狂乱行为：普罗旺斯省人或朗格多克省人的会餐很少有一次不是以打破碗碟而告终的（如果这种会餐是在比较随便的场所或酒馆内举行的话）。这种情欲的作用是发扬友谊，却导致与目的背道而驰的效果，因为情欲的第一个目的是奢华。可是这种无益的破坏只能导致贫困。这是一种受到压制的情欲，经过努力而猛烈地爆发出来，以实现其目的，达到狂热的程度；但这是通过恶的途径，因为它不可能找到诱人的产业活动来满足计谋激情，而在情欲谢利叶的机构中，诱人的产业活动则比比皆是。

二、人民的定期放浪行为，例如星期日和狂欢节的狂饮。在这种场合，他们耗尽自己的劳动果实，在其它的日子里仍是十分的不幸！难道我们看到过富有阶级也沉溺于这种放荡行为之中吗？没有，这是因为他们天天养尊处优，而人民在星期日和星期一的倾家荡产的胡闹中所追求的东西只不过是富人生活的余辉残照。

三、休息、节日和假期。如果有人认为无所事事才是幸福的话，那末，他们在工作时一定会感到十分苦恼！和谐制度的人不会知道什么是休息，可是，他们却比我们工作得勤奋得多，而这是由于引力的缘故。劳动的会期，对他们来说，就是巴黎的享乐者的节日。巴黎的享乐者所感到麻烦的，是演剧、宴会、舞会、情人太多了，不知如何选择才好。

这是三种恶果，在那里，友谊的激情，即对自由自在和集体欢乐的癖好，通过非生产的或有害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

把所有属于这一范畴的情欲作用进行分类。一览表上的项目愈多，便愈感到有必要发明一种事物秩序，这种事物秩序能够把情欲引回到有益的途径上来，使其在生产性产业活动的操作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有力的高涨。这种效果只有在情欲谢利叶中才能产生。

依据这类被称为再现的或反射的特点的研究，便可以断定那些想压制情欲的道德家们是十分笨拙的。由此会发生些什么结果呢？这些情欲在某一点上受到阻碍，就会在另一点上爆发出来。它们通过颠覆性的途径，而不是通过良好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社会来说，这是双重损失：由于情欲未能适用在产业活动方面而引起的产品上的损失，以及由于要对迷失在罪恶的道路上的情欲加以压制和惩罚而引起的费用上的损失。如果美丽的法兰西每年不审讯十二万起的犯罪行为，就会得到双重的好处：由于对追捕犯人的司法人员和宪兵加以有益的使用所获得的好处，以及由于对被逼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同样加以利用而获得的好处。

道德家们回答说：应该爱护美德和工业。可以告诉他们：要善于使美德和工业为人所喜欢。只有以情欲谢利叶作为媒介，它们才会为人所喜爱。因此，要懂得如何组织谢利叶，好在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们费神去发现这种制度了。但是在分散的和惹人厌烦的产业制度尚未夭亡以前，用第奥根和米拉波的“神谕”来对抗情欲是枉费心机的。情欲总是per fas et nefas（用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上帝在我们的灵魂中安排了十二种强有力的原动力，这些原动力将促使我们不顾第奥根和米拉波的训示向自己的目标挺进。哲学从事研究运动的动力、特点和趋向的时候很快就要到来，而不是把好几个世纪愚蠢地浪费在压制情欲的落空的企图上面。

但是，为了发现在和谐制度下发展情欲这门艺术，就必须决心

从事哲学所推崇的、但却不愿见诸实行的分析和综合的工作。哲学在嘲弄说教者，把下列格言适用在说教者身上："做我叫你做的事，可不要做我所做的事"。而这句格言倒更适用于哲学家们本身，因为简直没有办法做到使他们遵守自己确立的原则；在理论上是这样，他们顽固地拒绝对情欲及其特点进行任何分析和综合研究；在实践上也是这样，他们总是对我们宣扬淡泊宁静之道。唉！假使他们多少有点爱好淡泊宁静，那末，他们就不会搞出这样多的层出不穷的体系和这种多的汪洋大海般的学术争论了。他们的学术争论和庞杂体系确是卷帙浩瀚，远远超过淡泊宁静之道，而在学术和体系上则矛盾百出，更谈不上什么淡泊宁静。

## 第四十七章　倒退的接种运动的特点

有一个政党，由于害怕滥用虚伪的自由，便认为恢复第十世纪的风俗习惯，恢复贵族封建制度和蒙昧制的迷信等等乃是明智的。但是，难道它能再找到象第十世纪的那种人民和市民吗？当然不能，而且无论在一代之内或者在两代之内，它都不能改变现时的风俗习惯。于是它就想把第十世纪的习惯接种在第十九世纪的习惯上来，把文明制度时期的第一阶段接种到第三阶段。可是第三阶段将保持自己的风俗和属性，因为某些十分强大的动力，如商业和金融，是不会让步的，而且还会带动这个自以为在控制它们的政党。

另一方面，高度飞跃的旗手，即自由主义者，还是属于倒退者那一类人。他们在雅典和罗马的旧衣中搜寻宝物，以便把过时的江湖骗术和虚伪的人权重新搬上舞台（参看《前言》），并把那些使文明制度从第三阶段退回到第二阶段、退到两个阶段的混合状态

的种种幻想拿来同十九世纪进行接枝。

因此，上述的两个政党各按自己的方式后退，一个是为了黑暗的利益，另一个是为了光明的利益。在两者之中，哪一个更聪明些呢？当然是那个起了对方所不能起的作用，即前进而不是后退的政党。可是，要前进，至少需要上升到文明制度时期的第四阶段（参看第四十九章）。如果贵族阶级采取这种对自身非常有益的决定，即上升到文明制度时期的第四阶段，那末，当自由主义者一旦反倒信服为他们现在所指控的倒退行动时，他们的威信会遭到何等的损失啊！

只要组织文明制度的这个第四阶段，就可以同时使两个政党改变信仰，使它们彼此和解起来。因为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虽然并不幸福，但已具有一些有利的方面，如根绝和预防行乞现象，经常保证人民的工作，提供迅速偿还国债的充分基金，恢复森林和道路等等。

对于那些不赞同摆脱文明制度这一想法的人来说，这些前景应该是称心如意的。可是，同稍微升高一步、上升到保障制度的中间阶段时所获得的幸福比较起来，这些前景也还不过是社会的不幸深渊。这个文明制度的第四个阶段会使两个政党都陷于窘境：其中的一个，当人们看到幸福发源于真正的进步的时候，它便不再能把倒退的愚蠢政治称为明智的了；另一个，在看清楚自己的方法把文明制度带回到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混合状态，而不是把它推进到很容易由此上升到保障制度的那个第四阶段，在这个时候，它再也不能赞扬自己的高度飞跃了。

至于谈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第三阶段，它是一条死胡同或社会绝境，人类智慧从这里再也找不到出路，于是在体系上互相倾轧，结果只能使一切灾难变本加厉。这正是攀登高山而又滚落下来、

永远达不到目的的西齐夫的标志。反之，我们在某些方面则处于由对代议制政府的幻想所引起的明显的倒退中。对代议制的幻想引进许多邪恶的特点，例如：

1. 使一个民族为其代表们的贪污付出代价。这在一个其政府拥有在小小的雅典共和国中所没有的庞大预算的大帝国中是无法避免的流弊。这种制度产生的流弊如此之多，以致连自由主义的领袖们本人也说，代议制不适用于法国(邦雅曼·康斯坦)。

我在驳斥代议制时，绝不是说我自己是专制主义的拥护者；专制主义只能适合于行使专制主义的人。我只是要说，人们狂热地期望从代议制方面得到的好处，只能来自真正的进步，来自从文明制度第四阶段向保障制度的中间状态、向保障制度各个阶段的过渡。这种真正的进步具有满足一切阶级的美妙属性。而现在，这些阶级为虚假的进步所惊动，害怕那孕育马拉与巴贝夫之流的体系，因而采取极端狂妄的措施，而不同自由主义和解，从此便产生种种灾难性的特点，并和原先的特点连接起来。

2. 宫廷的恐惧。由于虚伪的自由主义所引起的惊恐，宫廷已失去理性了。

3. 这些宫廷竟向本国独立的敌人寻求支援，并采取最恶劣的措施。

4. 被送上断头台的受骗者——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那不勒斯人和皮埃蒙特人的苦难。

5. 由于选举的阴谋而产生的各个公民阶层之间的纠纷。

6. 由于政府反人民的斗争所引起的国库开支的增长。

可以举出很多象这样的有害的特点。这些特点出现不久，但几年来却深受虚伪的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并且是由他们一手制造出来的。我称之为虚伪，因为自由主义是政治上的一种倒退，在大众性的假面具的掩盖下走向寡头政治，并且总是产生与诺言相反的效果。例如，在1828年，法国依靠国会的才智节约了三十万法郎，也就是每个纳税人多摊一个生丁；而同一年中，它却额外花费

了三亿法郎，即：

八千万国库债款，

八千四百万等于白送的付给西班牙的贷款，

一亿三千六百万（约数）凭空头债券放出的款项。

此外，还要加上如每月为了供养西班牙宫廷所拨出的一百万法郎的小花费。这笔大约三亿法郎的损失的唯一补偿，是靠连篇累牍的冗言赘语以及通过从公职人员身上榨取几块银币的恶劣手段而得来的约三十三万法郎之数，而单就经纪人的保证金这一项来说，就会收到五千万。被称作公积金经纪人或票据经纪人的那个阶级，由于出卖官职的实际价格同他们保证金的官定价格之间的差距，单是这一阶级就欠国家二千四百万之数。自由主义在关于国家财政问题上喋喋不休的辩论中，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还可以指出许多其它有损国家财政的计达一两亿的数目，每年无须征收新税，国库本来就可以收进这笔巨款的。如果说，这个政党在财政方面，也就是说在它经常关注的一项上面如此盲目，那末，它在从来不注意的其它政治邪恶方面就更盲目了。加上这个政党在这些错误以外，还犯了把社会车轮引向倒退的错误，即把第三阶段同第二阶段的特点结合起来的错误，要想从这种空中楼阁中得到任何好处便是一种幻想①。

① 自由主义者在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自以为言之有理："难道你们看不出，没有代议制和反对派的努力，人们就会处于最沉重的专制主义的压迫之下吗？"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们所采用的迎头痛击倒退主义者的策略，只能发生激怒倒退主义者的作用，因而愈来愈把他们推向蒙昧主义，这一点也是事实。因此，这个爱好自由的政党本身所做的，却是在间接地反对自由。这正象一只熊，用石头砸破朋友的脑袋，为的是赶走朋友头上的苍蝇。当然，这种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制度不会做出任何善行，而且在改进社会的所有大的问题方面，如解放黑奴和共同协商废除奴隶买卖方面都一事无成。它只会产生空话，而决不会产生新的思想。

不要老是空谈社会进步，而要善于实现社会进步，发现简易的手段。富有才华的

假使人们对文明制度的特点进行过分析，并且对这种倒退接种的性格写出专文的话，那末他们早就会从幻想中醒悟过来了。在这里我只提出六种性格特点，而不深入探讨这个微妙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一晃而过是适宜的。只须注意到，在这一点上，两个政党就政治上的明智来说是半斤八两，因为两者都处于黄道带的第四宫中，也就是处在巨虾宫中。两者之一都应该受荣誉的鞭策而勇往直前，务必同时使另一个陷入困境。

## 第四十八章　第三阶段的退化的特点

止步不前分子和倒退主义者一样，都是滑稽可笑的派别。社会运动反对停滞，力求进步。如同水和空气一样，需要流通，停滞了就会腐臭。……

我们的使命是前进。每个社会时期都必须向更高的时期前

---

人满街都是，人数可谓不少。人们需要的是具有发明能力的天才，而不是口若悬河的演说家。要是你具有一些真诚爱好自由的观点，你就会设法鼓励真正的自由的发明创造，并保证这些发明创造能够问世。但是，正如你们当中的一个人（德·普拉特先生）所说的一样，宪章使迷恋它的人神魂颠倒。他们认为只要高谈阔论宪章就万事俱备，而宪章其实是个真正的不和的种子，不能自保的摇摇欲坠的建筑物。要发明一种为一切等级都喜爱的，并且在实际前进的道路上把一切等级团结在一起的事物秩序。谈到宪章派，它早已被命运所抛弃了。所有想制定宪章的政党都走上了断头台（请看西班牙、葡萄牙、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的发生的事件）。人们到处都看到自由党甚至在零星细节的政策上都遭遇到失败。如果经过长久的呐喊，自由党达到更迭政府的目的，那只不过是在另外一种形式上受人愚弄。看来，命运之神厌恶自由主义者的无能，厌恶他们在智慧上的干枯，似乎乐意凌辱他们而促使其认真悔改。赞同自由主义的人民，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大臣们，如康宁之流，由于接受了自由主义就受到致命打击。甚至拿起这面旗帜的君主们也遭到不幸。在经过六年的犹豫之后才终于下决心支持东方的基督教徒的俄国，也遭到可悲的失败，而且反而使希腊人的命运每况愈下，连法国也想对希腊人的事业置之不顾了。命运之神到处宣称反对自由主义，告诉它需要离开那站不住脚的立场并需求助于已经送到它面前的那些真正进步的发明创造。

进。大自然的意旨是要野蛮制度走向并逐步达到文明制度；文明制度走向保障制度；保障制度走向简单协作制度。其它时期也是一样。阶段也不例外：第一阶段走向第二阶段，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第三阶段走向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则走向中间阶段，依此类推。如果某个社会的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拖延过久，那末，就会象一潭死水一样，会发生腐臭（对低于文明制度的各个时期来说，这个规则有某些例外情况）。

我们处在文明制度时期第三阶段才一百年，但就是在这样短促的期间，由于工业的突飞猛进，这一阶段非常迅速地向前挺进。因此，这个第三阶段，现在已越出其天然界限。对于这样一个并不前进的阶段来说，我们掌握的物资太多了，而这些物资找不到天然的用法，因而在社会结构中产生了负担过重和不安的现象。从此，一种腐蚀社会结构的骚动就应运而生了。这种骚动在社会结构内发展了很多有害的特点和疲塌的征兆，也就是笼罩在我们的产业手段和这些产业手段所适用的场所（即低级阶段）之间的失调所引起的后果。对于停滞在第三阶段而极少前进的文明制度来说，我们所具有的工业太多了。文明制度迫切需要至少上升到第四阶段。由于以上种种就产生了物资异常丰富和物资变质这两方面的种种特点，我从中列举几个最显著的特点作为对“不断完善”的自我吹嘘的答复，我举出几种明显的而且是最近的退化的结果。

1. 政治的集中。变成了无底深渊的首都在吞没一切资源，吸引一切富人去从事证券投机，使人们愈来愈厌恶农业。

2. 税收和勒索方法的增进、间接破产、预付款项以及吞噬未来的手段等等。在1788年，奈克尔还不知道该从哪里去弄到弥补年度赤字的五千万法郎。现在人们有办法弄到的不是五千万法郎，而是五亿法郎去应付1788年的预算。

3. 海上垄断的巩固。海上垄断在1788年曾遇到竞争对手，并且受到抑制。现在它是独一无二的统治者了。因为欧洲人还没有指望能够恢复具有对抗能力的舰队。

4. 所有权的侵犯。这种侵犯，以革命为借口，已成惯例，对下面这些政党来说，以革命为借口是办事的准绳：法国施行没收充公制，西班牙与葡萄牙起而仿效，这种方式将占上风，因为现在只有混乱才能保证成功。而混乱乃是和野蛮制度衔接的一个特点。

5. 中间体的衰落——阻碍政权行使的省各级代表会议、议会和行会的垮台。正是由于它们的垮台，才能够在奈克尔连五千万法郎都弄不到手的地方每年获得五亿法郎的增援。

6. 对区郡的掠夺。这种掠夺可耻地以征收入市税捐作为补偿，而入市税捐则引起工业凋敝、市民反感，并且产生种种商业欺骗以及合法的贩毒行为。

7. 司法的堕落。对于贫民申诉变相的拒不受理，以及由于产权上的细分和日益无能的法律的复杂化所引起的诉讼案件的增多。法律对于已供认盗窃了七千六百万法郎的供应商装聋作哑，可是对偷了一棵白菜的穷人爱里桑多却非常严厉，竟然判处他死刑。

8. 制度的不稳定性。即使不乏真知灼见，这些制度也因此无能为力，而且由于完全缺少正确办法，在一切行政部门都遇到障碍，甚至不能在彼此适合的基础上正确地划分地段。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规则的。

9. 分裂就在眼前。加立刚教派① 依靠圣路易和鲍修艾的见解很快地就会走向分裂，用以反对过火的野心和奢望，从此便产生内战。

10. 内战，即由于对社会政治的无知而引起的纠纷。由于这种无知，便不会懂得按序列前进，以发现任何协调的道路。

11. 邪恶的继承。习惯上采用由失败的政党所引进来的邪恶，如摸彩、公开赌博以及其它可耻的税收手段。

---

① 加立刚教派，信奉天主教，但对罗马教廷方面，则主张维护法国教会的自由和相对独立。——译注

12. 政治上的无耻行为。基督教强国对伊斯兰教徒和海盗不惜采取卑劣态度，他们消极地互相串通，向海盗纳贡，并支持贩卖黑奴。

13. 商业精神的发展。位居要津的证券投机者，玩弄法律，侵占工业的全部果实，与政府分庭抗礼，并到处煽起赌博狂。

14. 商业由于具有贬义反而得到实惠。马赛之所以造船，为的是拘捕基督教徒，并借以充实非洲的牢狱。南特则设立刑具工厂，以折磨他们无视法律而从事贩卖的黑奴。其它城市则引进英国的牢狱习惯，在那里，人们一分钟也不停地劳动达十六小时之久：商业危害越大，商业的实惠也就越多。

15. 工业丑闻。弄虚作假由于受到包庇而日益泛滥，由于物资过剩而产生的萧条性危机频繁重复。为了出售大桶酒而获得巨利，就宁愿放弃田里的庄稼。还有，由于联合税的收税人对赠与者的盘剥勒索，因而阻塞了慈善事业的道路。

16. 受到优待的白种人买卖。甚至原来没有这种习惯的大国，例如埃及的帕夏，人们也听任它染上这种习惯，而且只用外交上无意识的辞令来对付它。

17. 铁贝尔①时代的风俗。自上而下直到士兵中都建立起来的间谍网、告密，以及虚伪、卑贱和派性所固有的种种邪恶的显著的进展。

18. 雅各宾风气的传播。连反雅各宾党人的政党都袭用它的全部策略。制造阴谋和善于诽谤的手法普遍盛行。这样，就从近代人的性格当中夺去了所残存的一小点高尚品质。

19. 破坏成性的贵族。在1788年，他们曾经倾向于正确地改善工作的思想，而现在他们又陷入野蛮状态，一心要破坏工业，因为工业在选举时期对他们不利。

20. 文艺界的水战表演。学者和文人都树起“破坏文物狂”的旗帜，为了取悦公众而彼此攻讦。他们已向公众注射爱好诽谤中伤的毒素。他们只是为了窒息智慧，湮没有益的发现才联合一致。我们的举选自由酿成了新的德行的三重奏：破坏成性的贵族，造谣中伤的市民和浸透了尖酸刻薄思想的

① 铁贝尔，古罗马暴君，以残暴、多疑而闻名。——译注

学者。

21. 破坏性策略。或称加速性策略，使战争的损害增加了一倍，并使野蛮的习惯，例如旺戴式的内战①、游击队、国民兵、妇女和儿童的武装等等死灰复燃。

22. 鞑靼主义的倾向。它是通过征兵制和动员的形式出现的，这在普鲁士已见诸实施，在俄罗斯的阿拉克契约夫的统治下，更是大规模地尝试过这种办法。可是这种办法一旦引进到几个帝国，便迫使所有其余国家，本着安全措施，都采用鞑靼人的组织形式。

23. 野蛮人也熟悉策略。这是加强伯尔伯利人②的海盗行为并很快形成土耳其人的海盗行为的可靠手段。土耳其人后来强迫所有弱国都要向达达尼尔海峡纳贡。

24. 四种瘟疫。我们只知道东方的老瘟疫，还必须加上更危险的黄热病、造成大量死亡的伤寒病和已从孟加拉传到阿勒颇的霍乱病。这是日益完善的完善境界的四组舞。

…………

让我们总结一下所有这些关于退化的征兆和特点。其所以退化，是由于在按序列前进的速度缓慢，也是由于广阔的工业同迟迟不前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失调。我们可以把这种混乱现象归之于四种根本原因：

科学的道德沦丧　顽固地拒不探讨被忽视的研究部门，并且要尽花招，企图说服人相信下面的话：一切都已发现了，一切都变得尽善尽美了，而对发现者却应该加以嘲笑。

科学的物质堕落　这是由于对化学的邪恶的利用而引起的。这样的利用只能欺负穷人，供给商业以改变和赝造人民必不可少的各种食品的方法，

① 旺戴 la Vendée，是法国西部一省，1793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法国西部各省的保皇派为反对革命而掀起内战。此处旺戴，即指内战。——译注

② 伯尔伯利人是指埃及以西的北非的几个国家的人，包括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等地的人。——译注

仅仅把找到天然食品和饮料的机会保留给富人。

智力倒退　这是由于滥用智慧所引起的。政治上的白内障，虚伪原则的统治，这些都在博爱的假面具下拒绝给穷人以任何保障，并否定人的天赋权利，否定正义法典所应该补偿的权利，即：

1. 狩猎权，
2. 捕鱼权，
3. 采摘果实权，
4. 放牧权，
5. 对外偷窃权，
6. 无忧无虑权，
7. 内部结盟权，

⋈. 称心如意的自由权，

K. 按比例的最低限度生活权。

这些虚伪原则使我们离开对于上帝意旨和命运理论的任何研究。

政治上的倒退　停滞不前的精神状态支配着宫廷和大人物。这些人不去怀疑那个倒退的方法，即哲学精神，而他们怀疑的反倒是社会进步的思想。由此便产生双重谬误：政府的谬误是不信任有益的新生事物，并把这种新生事物与哲学混为一谈；普通人的谬误是顽固地希望从哲学家那里获得好处，而哲学家是反对研究能够导致真正进步的任何新科学的。

请注意上面所列举的有关退化的二十四种特点，还可以增加一倍的数目。它们对文明制度时期来说是偶然的，而不是主要的。文明制度只要加速自己的行程，及时地从第三阶段升到第四阶段，循着社会的阶梯上升到它在工业方面所上升到的同样高度，它就不会受到这些邪恶的侵袭。它所拥有的工业对第三阶段来说确是过多，但对第四阶段来说又嫌太少。因此，这种过剩不是主要的弊端，而是偶然的弊端，是兼有离心性过剩和同心性过剩两种变体的弊端。例如，缪卢兹[①]采用离心的方法把工厂聚集在远离大海的

① 法国城市，阿尔萨斯省纺织中心。——译注

地方，而这些工厂的原料或产品来自海外又回到各个海岸；勒阿弗尔则采用同心即集中的办法，把手工工厂集中在北部，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货栈，因而把罗亚尔省、加隆省和罗尼省都搞空了。

如果忽略建立社会阶段与工业阶段之间的平衡，如果社会结构仍然停滞不前，即滞留在文明制度时期的第三阶段，而工业结构却迈着巨人的步伐前进，那末，这便扰乱了整个运动的作用，从而就会产生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奇怪的现象：拥有巨大的工业，但这种巨大工业应用在低级阶段上，因而不能挑起重担。在看到我们的经济学家本应感到害羞的不协调状态，在看到作为工业肿瘤的后果的贫民大军时，我们的哲学家竟然大喊大叫起来：向不断完善的进展何等迅速啊！可以把他们自己所主张的关于匀称和联系的必要性这一原理（tantum series juncturaque pollet）向他们提醒一下。如果你们希望在工业上勇猛前进，你们就该懂得沿着社会序列按比例地前进，至少要上升到能够容纳和调节这个庞大工业的文明时期的第四阶段。只要我们沉沦在文明制度时期的第三阶段中，这个庞大的工业就成为政治上的肿瘤（参看第四十九章《关于第四阶段》一文）。

# 关于第六编的摘要

## 建立科学反对派的必要性

关于文明制度的已知细节的分析，就到这里为止。有待论述的是关于尚未来临的第四阶段。不过，既然这第四阶段有待创造，那末，这是属于综合文明制度结构的论题，而不是属于分析它已经发生的各个阶段的论题，而且我已经描绘过这些阶段的特点。我想应该总结一下八类特点，并指出我在表中为了避繁就简而有意留下来的两个空白点。

文明制度特点的分配

| | | |
|---|---|---|
| 基本的特点 | 顺序连续的，支配一个阶段， | XLI |
| | 经常性的，支配四个阶段， | XLII |
| 有联系的特点 | 商业性的(以类别分) | XLIII |
| | 商业性的(以品种分) | XLIV |
| 照明的特点 | 和谐的再现 | XLV |
| | 颠覆性的再现 | XLVI |
| 误差的特点 | 接种的倒退 | XLVII |
| | 偶然的蜕化变质 | XLVIII |

除这八种外，还应该加上两种，作为补充，即：

⋈· 枢纽性的，这是从经常性特点中抽出来的部分。下面的三种特点就是如此：

不论幸福还是不幸福，后果始终是复合的，而永远不会是简单的；

奸诈的和暴力的政策的融合物；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立性。

K. 中间性的，这是毫不掩饰地或偶然地从低级时期借用来的特点，如：

从野蛮制度即第四时期借用来的军事法典；

从宗法制度即第三时期借用来的长子继承权；

从蒙昧制度即第二时期借用来的遗弃弱者的习惯；

以及从原始时代，即已不复存在的第一时期因袭来的借用物。

我们在这些性格当中看到一些向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接枝的特点；尼泊尔、爪哇、朗撒罗特、哈姆、拉普兰和其它地方的显花习惯①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显示着在大溪地岛早已确立的显花制的光影。

凡是人们所指出的文明制度的特点都离不开这十个类别当中的一个。对于那个内容异常丰富的类别，也就是经常性的特点这一类别，我们只稍微接触了一下，而且我把它们同枢纽性的类别混在一起了，本来却是应该分开来谈的。在这一编中，我只想约略指出全面分析文明制度所需要做的巨大工作，并且指出那么许多哲学家竟然如此轻率，他们为了发现新的主题，作了一番枉费心机的努力，却并不曾在所揭示的多种主题当中发现那个最容易、而且最和他们的知识相类似的主题。原因是这个主题只要求承认真理，承认目前占支配地位并被误认为完善途径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种种邪恶而已。

现代的才智之士竟然一事无成，其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学术界缺少一种必要的动力，缺少反对派，也就是缺少一个在科学事业上起对抗作用的团体，这个团体能出面指出科学的错误，指出科学故意在各种研究中留下空白点的错误。哲学家们说，反对派是各种自由的保护神，可是，为什么又把反对派排除于学术界之外呢？学术界缺少这种动力，而且也很少想到这种动力，以致没有一

① 显花，在这里指的是赤身露体，不穿裤子。——译注

位学者能够说出应该怎样组织一个经常可以发生牵制作用的学术反对派。

担心出版界会肆无忌惮的那些政府，本应该考虑到建立科学反对派的问题，本应该利用哲学界用以反对政府的武器，即反对派和智慧之光，来反对它的天然敌人——哲学。

如果学术团体都倾向公平，倾向自由的保障，它们便会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诽谤比哥伦布时代还要恶劣得多。它们也会承认，现在的人不愿意倾听任何有益的新生事物的呼声。不是政府，而是这些虚伪的学者们在推行蒙昧主义。为了抵消他们的影响，就必须有一个反对派来提醒这个时代所必须进行的种种研究，借以保证凡是作出有益的发现的任何人都能得到保护和受到欢迎。

但是学术界只愿意看到在研究方面的杂乱无章现象，它甚至不想要人们辨明方向，不希望人能认识自己所走的道路和分析文明制度。反对派正是要在这一点上开始激起人们对文明制度进行分析，对文明状态以前所经历的各个时期进行研究的兴趣，以便通过比较的方法使人认清，人们究竟是在恶的历程中前进，还是在善的历程中前进。通过这样做法，人们便会证实，文明制度仅仅是在改进工业，但它却随着工业的发展而败坏风俗。因此，为了实现幸福生活，就必须发现另外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不仅能对风俗习惯施加影响，而且能从工业发展中产生出正义和真理来。

科学不是真诚地追求这一目的，而是固执地进行欺骗，它声称："文明一词的天然含义是进步、发展的概念，它是以人民在前进为前提的。这就是公民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完善，这就是在所有社会成员间进行最公正的力量与幸福的分配。"

上面这些话，是在诡辩论必然受到欢迎的巴黎讲座上一位教授所说的。作为对他的回答，不妨请他到玻璃厂和其它工场去参

观一下，看看替教授的游手好闲的听众们的癖好服务的工人们究竟在享受着什么样的公平分配和什么样的幸福！照他的说法，文明制度拥有一切完美的东西，一切进步和发展，如果真是如此，那末野蛮人也都成为文明化的人了。因为野蛮人在中国、日本、印度半岛和波斯都大大地改进了工业。但是，如果对野蛮制度和文明制度的特点进行分析，那就会承认两个社会时期的距离真是十万八千里。

完美化不仅应该适用于工业，其适用范围同样还应该包括习俗和社会结构在内，而这正是文明制度经常加以败坏的两种关系。完美化适用的范围其实极其有限，它仅仅在三种行业中，即科学、艺术和工业中，继续进行野蛮人已经开始并且已初具规模的研究。这个任务一经完成，文明制度便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只有销声匿迹，让位给别的社会。因为这些社会将使一切至善至美，包括习俗和社会构造，同时，还能使在文明制度下已经中途停滞的科学和工业精密化。关于这一点，通过情欲谢利叶的劳动图表可以判断出来。

此外，如果说“文明”一词是以人民在前进为前提的，那末为什么我们的世纪竟如此笨拙地停留在文明制度这一历程内，而不能够进入第四阶段呢？同时，这个世纪却在无谓地忙乱着：它制造一大堆的宪法和体系，宛如一只在自己的圆圈子里跳跃，却又不离开自己的位置的松鼠。可怜的世纪啊！它赞美协作的精神，但它为什么不设法把自己的才华和无益的辞令同有发明天才的人的健全思想结合起来呢？更何况这种天才会向它指出摆脱文明制度迷宫的出路，指出会给它带来财富和荣誉的那些新科学的途径！

# 第七编内容提要　运动的全面综合

# 第十三概述的内容简介　社会世界的初期

## 第四十九章　文明制度第四阶段及其在跨进保障制度以前的中间阶段的结构

本编的内容是帮助松弛精神的科学趣谈。在这里所谈到的各种趣闻中，有即将崩溃的那个被称作商业的庞然大物。凡是既非银行家又非商人的人，都会对下面的想法感到兴趣:怎样才能做到压死这条使国王们胆战心惊、唯命是从的七头怪蛇呢?想起来倒真有趣，只须发布一道敕令，这个小小的动作就能够使政府掌握商业、银行以及这两个吸血鬼所无法获得的更大的利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商业和银行，作为新的寄生虫，已经油尽灯枯了。这种改造，即使人们迟迟不建立和谐制度，也总是要发生的。

占领这个领域，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用粗暴和强制的手段，由此产生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另一种是用竞争和诱惑的方式，由此将出现中间阶段和保障制度的第一阶段。

人们会说，在两者之间的选择用不着犹豫，当然是第二个方式好。这点是无关紧要的。人人总喜欢自己所期望的东西。但是，我必须把选择的一切可能性，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描绘一番，而且要从进步性最差的开始，也就是从激烈的方式开始，它只能导致

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其次，我将谈到竞争的方式，这种方式巧妙、简便并且有利可图，它导致远比文明制度更高的境界。可是，我还得介绍一下各种可能的进展，即介于文明制度同和谐制度之间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序列。这正是第十三概述的主题。

来吧，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中的精明的健将们。你们即将博得的不是一片赞扬，而是不断的嘲笑！来吧，掠夺成性的侏儒、金融家、生意人、贪图小利的搜刮专家们，你们在能捞取几十亿法郎的地方，捞到了几百万就住手了！你们的才能只限于吞噬现在和未来的收益。如果你们在盗窃方面高明一些，你们就会抓住基金，而不是捞取收益。这正是你们这些小人物办不到的事啊！你们的分量是和你们的世纪相称的。在犯罪行为上，你们是庸碌之辈，正同你们的世纪在政治才能上平庸无能一样。在盗窃国库方面，你们只懂得小规模接触，而不敢设想大决战的计划，即攫夺基金的计划。

近代的帝国在不断增长的国债的重压之下喘不过气来。它们都走向破产，在西班牙就发出了破产的信号，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因此，即使对上升到协作和谐制度的途径一无所知，也应该发现新的资源来弥补文明制度日益增长的开支。有些诡辩者说：要把土地变成钱用；可是，政府必须先拥有土地，至少拥有部分土地，才能把它变成金钱。我们即将看到，只要政府拥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便无须把其余的三分之二变成金钱了。

在这个问题上，假定有一个国王，他为哲学家们的思想贫乏而感到烦恼，心里在想：看看能否借助常识来实现由于哲学争论而远离我们的种种幸福，防止贫穷，消灭公债，制止破产和证券投机，并在商业上用真话来代替谎言！

假定这位国王，并不具有发明的天才，而只是拥有象老虎苏丹

穆罕默德那样的坚强意志；假定这位国王决心进行尝试，首先是由于缺乏真实科学而采用强制方法的尝试，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带有孤注一掷的主张已经会把我们引向目的地了。

按照这个计划，这位国王会主张强制执行经济联合体的办法，把整个贫穷阶级和所有不能自给的家庭都集合在官办农场里，在那里，花很少的钱便可以向他们提供愉快的、生产效率很高的多种工作，可以在花园，也可以在牲畜棚和随意挑选的各种工厂中工作。可以就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比例建立象这样的农场，因为在农村里，一千户中有一百多一点农户缺衣少食。每四百户建立一个农场，以便在每一个农场中至少聚有为数二百人之多的四十个户。这是为达到下列三个目的所必要的数目。这三个目的是：日常所过的生活又好又经济；工作又多样化又有利可图；管理费用又节省又低廉。

要迫使贫苦阶级加入官办农场。正象把宽轮圈套上轮子一样，应该追使文明制度下的人做好事，事后，他们会感谢强迫他们的人的。此外，有四十户的农场将是十分愉快的居留地，这并不妨碍工种多样化和在各个工种之间进行选择（如园艺、牲畜饲养、大田劳动和工厂劳动）。

掌握了商业这个最有利可图的行业，而让每个农场把商业的各个细小部门，诸如银行、抵押贷款、代办商、仓库、销售、采购等等汇集起来，这样，农场就有生财之道了。政府在典当业上干了极不光彩的勾当，那末，它对经营其它更加高尚的行业还有什么可以踌躇的呢？

我在前面提到过，把文明制度提高到第四阶段必须加以发展的两种萌芽，是典当业和行会师傅团。我已经讲过其中之一的用途，剩下来要讲的是行会师傅团。

决定只能有多少人从事某种职业，有多少鞋匠，多少掮客，多少屠夫等等，这是既可笑又可恼的事。这种数目应该随着时间和就业机会而有所差异。行会师傅团决不应该限定数目，也不应具有排它性。只须凭借日益增长的营业执照税就可以取消多余的那部分人，排除一切在经济能力上不能促进连带责任制的人，而连带责任制则正是政府的目的。连带责任制应适用于可能宣告破产的各个阶级，适用于工商业者。如果 1829 年的某种营业执照税是一百法郎，那就应该逐渐提高它，到 1830 年是二百法郎，1831 年是三百法郎，1832 年是四百法郎，以此类推；保证金方面也是一样。

这样，岂不是把被营业执照税压垮了的所有最穷的人都赶走了！这正是我们的目的所在：让这些穷人们回去种庄稼，在官办农场里有他们的位置，可以成为股东，也许是职工。如果他们没有资金，他们就应该离开商业，因为干这一行，稍受震动或者稍有停滞就会陷入破产境地。如果他们有资金，他们就继续经商，因为不断增加的营业执照税，削减了大量人员，就会扩大少数人的商品销售量，对这些人来说，这种诱饵可以使他们接受连带责任制，因此很有必要。只要整个社会把每年自己的收益，甚至把资金托付给商人，那就应该向他们要求作出连带的保证。在桑德利哀宣告破产时，巴黎人遭到浩劫，因此他们要把上项规则适用于汇兑商。可是，商业太强大了，它不受镇压性法律的管辖，宛如一个仆役在牵着主人的脖子走路一样。

有人要求现在就进入连带责任制的行会师傅团与官办农场这些机构在组织上的细节问题，以及与国库有共同利害关系的股东的入股和参加活动的方式问题，还有关于管理方面的所有细节问题加以说明，可是，我不能在作为内容简介的一编中，对上述特征一一加以说明。现在，我仅限于指出我们的行动的一些基础。人

们看得清楚，这种行动涉及两个并非假想的萌芽。这不是由体系制造者的动力而造成的，因为我们早就看到这两种萌芽在发生作用，但没有预见到它们今后可能的发展。在这方面，请注意政府处在商业魔爪的控制之下，应该谋求抵抗的手段，而最自然的办法是通过竞争攫取商业。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撑点，我就会把整个地球举起来。就这件事来说也是一样。有一个支撑点，你就能对抗商业，它一时一刻也站不住，因为它既没有行动上的一致，也没有舆论的支持，原因是舆论憎恨欺诈行为。对政府来说，这种支撑点在农村是由官办农场或收容农场构成的，而在城市里是由小的行会师傅团构成。在城市里，由于连带责任制和越来越增长的保证金，就可以使行会师傅团处于从属地位。

后面，我会指出商业的侵占方式。请注意，这是有关政府荣誉的事。政府处于证券投机商的戒尺和屠刀之下。一次证券投机活动，一场人为的饥荒便推翻了拿破仑，办法是用拖延来引起土耳其人的怀疑，并促使他们缔结和约，这就使俄罗斯战役彻底失败了。证券投机者会用同样的方式抗拒一切君主。

另一方面，受到债务和逼近眉睫的破产的熬煎的国王们，应该考虑扩大自己的收益。只能从商业方面获取收益，因为商业聚金千万，而还在那里哭穷叫苦呢。商业最赚钱的那一部分是高利贷：1800 年人们注意到，犹太人十年内在“内莱茵河”四个省份（迈因斯，特莱夫，哥伦，戈布伦斯）通过高利贷侵占了四分之一的地产。政府应该以官办农场作为媒介夺取这个部门和其它部门。这样，它很快就会获得三分之一的地产，同时又会照顾到所有债务人。它将在法国获得一座年收入二十亿的产业，其中一半归股东和代理人，另一半归政府所有，日常税收在外。此外，政府通过由自己

任命的八万名公职人员在所有官办农场中施加影响。诚然，在营业执照及其它方面，政府会丧失某些收益，但这些损失将从扩大农业和五十万生意人转入生产性工作而获得更多的补偿（这里我讲的仅仅是法国）。这就是用以代替被称作财政计划的那些小玩意的宏伟行动。关于这种财政计划，可以说是"蠢者多福"，因为没有头脑的人，没有发明智慧的人，凭着被称作财政计划的那样可怜的构思，竟然赢得盛名及肥缺。这样做，便把国家拱手送给高利贷者，而不是把高利贷者交给国家处置。

## 第五十章　第六时期(即保障制度)的局部结构

我不得不略去细节，把读者带进这样一个时期：官办农场和收容农场已经巩固了，并且在经纪大员的领导下已经大规模地展开活动。在这个时期，官办农场或收容农场正在接近自己的目的，就是使人民幸福，使人民为加入农场而感到自豪。他们对新的地位而感到自豪，正如同他们现在为自己的哲学遭遇，为没有粮食的茅屋，为嗷嗷待哺而不得不饱之以老拳的成群儿女而感到惶惑不解一样。

实行这种彻底的变革要付出多少代价呢？几乎不花分文：只须作一些简易的工作上的改进就行了，例如建立幼儿的教育大厅（第三编），供给园艺小组帐篷或天棚，先垫支一笔工作服费（以后用产品来偿还）。这点小意思，加上丰富卫生的食品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的种种好处，便足够使整个贫苦阶级厌恶自己的讲究道学的小家庭，出卖自己的小块田地，而纷纷要求加入农场。

从一开始，这些农场就会拔掉农村中贫穷的根子。没有一个乞丐会得到施舍，人人都会对他说："去收容农场吧！那里，任何穷

人都吃到好饭，都找到任意挑选的工作。”至于残废人，由农场负责收容，只须多缴纳几个生丁就行，这笔补缴的费用，由大约有两千到三千居民的乡村负担。

不会再遭遇到饥荒。农场的地窖和仓库里贮藏着粮食。任何政府都不会担心饥馑。水土气候和森林的恢复有了保障，这是由于柴火的消耗大量减少，而盗窃森林的现象也接近绝迹。几个炉灶将代替五十个，甚至一百个浪费木柴的穷苦家庭。这些家庭经常偷公家的木柴，因为偷窃是贫苦农民和道德学所重视的小户人家的一种职业。

在每个乡，由于建立园林和收容农场，都是家禽满院，牛羊成群，并且有成堆的新鲜蔬菜和珍贵嘉果。为了工人们的娱乐起见，收容农场对园林和畜圈精心管理的程度，远远胜过大田劳动。总之，人们在这里已经会具体而微地看到我在协作社概述中所描写的大部分幸福了。

最显著的好处是商业的垮台。所有收容农场，在大臣和省长的撮合下，相互协调，借以摆脱中介商而直接从事买卖活动。它们有大量可供出售的食品，因为它们向那些小庄稼人或小地主提供仓库，这些小庄稼人和小地主既无良好的谷仓和地窖，又无众多的仆役，因此很愿意把粮食寄存在农场。当然他们为了搬运和出售的费用须要缴纳少量的钱，此外，小地主把粮食存放在农场仓库时，预先收到一笔低利的垫款，从而避免了使粮食贬值而过早脱手。

从此，所有的商业之友和成群的商人，都将一无所有，如同一大串的蜘蛛，在蜘蛛网进口被封住的时候，由于缺乏小虫而终于饿死在网上一样。商人的垮台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为人们并没有阻碍他们从事贸易。不过，没有一个人再相信他们了，原因是收容

农场和收容农场省办事处(我在这里暂不能叙述其组织)都会提供真正的充分的保障。有德行的商业爱好者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痛惜骗人的黄金时代，痛惜哲学的无政府状态和无竞争的商业自由的良辰美景一去不复返，而吹起退却号了。因为商业上的放纵根本谈不上竞争，只是在欺骗行为上才有斗争，并且总是最大的骗子们取得最大的成功。

商人的退却便会导致三位一体的仓库的建立，或在大臣领导下而进行活动的三重办事处的成立。由于有三个竞争者，这样，便会展开充分的竞争。三个仓库中的每一个在各个城市和各大市场都建立起自己的办事处，就地和官办农场通讯，而每个官办农场可以自由决定把粮食存放在三个仓库当中的某一个仓库或所有的仓库中。

可以支配的资金都在官办农场手里，因为囤积居奇者、银行家或商人都不存在了，当然也就不会在他们那里存放资金。资本家只有在土地、工厂和合理企业上才有用武之地。上述的三个仓库，除了小量必需的维持费外，是不需要其它资金的。

一切工厂，至少是大部分工厂，都将会离开城市而分散到各个官办农场。在那里，工人可以变换工种，轮流在园林、畜圈和工厂等等地方工作，过着愉快舒适的生活，而在城市的阁楼里的生活则是艰苦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早到晚都干着同样的活，大大地损害健康。

我现在不谈在收容农场中工人的营养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在这篇概述中可以看到，大机构是如何有利于培养人民的善良风尚，只要这些机构不是按照哲学方式在所谓经济学家的指导之下组织起来就行，而这些经济学家，既没有人查他们的帐目，也没有人盘问他们的非法收入。可是在官办农场，帐目对持有一定股份的股

东和他们的任何代理人都是公开的。

让我们再说一遍，贫苦阶级会急于出售自己的小块土地，购买农场股票，加入农场，在那里过幸福生活，而抛弃他们没有面包的讲究道学的家庭。剩下来的分散经济，只有富裕地主的经济和富裕佃农的经济，他们以高价雇用仆役，因为这些仆役倾向于农场，而不是倾向于富裕的地主和佃农。农场会把从还不起债的债务人那里获得的大量土地同这些零星地段合并起来。这样，它很快就会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和产业机构，其产值在法国估计为六十亿，将产生二十亿的收益，可能提高到三十亿，其中十亿归国库，二十亿归股东和合作者。

要注意到农场，由于它给下层阶级带来的乐趣，而变得有利可图。按照和谐法郎吉的方式，农场在节日将会给人民以真正的盛会、美酒佳肴、舞蹈、游艺等等，而在我们的乞丐收容所中，人民所受到的却是体刑和惩罚，国家每天还得在那里为每个穷人支付二十五个苏（请参阅波拿巴统治时期在奥威尼所建立的克莱蒙乞丐收容所的详细开支）。相反，每个穷人在收容农场中会生产二十五个苏的价值。人们有晋级的机会，用对股票固有的占有欲，用由农场负责对子女的教育而产生的无忧无虑感来刺激他工作。一俟儿童人数足够组成团和队，至少是三个团而不是五个团的时候，教育就会接近谢利叶制和劳动的引力了。

我不在这里谈有关真实保障的细节问题，这种真实保障在收容农场占支配地位，而正是这种真实保障导致对批发和零售商业的垄断。这位凌驾国王和人民之上的暴君只不过是个泥足巨人，只要知道用迂回方式去袭击他，他便会不攻自破。如果正面打蛇，就会被蛇咬一口；因此应该抓住蛇的尾巴，使蛇失去它的支撑点，而这正是奥地利的大臣以及一切象他那样想方设法镇压商业非法

活动的人们所忽视的一点。这些人都犯了双重错误：让商业保住支撑点，而却不给政府以任何支撑点。当一个时代在行动上如此笨拙的时候，听到人们同意波拿巴的话，说“你对商业一无所知”，那还有什么可奇怪呢！我看不如说，你对社会政治一无所知，倒更恰切一些。

在这个商业被称作无孔不入的巨人身上，人们至少应该看到那些欺骗伎俩和极其恶劣的蒙昧主义的属性。如果我们的道德学家确是诚恳地追求真理，他们早就会看到真理决不在商业那一边，决不在蒙昧主义的庙堂那一边。因为任何对科学艺术微露兴趣的年轻人都受到商行的排斥，而没有得到晋升的机会。难道我们的良知不促使我们去怀疑这个愚昧与欺骗成性的吸血鬼（何况它日积月累地终于把持了全部财富）吗？即使不知道有抵御商业的手段，只要有个一般性和预防性的垄断机构就会少受些损失，这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行政和哲学，既然认清了在象医学和制药的各行各业中存在欺骗的危险性，难道它们就认为在商业这一行中给欺骗伎俩大开方便之门，并且鼓励把商业人员的人数增加到超过必需量的二十倍是件好事吗？现代人竟然如此无能，如果不是由于一味固执地信赖政治科学和道德学，难道还有别的原因么？因为这两门学术的策略恰好是推崇一切占统治地位的邪恶，而不去寻找补救的办法。

在这两章中可以看到，在情欲谢利叶发现以前的真正进步的情况下商业所遵循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我本来可以分辨很多级别，其中最低的形成文明制度时期第四阶段，最高的是保障制度时期的第二阶段。保障制度即第六社会时期，也是我们即将谈到的幸福开始时期。

从这一章中可以对政治作家们的本领得出一个结论来。他们

说是要使权力均衡,要使社会机构实现平衡,而他们做的却是把工业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商人等级。这个商人等级,通过滥用欺骗的手段,侵占所有财富,控制流通的命脉,使政府本身处于瘫痪状态。我们的经济学家对这些工业上的哥萨克人不采取任何对抗措施,也不建立任何本着真理而行事的行会来进行抵制。从此,谎言势必通行无阻地取得胜利;虚伪之树眼看到茁壮成长;银行、证券投机和商业日益积聚财富,而可怜的农业则在苟延残喘,没有发财致富的门径。这就是现代哲学家的成就,他们的作品总是玩弄着平衡、牵制、保障、均等和热爱庄严真理这些字眼。这岂不是博马舍所说的:“才子倒是愚蠢的”,或者说:“信赖文人雅士的游手好闲的人是愚蠢的”,而政府竟“看不到自己缺少一个支撑点来抵制商业”,这岂不是瞎了眼睛。

## 第五十一章　第六时期的完整结构

我在这里所考虑的是整个保障制度。常识首先告诉我们有两种保障,即作为贫苦阶级生存与福利的劳动保障,和对中层阶级与富有阶级在社会关系上的真理保障。

哲学不愿意听到这两种保障的任何一种,它肯定商人的放肆行为,这些商人在买卖关系上把普遍的欺诈放在统治地位。哲学然后就制定一种法律,使一切无防御能力的诚实的所有主都受到生意人和法官等等的掠夺。

以上是对富裕阶级来说的。至于贫穷阶级,哲学给他们的,只不过是苦难居留地的乞丐收容所和称为大工厂的工业监牢而已。这是两种牢狱,穷人在那里过着人间地狱的生活。

我已证明必须想出两种办法来:一种办法为富人在经济利害

关系上建立安全和诚实的保障，另一种办法为穷人建立福利的保障，这并不是件难事。在文明制度下，穷人如果成群地要求工作和面包(因为单独要求必然遭到拒绝)，或者如果他们敢于要求减轻劳役和体罚(为了赚取微薄的生活资料，他们就受到劳役和体罚的折磨)，那么他们除了被枪毙和处死以外，便没有别的保障了。接着是披枷戴锁地为了恩赐的宪章而去送死，却挂着自由人这个漂亮的招牌。这些就是哲学为它称之为朋友的人民所想象出来的保障。这是在友谊上的多大的天才啊!

总的来说，保障要适用到十二种情欲方面，或多或少地保证每种情欲自由发挥作用。只要保障能引申到九种称为感性的和热情的情欲，那么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接着它就会引申到另外三种称之为起杠杆作用的情欲。

在产业关系上，就货币制度来说，我们有一盏起保障作用的明灯，我们本应该使这盏灯的光亮普照全部商业。富有竞争性的三位一体仓库就会有这样的效果。这将是具有双重平衡的一种管理机关，一方面有个别出售的自由，另一方面有监督股东所起的中介作用。官办农场和收容农场就属于这一类机构。

各种保障应该象推广适用到其它情欲那样，也推广到所有感官的快乐。可是哲学，以个人自由作为借口，剥夺了社会全体的感性幸福。让我们审查一下感觉这方面所遭受的损害吧!

第一，触觉:触觉中最珍贵的一项是同空气的接触。污秽的空气可以致人死命，可是，哲学家们肯定了有害健康的建筑自由，这些建筑使八分之七的幼儿在生下来的第一年就死去了。触觉上的保障制度禁止这些危害人的建筑，它将施行一种建筑法典，既为健康和美观提供条件，又使房屋内外的设施都恪守这两个条件。

第二，视觉:视觉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在建筑上放任自流的损

害。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艺术破坏者在兴高采烈地干着丑化环境的事，建立一座除了挡住半打邻居的视线以外便没有其它好处的墙壁。这正是小人物们的最大幸福，他们喜欢丑化住宅区及其周围，侵犯邻居，为的是博得自由人的美名。哲学为这种艺术破坏行为叫好，它称之为自由，其实，同缺少牵制作用并且不受十二种保障制约的所有个人自由一样，只不过是一片混乱而已。人们以为轻视“愉快”的保障，如同轻视和谐建筑的保障一样，是明智的证明。在这个问题上，人类精神犯了一个使人遗憾的错误，因为忽视了作为视觉保障一个部门的和谐建筑，这就错过了发现近似协作体制的机会，而和谐建筑本来是会把人们引到这方面来的。

第三，听觉：法兰西民族自命不凡，可是它的听觉，正同它的头脑一样，是有问题的。只有一个城市是例外，那就是图卢兹。这个城市的居民，或者至少一部分居民，他们的耳朵是灵敏的，可以在戏院合唱团里歌唱。在图卢兹可能做到的事难道在整个法国就做不到吗？那么，为什么听任几个世纪白白过去而竟然没有考虑到恢复听觉器官呢？道德学回答说，这毫无用处，真正的共和人士只该忙着种萝卜。道德学正是用这种愚蠢的原则来搞乱文明制度民族的判断能力。在保障制度的秩序之下，**有益和愉快必须齐头并进**。如果不顾愉快的保障，那么，其影响所及必然也就失去有益的保障，从此，文明制度下的人也就失去这两种保障了。在这一点上，文明制度下的人竟那样缺少正确思想，以致他们以自由作为借口，在巴黎允许三千到四千个称为酒商的公共贩毒者存在，这是一些危害人民健康的伪装的真正销售毒品的商人。这也是在味觉器官上缺少保障的事实。

完全沉溺于宪章和代议制的幻想中的现代人，对所有接触到真正自由和协作保障的事物，都患着白内障病。在这里，我只谈物

质方面的保障，因为人们认为这方面的东西不值得注意。如果我谈到精神方面，谈到雄心、爱情、友谊和亲属关系的保障，那我就可以从我们的政治上分析出比它在物质保障上所陷入的更大的盲目性。在一切保障部门，我们的政治之所以乖癖，便在于想从有益着手，而不把有益和愉快联系起来[1]；还认为可以把自然体系分裂开来，接受某些部门而排斥另外一些部门；为凶狠的共和人士的权利建立保障，而对不大凶狠的阶级则不建立保障制度。

如果我创立一种关于社会保障结构的详细理论，人们就会在这里面看到所有情欲齐头并进，而愉快总是同有益结合在一起的。不愿意承认运动上的这些首要规则的人们，他们怎么敢于声称他们是在研究自然而且是自然之友呢？请看他们在这个星球上所建立的美丽的社会本质吧：四种社会制度，即文明制度、野蛮制度、宗法制度和蒙昧制度，真象是地狱鬼卒的产品。如果我们把地球交给魔鬼们去治理，难道他们会组织出一个比这四种社会制度，比这四个藏污纳垢之所还更加丑恶的制度吗？

## 第五十二章　文明制度前的四个时期的结构

对称为野蛮制度、宗法制度、蒙昧制度和原始时代这几个时期的分析是科学所不屑理睬的很多课题中的一个。科学对探寻来自洪水时代的古老石块和碑铭却非常积极，对各种无益的工作充满热情，却不愿触及考古学中的有益部门，不愿触及原始社会制度的机构。在地球上到处都留下被称为人间天堂或伊甸乐园的模糊的

---

① 这里本该有关于第七时期（即协作制度和简单协作社）的结构的一章。我想还是把它分开来好，放在称作近似的机构这一项目以内，因为事关理论本身，而同第六编以及第七编所提供的反证的关系则比较少。

传说。这是多种初具端倪、不成形的情欲谢利叶的结构。这些谢利叶的存在不能超过三百年。有趣的是，要知道本能如何借助于一定的环境因素，教会了原始人懂得这样完美的结构，而我们的科学，尽管精细湛深，却对这样的结构连一点痕迹也发现不出来。这种社会制度(即小洪水时期以前的原始社会制度)的情景(参看第五十四章)，可以提供一些十分有趣的篇章。

当时，有丰富的水果、野禽和鱼类，还有成群健美的牲畜，加上恋爱自由、人口稀少等等特点。为了使本能能上升到情欲谢利叶结构的高度，就必须在气候温和和没有凶残野兽的骚扰的地方，把上列有利条件结合起来运用。这种谢利叶结构，由于人口增加，由于上帝在远离温带白种部族的赤道附近所创造的猛兽日益逼近，不到一百年就没落了。那时候白种部族居住的温带要比现在肥沃得多。

人们错误地认为，原始自然状态是一片蛮荒。其实不然：原始人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比我们现在最富有的租佃庄园的动植物还要完美得多。欧洲野牛和野鬣羊是些退化的变种，并不是原始时期的品种。现代野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比一般身高七十三点五巴黎吋的原始人要矮得多。人的身长虽然现在下降到六十三吋，但今后还要回升到超过原始人的高度，在和谐制度下将超过原始人身高的七分之一，也就是从七十三点五吋上升到八十四吋或七呎(巴黎呎吋)。这将是十二代之后和谐制度下的人的平均身高。至于现在的种族，其身高还较极度蜕化的人的身高为低。人们可以通过和几个保存得较好的种族，如阿尔巴尼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进行比较，就可以判断出来。阿尔巴尼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在看到法国部队时，不能理解这样矮小的人竟然会取得那样大的战果。

如果要简略介绍一下在我们以前的四个社会时期，需要写成

的不是一个章节，而是包含四个章节的一篇概述。可以通过对野蛮制度的简介加以判断，由于野蛮制度在阶梯序列上接连我们的制度，因此值得加以分析研究。

在野蛮制度下，其总轴心的特质，即与文明制度形成对照的特质，是行动的单纯，而在文明制度的运动中，行动总是复杂的。

可以就野蛮制度的少数特点进行比较，下面仅仅举出八项特点：

1. 停滞不前　　5. 人的真正尊严
2. 宿命论　　6. 情欲的自由发扬
3. 审判迅速　　7. 混和的神权政治
4. 单纯的垄断　　8. 信仰永生
⋈. 行动简单　　K. 受本能的驱使

这张短短的序列表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连多种阶段特点，多种连续特点（第四十一章）都没有加以区别，而且仅仅举出了一小部分的经常特点（第四十二章）。如果要正常地探讨上列野蛮制度的十个特点，那就需要比本书其余部分还要更多的篇幅。这种空白使人感到有发行更加详尽的第二版的必要。

文明制度同野蛮制度两个时期的比较十分有趣。例如就轴心特点，也就是就简单行动来说吧：一位帕夏之所以征税，是因为他喜欢掠夺和苛捐；他不需要在希腊和罗马的宪章中寻求权利与义务的理论，而仅仅告诉你，如果你不纳税，那就砍了你的头，教你懂得什么是生活。因此，这位帕夏只使用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简单行动。

文明制度的君主则使用两种手段，首先是密探和军警，这两者是宪法的真正支柱。此外，还加上为了使商业和宪章获得平衡而具备的一套含有微妙道德论证的洋洋大观的哲学道理。这些论证

说明纳税是幸福的；又说什么德高望重的金融家会监督税收的用途，便于我们更好地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要求纳税的君主是仁慈的父亲，他一心只想使臣民富裕，他之所以征税，那只是服从同意征税的不朽的代表们的决定而已。因此，是人民自己投票赞成纳税并愿意付款。可是，在这方面，农民说，他不是为了增加捐税而选派议员的。人们对他的回答是，应该研究宪章的妙处，从这里面可以学到自由人的尊严在于好好付款，不然的话，就得去坐牢。

在这种方法上，行动是双重的，它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动力上，即暴力和道德。野蛮制度下的人的行动是简单的，它只建立在暴力之上。人们在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的任何比较上都能找到这一点根本性的差异：两者的目的相同，但文明制度在野蛮制度下的人所满足的暴力之上，还加上狡诈，尽管涂着公正的脂粉，文明制度并不比野蛮制度下的人更公正一些。

如果我仅仅把这种论点适用到我上面所列举的十个特点上，这将会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论点。但必须省略、取消对野蛮制度、宗法制度和蒙昧制度三个时期的研究，对这三个时期的分析，势必会揭露文明制度时期的卑鄙行径和假仁假义。文明制度的邪恶，虽然比这三个时期掩盖得巧妙一些，但仍然是事实所在。

此外，我们的人类考察者对这三种社会从未作过丝毫的分析，而这三种社会包含人类中的大多数，至少是四分之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显然，我们的哲学家有心回避对人类进行分析，因为象这样分析所显示的图景将会是对他们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科学的一种恼人的侮辱，证明日新月异的文明制度只知道在美丽的面罩掩盖之下，集结了另外三个社会所汇合的全部肮脏龌龊的东西。

# 插　曲

## 摆脱社会混乱的出路

如果不知道解剖、分析我们已经进入的这四个时期，这对我们是不利的，那么，不知道发现或寻找这四个时期的出路（为数达三十二个）那就更不幸了。

四种过渡的途径

1. 协作社的空想或种种试探。
2. 倒行逆施的世界的原理。
3. 协合制建筑法典。
4. 按照第六编对文明制度的分析。

六种直接的天才途径

5. 对完整保障的探索。
6. 对农业协作社的研究。
7. 诚实的商业竞争。
8. 妇女逐步解放的理论。
9. 上帝属性的计算。
10. 再现性情欲的研究。

六种间接的天才途径

11. 完全恢复气候的计算。
12. 全球文明制度的问题。
13. 类比的研究。
14. 系统性怀疑。
15. 普遍保险的计算。
16. 货币制度的应用。

六种特殊途径

17. 矛盾精神，或蛮干的创新精神。

18. 洪水以前的考古学。

19. 商业的批判分析。

20. 工业活动短会期的计算。

21. 上帝和人的自由主宰问题。

22. 绝对排斥。

六种强制性途径

23. 强制性搜查。

24. 预防性垄断或最后一着的垄断。

25. 不折不扣的高利贷。

26. 完整的简单征服。

27. 复合性征服。

28. 统一的复合垄断。

四种中枢途径

29. 情欲引力的综合。

30. 科学领域的全面探索。

31. 无保留的信仰上帝。

32. 协作代数学或假定真理的计算。

要阐明这三十二种出路，就是写三十二页也不会够的。学术界是何等无能啊！在这三十二条求生之道中连一条也找不到！而这个游手好闲的世界又是多么轻率，他们竟然不知从学者们那里要求任何有效服务的保障！人们只知道空谈保障，而不能建立任何保障；口头上讲的保障太多了，事实上一点保障也没有。在主要目标上，也就是周期性饥荒（1808年，1812年，1817年）使人感到在生活资料上没有保障；在无法向人民保证的工作问题上（1826年危机）没有保障；在社会进步上没有保障，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把

文明制度提高到第四阶段；在政治自由上没有保障；它总是成为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在使用公帑上没有保障；吸血鬼越来越大胆地在吸吮膏脂；在教化的进展方面没有保障；我们的科学借助于神秘的天幕的荒诞离奇的故事来逃避自己的职责；在真理方面没有保障，由于纵容商业上的狡诈行为和形形色色的弄虚作假的风气，人们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了；对学者也没有保障：他们是所有的有教育的阶级中报酬最少、最受奴役、言论最不自由的一个阶级；最后，对发明家也没有保障，诡辩论者正是为自己的无能寻求而向他们进行报复的手段。

文明制度所缺乏的东西，也就是人们离开得越来越远的多种保障的图景，可以写满好多页书，例如在军队的服务方面，过去的军需供应商掠夺十万埃古，而今天就掠夺一亿埃古了。俄罗斯的军需供应者普式金之流，阿巴库木夫之流不久以前同法国的军需供应商在这一行上互比高低：他们使可怜的俄罗斯军队死于饥饿和贫乏之中，他们手下杀害的俄国士兵超过土耳其人所杀伤的人数。因此，只有坏事获得进展。这从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上可以得到证明，由于商业之友彼此间的自由竞争，生活必须品变得越来越糟，质量越来越坏了。现在只有满身铜臭的人才有幸福可言。至于穷人，他们只剩下一种保障，这就是为了一点小小的过失而被判处绞刑，正象不幸的爱里桑多·得·波一样，为了偷窃一棵白菜而被判处死刑，而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一位供应商盗窃了国家七亿六千万巨款却逍遥法外。这就是哲学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明智地使用从人民那里夺来的捐税而想象出来的保障所能做到的一切。这也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有关责任的漂亮理论和均衡、平衡锤、保障、平衡等其它幻想的果实。这些雄辩的理论只向人民保证破衣褴衫、工业牢狱、苦役和绞刑架这一类的世袭遗产。

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只对破衣褴衫才是慷慨好施的；这就是人民从它们的干预中所获得的一切。如果你们不信的话，请询问伦敦的二十三万穷人和爱尔兰六百五十万居民中的五百万穷人，便可以知道底细。

在我们面前有三十二条以上的可以摆脱迷途的出路，可是现代的聪明才智之士竟然讲那么多的无稽之谈，显得那样无能！因此，斯塔尔夫人在谈到我们的启蒙的潮流时说："非精确科学打破了很多幻想，而没有建立任何真理。人们由于进行推理反而彷徨无主，由于过分老练反而幼稚"，这番话确是至理名言。事实如此，可怜的文明制度已十分衰老，仍然废话连篇地奢谈日新月异。而社会的才智之士，为了自寻出路，就十分需要有个比哲学这个老古董更开阔一些的活动舞台了。

# 第十四概述的要义
# 运动的先验部分

第五十三章　形而上学总论：确立上帝关于命运总体的计划

第五十四章　运动的多种一般性的类比

第五十五章　运动的多种特殊性的类比

第五十六章　论灵魂不灭

关于类比的收场白

（每行字一万二千法郎巨额酬金的证明）

# 跋

# 论智力的白内障

## 学术界和政党的欺骗性

神秘的天幕揭开了，学院式的懒散无为再也没有任何可以作为借口的理由了。自然界再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它已经投降了。我们掌握了阅读天书的钥匙，尽管还有某些黑暗天使存在。

三个人当中最愚蠢的并不是人们认为愚蠢的那个人。

这是我们的寓言家讲过的一句话。同样，三种黑暗势力（贵族、僧侣、哲学家）当中最黑暗的一种也并不是如人们所想到的那样。请听真正的黑暗势力的自我揭发吧。

“你要记住，噢，我的孩子，自然界蒙着一幅青铜色的帷幕，多少世纪以来用尽全部力量也不能穿破它！”（巴戴莱米：《阿拿卡西斯游记》）

对于垄断才智的人们来说，青铜帷幕是一种再方便不过的东西。这些人不愿意在发明创造上伤脑筋，宁可制造按一定尺寸的体系，声称人类智慧应该停留在某一点上，又说既不应该研究未触动过的科学，也不应该继续探索那些略具雏形的科学，例如引力，牛顿只是在物质方面，而没有在情欲方面作出引力的计算。

这一工作现已完成。我曾着重在几个主要方面，用加倍的论证来支撑这项工作的重荷。这几个主要方面是：

情欲谢利叶的种种动力——第五章和第六章

间接引力的种种动力——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二章

均衡分配的种种动力——第三十四章和第三十五章

我所提供的证明到处都是复合形式的，而不是简单形式的；和数学上一样，总是证明和反证，不能以示范演算的不足作为托词。

在这里，还缺少对于衡量性谢利叶的概述。这是一种对初学者来说过分广泛、过分宏伟的协调，所以初学者只要知道自由谢利叶就够了。

由于这一发现，世界即将从无政府状态的动荡和党派纷争中解脱出来。现在我向世界提出一个恢复期各阶段的一览表，具有思辨能力的人可以考虑选择，在实际进步的十五个阶段中进行挑选，其中十四个介于文明制度时期第三阶段（即我们苟且偷生的阶段）同和谐制度时期第一阶段（我们即将进入的阶段）之间。

任凭选择的十五个实际进步阶段的序列表：

1. 文明制度 { 第三阶段。
2. 　　　　　 第四阶段。
3. 介于文明制度与保障制度之间的两可状态。
4. 保障制度 { 第一阶段。
5. 　　　　　 第二阶段。
6. 　　　　　 顶峰。
7. 　　　　　 第三阶段。
8. 　　　　　 第四阶段。
9. 介于保障制度与协作制度之间的两可状态。
10. 协作制度 { 第一阶段。
11. 　　　　　 第二阶段。
12. 　　　　　 顶峰。
13. 　　　　　 第三阶段。
14. 　　　　　 第四阶段。
15. 介于协作制度与和谐制度之间的两可状态。

16. 和谐制度　第一阶段。

选择越是接近第一阶段，活动就越缓慢。对利益和幸福来说也是一样；在第二阶段，利益和幸福是微乎其微的，因为组织得慢，而在第十六阶段，利益和幸福则十分巨大，其组织的进程更是快如闪电。在寻找创办人和股东的时候，应该提防很多事：我现在在五篇短文里指出必须加以提防的事。这五篇短文可以作为谈判者的指南，并明确地阐明智力白内障及其产生的原因。

## 1. 投机性的候选

在创建这种事业方面，不应该指望得到任何政党的协助。不论是自由主义者，专制主义者，或者是混合派，都是些坏法官，他们沉浸在竞选的论争和阴谋诡计之中。如果使他们离开了这种无聊的争吵，他们就象一只被撵出原来住惯的地方的猫一样，惊慌失措。

自由主义者只重视言词，而忽视事物，他们会为了尊崇一个词而怀疑理论。他们会要求这十五个实际进步阶段应该被称为日益改进的文明制度，而文明制度这个词只适合于商业欺诈和农业分散经营的那几个阶段。

专制主义者的本性是胆战心惊，他们害怕革命到达了丧失理性的程度，好似那位被药剂师吓破了胆的布尔索涅克① 到处都看到灌肠一样。因此，专制主义者，一心只想镇压，每当想到可能会发生突然而普遍的变化时，不论这种变化带来如何的幸福，他们也总是心惊肉跳。

因此，切切不可把希望寄托在政党身上。应该转向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他虽然失去内阁席位，但会为突然晋升到很高的职位并

① 莫利哀同名剧本中主要人物。—— 译注

且获得巨利而欣喜万状。至于各政党，它们能够在第五十章和第五十一章中看到，即使仅仅组织上述一览表中的第四阶段，即在农村建立官办保障农场，在城市建立有竞争性的三位一体仓库，那也已经会获得比自由主义和哲学所敢于想望的大十倍的改进。人们将会在不到三年之内看到行乞、贫穷、欺诈行为、盗窃、苛捐杂税等等现象宣告绝迹。政府在这方面获得的是很多大产业、巨额收入、清偿债务的办法和无忧无虑的社会安定。

对这种幸福的革新最感兴趣的阶级是巴黎的新闻记者阶层，他们都坐在火山口上，处境岌岌可危。如果专制主义象所宣布的那样取得胜利的话，那它就会不分党派，以不合格论一概辞退所有新闻记者，而只保留一家昏昏沉沉的报社，正象在维也纳或马德里所干的事一样。相反，如果人们做到摆脱了文明制度，各报纸解除舆论封锁，在第二天就会增加三倍的订户，畅销所有国家，因为一切政治争论顷刻间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改变对动摇不定的自由党而言，关系特别重大。如果自由党重新得势，那一道指令或一次政变就会一笔勾销它的成功。自由党忘记了，舆论算不了什么，它忘记了在文明制度下，八分之一的压迫者总是占了八分之七的抵抗者的上风，它也忘记了在政治斗争中所需要的是新的办法而不是言辞。这两个党真是十足的盲目，才会辨不清唯一得救之道在上升到比文明制度更高的阶段，而不是象它们所做的那样走倒退的路。不论自由党人说些什么，在国君与人民之间经常制造纠纷就是倒退，而保障制度的活动，如建立官办农场和竞争性仓库，则是在所有阶级之间建立协和、意见统一、利害统一和行动统一。到那时候，专制主义者就会懂得应该力求实际上的进步，而不是倒退到第十世纪。可是如果坚持他们布下假自由主义的陷阱，他们就必然会顽固地走蒙昧主义的道路。

假自由主义是货真价实的智慧白内障，因为它建立在学术界的四种盲目性上。

第一、经济学家的盲目性：这些经济学家，为了使我们发财致富，使用了人数最少而代价最高的集合，即家庭的集合。他们也使用了最大可能的欺骗行为，即商人之间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

第二、道德学家的盲目性：这些道学先生在没有把面包送给人以前，先要叫人有道德。他们要把人武装起来反对自己的情欲。他们吹嘘商业的真理和对它的爱好，其实这些纯属胡说八道。

第三、政治家的盲目性：政治家通过降低工资、大量增加人口，以及其它成百成千的怪事搞得人民倾家荡产。

第四、形而上学家的盲目性：这些人说上帝不加思索地创立情欲，但并没有向人类揭示情欲和谐的规律。他们认为研究人无须研究引力，可是引力却是人的动力。

关于这四种科学当中的每一种科学的荒谬之处，都可以写满许多页。这四组舞形成知识界的白内障，充当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向导。它只会使邪恶永世长存，而它的反对者则把它当作一杯毒酒加以抛弃，这难道值得奇怪吗！究竟在这两个政党之中哪一个最代表黑暗势力呢？是那个公开倒退的政党吗？还是那个口头答应要搞社会进步而事实上停滞不前的政党呢？后一个政党不愿意人类精神越出文明制度的泥沼，而是想方设法要把我们拉回到文明制度的第二阶段，拉回到民主主义的骚动中去，并且由于它使前一个政党引起不安，也把前一个政党拉向后退。

当补救无政府状态的办法终于被发现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到，缺少一种抵制破坏者的动力，缺少一种审查一切发明的评判委员会该是多么可恼的事啊！这个评判委员会的职责是在公开场合当着发明者的面提出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作者是否确实继续

从事由牛顿开始的理论,即引力的研究,是否确实做到把这个理论从物质方面推广到情欲方面?在肯定了这个问题以后,接着发生一些其它问题,而且辩论的结果会使诽谤中伤者哑口无言。这些诽谤中伤者,只要人们对他们不提出对策,只要在学术界也象在商业界那样,只存在用真理和自由的幌子掩盖起来的弄虚作假的竞争,那么他们的权力便是很大的。

让我们在当场逮住这个科学上的蒙昧主义的罪犯吧。不久前,一位法国物理学家阿拉果先生证明(经度局年鉴,1829年)蒸气机的发明应归功于在布洛瓦出生的法国人巴本。巴本最初受到巴黎科学院的无礼对待,1681年才得到伦敦皇家学会的接纳,而八十年以后,即在1764年,瓦特以蒸汽机发明者自居,其实他只不过是按照剽窃者的习惯,略加改装而已。就象这样的事情,法国总是在事后才要求承认它的一切发明,连鲁姆福德莱汤这样的小玩意也不例外。法国为什么对待发明者如此野蛮,以致没有一个发明者能够生前在法国得到承认和审查呢?而现在法国却声称:

牛痘疫苗据说是詹纳尔发现的,实际上出自法国人拉鲍之手。

互教制度现在都说是兰卡斯特学派的发明,其实是法国人圣鲍莱的成果。

百科全书系谱,人们把它归之于培根的发现,而它应属勒太尔·德·萨雷尼先生。

轮船并不是富尔敦发明的,而是茹甫罗亚伯爵的成果(1822年的说法)。

轮船既不是茹甫罗亚也不是瓦特发明的,而是一百年以前死去的巴本发明的(1829年的说法)。

因此,发明者必须在去世很久以后才能得到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的青睐!在这方面,阿拉果先生向我们说过:

“才智之士，每当他不论在哪一方面超过他本身所处的时代时，总是不能被人承认的。”

这正是托马斯早在阿拉果先生以前就揭发过的那些学术团体的错误。托马斯说：“人们最不能饶恕的罪行，就是宣告新的真理这一罪行。”这些学术团体会不会赞成在这种情况下主持公道，也对引力的计算加以审查呢？或者还是照老章程办事，在报纸上诋毁发明者并拒绝刊登发明者的答辩呢？在法国除了学术界诽谤成风、商业界尔虞我诈和选民团造谣诬蔑以外，是看不到别的东西的。这就是由商业和哲学再现青春的美丽的法兰西的胜利品。

没有一个阶级比哲学家和学者受到这些怪事的欺骗更深的了。在和谐制度下，每个哲学家或学者都能够找到比他们在巴黎分享的四万法郎区区预算大得多的收入。我在收场白里已指出过获取庞大财产的手段之一，我现在再加上四种手段。

1．统一的奖励。通过所有法郎吉的平均表决票数，如果一件成功的产品可得一个法郎，总计就是五十万法郎。

2．直接出售。如果作品美好，每个法郎吉销售七八册，那么，总数就达四百万册，每册的利润估计为五个苏，对作者来说就是两百万法郎。

对于今天那些抱怨全部收益都由书商中饱的作家们来说，该是多么好的发财机会啊！而且为了使法语在和谐制度的第一个时期内被采纳为临时性的统一语言起见，这对巴黎的作家来说，又该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力量来展示自己的抱负啊！这件事对巴黎的新闻记者来说特别重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会立即名扬全球，而且当在巴黎附近建立了一个法郎吉，因而激起了热烈的好奇心，并从此忘却旧有的政治纠纷，而只专心致力于促进普遍幸福的时候，他们会看到自己的订户陡增三倍。

3．对作家们的另一种诱惑：他们都在抱怨，说缺乏主题。诚然，他们现在确是缺乏主题。可是他们今后，除了类比学以外，还有很多在内容上异常丰富、新颖和简易的主题，其中如对四种哲学性科学的批判性的铨释。人们会重新刊印所有名著，并且附有铨释。〔参看这两个例子：一是有关“特莱马克”的评注，另一个是有关“田野的人”的评注〕。单是这个主题，就能够在二十多年内满足为数众多的作家的需要，每个法郎吉零售二十册，总共就是一千万册。

4．最后，教学将是学者、艺术家和读书人的另一种财源。科学和艺术在和谐制度下将变成生产性的，那时候，全民都要受高等教育。但是教师还不敷需要量的二万分之一，因此，各方面都将争夺教师，不论是建立乡村师范学校，或是视察各省各县都是如此。城里的一个起码的学者会在好几个乡村获得大量收入。而仅仅这项工作就会使他们享有现在法国一位大学名教师所享有的收益和荣誉。

因此，对产业引力的探讨及试验进行抵制，这对学者们说来是一种疯狂行为，是一种特大的愚弄，因为二十年以来，他们保护由欧文领导的一种虚假的协作派。这个派别毫无新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就前面谈过的内容作一结论，并睁开眼睛看看这些披着羊皮的豺狼。这些豺狼竟然获得人们的信任，这充分说明蒙蔽我们这个世纪的智力白内障确实存在。

## 2．驳斥欧文主义者

近二十年来，舆论受着欧文派当中这些奸细的包围。这些人十分危险，不是由于他们所作的恶，而是由于他们所阻挠的善。因为在说服人相信他们的头头是个在协作机构上的聪明人的时候，

他们如此煽惑舆论，以致人人相信，问题已由明智的欧文全部解决了。可是，欧文在协作社问题上没有一点知识，而他的古怪理论恰恰处在自然方法的对立面，这种理论充其量不外下面几行所述的三个十分荒诞的论点。

有人满有把握似的说，支持欧文的那个社会，二十年来花了大笔金钱，使得报纸大肆宣扬这位虚构的复兴家的美德，并且把他介绍给维也纳会议和各国君主。另外一些人则说，是欧文自己靠他的大量财富提供了一切费用。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他就太笨拙了。因为只要拿出他生前为了名列圣榜而花费了的款额的四分之一，他就会能够建立真正的协作社，获得最大量的财产和名副其实的持久的荣誉。

由于多年来听惯了歌颂这位新兴的奇迹创造者的大合唱，诚实可欺的公众总认为：如果不把欧文看成圣人，便是亵渎神灵；如果要想对协作社提供比欧文对所有制、宗教和婚姻的种种漫骂更明确的睿智的见解，便是亵渎圣物。

他的公有制计划在一开始风行一时，因为这是党性派性的面罩，是倾向消灭传教师和宗教仪式的秘密计划的烟幕。这种前景把无神论的整个集团都吸收到欧文牧师这一边来了。至于他的其它两个教条：财产公有制的教条是如此可怜，根本不值得一驳；而突然废除婚姻制则更是一种奇谈怪论。

真正的协作社将遵循三条与此相反的途径：

第一，协作社本着热情，本着对上帝的高度智慧的信服（因为它每时每刻都从上帝那里获得恩惠），它将是讲究宗教的。公共的宗教仪式对它来说是一种需要：最低级的副本堂神甫将占有目前主教的地位，而且那时候法国必须通过加速授予僧职的办法至少派出三万名神甫，以便每个法郎吉有足够的神甫来轮流履行神职，

而不至于每天受到职务上的牵扯而不能分身。

第二，与公有制精神相反，在协作社内，将借助股票和授与无产者以经济表决权来刺激私有制精神。凡通过勤俭节约，积累起在评议会中有表决权的必需资本的十二分之一的无产者都有经济表决权。人们还给无产者以很多其它的资格，以便与文明制度下的人有所区别。文明制度下的人，本着他们的代议制，总是按照金钱的痕迹来评功论赏的。

第三，至于婚姻制度，前面说过，它是根据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逐步解决，但不是废除。在下一代，将按步就班地处理这个问题，但其改变必须获得聚在一起的四方面人员(即政府、教会、父亲和丈夫)的表决通过才行。

可是，在这样一个对社会世界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也就是在协作机构这一点上，听任一个既无新颖理论又无精确教义的说教者进行欺骗，这正是本世纪智力白内障的明证。他那个消灭传教士的计划是革命的渣滓。如果把滥用自己职权的一切阶级统统加以消灭，我就不知道文明制度下的人有哪个阶级还可以保存下来。他那个公有制的教条是斯巴达人和罗马人的老生常谈。而他的自由恋爱的教条，同样是从各种不同的民族那里剽窃来的，这些民族之中有尼泊尔人、大溪地人等等。

这些教条中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模棱两可，暧昧不清，以及根据事件的变化而随时调整制度的手法。例如，在宗教问题上，罗伯特·欧文并不正面地否定上帝，而只是迫使上帝隐姓埋名，既无传教士也无宗教仪式，就这样呆下去，一直到人们确定他将担任何种角色的时候为止。这种角色按照欧文派的进展而有所改变，如果欧文派失败了，那就对上帝略表崇敬；如果成功，它就会象抛弃神职那样抛弃上帝。因为抛弃神职的人就有存心抛弃上帝的嫌疑。

欧文先生关于爱情方面的安排措施同样也是不着边际、模棱两可、混乱不堪的。人们看出这位革新家想在他的每个教条上都留些规避的手法，以便根据不同的情况得以改变方法。特别是在他有关财产公有制的理论方面，这一点非常清楚。他的财产公有制并不适用于入社的所有阶级。他把股东排除在外，因为他看得很清楚，股东们不会慈善到放弃自己资本的贴水的地步。

用这些道德上的离奇想法，欧文想说服新拉纳克的修道士们（那些在寒冷的地方赤脚走路的可怜的纺织工人）；他们将带领全世界群起效尤，他们将使所有邻人皈依欧文的思想。这些可怜的人们是靠他穿衣吃饭的，当然决不愿违背他的说教。但是二十年来，人们并没有看到过他们的邻居汉米尔顿公爵和格拉斯哥的富商们放弃了美酒佳肴，也没有看到过这些人坚持喝清汤、赤脚走路以求攀登欧文主义慈善事业的高峰。

我们的时代真是十足的诚实可欺，才会接受这种有关慈善事业的陈词滥调，这种成堆的奇谈怪论，说什么政治上的邪恶有三个根源，即宗教、私有制与婚姻制度；还说什么三者的废除将使我们上升到明智的顶峰：Risum teneatis（请忍住笑吧）！可是，这位满口蠢话的说教者，却说要消灭一切传教士，从此，按照某些传记家的说法，他便是美德的巨人，是革新的奇迹的创造者，是道德的明星，在它面前，现在和过去的一切美德火炬都会黯然无光。

假使这种幻想只涉及到那些毫无结果的奇谈怪论，如约翰·潘恩式的那种怪论：禁止在衣服上缝纽扣，在颜色上只要灰色，那我就不会对它加以批驳了。因为这些道德上的无聊之谈对人类并没有引起任何损害。但是欧文派把近代人投进不幸的歧途，在协作社这个重要问题上对他们进行欺骗，想使他们相信在这种研究上应该做的事都做了，在欧文这个无比的天才、慈善事业的巨人之

后，任何研究都是多余的了，因此应该盲目地相信他，不要去对他的方法进行任何审查；也无须考虑二十年来由于在美洲和苏格兰的野蛮邻居和文明制度下的邻居都拒绝参加而使他受到挫折的失败经验。

这位诡辩者的影响，他所窃取的信任是对自然的协作制度进行试验的主要障碍，因此对它精确地加以驳斥是很有必要的。我现在用两个论证，即他的理论既不合理又奸诈来做一个概述。

欧文要从整个全部邪恶中铲除三个部分，从文明制度铲除僧侣、私有制和婚姻制度。难道经过这种削减以后剩下来的就会好吗？可以用下面的对比作出判断：假定一个人得了传染病——鼠疫或者是黄热病，是不是切除感染了病毒的一只脚、一只手和一只耳朵便是治疗的办法呢？每个人都会回答，应该治疗整个躯体，而不是切除三个部分，切除的做法必然会导致病人的死亡。文明制度的情况也是一样，它全身患有坏疽病，而不是仅仅几个部分的问题。其它部分，如商业、金融、司法、警察、外交，甚至宫廷本身，难道不是同欧文所排斥的三个部分一样，都是罪恶累累吗？因此，应该使整个肢体纯洁健康，而不是切除整体中的三个部分。如果你砍掉大戟树或曼斯尼里埃树的一些树枝，树木全身照样有毒，所以要另植一棵有益于健康的树来代替它。而这正是欧文先生所不能答应的事。他不知道有比文明制度更高的社会。他看到当代人在模模糊糊地谈论协作社，于是就在这个名词上建立协作的幻想和地道的僧院式的制度，这种僧院式制度是用一些道学先生的谩骂来支撑门面的。

如果我们所处的是个明辨是非的时代，它就会说：你们要象1789年的鼓动者那样从消灭我们的习惯开始，你们能不能提出保障或找到有益的代替物呢？你们在谈论协作社，那你们有没有解

决协作社的问题，首先是两个首要问题，即产业引力问题和按资本、劳动、才能三种功能的比例来进行分配的问题呢？

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计划的狡猾。关于引力问题，他回答道：尽可能设法使作业诱人。但是，设法不等于实现。三千年以来，人们总是设法使人成为有品德的人，而实际上人的品德比人类开始的第一天还要差。因此，必须有崭新的办法，必须有比答应设法更牢靠的办法。请参看第五章和第六章(三种起杠杆作用的情欲，它们适用于两个方向的按次序排列的谢利叶)。

仅仅限于设法而没有任何确定的办法，欧文先生是否能够防止自己的门徒们不犯象投机取巧这一类的一般性过错呢？不能，因为他所创立的全部机构都受到掠夺，以致根本不谈收益，很多股东因而撤回资金。本来，在超过一千人以上的团体中，应该有大量的利润和储蓄，但是，看来在这些道德公社中有些管理人员是些过分热心于公共福利的慈善家，他们把收益放在手持利剑者的一边。这值得奇怪吗？任何不按谢利叶分配的大的产业总会有两种根本性的缺陷：

由于缺乏产业引力而使收入微薄；

由于在管理上缺乏保障而造成的浪费。

因此，欧文派既不提收益，也不提年度红利，而这些却是他们应该提到的首要问题。他们满足于夸耀慈善事业的魅力和对公社有益的幸福，其实是几个骗子在窃取公社的全部利润。

总之，应该承认，为了成立协作社，就必须发现正常的、象数学那样精确的理论；应该承认必须规定一些条件。由于缺少这些条件，人们就会看到二十个象欧文先生之流的诡辩家，沾沾自喜地认为已经解决了全部问题，别人只应该盲目地信赖他们的慈善性的幻想。事实不然：我已证明，在协作机构上的真正科学到处都带有

数学的精确性，特别是在有关分配的这个主要问题上更是如此。而欧文主义者却借助他们的公社教条，巧妙地避免对这个问题加以解决。

我能够举出许多证据，说明他们的无能和令人怀疑的意图。可是，我想上面的话已足够使大量的轻信的人们清醒过来，这些人一听到有人讲起协作社时便回答："唉！是欧文先生创立合作社的，应该和他谈谈这个问题。"现在可以看出在这方面他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他所扮演的正是实验化学未诞生以前炼金术士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医学未诞生以前巫师的角色。任何科学在开始时总是阴谋家的牺牲品，一直到用精确理论代替江湖骗术时为止。那末，只是从近几年来才有人过问的协作理论，它同所有一切科学一样，在诞生之初便受到江湖骗术的践踏，那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 3. 关于简单化或白内障的原因

如果我不用十分具体的证据来支持我的观点，那末，在各种问题上向这个博学的世纪发出智力白内障的斥责，就有欠文雅了。在这个直言不讳的主题上我要说的话不多，但将澄清每个世纪和它的发明家之间的老争论。任何一个世纪都急忙地说，发明者丧失了理性，因为他们不赞同"不可能"这个成见。可是通常正是整个世纪丧失理智，正象哥伦布的时代一样。

群众的这些普遍错误和不正确判断的原因，起源于我称之为简单化的那一种毛病，或者是用简单方式看待整个自然体系的怪癖。这一怪癖就足够迷误最杰出的天才，这是人类智慧的原罪。

例如，我们的哲学家们声称研究人、宇宙和上帝，可是他们却使上帝成为没有躯体的灵魂，使人成为没有灵魂的躯体，而使宇宙

成为没有驾驶员、没有发动机、没有船舶的船舶。就象这样，人、宇宙和上帝成为三个简单体。现在，哲学家们，由于畏惧权威，已经改变了这些学说。他们根据需要而否认其理论。但是，大家知道，当在这个问题上有充分自由的时候，也就是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词典盛行的时代，他们的意见是怎样的。在那时候，他们连简单的上帝、没有躯体的神灵都不承认，更谈不上承认既有灵魂又有躯体的组合性的上帝了（上帝的躯体是火）。

甚至在细节上也同样存在着简单化：承认灵魂的那些人，只给灵魂以在此岸世界上的一种简单的命运；他们迫使灵魂毫无生气地在颠覆状态中、在文明制度和野蛮制度的混乱中苟且偷生。谈到对宇宙的研究，他们名义上承认类比，而实际上则否认类比，因为他们不承认社会世界会象天体世界那样具有以行星和彗星为代表的两种命运（和谐与颠覆）。他们事实上也否认可以把类比推广适用于满布地球上的所有实体，否认这些实体是情欲的镜子，因为他们不知道在每个动物、植物、矿物身上解释这面镜子。

他们的智慧因此完全受到简单判断这种怪癖的迷误，这些简单判断不知道把后果和原则结合起来。它们宣扬某种动力，如商业或其它，而不考虑它的不幸的后果，如普遍的虚伪等等。

正是在简单判断这种怪癖的基础上建立起四种哲学性科学。只要把这四种哲学性科学经受一下综合判断的考验，它们就不攻自破了。因为综合判断，遵照耶稣基督和笛卡尔的意见，要求经验的检定，而经验会宣布任何科学、道德学、经济主义无效，因为它们所发生的结果违反自己的诺言。

如果愿意给我们的简单化的判断和方法画出一幅图表，那就会写满一百页，例如为富有阶级建立保障，而不替穷苦阶级建立保

障，穷人连劳动和生活资料的保障也没有；又例如为男性而不为女性建立保障；欢迎那些拒绝对产业引力进行任何研究的产业理论；把幸福的前景只适用到文明制度下的人，而不适用于野蛮人和蒙昧人；主张风俗制度要使人爱好简单的美德，但又不用利益和愉快来支持美德；建立经济上的协作而不建立情欲上的合作；确立自由主义并只接受以金钱作为选举权的基础；追求知识，只根据风格来评价作品。

正是由于这种不公正的判断的习惯，人类精神才陷入十分可笑的境地，才陷入智力绝境，即行动的两面性。说明这种两面性要费很大的篇幅，我仅仅指出其中荦荦大端，例如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抵触；组成社会整体的三个阶级的互相仇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分歧；两性之间的分歧，一方只想压迫弱者，而另一方只想欺骗压迫者；由于理智和情欲的对立而引起人同他自己本身的分歧；由于一方面寻求真理而另一方面又替贸易和谎言辩护，因而引起科学同它本身的分歧；为人民的幸福而进行研究工作，同时又替连面包也不给人民的文明制度进行辩护。这些行动上的两面性的一览表是写不尽的，它多到如此程度，以致在一个聚集在一起的家庭中至少有十二种两面性，如婆媳之间的不和，在各种事物上兴趣不同，不论是在教育上，在食品上，在室内温度上，或是在工作、休息、饲养家畜等等上都是各异其趣的。

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很好地描绘出目前社会的命运：当时按类比法使地球上的一切东西都服从体系上的两面性，首先是人的生理方面由于白种人、黑种人和混血种人的双重肤色而堕入两面性；其次，由于人同他所不能饮用的海水之间的失调，以及同他由于缺少两栖性能而不能穿越的淡水之间的失调（两栖性能全靠心隔膜的开放，这是在进入和谐制度十二代以后复兴的人种所享有的功

能之一)。

对这些使我们上当受骗的简单判断寻根究底倒是使人感到奇怪的事。这些简单批判对社会和情欲结构的明显的曲解方面，在人民根据祸不单行(Abyssus abyssum invocat)的谚语所隐约看到的颠倒了的世界方面愚弄我们。反之，哲学界远远没有觉察到人生来的命运就是复合命运，就是幸福和不幸两者的复合，永远不会是简单的命运。因此，哲学界继续向我们鼓吹简单的自然，这是同我们的命运背道而驰的东西。

我所讲的话足够使人们相信，对智力白内障的指责绝不是一句批判性的戏言。无论就原因、发展或结果来说，缺陷的存在是肯定的。因为，一俟人们要从简单判断过渡到复合判断，征询经验的意见，比较我们科学的理论和结果，那末，文明制度和哲学就混在一起难解难分了。因为两者之中的一个鼓吹真理，反而使各个民族愈来愈欺骗成性，而另一个则向各民族许诺财富，结果是穷人的数目越来越多。因此，觉察不到这种社会颠倒是非的本世纪的知识界，一定有一层黑暗的表皮。而把人的悟性从这种科学痴呆状态中解脱出来，除去简单化这种白内障，这从创始人来看，是一枝应该使它发出光辉的棕榈枝。

### 4. 关于白内障的几个大家熟悉的论证

我把枯燥的部分，把称为简单化的那种原因的分析作了精简。通过种种后果的几项说明，人们会更好地信服。我现在选择为大家所能知道的一些笑谈，并在我们的知识的不同部门对这些后果加以考察。

物质的贫乏　人们夸耀民族的财富、科学的光辉，可是巴黎和伦敦这些大城市连研究自然的基础书本也没有。需要一种有十万

幅彩色版画的作品(如同维克·达西尔[①]所画的脑髓版画一样),来表明处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一切动物、植物和矿物。此外,还要给这十万幅版画附加说明。这部著作至少有四开本书籍一千册。在地球上五十万个法郎吉当中的每个法郎吉都需要两部或三部。这将是和谐制度下第一批著作中的一部,而在文明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文明制度尽管用了它臻于至善的全部努力,也不能补助这部著作所需要的费用的四分之一。这笔费用在协作的和谐制度下将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那时候,单就诱人的垦殖这个部门来说,就会获得四百亿的收益,这是一笔无法想象的数目。但是人们知道,在估计方面,我总是从低于实际来着眼,即实际的一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智力的贫乏　人们常常看到一些优秀的作家,毕生在选题方面苦思冥想,然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题目,因此不得不降格以求,搞些评论和编纂等等工作。人们嘲笑死去的奥耶、艾仰和其它的一些人,讽刺他们的才能不超过短评的范围。这些人不得不从事于罗掘具尽的行业,但他们又想标新立异,结果堕入了说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奇谈怪论的境地。最近巴黎一家报纸吹嘘一位作者,我没有读过这位作者的著作,但从这家报纸转载的半页引文中,我搜集了为巴黎人所大加赞赏的十二点怪论,其中第一点是:

在欧洲各国的文明制度之中实际上存在着统一。真是滑稽有趣的统一!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在语言、法典、货币和度量衡、风俗习惯以及一切方面都有所不同。单就法国来说,就有十六种不同的语言。欧洲对统一的反感达到如此程度,以致处于欧洲中心并素以明智见称的德国人,就不愿意采用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在

① 维克·达西尔(1748—1794年),十八世纪法国医学家,是比较解剖学首批著作的作者。——译注

西欧和美洲已经普遍推广了。可是德国人却自称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因此,统一在它偶然取得若干成就的一点上,就遭受到大家认为最明智的那个民族的反对。至于其它民族,它们连某些正确的统一,如费罗岛子午线的统一都不愿意采用,那又将怎样呢?

上面我只举出引文一页中所收集到的十二个谬论之一,那末,在我没有阅读过的那部著作中将会找出多少谬论呢?这一页引文当然属于最好之列,因为替人辩护的报纸总是选择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

看到巴黎人那样酷爱无聊的争论真是可笑之至。这些争论的内容不外是些虚假的或鸡毛蒜皮的东西,而竟然铺张地作为卓越的原理出现,其实只要有一点点常识就可以得到解答了。让我们通过紧接着上面的论断的其它论断来作出判断。

文明制度是一个普遍的、复杂的、难以描绘的事实。

不然,再也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我们刚才已在第四十一章到第四十九章这九个章节中加以精确的阐述。如果把这些材料扩充为一、两或三卷,这是轻而易举的事。那么,你们就会对文明制度有个更精确的了解,而我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把要讨论的题目在这里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文明制度是善还是恶?它是不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不是推广到整个人类?这些都是无聊的问题,是谈笑的题目,而不是讨论的课题。

显而易见,文明制度的人只是人类的六分之一。俄罗斯和波兰的农民,在鞭笞之下从事劳动,他们不是文明制度下的人。文明制度是善吗?是的,它对富人们是善的。它是恶吗?是的,对眼看到幸福被剥夺的极大多数人来说,它是恶的。只有在文明制度的存在为时不久,而且借助它自己创造的科学与艺术,很快地进入作

为第六阶段的保障制度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制度在它所处的星球上才是善的。可是，如果文明制度多延长二十五个世纪，它就成为一个可怕的灾难，这是由于人民困苦的不断增长；由于产业主义所引起的工资降低；由于商业与农业陷于牢狱境地因而使人们回到奴隶状态；也是由于树林、山坡、水源和气候的破坏。在谈到这些以后，看看还有什么人敢再提出文明制度是善还是恶的问题！

哲学家们的一贯手法就是如此：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大做文章，引起学院式的争论，而忽视一切有益的研究。因此，人们甚至到现在还没有确定自然的字母表，尽管我们有的是普通语法的大师①。

① 在和谐制度下，首要的行动之一是召开语法学家和自然学家的代表大会来制定一种统一语言。统一语言的体系是在同动物的叫喊声以及同其它自然资料的对比的基础上而确立起来的。这件工作要经过一个世纪才勉强完成。而且，要使这件工作大功告成，人们将要有一个精确的罗盘。现在还不是介绍这个罗盘的时候，我们目前仅限于讨论一下字母表的轮廓，它是有助于形成普遍语言的多种研究的基础的。

…………

文明制度下的才智之士在各种研究上总是不合时宜的，甚至在数学研究上，由于轻率成性，他们连四次幂以上的算题也解决不了。因此，当偶然的机会把他们带上好的道路去攻击偏见的时候，他们就犹疑徬徨、畏缩不前了。下面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1829年1月，巴黎的一家报纸《每日新闻》敢于支持一个最真实的论点（可能是我在1828年所写的论文中谈到的那个论点），即所有在商业上的无限制的竞争只不过是一个骗局而已。这是选择了一个响亮的主题，单是这个主题便足以使我们的工商业机构，使我们的倒行逆施的世界处于窘境。这家报纸提出一个如此出色的题目，却又怀疑自己的力量，唯恐招来哲学异端的罪名，于是它插进一些对机器进行攻击的谩骂字句，而机器对我们经济科学的为非作歹是无罪的。这家报纸的行为同已故的茹甫罗亚一样。茹甫罗亚有一天提出了一个十分正确的见解，即商业是把成本值三个法郎的东西以六个法郎的售价卖出去的一种艺术（这也是唯一受到赞美的并被称为机灵小伙子，聪明头脑的一切囤积居奇商的艺术；也是一切酒商的艺术，他们用些麻醉品和无税的水来酿酒，竟然恬不知耻地说："我家院子里有个水泵，每年生财一万法郎"）。茹甫罗亚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听任那些提不出丝毫有效理由的对手把自己打倒了。同样，《每日新闻》在这个最正常、最明显的论点上也让自己吃了败仗。

这种欠缺乃是知识界所患的智力白内障的最有趣的标志之一。如果说，知识界在语法上忘却字母表，在人的研究上忘却引力，那么，它还有什么东西不会忘记的呢？是不是它要在任何科学上都从结尾开始或者以引言作为结论呢？

这种白内障，这种统治知识界的欺世盗名的本能，它给了我充分理由来甘冒对学术界的不恭之罪。难道我应该称颂奔向悬崖的盲人，称颂他拉着一群其它盲人和他同归于尽吗？但是，有人说，应该采取学院式的形式。唉！如果我有学院院士那种才华的话，我只能象他们那样用一些美丽词藻作为贡品，而不可能以有益的发现作为献礼。我不得不谴责各类学者，甚至也谴责几何学家，谴责他们容忍四种欺骗性科学的行为；如果我想采取过分敷衍的方式，那就得对我的每句话加以歪曲。我在不少地方注意到这一点，忽略了很多本来我可以一语道破的有关现在还活着的哲学家的对比，这些人在书面上祈求智慧之光，呼吁发现，而在行动上则是最可耻的蒙昧主义者。我乐于设想，在他们当中也有公正的法官；我在巴黎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人。但极少数的例外适足以肯定规则。我恳请学者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弃这种蒙昧主义的怪癖吧。不久以前，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曾用下面的话来指责这种怪癖："才智之士，只要他不论在哪一个方面超越本时代，就不会为人赏识。"但是其它的才智之士，并不能象我的发现那样，给所有的学者和文学家提供巨额财富的机缘和开辟光荣的历程。现在要由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摆脱不公正批评的习惯，因为这种习惯在目前情况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过火的骗局。

## 5. 个人的候选资格

这里，正是对所有希望顷刻间名利双收的人们的一种号召。我

说过，通过一种试验性法郎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协作社，就必须有下面四种人的合作：1. 创办人或首脑；2. 谈判者；3. 宣传者（一个人可以兼任其中两种角色）；4. 发明家，以便保证协作社不犯结构上的错误，不受哲学精神，即简单和虚假的行动的干扰。

谈判者是第一个应该起作用的人，这个角色所需要的人必须和大人先生及资本家们有联系，或是象慈善家艾纳尔博士那样一个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素孚众望的人。

我们知道，资金应该是一千五百万。但是只要有这笔款项的三分之一就可以开始建立起来，因为一旦着手进行，股金的价格便会倍增。这时候，会出现一股热潮，合作社会轻而易举地以二千万的售价出卖其三分之二的剩余股票。不谈其它收益，单就这一项来说，就获利一千万。在这以前，如果协作社在试验性法郎吉的结构中经营得成功在望，不会令人怀疑有哲学精神或简单行动的话，它是会以五厘的利息找到资金的。

谈判者首先应该组织一个象我们在巴黎常常看到的那种小型的信徒会。在所有现有的各种社团中，很容易找到新的皈依者；因为劳动引力结构的发现必然会使所有这些社团处在尴尬的地位。我们现在仅举其中的三个来谈一谈：

第一、**基督教道德协会或废除奴隶贩卖协会**。

根据经验，这个协会本身也得承认它的计划是虚幻的，它所从事的事业只能使奴隶贩卖的罪恶有增无减，除了贩卖黑人之外还加上贩卖白人。在马拉尼克岛上，人们出售有色人种的妇女，虽然她们是一些自由人。因此，显而易见，这个协会在方法上是简单化的，把意图当作手段；显而易见，为了达到目的，除了适用能使奴隶主自己主张解放奴隶的劳动引力和产值扩大四倍的理论以外，别无它法。

第二、奖励工业协会。在方法上也是同样简单化的，它只奖励物质，奖励机器，而机器的发展反而加剧无产者的贫困。必须有一个办法在所有国家确立提高工资的制度，而人们看得清楚，只有劳动引力才能产生这种效果。

第三、地理协会。这个协会亲眼看到所有旅行家，如芒戈·帕克之辈和克拉帕顿之辈，都痛苦地死于非命。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和科学的进步，必须立即使非洲和其它大陆腹地的野蛮人和蒙昧人接受文化，其方法只能是劳动引力的结构。不采取这个方法，地理协会就会同基督教道德协会一样地陷入简单化，或者堕进只凭空话，而不切实际地力求幸福的幻想。

其它社团也同样显示出简单化的毛病，因此试验性协会将会有大量的从其它社团分离出来的人参加（因为对群众来说不是改变信仰的问题）。农业协会无疑地将会提供很多分离者。从已经公布的理论来看，显而易见，农业上的现行方式没有节约精神，并且丧失理智，也缺乏任何手段和知识：巴黎的近郊就不会种植马铃薯。

需要成立的联合会应该称为产业改造协会，致力于改造在各个产业部门占上风的那种分散性和欺骗性的制度。协会必须有自己的报纸，由于协作理论很容易揭穿所有下列活动和见解的荒唐可笑，协会的报纸将很快地受到欢迎。这些活动和见解重视哲学体系，强调家庭和农业的分散性，支持欺骗性的商业，并具有只管刺激却从来不知道调和各政党的那种怪癖。

谈判家在向当权的人物提出建议时，应该首先显示革新的重要性：只有革新，才能使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调和起来，并且将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全球实现。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在引力计算错误的情况下，也会在第一年使资本和收益成倍增加。资本来自好奇的支付者的捐献，这些支付者是由于情欲和产业的相互协调

而受到吸引的；而收益则来自在文明制度下无人知晓的谢利叶制的物质利益。因此，即便在引力效果方面计算有误，而在谢利叶机构方面则仍然是正确的。这种计算会使法国的产值从六十亿递增到一百二十亿。这该是多么好的坏情况啊！

不论谈判者同什么人和什么阶级对话，他要善于攻其弱点。在同君王谈话时，他便指出可以获得的辉煌成果，可以成为万王之王，成为凯撒或奥古斯特；如果同一个大臣谈话，他便指出两年后可以获得世袭帝国或世袭王位的前景；向金融家就说马上会偿清全国所有债务并且赢得与劳绩相称的光荣；向银行家指出可以用一页纸张列举其名目的多种利益；向要拔除穷根子的慈善家描述自第一年起消灭穷困，并永远从全球铲除掉这个灾难的光荣，同样也消灭奴隶制以及可怜的哲学智慧的许多其它的暗礁；向高级教士宣传一劳永逸地消灭无神论和唯物论的光荣；向觊觎大臣职位的野心家展示几个月以后便看到各国君主及大臣对他倍加犒赏并赐以勋章的荣誉；向哲学家指出的光荣，是在一个月之内组成学派，感召一切，并证明自称折衷派的近代哲学只不过是简单化的哲学而已，因为它只观察后果，只观察社会运动的表象而不研究原因；分析观念而不去分析作为人的动力的引力；只从简单方式，从物质方面研究引力，而不是既从物质方面又从情欲方面去研究它。

谈判者必须批驳某些诡辩，下面的三种是法国人十分熟悉的诡辩：

第一、以例外作为规则。这是所有吹毛求疵者的惯技。可是例外肯定规则，但不能确立一个规则。

第二、已知的手段不足。应该在这里相信情欲谢利叶所提供的完全陌生的手段，而不要相信文明制度的脆弱的动力。

第三、缺乏资金。当人们提供象西班牙的借款那样的无抵押

的投资时，资金就源源不绝而来。风险越大，巴黎人就越起劲，甚至在价值一亿的疯狂举动上，如修筑从罗浮宫到巴士底广场的帝国大街，也在所不惜；甚至在价值三四亿的狂举上，为了虚荣要把大船引向巴黎也在所不惜，其实，在基柏夫的沙洲上开凿运河，再凿通几个地峡，把大船引向卢昂就足够了。在私人事业上，他们对没有荣誉或没有巨大收益的企业也同样地具有冒险精神。谈到个人蠢事方面，不久以前人们看到，有一位贵族曾在一次证券投机上付款三百万，也许他连十分之一也捞不回来。因此，不是缺少资金，而是在运用资金上缺少分寸，人们总是倾向于冒险的事业。

我现在举出几个已经去世的人的名字，以作物色候选人时的参考。在英国，贝伦勋爵作为宣传者是合适的，他鄙视文明制度。至于创办人，已故的贝德福尔德公爵，由于他的财产和真正慷慨大方的秉性，是最适合的人选。就法国来说，以已故的罗歇夫戈公爵作为创办人，以优亚将军作为宣传者一定会博得人们的信任，一下子就会解决征集社员的问题。

我们需要的是受到所有党派的尊敬的那些人，在活着的人们的当中我可以举出很多名字。作为宣传者，应推广夏多布里安先生的做法。按照他一贯的表现，他是协作理论的天然的传播者，协作理论猛烈地抨击无神论，而在社会构造方面则确立上帝的优越性和人类理性的无能。如果夏多布里安赞同这一高尚的原理，他便会确保象圣奥古斯丁反对假上帝时所获得的那样的成功。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自称为折衷派哲学家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愿意选择并集合良好的动力，他们就应该在引力方面把情欲和物质结合起来；在产业方面把协作经济和物质构造，即和我们的工业主义者所培植的唯一部门结合起来。

人们看到一些英国人在选举费用上花去六十万法郎。假使其

中有一个人,以实物作为抵押,垫款六十万法郎组成协作社,建立试验性法郎吉,他就会获得全球世袭的和至高无上的权仗,这个位置总比议员的位置高一些。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比方说举布尔戴勋爵作为例子。

说服一位影响很大的国君是个决定性的步骤。只要他认购了第一股,其余的股份到第二天就认购一空了(只须推销三分之一的股份)。就各国的君主来说,舆论公推巴伐利亚的国王。如果有人能够向法国的君主们说明协作机构可以保证哲学体系和党派精神垮台的话,我便也会指出法国君主们的名字来,所有的国君们同这种彻头彻尾的改变都有利害关系的,从最大的国王俄罗斯沙皇算起,为了使他的广大国土人烟稠密、风调雨顺,到最小的萨克斯国君,为了收到比失去的还要多的东西(获得至尊的权仗),这些君主对此无一不感到兴趣。

象法国国王这样一些最讲究豪华的国王,在捐税上还是不能满足需要。美丽的法兰西有十三亿税收,其中十亿在预算之内,三亿在预算之外,可是没钱支付军饷。因此政府还要求现役军人部分地放弃薪饷,用来维持退役军人,而退役军人人数由于死亡已大大减少了。至于士兵,他们在严冬的时候营房里也没有生火,只有一些煮汤的煤炭;汤烧好之后,屋中便没有火了,因此引起很多的疾病和死亡。如果士兵们埋怨,就得关禁闭;在英国,就得挨揍。费格森爵士曾向议会陈述过士兵们受到折磨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情景,可是无济于事。这就是代议制下的诸种保障的果实。代议制口头上说造福人群,事实上却危害人民。尽管我们对于保障抱有种种幻想,可是实际情况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经济上如此拮据的国王们,是何等需要协作制度来向他们保证实际税收增加一倍啊!各政党对这种变革更是感到兴趣。自由

党人现在坐在火药桶上，象孩子们一样，受到被来自伦敦或卡法瑙姆[①]的巨人吞噬的威胁。凡是人们可以不受惩罚地暗中加以攻击的任何制度，迟早总是要被消灭的。如此动荡不定的秩序当然不值得信任。必须有一种建立在得到所有宫廷热烈拥护的基础之上并且代表他们的利益行事的制度，其余的一切制度势必会象葡萄牙宪章那样，或者象只靠阿圭莱斯[②]的演说，而不用军队去抗击敌人的西班牙的愚蠢的国会那样，将遭到不幸的结局。

自由主义者说，自由主义为人民工作。可是，自由主义所做到的是保持了联合税的征收，使全部国库重担和由于粮食饮料的变质所招致的全部损失都转嫁在贫穷阶级的身上。人们看得清楚，自由主义越改进，浪费现象就越严重。法国为供养二十万士兵而花掉的钱是普鲁士供养五十万士兵所需费用的一倍。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忽视这种混乱，他们的所谓监察还有什么用呢？如果说自由主义者对这种混乱束手无策，那他们滔滔不绝的口才，缺乏发明能力的卓越的才华（甚至连文明制度的第四阶段也无法发现）又有什么用处呢（参看第四十九章）？

在自由主义者得势的日子，他们没有能够满足法国的任何需要，例如以有规则的和公正的领土划分来代替制宪会议所制定的既可笑又恼人的州县；又如以相邻乡区共同负责的办法重新在山坡和荒野上植树造林；制定能满足公共卫生、环境美化和相互保障三方面需要的建筑法典等等。他们只会激怒统治者，并且把统治者的狂怒转嫁到得不到保护的那些城市（前届政府把这些城市的工厂和机关都破坏了）。一句话，这个政党由于有一贯以恶毒语言代替发明创造的怪癖，注定会完蛋的。此外，自由党人的运气也

---

① 卡法瑙姆，是耶稣曾经住过的巴勒斯坦的城市。——译注

② 阿圭莱斯（1776—1844年），西班牙国会的活动家。——译注

不好，尽管还有些回光，可是到处碰壁。他们由于找不到办法来把人民利益和宫廷利益结合起来，便把法国引入比利牛斯半岛的厄运（参看第四十九章和第五十章）。于是，策略活动便转入他们的对手那一边，这些对手在制造阴谋、谣言惑众、进行诽谤等方面都比较聪明。坎宁早就在英国议会说过：人们在文明制度下不是靠正义和理性来取得胜利的。

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危急处境应该使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有所转变，使他们深信必须离开文明制度的深渊，建立上述一览表中的第一个阶段。

至于他们的反对党，也和自由党一样，是坐在火山口上的。我已证明，它那种蒙昧主义和倒退的体系不会把它带领到它所想去的地方。各种不同的原因，特别是财政的混乱将把欧洲重新投入革命的漩涡中，如果人们不急于沿着发展序列前进的话，英国的卑劣政治给这些骚乱因素火上加油，把大陆投进半岛的半野蛮状态中，目的是为了便利它销售细棉布。英国的政治本来可以凭借复合垄断或自由联合与减少捐税的办法，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地征服全球。近代人选择无神论和贸易作为向导，而不去选择上帝和荣誉，不把希望寄托在寻求神圣法典和压制商业欺诈上，因此便没有找到这种发现。这两个政党，自由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是多么需要有一种发现，能向他们提供摆脱他们自己以及摆脱无能状态的手段啊！这两个政党确是无愧于《福音书》所给予它们的称号：是瞎子在给瞎子领路！

让我们用几句话把他们带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吧。他们两方面追求什么呢？财富、权力和高贵的地位。我已经说明在劳动引力的制度下，他们可以完全获得满足。

但是，人们害怕幻想，因为二十年以来，本世纪在协作社这个

问题上受到罗伯特·欧文的欺骗：这是时代的错误。这个时代对自己的上当受骗罪有应得：因为它不提出任何条件，正象伦敦合作社所做的那样，它自称为的是人而不是为事。现在，瞧，伦敦合作社灰心丧气了，连它的老板也得承认对协作社这个问题一无所知，而且所属二十个机构没有一个能够吸引任何蒙昧的部落，任何文明的州郡！

在结束本文时，让我们向学者们、艺术家们、文学家们、教师们提醒下面这一件事：对他们的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这是交上红运的好机会。被称为情欲谢利叶的动力，从一开始两个月的活动期内，就会创立起欧文派摸索了二十年还不能创立的协作机构，欧文派是用慈善主义的伪币来付款的。

这种欺骗行为并不足以使我们垂头丧气，而是促使我们更好地认定方向：任何科学在它的初期总不是受到江湖骗术的践踏吗？总之，在协作社这个问题上，人们终于掌握了同欧文派的慈善主义的空想和把戏截然相反的正确的理论。现在的问题在于尽快地纠正盲目信任的错误。既然人们给了协作事业的江湖骗子以用错误和讨厌的方法建立二十个机构的便利，那么，至少也得让人们用诱人的方法，即情欲谢利叶，试建一个机构吧！果真如此，就会马上获得本书卷头插词及全书内容所宣告的一切好处。